

暴佔東痛 日據北史

中華民國二十年十月

鈞根和渡題



日本僅戰鬥艦一種已六十八艘
排水量合計七十二萬餘噸，噫
！此國人服用東洋貨之成績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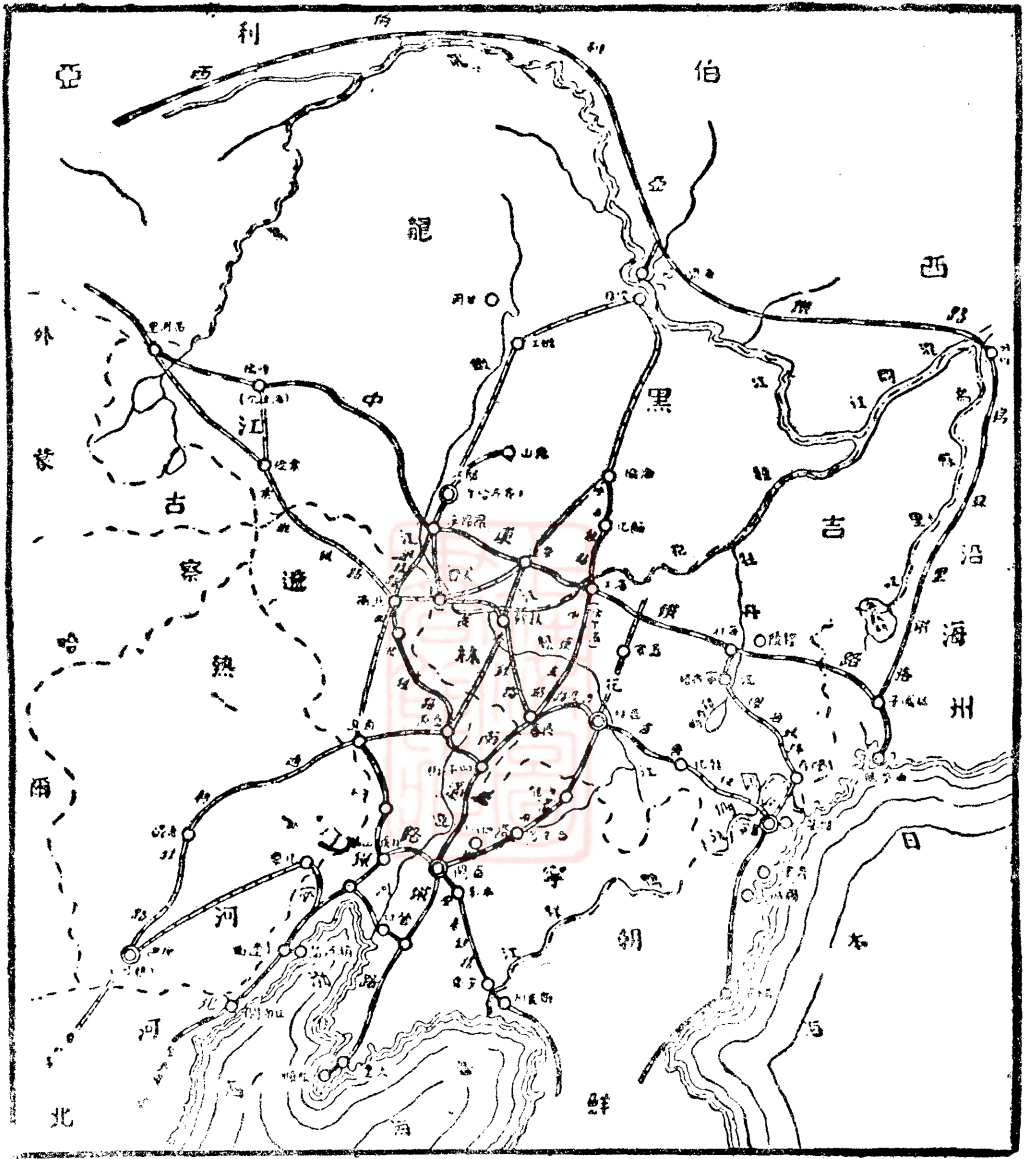
我國人口四萬五千萬，僅一小部份喜用洋貨，以棉製品一種言，每年流出金錢已二萬萬元，三友實業社乃拼命創造，爲國家服務，二一二軟自由呢之外，又有平等布，二一二嗶嘰，二一二花呢等等，以巨大數量供獻國人替代洋貨之用，裁製中山裝，世界裝，學生裝，其他男女種種服裝，莫不相宜，希望五年十年之後，先將東洋貨掃除，則我國戰鬥艦雖一百三十六只，二百七十二只，亦可旋踵造成，並非難事！



親愛的同胞們！千萬
勿忘九月十八日下午十時半，
是暴日侵佔我東北最殘
忍最痛心不可不報的大
國恥紀念日！

鈞根和淚敬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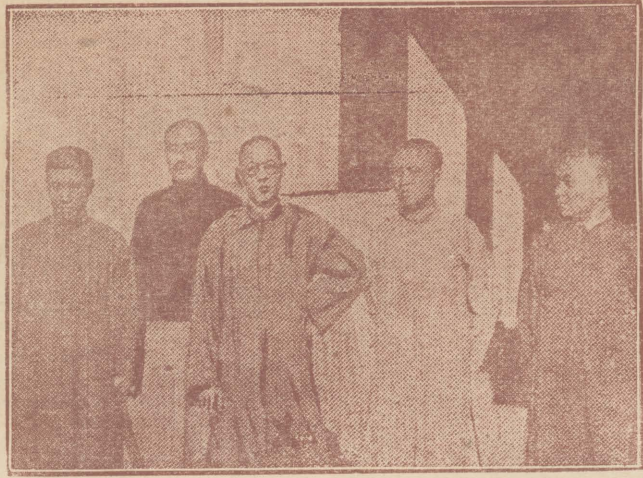




東三省鐵路一覽圖

錦繡河山
無量寶藏
及東北當
局二十年
來有利民
生之一切
建設因當
局迷信公
理暨對外
抱不抵抗
主義竟於
六小時中
盡入暴日
之掌握嗚
呼痛哉

東北長官榮臻喬扮難民於暴日鐵蹄下逃出之攝影有×者即榮臻



暴日無理侵佔東北，焚掠戮殺，形同草寇，並強佔行政機關，擅發佈告，（見右圖）以戰勝國自居，侮辱橫暴，罄竹難書，此仇不雪，我生何為，願全國同胞銘記之。

請看荒謬不通之日軍本軍告

日本軍司令部佈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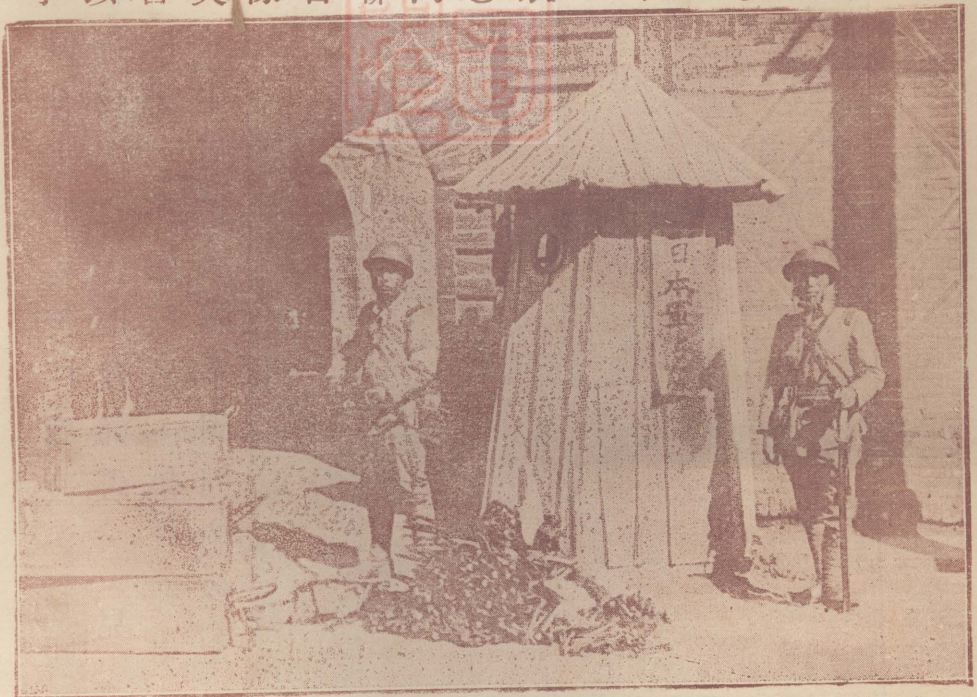
為佈告事照得昭和六年九月十八日午後十點三十分時中並美圖東北邊境軍之...

大日本關東軍司令部 本庄 繁

昭和六年九月十九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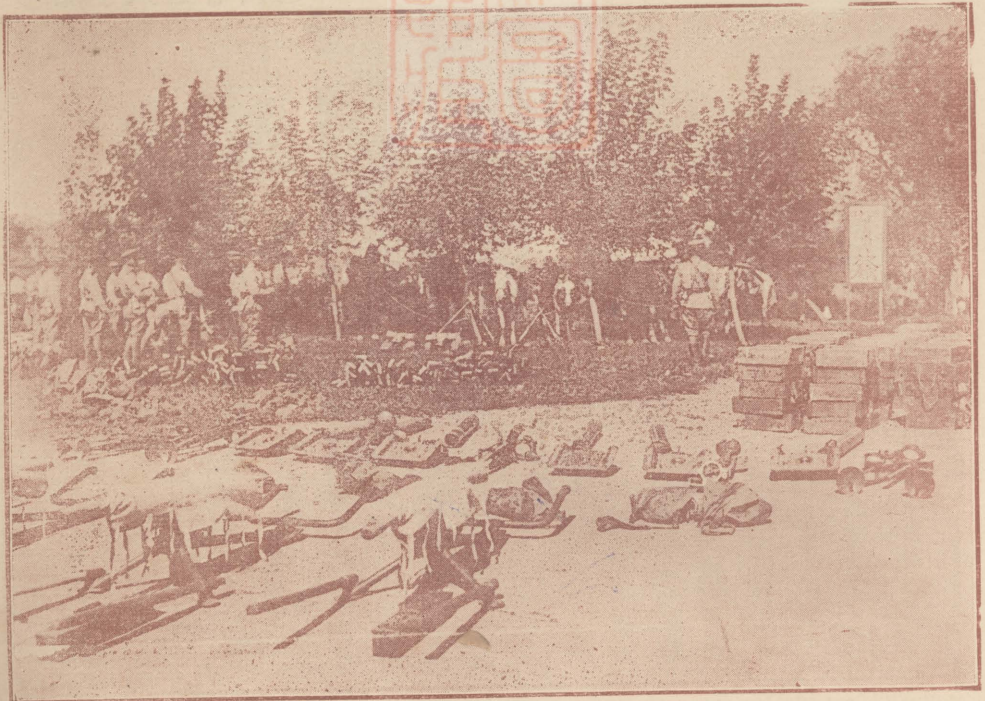
長春南門外南嶺被日軍擊後之慘狀
 ○請問中日軍隊衝突之言可以信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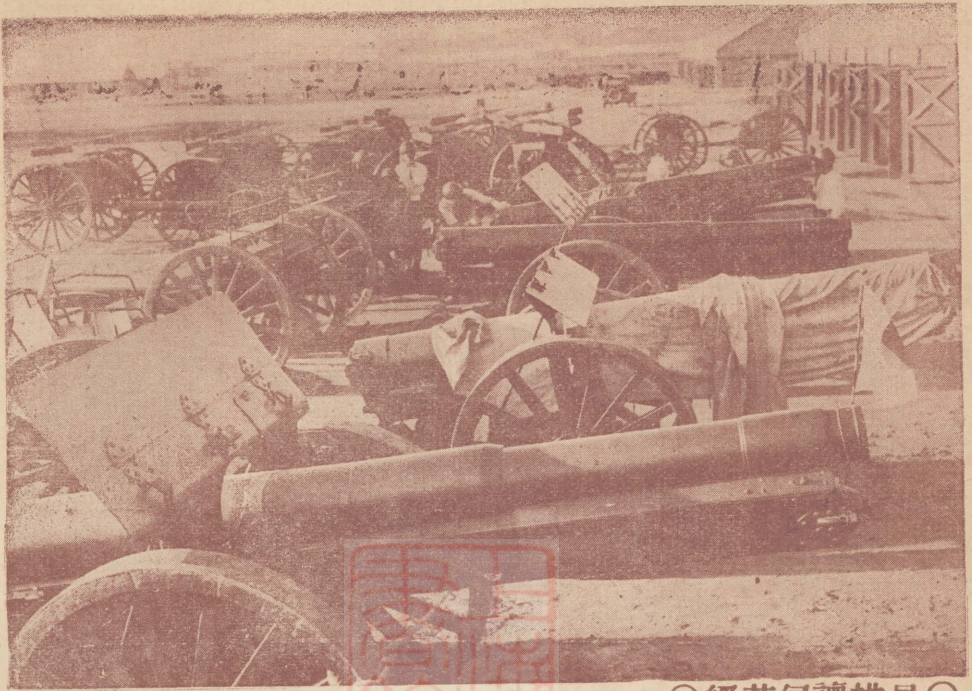
日軍佔守奉天兵工廠機器廠門前情景門前地上所堆之槍械係被繳者奇恥大辱莫過於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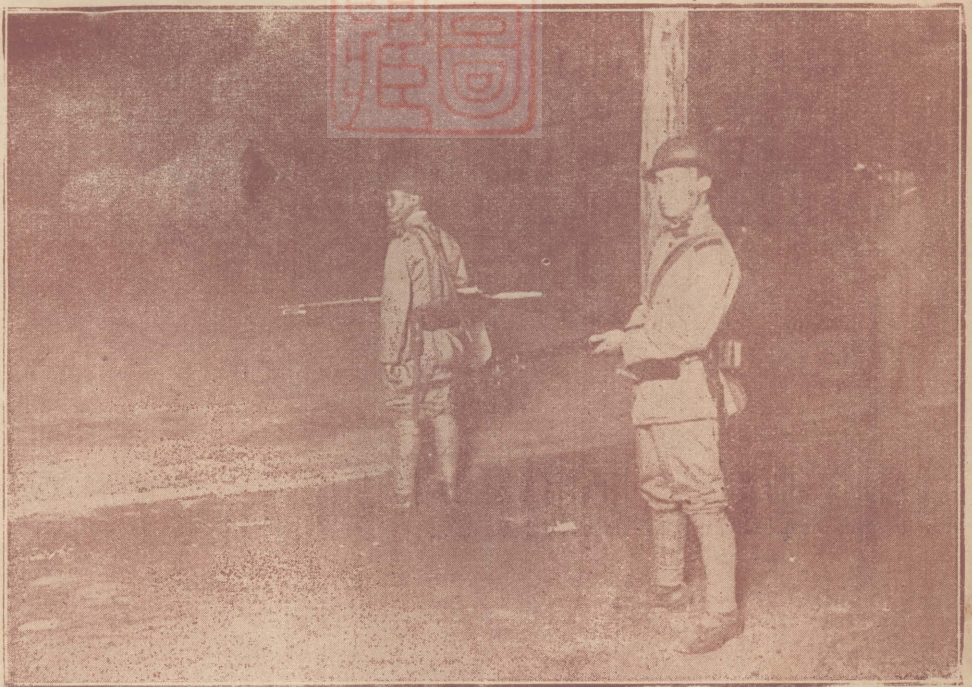
長驅直入 無如入人 之境 日軍騎兵隊入奉天城內



不抵抗主義之結果 日軍以武力向我繳得之槍械及子彈等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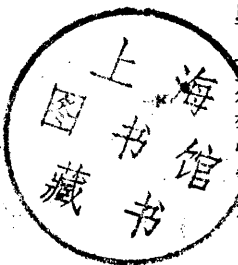
○早知○拱○讓○何○苦○經○日○礮○隊○佔○據○北○大○營○後○所○獲○之○戰○利○品○



○月○黑○天○高○乘○人○無○備○黑○甜○鄉○裏○礮○珠○如○雨○○日○軍○於○九○月○十○日○侵○晨○突○入○瀋○陽○內○城○

編者言

此次暴日爲實行日移韓韓移滿蒙之田中計劃。及遂其大陸政策之野心。因以莫須有之中村事件爲口實。遂於十九日侵晨用武力侵佔東北各要城。施令之迅速。佈置之周密。殊非臨時突變事件所可比擬。故暴日欲以武力佔東北。實非朝夕。挑釁啓衅。不一而足。萬寶山案以武裝日警護韓農強佔華農熟田。擅灌水道。淹我良畦。早已激動華人公憤。有啓戰端之可能。幸我當局處以鎮靜。得未中其奸謀。日見此計未成。遂誣我仇鮮。鼓動鮮人以殺我。於是遂造成慘無人道之朝鮮排華血案。而我經此二大侮辱。仍處以鎮靜。對在華之日僑鮮僑。絕無加以仇視兇殘之行爲。日見此計又不售。以爲華人懦弱可欺。雖以刃加諸其頸。彈洞其胸。亦不過含恨欲泣。終於麻木。或乞援於列強而已。今列強經濟恐慌。政潮迭變。自顧且不暇。焉能爲遠東分心力。所謂國際聯盟者。亦不過爲強國發議論耳。暴日知之詳。遂以武力侵奪我東北矣。此事猝變後。滬地各日報紀之獨詳。讀報者雖已過目。然驚耗頻傳。日有傷心之消息。映入眼簾。連篇累牘。無一非我亡國之痛史。本社鑒於報紙紀載既無統系。又屬零張片段。易於失散。遂有彙集各報紀載。刊行一有統系之總報告。凡關於此次暴日侵佔東北之前因後果。搜羅殆盡。如萬寶山案，朝鮮排華血案，及日人所謂之中村事件等。皆在採集之列。惟時事新聞。以十月一日即本書發刊之日爲止。將來在必要時。當再刊其續集。至書名痛史。蓋欲警惕讀者。作他日雪恥之考證云爾。



餘

(一) 本書材料俱屬剪取滬地各大日報之記載。凡關此次暴日強佔東北之新聞及言論。皆搜羅殆盡。作一有統系之總報告。

(二) 當編纂時。因各稿俱有時間性質。凡有今日明日昨日及星期一三等等。俱改以日期。惟東北爲暴日強佔。時在九月十九日之凌晨。此書所載。除萬寶山。朝鮮仇殺華僑。及中村事件外。餘皆十九日以後二週間事。故文字中有時間性者。僅註日期而不註月份。

(三) 此書付印前書本大小原定七寸半高二寸二闊。後以材料過多。乃改爲今式。所用紙張。封面紙爲國產。印銅版之道林紙爲美貨。印文字之報紙。因市上多日貨。難以區別。故以重價購得之印日報用之瑞典捲筒報紙。

(四) 本書印刷。係委二印刷所擔任。又以時間急促。難免錯誤。尙求讀者原宥。

(五) 本書刊行續集時。除採集時事新聞外。尙擬徵集民衆之言論。各界如有發揮。請卽惠賜。刊登後當酬以本書。多寡以文字之多寡及通暢能際實用者爲標準。如甲等二百本乙等一百本丙等五十本丁等二十本戊等十本己等五本。庚等二本。辛等一本。爲提倡愛國運動之鼓勵。不敢言酬勞耳。

瀋

二週間暴日侮我事件之摘要

九月十八日

日本駐紮南滿鐵路之守備兵。藉口我軍擾亂南滿。破壞路軌。突於十八日下午十時半。以重軍襲擊我東北軍。當由日本關東司令官本莊命令駐東北日軍開始進攻。

九月十九日

凌晨六時。日軍已將長春，瀋陽，北大營，寬城子，牛莊，安東，撫順，河北，營口等地。相繼佔領。焚劫戮殺。形同草寇。我國軍警因奉長官命令。不許抵抗。任其宰割。俯首繳械。長官臧式毅等俱被擄。朝鮮總督宇垣尙恐南滿駐軍兵力不足。正準備二師團向遼出發。中央對暴日侵佔東省事。決電粵方及全國勸一致團結對外。以救危亡。中央黨部亦臨時召集會議。議決發表對外宣言。全國各界民氣。異常激昂。滬市黨部商會等均有嚴重表示。

九月二十日

暴日侵佔瀋陽後。續向各地襲擊。佔地南起安東。北達遼寧。東抵長春。西迄溝幫子。東省各要地全失。日軍無理侵奪。目爲領土。竟委任土肥原爲瀋市長。並遴選日居留民任其他要職。戎方提二次緊急抗議。一面電國聯。請主持公道。中央政府方面全日開會。立法院亦徹夜討論應付辦法。日外務省訓令防止事件擴大。急速解決。而其陸軍當局。則主張保障各佔據地。俾得解中日間一切懸案。並認此事爲地方事件。反欲提出滿蒙權利之嚴酷要求。及關稅問題。長春縣城。已被焚燬。長官多被慘殺。警察全被擄。二道溝及南嶺兵營我官兵死數百。由瀋進止溝幫子時。沿

途農民死傷甚衆。傅營長全家十七口均被慘殺。萬寶山案禍首郝永德被釋出獄。俄軍乘機出兵。以保護中東路爲名。日本債券市價因是大跌。棉紗輸出。將受大打擊。中央已懇切電勸粵方精誠團結。共赴國難。

九月二十一日

日本發生地震。說者謂作惡多端之報應。然日軍在東省之襲取如故。晚佔據吉林省城。南滿路局派員管理吉長路。警隊全被繳械。間島方面因我方稍有自衛。遂發生戰爭。日海軍有擊沈東北各艦之毒謀。並以武力強築吉會路。秦皇島日艦。因美艦尾隨。未敢登陸。驅逐艦已紛紛來華。下關到十三艦。又一部往漢。滬日海軍在虹口示威。日飛機在打虎山北營一帶擲彈。死傷我軍民無數。日守備隊欲集中主力於長春。日陸軍主積極行動。惟閣議不一致。陸省竟獨斷出動。駐俄日大使與加拉罕會見。密談滿洲問題。俄軍一萬到滿洲里。將開入中東路。滬英總領事語人。英國願本凱洛克非戰公約。促此事不再擴大。日本答復我抗議。諉爲自衛舉動。局部問題。不抵觸非戰公約。我國已向國聯提緊急動議。駐平美使表示不容破壞非戰公約。各地民氣激昂反日工作極緊張。上海日本銀行擠兌，日股票市場全部停頓，英國限制現金出口，美國停止東方貿易，蔣主席今日回京，中央開會討論對日方針，胡漢民將銷假視事，粵方已有復電到京贊成團結。公債慘跌，停止拍板。標金跌至七百另六兩，收盤較上週跌六十兩另。

九月二十二日

日內閣竟正式命令駐鮮日軍、由間島出兵，日軍部亦已準備動員。日軍佔吉垣後，沿吉會路前進，與延吉之日軍聯合，新民縣我軍被迫撤退，亦復被日軍佔據。日軍主力集中長春，日飛機場造成。懷德方面，我軍現正反攻公主嶺，現正與日軍交戰中。國聯理事會，昨決

議緊急通告中日，申請避免擴大形勢並要求日本即將軍隊撤退至原地，及恢復戰前狀態，並派遣委員會至滿洲調查。蔣作賓公使昨訪幣原。榮臻昨到平，報告日軍佔據東省後，焚殺搶掠，慘絕人寰，瀋陽菁華，已盡失。張學良對記者表示對日決抱無抵抗到底，請國府嚴重抗議。蔣在京市黨員大會，講對日事暫且含忍，決非屈服，中央已有最後決心，與準備。蘇俄出兵護路，對滿事不願旁觀。立監兩院，昨開聯會，決對日方針四項。秦皇島英美艦監視日艦，日軍雖登陸，不敢妄動。東北軍退集溝錦者三四萬人咸願與日作一死戰。

九月二十三日

中日昨均接到國聯行政院通告，務須避免擴大事變，妨害和平行爲，立即撤兵，該院並將會議文件通知美國，日本因我提國聯後，見環境不佳，遂拋棄地方交涉，主張中日直接交涉，反對國聯處理，且欲與我共同調查，我已否認，日內閣決以外交保障佔領，幣原向蔣使表示，仍謂不使事變擴大，日佔洮南及四洮全綫，遼吉有鐵路處，盡入日軍之手，俄已出兵護路，已與日軍接觸。府昨令全國人民整齊步伐一致對外，政府已具最後決心與準備，暫時含忍，決不負國民之望。張繼李石曾昨到京，張繼即偕陳銘樞蔡元培往粵，商團結，萬福麟彭文樾到京，報告東事。日人在瀋，大肆屠殺，華人死數千，難民絕糧待斃，日軍襲長春時，駐長三連與之劇鬥一晝夜，日軍死數百，及彈盡大呼中華民國萬歲，自殺，無一降者。京市民昨開反日大會，到十餘萬，甚憤激，議決十五案，並推代表促胡銷假，胡未復健康，表示不放棄責任。

九月二十四日

美正式發表通牒，謂此次事件，日應負全責。美報謂，日未洗昔日酋長性。日自知理屈，但

無誠意接受國聯通告，覆文擬就未發，陸軍省尙堅持，謂已防止擴大，僅允討論撤兵。日軍向北甯線移動，平各使將對日警告，倘破壞北甯交通，列國不能坐視。日軍圖久佔瀋陽，掘戰壕防我反攻，搜去官印、用造偽證，美商亦被劫。日軍佔領四洮路全線，又迫錦州，佔新民縣，又向北甯移動。法外長已由日內瓦往德，與德協議日事。國聯因中日爭端，決議不休會。俄認日在中東路行動無理，加拉罕認關係甚大，日俄已有衝突說。胡漢民擬函粵，一致對外。陳友仁電質幣原。日人圖魯陰謀暴露，當局已力防。立監兩院，昨聯席會議決要案多件，主張速作軍事準備，組賢能政府。鞏固中央。外王對記者談，接納國聯調解，並請繼續進行，萬福麟鮑文樾昨反平覆命。

九月二十五日

日佔遼吉，面積達千五百方里，已開始強制徵稅，土肥原已將瀋市府組成，永佔益益顯露，洮昂路被毀，已不能通車。日在南滿站增設砲台，派飛機往各處擲彈，死我人民無算。日本政府反對國聯仲裁，拒絕派遣調查，對美勸告令，出淵口頭以此意答復國聯，對此開特別會討論。國際間對中日態度，頗持公正，英國同情美國，德比等希望國聯作有力制裁，俄尤重視加拉罕。已啓程東行。路透社瀋陽訪員報告，日軍佔據瀋陽，先行啓釁，百喙莫辯，其誣指我軍先燬南滿路，雖日人自己，亦不信之。我外部昨發聲明書，稱日本南滿駐軍權，在條約上，早失依據，無論如何，決不能任意轟佔我領土。日政府對滿洲事件。發聲明書，尙一味狡賴。遼省政府及邊署，均移設錦州，張任米春霖代遼主席。粵方主開和平會，張蔡陳昨已離滬，胡李等均表示團結對外。陳紹寬令，各艦嚴備各海口要隘。日人壓迫華僑益烈，外部已電令蔣使抗議。府任顏惠慶使美，錢新之力辭任駐法公使。國府常會昨決議，全國運動會展期舉行。

九月二十六日

日軍部決佔領東三省，現力向洮南進兵，圖侵北滿，日駐鮮及內地軍，尙繼續出動，日人在哈埋地雷，謀破壞。日艦兩艘，念五日開抵海州，竟武裝登陸，梁冠英拒絕無效，已電京告急。

日船對馬號，奉命開滬。國聯對日本照會，竟認爲滿意解決，責任仍主由中日直接交涉，明日再開會一次即閉幕，在散會前重請日本儘速撤兵。外傳俄兵九萬到東邊，備武裝調停說。

俄報評日人行爲，無異白晝行劫，國聯政策，無恥之尤，德報謂國聯不決，將動大局。

臧式毅因拒日脅迫，已絕食五日，米春霖赴錦組遼省府。日軍在遼吉，白晝屠殺我人民，入

夜毀屍滅跡，瀋珍貴圖書，及故宮寶物，悉被擄去。日飛機連日在北甯路擲彈，我人民死者

無數，並化裝土匪，劫車毀路，在錦州擲彈亦頻。外王談，願退避賢路，未離職前，仍努力

負責。孔祥熙談政府對日方針，如國聯不能主張公道，惟有出死力與之一戰，唐紹儀已離粵

，來商大計，必能攜手禦侮。張學良定下星期來京，商大計。

九月二十七日

日派重兵，趕築吉會路最後一段之敦吉路。日軍窺哈，俄領提抗議，日飛機迭到哈散俄文傳

單，俄艦六艘到三江口監視，俄兵續到張家灣，必要時，炸毀松花江橋。佔瀋日軍，一部開

溝幫子，圖佔錦州，飛機昨到錦擲彈，並肆意破壞北甯，沿站仍埋地雷，英員請本莊制之本竟拒

絕饒陽河前日出軌，死乘客四百八十，內有外人數名。日佐世保艦隊，準備全部開華，漢溥

閩等處，日僑奉命即日退出，正在進行長江流域第二步侵略計劃。日對美牒覆文，草就大意

，尙謂不背國聯公約。日軍在瀋組臨時治安維持會，命袁金鎧等爲委員，瀋商會念六日解散

，日軍強迫開市無效。蘇俄報紙，對日軍暴行極憤慨，力闢俄日有諒解之謠。挪荷代表

謂，國際此次處理中日事件之政策，實際已自殺，弭戰公約，等於具文。府令全國各部隊，

守土有責，遇有日軍侵略，務全力抵禦。日軍暴行經過之證據，美方所獲甚多，均寄回本國，美參贊證實日軍開釁電華府報告。國聯決延期閉會，今日軍速撤。上海八千學生軍，請纓討日。滬各大學，今晚二次晉京請願出兵。滬大學聯會，通電全國請罷市罷工。

九月二十八日

日人竟欲以亡朝鮮方法施之東省，公然鼓吹滿蒙獨立，侵略中國陰謀，至此已完全暴露無遺。

日飛機尙繼續轟擊北甯車，冀省府及路局均有詳細報告到京，津外僑請各領嚴重抗議。日方計劃以孫傳芳主遼。張宗昌主吉，石友三主黑，張學成主興安，二張與石已到瀋，孫尙未允。

昨中大學生及滬代表，向中央國府請願對日宣戰，旋赴外王見王正廷，羣情憤慨，王被毆，受微傷，滬學生三千餘，昨夜車繼續進京。國聯會議決，今日閉幕，挪荷代表對此事，大加抨擊，日本對國聯派監察員，亦加反對。

中央昨竭誠通告，全國學生，政府決不負國人，望國人信任政府，外交儘可公開，軍事自有機密，宣戰與否，自有權衡，望愛國學生奮起作政府後盾。于蔣在府紀念週報告，謂政府決不屈於橫暴，當以民衆之意志爲意志。邵力子在中央紀念週報告，政府對國民是要認以前的錯，再發奮的繼續向前努力，望全國信任政府。外部答覆美通牒，大意謂當美通牒中日之日，日本仍有新發生之戰爭行動，中國現仍力持鎮靜嚴肅，渴望維持國際條約之尊嚴。蔡張陳昨到港，卽晚開和平預備會，粵方已漸具誠意。

九月二十九日

滬學生三千，到京請願，蔣在軍校致訓話，對學生熱情，甚嘉許，並接納其要求，全體鼓掌如雷，表滿意。日軍竟強行改組吉省府取消邊署，改吉省長公署，以熙洽充長官，其餘職員，中

日各半，遼維持會于冲漢等九委，均係親日派。新民日軍，仍謀渡饒陽河，向溝帮子西進，又日鐵甲車開到吉敦路，蛟河日軍集此候命。日艦又折回海州，在墟溝登陸，梁冠英已掘壕

嚴防。王寵惠將東省事件，報告海牙會，國際間對日深表遺恨。長春日軍砲擊我繳械兵，死數百，南嶺兵營，被放火焚燬。外王傷勢減輕，中大生呈教部願負毆王責。中日對美覆文，美文今日均接到，對該事件，仍甚憂慮。國聯大會今日閉幕，發表中日事宣言，理事會決延至十月三日閉幕，在此期內，促日軍悉數撤退。昨國務會議決，議改組山西省政府，請任徐永昌爲主席。瀋日軍掠奪食糧，人民乏食，逃出者已達三分之二，日人強商店開市，無效。馮庸大學義勇軍，被日軍繳械，學生紛逃。日人封閉瀋美電台，指中美無線電合同，侵犯日在滿權利，瀋已成死市，外商損失甚鉅，對其本國政府不出制止，表示不耐。蔡元培等與古汪孫等，在港會談，結果圓滿，今晨聯袂往廣州。

九月三十日

中政會決議，准外王辭職，以施肇基繼任，定全國經濟委會各委，閻錫山免予通緝。外長施肇基未到任前，以李錦綸暫代。中政會外交組改委員會，加推于戴等爲委員，昨開會討論俄對日事。蘇俄大軍集中大烏里，俄官方非正式表示，係對日示威，吉會路日砲台密佈，顯係對戒備。國聯對中日事件，勒樂報告，謂已入佳境，日軍口頭宣傳撤兵，實則有擴張勢。日軍飛機在北甯路擲彈，經美使交涉稍斂跡，現又勾結土匪，破壞北甯路。日勸誘溥儀赴瀋，組織蒙王國，作其傀儡，經某遺老力阻，始未往。京粵團結，前途樂觀，雙方在粵已開會兩次，結果圓滿。潘英領對日抗議，掠奪飛機，襲擊客車事。安東，大連，營口，山海各關，因日軍暴行，進出貨均停，稅收大受影響。美報被日人宣傳所欺，近日忽改變論調。海州日艦已退去，駐軍決力謀防禦。留日僑胞，均準備回國，學生退學，決租美輪待發。府任命陳銘樞爲京滬衛戍司令，兼代淞滬警備司令。府令全國維持秩序，保持政府威信。

口食祿忘恩擇我而噬

國民政府既有辭退顧問之舉。各界起而影響者至衆。滬日商之華雇員。自動退職者。日見增加。而財政部所屬之海關郵政鹽務各機關所用之日人。迄未辭退。且月獲甚鉅。祇就海關一部論。總共日員。已達二百五十人以上。位置最高者。當推總稅務司公署總務科長岸本廣吉。月薪一千九百兩。正薪一千三百兩。津貼六百餘兩。以關平銀合銀幣計有五千七百元。並供給洋房汽車。其他日人。任正副稅務司者約十九人月薪八百兩至一千五百兩。幫辦五十餘人。月薪一百七十五兩至七百五十兩。外班值員一百七十餘人。一百兩至六百兩。我人民血汗所得。供養此種毀滅人道之蠻族。且又擇我而噬。不知財政部所作何事。猶不加以辭退。豈又爲條約所縛。憶。條約條約。我黃胄子孫。盡將爲汝束縛。猛獸來噬。自無抵抗之能力矣。

日人所謂中村事件

日人對滿軍事準備

所謂中村大尉失蹤事件發生後，野心勃勃之日陸軍部力主增駐重兵於滿洲，最近青島發生日人暴行案，日人大作反宣傳，華南方面日商則因受排貨之痛苦，屢向政府懇求積極交涉，制止反日，日軍部內迷信武力萬能之軍閥躍躍欲試，增兵滿洲之論，遍於朝野，向以國際親善主義自居之言論機關，亦多附和軍部之主張，對華武力政策，或將見諸實際，現任朝鮮總督宇垣，以軍閥出身，習於武力，以「滿鮮合一」爲主義，其增兵朝鮮之計畫，業已確定，京都第十六師團之一部行將於本月中實行移駐朝鮮，此即爲「滿鮮合一」政策之第一步，我國人應對此十分注意，促進國防設備也，京都第十六師團之移駐地，分朝鮮南北兩部，南部之大田駐有師團司令部及特務科隊，大邱地方駐有旅團司令部及步兵一聯隊，至於羅南，及龍山兩地之原有第十九及第二十兩師團則集中於國境方面，以圖們江及鴨綠江沿岸爲主力部隊之駐屯地，又有可注意者，日人在平壤設有航空根據地，與大連實行聯絡飛行，宇垣總督與軍部協議擴張平壤空軍實力，並在國境方面新闢一有力空軍根據地，凡此種種，趨重大陸之軍事準備，固有關於對赤俄之防備，而一朝有事，日人可一舉而攫取我東北，以作其活動地帶，觀於軍事設施，不難一一可見，國人對此，作何感想耶，

中村案日人大肆威嚇

八月八日湯爾和電張學良報告，七日離日，張飭湯即回瀋，助辦中村案及萬案交涉，爲和平合法的解決，現此間對中村案鏗聲，聞日政府，將採或種行動之說，乃軍部之威嚇作用，八日萬福麟自錦州折回北平，遼警務處長黃顯聲同來。萬福麟晨過津回平，

雖死猶榮

寬城子之劉春榮部一隊六十名，不肯屈伏，與日兵四百餘激戰兩晝夜，六十名兵士均斷指誓死日軍以大砲攻擊，劉部以彈用盡，乃令其部下預備刀矛，伏於地穴，日兵闖入陣地，劉部與之短兵相接，殺日兵百餘，後卒以寡不敵衆，盡被殺害云，

實證據，非

官再三調查，俱謂并無其事，東北最高幹部，對於中村大尉事件，以調查未畢，遷延不決，而日本總領事館，則以東北方面，缺乏誠意，將訴諸實力解決，視第二次調查隊結果如何，倘仍無滿足之表示，卅日間不免發生正面衝突，

中村案件爲日本侵略滿蒙之陰謀

外交界息，日本近對不可捉摸之中村案，大肆宣傳，經我國關係方面查報，並無確證，依日方傳統主義觀察，當係政友會及軍人派欲逞其積極的強硬，侵略滿蒙之陰謀，

外交部訊，中村案未接日方正式文書，外部決採鎮靜態度，

湯爾和今午謁張，報告晤日當局經過，中村案或致擴大，

日本中村失蹤案，爲最近東北緊迫萬分之外交，此事自發生迄今，未逾匝月，日本國內外新聞紙，劃一宣傳，一口咬定，中

村與其同行俄蒙嚮導四名，爲興安區屯墾軍關玉衡團部下所劫

殺，毀屍滅跡，事後爲反對屯墾軍之蒙人告密，洩南日領館方

得訊，報告於外務省，鈴木大將且將於九月下旬到達東北，視

察日俄戰線，慰問在滿日軍，爲軍事上之初步準備，步步緊逼

，殆欲乘機亡我東三省矣，現此案交涉，以過分嚴重，日本方

面且不循外交常例，軍事首要，駐遼領事，紛紛向留守之臧式

毅省主席交涉，越過外交辦事處衙門，爲露骨之逼脅舉措，臧

以責任艱重，除向日本聲明，派員赴興安區第二次調查外，並

調屯墾軍團長關玉衡至遼，爲詳略之斟酌，邊署參謀長榮臻則

於九月八日起平，謁張副司令請示交涉機宜，頃已歸遼，萬福

麟之回藩，即係與在籍居喪之張作相，及居遼之張景惠，共商

應付方策，第二次措覆，須待調查員歸來後報告，用爲根據，

惟駐遼之日本林總領事，每日以電話催促臧式毅答復，每次電

話中，必爲日本將自由行動，或全滿洲日兵憤激萬分，將不聽

長官命令，如有意外，不負責任云云，種種恫嚇，不一而足，

榮臻歸來後，奉張副司令之命，已由邊署及憲兵司令部派出少

校階級以上職員七名，第三批赴洮索沿綫調查，以期事態明顯

，日本蓄意尋釁，恐調查真相，即不如其所宣傳之甚，亦未必

即肯罷休，沿安奉綫日本守備第三大隊，自九月七日以來，逐

漸北移，已向蘇家屯（瀋陽）一帶集中，同時朝鮮平壤飛機增至

五十餘架，駐在朝鮮境內之步兵，分兩枝開抵邊境，分駐新義

州及會甯等處，東北日僑在鄉軍人會，則於九月八日奉到陸軍

部密令，準備分三處報到，一遼甯，二長春，三哈爾濱，滿鐵

駐軍軍官，爲視察行軍陣地，一星期以來，不絕於哈長途中，

是日本欲藉口兵戎，殆已無容爲諱矣，駐哈日本領事大橋，於

上星期潛蹤出滿洲里，繞往伯力，會晤蘇俄遠東當局，蓋爲中

村事件責任之解釋，兵戎相見之日，殆期蘇俄諒解者也，據此

間某外交當局語本報記者，日人游歷東北失蹤事件，民十四年

吉林曾發生一次，緣有日人名松平者，偕鮮人五名到永吉縣鄉

間游歷，其後忽宣告失踪，交涉數年，不得結果，其後駐吉日

領長岡奉總領事石射命，赴鄉間尋覓，我方亦派秘書與同到鄉

後，長岡潛至野外，挖掘民墓，查視蹤跡，我方以其違法，提

出抗議，最後日方撤換長岡，正式道歉，對松平失蹤，亦遂不

提，此與中村事件大致相同，唯中村失蹤在於蒙古地方，我既

於十八年函禁前往游歷，其後無正式照會撤銷前禁，中村貿然

前往，外交當局宜執此點，嚴詞駁覆云云，

輿論界對所謂中村事件評論

(一)申報 中村事件之真實背景，一言以蔽之，即爲日本傳統的大陸政策，自濱口辭職，若槻繼任總揆，在野之敵黨，乃益以「對華外交」與「滿蒙權利動搖」等爲攻擊之口實，其他軍人政客，又從而和之，於是「對華外交強硬」，乃成爲一致之主張，吾人試一檢閱日本朝野最近之言論，如南陸相告誡軍人有云，「……當此之時奉職軍務者，當益固其奉公之誠，於教育訓練盡其熱誠，期於完成本分之準備，無所欠缺」此數語實含有極重大之意味，如友友會森恪等視察鮮滿歸國報告，故謂「中日官民之對立形勢極爲嚴重，甚至宣稱「中國對日宛然瀕於交戰狀態，」其故作危辭以挑撥彼國人對華惡感，最爲顯明，如外交時報主筆澤半玉城近著「不安的中日關係」一文，謂「中日官民之行動，乃一種宣戰佈告，」并極力主張第二次中日戰爭，謂「此戰之目的，爲懲治中國之新軍閥與新政治小兒，」其言論之狂悖，直不知國際禮儀爲何物，而其武力對華之主張，則更公然提出毫無忌憚，以環境之激盪，與四週空氣之包圍，而若槻首相七月十九日在民政黨東北北海道大會上演說，乃亦有「若果中國之措置有不法不當之事則爲匡正計，當然用盡外交手段，努力到底，自無待論，且爲防衛國家生存起見，必當不顧任何犧牲，決然奮起」之激烈言辭其所謂「不法不當，」即無異於不准中國自衛自固，而最後兩語，則弦外之音更令人不言而喻綜上而觀則日本最近對華政策之轉趨於強硬，軍人政客武力主張之得勢，實爲無可掩飾之事實，而前此萬案韓案之接踵發生，更爲其蓄意挑釁之有力證據，迨此次所謂中村事件突然

發生，日人乃更振振有辭武力侵華之主張，更爲露骨，如八日閣議決議，「……萬一中國方面故意遷延或掩蔽本案之真相，日本擬根據物質的事務的確定，立即採取自認爲正當之處置，」如南陸相於閣議散會後語新聞記者云，「……余已有斷然之覺悟，不過現在暫時須看中國方面之態度如何，」如瀋陽日本總領事館宣稱，「東北方面缺乏誠意，將訴諸實力解決，視第二次調查結果如何，倘仍無滿足之表示，中日間不免發生正面衝突，」其尤可注意者，則衝突之時期日領館亦已預定爲本月二十五日，如一般政客謂，「日本對於中村遇害案及其他中日爭端，苟不取強硬之立場，則中國仍進行所謂延擱之政策，中日兩國現待決之爭端，共有三百項之多，必須幡然改計效法蘇聯，正式對華宣戰乃能解決中日一切爭論，」而八日日金澤地方，更有飛機六架，奉當地師本部命令，散發傳單，鼓動彼國人民感情，日關東軍首腦部亦於八日派特務機關長土肥原大佐赴京，與參謀本部接洽，積極備戰，民政黨八日開幹部會，極力主張對華外交強硬并推定俵孫一等組織對華外交特別委員會綜合上述日方對中村事件之言論與行動而觀，日人之故作超出事實以上之鼓吹與煽惑，實完全以對我東北積極侵略爲其背景，萬案韓案以此此次中村事件之接踵而來，其惟一目的，卽爲挑釁激使我國國人忍無可忍予彼方以藉口之資，蓋我國新遭洪水，舉國正忙於救災，無暇外顧，日乃乘我危難，下落井之石步步進逼，企圖實行其大陸政策，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之矣，不然，就使中村事件果真，日方抑何不可敷陳事實真相，

以外交手段解決，而必故作危辭聳聽并提出超出本案範圍以外之主張，一若立即將有若何重大事件發生者，是其乘我之危，趁火打劫，蓋已昭然若揭，而所謂中村事件之真實背景，於此亦全體揭露，隱匿盡見矣，

日人磨刀霍霍，野心已露，未來時日，極為可憂，我國內遭洪水，外迫強鄰，國步艱難，至斯已極，國人亟應覺悟，共謀所以自存，若再諱疾忌醫，徒事掩飾，順受橫逆，恐終非所以應變之道，尤有言者，日本中村等三數人，失蹤事實，尙未判明，即舉國沸騰，抗議紛至，而韓案慘殺我僑胞無數，則懸擱至今，迄無頭緒，慘案之交涉與僑胞之鮮血，同時凝冷相形之下，實令人倍感弱國之真無外交，而悲憤沉痛末由自止者矣，

(二)中央日報 曩者英童子韜朋在滬失蹤，英公使引為重大事件，直接提出交涉於我外部，滬上外人報紙，且從而大張厥詞，以冀掀起外僑之視聽，吾人當時於此案件之性質，曾從法律事實兩面指斥其謬妄，不謂時未經月，而東省又復發生所謂中村事件者，此案內容，與數月前所爭之韜朋案如出一轍，據日人方面所宣傳，所謂中村大尉者，由東省至代興安區旅行，為該地兵士所槍殺，中村大尉死後，其財物即為兇手所瓜分，日人所目為事實根據，大概如此，此事在東省糾纏，已有若干時日，惟至最近，據各方東京報告，日政府於此事，似將小題大做，藉此發揮，故各報所載八日東京電訊，於日本當局態度之強硬，渲染備至，而其扼要之點，無非謂若此事件不謀解決，兩國國交必難維持，日政府為保持帝國威嚴，當取必要手段云云，此外各政黨內，於幣原之外交政策，亦多批評，甚至民政黨內若干份子，亦覺幣原外交過於軟弱，謂積極外交與軟弱外

交之中，應求折中之道，方為合理，若一味與中國和平周旋，必於本國威信，大受損失，至在內閣方面，八日特為此舉舉行會議，討論中村事件結果為再催促中國政府報告此案真相，在未得中政府答覆以前暫不取任何動作，惟中國政府若無誠意調查此案，日政府之外交及董事當局，相約採取一致之行動，

日人也知道憤慨

中村案咸主對華強硬

鮮慘案反而若無其事

邇來中日在華時有意外事端，日人輿情，甚形激昂，軍事當局，對於中政府對中村上尉與其同伴遇害案所持之態度，尤為憤懣，各報對於此案，日施擊抨，聞軍事當局，現要求如中政府不即有滿意之答覆，則當取強硬之對付行動，各晚報均大書特書，謂不特軍人對此不平，而政友會會員近亦大聲疾呼，反對政府對華之懦弱政策，聞有高級軍官數員，近公然向在役與豫備隊之下級軍官演說該問題警告若輩，滿蒙形勢日見嚴重，恐將有重要發展，凡屬軍人，當作準備云云，據密切觀察政治趨勢者數人表示意見，謂中國現以前施於蘇俄之激怒政策以對日本，此種對日政策，實屬過分，正如中國佔有中東鐵路時對俄之行動云，

編者按天下事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日人之陰謀如此，吾姑不論，獨怪國人之鎮靜，事事無稍防備，以致釀出九月十九日之事，以無抵抗而失却大好之河山，可嘆也夫，

二 萬寶山慘案 二

萬寶山案之始末

韓民受日方指使強種稻田

日警不顧邦交竟甘爲戎首

日本對東三省以移殖韓民，爲侵略先鋒，韓民來者年不下十數萬人，誠東北最大之隱患也，長春位南北滿州之分界處，鄉二三區萬寶山三姓堡一帶，地勢衝要，接近中東鐵路，日人得之，一旦有事，可取米沙子車站而斷絕中東路，是以垂涎該地業非一日，早有移住韓民之意，該處低地，土質瘠瘦弗能耕種，但日人別有用心，於今春指使韓人申某等，勾結華人郝永德，組織長農稻田公司私訂合同，僱韓人五十名傭工種稻，未經地方當局正式允許，即於六月初旬有韓民二百名前往墾田，并在伊通河馬哨口地方向北挖掘長三十里，寬一丈五之引水溝當地農民三百戶，以事先未經同意，且屬損害主權，而橫河築壩，堵截伊通河水，上流各地，勢必發生水災，爲害匪淺，曾表示反對，上呈省政府，派代表向縣政府請求制止，並於六月初旬全體來城向市政處請願，周玉柄處長一面向日本領事交涉，一面電省請示，省令縣警察施行驅逐韓民，惟縣當局與公安局因某項緣故未敢施行，以致養瘡成患，韓民非但未去，反而愈來愈衆，至六月十日，增至四百餘名，晝夜挖溝，日領事並派武裝日警前往保護韓民工作，農民益爲激憤，咸欲自動填溝，驅逐韓民，我當局恐生意外，仍本和平宗旨，竭力制止，勸諭

農民聽候解決，當此時期長春滿鐵地方事務所長大岩等以第三者態度，向中日二方提議雙方派員調查真相，以憑解決，詎日人不依調查書爲憑證，仍暗助韓民工作，至六月二十日水溝挖成，農民益憤，市處迭向日領事交涉不下十次，中有因遷延不決，如發生意外須由日方負責等語而田代領事，只答覆二次，並無具體解決辦法，六月三十日築壩工程又竣，農民以交涉無效，爲保全利權計，於七月二日早六時不約而同一千餘名，一齊自動施行填溝工作，至七時許填平五六里，保護韓民之日警，不願交涉，甘爲戎首，竟向我農民開槍射擊，農民不畏暴力，仍繼續工作，此時日警署用汽車載武裝日警二十名，連同一日夜，潛赴該地之日軍十名，於八時許到達，亦壓迫我農民，農民爲自衛計，取出自衛槍抵抗，衝突二十餘分鐘，結果，日警將農民捕去十餘名，搶去鎗十餘枝，後經當地公安局勸散農民，日軍警，亦停止放槍，將農民放回，此二日上午事也，二日下午長春日領事召駐長第三十八聯隊長大島及中川少將研究向萬寶山出兵辦法，又關東廳於今(三日)午令駐滿鐵沿綫日警察準備行裝聽候集中長春，日僑民則於今日下午三時，開全體大會，決定積極研究援助韓民壓迫華農辦法，并由韓民組織敢死隊向我農民拚命，又日警署今晨運去帳幕十架，食糧一大車，并在壕溝附近建築臨時駐軍草房，視此種種足見日方不顧國交，橫行鄉間矣，茲將市政處於昨晚向日領事提出之抗議原文如下，

抗議原文

逕啓者，本日午刻接長春縣第二第三兩分局電話報告，本日晨萬寶山農民繼續集合回復河溝原狀，

自警放槍實彈射擊，凡三十八響，農民即躍入溝內，憤慨萬分，各欲奪取槍枝對抗，再三勸阻，始行回家靜待交涉解決，幸未激成事變，應請向日領事交涉，將日警即日悉數撤回，以免發生衝突等語，查貴方違背前約，續行派警，已屬有違信義，乃農民實行正當防衛手段，而竟回復原狀之行動，貴方派往警察，輒敢實彈射擊，尤為蠻橫無理之至，應由貴方速將派去警察即日悉數撤回，對於該項警察予以相當懲戒，以免續再發生枝節而增加貴方應負之一切責任，是為至盼，并將辦理情形，即予見覆為荷，此致駐長春日本領事田代，

萬寶山事件真相

吉省府電覆外部

完全係日方蠻橫

自萬寶山事件發生後，朝鮮排華風潮日大，僑胞被難者為數頗巨，日方新聞機關復故造謠言，淆亂聽聞，顛倒是非，外部因急欲明瞭萬案真相，曾電吉林省政府詢問經過事實，近接覆電，詳述如次，本年三月間，縣民郝水德在萬寶山屯租荒田四百餘畝，擬招入籍韓民種稻，經縣政府批飭先查契約內容，并未准其立案，詎郝水德即擅引無籍韓人約百八十人蜂擁入境，挖掘深約三丈餘之水道，侵佔民田甚多，且在河中截流築壩，逼水灌入水道，以培植稻苗，附近人民，目視所有熟地，無故被截兩段，河壩既成，水無宣洩，勢必由水道中漫溢兩岸，數萬畝田地必遭廢棄，遂向縣省政府請速制止，旋經縣府切諭民衆，聽候政府核辦，勿輕啟事端，一面復派警前往彈壓，不意華警甫到，長春日領已派日警干涉，韓人恃此，頑抗更甚，向日

領交涉，該領乃電駐遼日本總領事，向吉林省政府提出商議，結果雙方撤警再議，縣警嗣即撤回，日警越二日始退，旋縣當局復與長春日領約定韓人應先停工，俟雙方會查真相後，擬具辦法，知照日領，詎日領對我方回復掘毀農田，停築河壩等條件，完全拒絕，并令便衣日警數十人，攜帶機關槍前往佔踞民房，託言護視工作，遂有本月一日民衆，三四百人，各持鐵錘填塞韓人所開之水道，日警遽向我國民衆開槍，毆傷前往彈壓之華警二人，紛擾兩日，幸雙方未有死亡，而日方反謂華警暗助民衆，禁止華警再去，一面增加日警，故現尙未得相當解決云，

萬寶山案之前因後果

日領田代不顧信義

激起七月二日之禍

萬寶山韓農強開水道，橫河築壩一案，日本機關通信社，既乘其傳統政策，埋沒真相，逆事宣傳，一般浪人，對於韓民，復為種種之講煽教唆，星星之火，遂以燎原，記者日前在哈訪晤韓友，詢得端倪後，為剖釋疑團計，更親赴長春，究詢本末，幸已粗得梗概，用摘要紀述，餉我讀者，

本案之疑點

記者赴長以前，對於本案經過之最大疑問，厥有兩點，（一）萬寶山地戶蕭翰林張鴻賓等十二人與郝水德所訂租契，成立於廿年四月十六日，而郝水德轉租與韓農李昇勳等九人之契約，亦即於是月簽定，恍同天緣湊合，然偶一推敲，若非先有洽商，安能雷奮霆迅，一至斯極，（二）五月上旬韓農即由姜家窩鋪屯向馬家哨口挖掘水道，歷二十餘日始克告

竣，寬逾三丈，平均深達丈餘長約二十餘里，地在郝永德原租地址以外，聞開工之初，韓農人數並不甚多，何以該管區警不加攔阻，地方官吏亦不亟制裁，養癰成患，一發難收，凡上所述，經斯調查，遂豁然了悟，(一)郝與蕭張訂約時，不僅商定轉租韓農，且先已令韓農實地勘驗，故租契第七條載明一各地主將地租與郝永德所辦之長農稻田公司以後，如何耕種或轉租他人或發生意外事故，均由該公司負責辦理，各地主並不過問，且郝所組長農稻田公司，本專以包攬大段租給韓農爲目的，而李昇勳等亦向長春頭道溝設有大陸公司，不惜巨資，勾串棍痞，其別有背影，更向待言，(二)該管長春縣自治區第三區公所區長曹彥士，即郝與蕭張等原訂契約之保證人，是以地主張延堂等地方呈報雇用韓農，即予轉詳縣府，並加具考語，謂該區以開墾種稻，甚屬相宜，而縣長馬仲援指令中，遂亦有既據該所查屬相宜似應照准等語，當韓農恃強挖掘時，市政籌備處長周玉柄諄令縣公安局長魯綺，派隊下鄉，將其掃數網解究治，魯竟漠視訓令，再四玩延，直至無可推托時，始以租種小段之申永均等十人，解縣塞責，而首要李錫昶等，反得逍遙事外，構煽邀功矣，盛傳韓農之敢於界址以外，肆無忍憚，固根據租契第八條所載水道使用地，每响每年繳付稻租三石，然對於區長曹彥士實另有每响每年繳付稻子五十之密約，記者實地調查時，每晤農民代表，談及此案，諸民必出右手，先屈其二指示意，繼復完全伸直，三之與五，是何淵源，門外漢直無由捉摸，進詰其故則笑言三爲排行數，而五所代表，決非十百，魯之有恃無恐者在此，神哉此謎，誰不爲好奇心所衝動，記者不敢求甚解，亦不忍求甚解。

交涉之波折

韓農之濬溝築壩，既不服制止，日領田代

重德且派警掩護勒限竣工，市政籌備處長周玉柄嚴詞抗議，竟無效果，張作相在瀋乃與其駐奉總領事林允治即口頭商定，雙方先行同時撤警，韓農亦暫停工作雙方即派員實地會查，務期爲公平之解決，駐吉交涉主任施履本於是即命北歸，縣警方面，昧於同持撤警之義，先意承志，亟將派駐馬家哨口之馬巡隊百數十人，星夜撤回，日警仍盤居如故，長春民衆，譁然稱怪，羣起詰難，當局質諸田代，竟言未接林總領事任何通知，事聞於張，亦太息咨嗟，亟命人面詰林領，究尙有外交信義否，一波再拆，六月八日雙方當事者，乃將調查解決辦法商定，十一日遂派員實行會查水道之截毀良田，隣地之將遭淹沒，河運之橫被遮阻，民生之悉受影響，日領館書記官土屋波平，亦別無異詞，詎田代竟遷延不決甚復藉詞狡展，謂其他韓農所繳餉响水利費大洋二元，官廳既予收受，所訂租契便與印證相等，此案安能獨異經斯拖宕，而七月二日之禍作矣，周玉柄職責所在，連提抗議，促其從速撤警懲凶，一切糾紛，均聲明應由彼方負責，並保留損害賠償之要求，田沃仍擱置不復，變本加厲，而駐吉日領石射反向日熙洽氏提出其所謂四項要求，(一)二日衝突，歸華方負責，(二)賠償損失，(三)承認鮮農內地雜居，(四)郝永德與李昇勳等存訂租約，展期一年實行或取消另由官廳給相當地點耕種，即駐哈日領大橋，對於鍾特派員傳亦屢有表示，似皆以外交健兒自居，亟欲覓得機緣，一顯身手然者，

日方之氣燄

七月二日事變以後，日方對於萬寶山屯等

處警備之周，直同戒嚴地帶，武裝步哨驟增至七十三名，搭帳

棚三座於伊通河新壩附近，遍埋地雷，深掘戰壕，並裝架輕重機關鎗六挺，以威脅隣近農村，姜家窩鋪屯以至馬家哨口間更派遣步哨，往來梭巡，逃出農民，偶往窺探，日警便舉槍作射擊狀，此輩是否由其鐵道守備隊化裝補充，正屬疑問，吾僑業新聞者，雖矢言無國界，然非由市政籌備處向日領館介紹得其證明亦絕對不准攔入一步，河山無恙，風景不殊，而乃俛首低眉，聽人作威作福，郝曹之肉，甯足食哉。

民衆之憤激

自姜家窩鋪以至馬家哨口之各農戶，原有

田地，無端被毀，交通便塞，播種艱阻，悲憤之餘，祇冀官廳之出爲挽救，詎知往苒兼旬，希望終渺，乃採用最後之正當防衛方法，七月一日遂殺牲歃血，自動平溝，日警見勸阻無效，中有一人爲恫嚇農戶計，竟仰臥溝中，號稱待死，各農戶置諸不理，彼終默然而去，同時另有一警，進與農戶廝毆，幸亦互無傷損，翌晨各農戶續往工作，聲勢益壯，日領館之部中川萬治先已聞訊趕到，分頭戒備，聞各農戶來，亟覓代表談話，孫榮卿應聲而出，詞殊不屈，中川喝令綁走，日警奉命唯謹，各農戶大憤，振臂一呼，將孫奪回，日警竟舉鎗實彈，向衆射擊，各農戶亟亟退守，幸又互無傷亡，其時縣公安局第三分局長田錫毅適亦趕來，力勸勿撓其鋒，農戶正怒憤填胸，有人遂以槍擊田，毀其眼鏡，並傷及肩額，日警始知民憤已達沸點非暴力所能脅迫，乃停止射擊，記者抵長視察之翌日，(八日)駐吉日領石射之調停條件，正傳播於外，智識階級中人，莫不惶駭告語，學生抗日後援會，則分組十餘隊，散發傳單，沿街講演，維時炎陽鏢金，揮汗成雨，親見一十餘齡之高小學生，已聲嘶音啞，猶痛呼「監督軍閥官僚外交，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地方各團體亦亟亟於外交協會之組設，且以此案委由縣公安局長魯綺諸人，畏蕙玩忽所致，六月一日逮案之韓農田永均等既非首要解縣以前待遇復優，禍首郝永德與曹彥士雖羈押中，行動亦極自由，七日晚間特調令辭職謝罪，倘尚不知悔悟，則必爲相當之對待，潮流所屈，正非吾僑所能預測耳。

關於萬寶案

暴日先發制人之政策

吉林特派員鍾毓電京，吉日領石射反向我提七項條件要求萬寶山事件之衝突應由我方負責，已拒絕接受現吉省府正堅決要求先撤警懲兇，再議賠償中國方面之一切損失等語(又電)鮮案截至十二日止日方覆文尙未到京日代辦重光僅派其二等書記官林出留京與外交部接洽殊欠鄭重王正廷定十三日晨返京，處理辦法，須待汪榮寶到京再定，據汪電外部謂，十四日午前由東京起程，約須經三週，遍赴漢城仁川釜山平壤元山等處調查真相，再晉京報告，外部根據汪報告，始向日政府正式交涉，瀋電，張作相即來瀋，轉往吉林，會閩吉特派員辦理萬寶山案，并電吉省府詳查死傷華僑確數。

日本駐瀋林總領事十二日六時二十分回瀋，語記者云，萬寶山事件，將待張作相回瀋開始交涉，東北尤其吉林省之壓迫鮮人，頗覺酷烈，如准許經營水田規定，雇用鮮人契約規定等，爲見於法規上之鮮人壓迫，對於此點，固將嚴重抗議，(編者按彼一則曰酷烈壓迫，再則曰嚴重抗議，蓋皆誘過嫁禍顛倒黑白之詞耳，幸國人勿爲欺蒙，)惟各地方對待鮮人各不同，祇法規上交涉殊無效果，須事實上諒解方可，欲根本解決在滿鮮人

問題，我以為除使鮮人歸化中外，別無他法，歸化問題解決，一則不再誤解鮮人將為日本侵略滿蒙先驅云云，

編者按日總領林氏對於他們本國新聞機關電報通社記者（當然日人無論官員人民記者等等對中國莫不一致）之談話，何等漂亮而乾淨，查此次中日韓事件，日方陰謀，路人皆見，但他們只從題外輕輕拂拭，天大禍責，絲毫不着痕跡，正不必費盡氣力疑在題目正面洗刷，反覺露形，日人之狡猾伎倆，智足遂奸，每每如此，真乃巧於利用新聞紙玩弄淆惑國際觀聽把戲之尤者，如右述一段，他且不論，第論韓人舊化及不再誤解侵略滿蒙二語，自表面觀之，大有謂吾人平時不憚煩贅頻促國人注意東北問題之舉為多事，然細按之，其用意何在，固不難看出也，蓋日本對滿蒙政治的經濟的軍事的種種經營，處心積慮，匪伊朝夕，非意圖侵略而何，此其一，不侵略滿蒙，是否僅僅韓人歸化即了，此其二，韓人歸化，往例甚多，今受日人挑弄惡感而後高談此事，豈非故弄玄虛，此其三，凡此數點，不待智者始辨，欺人乎，自欺耳，

萬案抗議書

長市政處向日提出

剛柔相濟婉轉多姿

可惜無殊對牛彈琴

長春市政籌備處對萬案會兩次向日方抗議，日方均未表示且繼續築戰壕，建兵舍作軍事準備，故該處最近又向駐長日領嚴

重抗議，原文如下，逕啓者七月二日第一九一號公函及第一九二號公函，會請貴方將派駐萬寶山日警，即日悉數撤回，並對於開槍射擊正當防衛之農民之警官，處以相當之懲罰，以免再別生枝節，更再增加貴方應負之一切責任等因，迭經派員向貴方洽促，至今迄未實行，並連日迭據報告，現時貴方派往日警，強佔民房多處，及伊通河渡船，妨害附近農民耕作及往來交通，並對沿岸農民柳林，任意刈割，作為壘壩之用，隨意挖掘戰壕，埋藏炸彈地雷等事，不一而足，以民事上之法律問題，根本上已不成立，而貴方意欲以武力為後盾，實行惡意的暴行脅迫之行為，而貴領事乃竟公然為此事不法行為之主動者，良深遺憾，查貴方意旨，不過偏重鮮人耕作前途之發展，然從不深以暴行脅迫中國農民影響之所及，及其結果，且適得其反，所謂欲以利之，實以害之，且此次萬寶山事件，貴方不肯遵循正軌解決，進而欲以朝鮮地方排斥所在華人，為要脅之手段，波流所及，其結果勢必引起本省地方排斥所在鮮人之反響，在朝鮮地方華人，多不過數萬，在東省地方鮮人實際且達百萬，兩相排斥，何方所損為多，此不可不長思者，萬寶山一處，貴方武裝警官隊，亦既窮於派遣，萬一將來反響所及，處處發生事端貴方其將何以善其後，且貴領事命令派設機關槍警官隊，不過欲威脅農民，使其屈受不法之侵害，以機關槍而侵害農民固有合法之主權，此正如盜匪式之不法行為，其結果斷不能得法律上安全保障之根據，在農民心理，以數百成羣之胡匪，受脅迫，而終且自然遠颺，彼輩蓋見之憤而計之審矣，而何有屈服之可言也，曩昔貴方出兵西伯利亞，與師數萬，屯駐數年，糜款二十億，結果絲毫無所利得，而現在派往之機關槍警官

除，不過滄海之一粟，又何足以鎮攝理直氣壯之中國農民者。如貴方始終不悟，自有最後解決，否則即日將警官隊悉數撤退，對於本案事件依據法律條理，為公平正當之解決；高瞻遠矚以謀在東省各處現在鮮人根本之安全，而必為激成反動日加擴大之舉，則所有發生一切糾紛枝節以及敵方地主農民所受損失，惟有由貴方查照敵方歷次正式嚴重聲明，担負完全責任而已，特再函達，即希查照，此致駐長春日本領事田代。

萬寶山日警之鬼域

偷鷄摸狗

醜態百出

萬寶山事件發生後，日人擴大宣傳，增兵派警，意欲藉題發揮以遂其侵略野心，不料我農民始終本諸和平奮鬥，不上其當，以致大宗日警，屯駐馬哨口一帶，竟等於無用，日方於此情況之下，亦極焦慮，蓋日警在該地消耗甚多，警士每名，日支出張費十三元金票，長官倍之，況青紗障起，胡匪難免不垂涎其槍械，故近數日來，早晨由長春派警出發，夜間則潛自走回，即駐佔該地之八十名日警，近亦潛回十餘名，十日午刻，日警數名，由馬哨口抬類似人形之軍用氈包裹一件，後由韓人跟隨哭送，聲言日警傷亡者，比到長春，始知所包者乃運回之機關槍也，當十一日晚，日警在馬哨口及所掘之溝一帶，搭起軍用帳篷二十八架，上插日本旗，而帳中則空空如也，并無一人，窺其用意，不外聲稱大批日兵來到，示威嚇鄉民，交出代表，允許其租借該地而已，鄉民覩此，置而不理，而農民代表孫永清孫永明。則早已移民城內，日警搜索不得，近懸賞五百金

元，謂凡將二孫拿獲者，受賞，決不食言，又馬哨口來人報告，謂農民不受與日韓人糧食，其食用上極感困難，韓民日食高粱米一頓，樹葉弄草充饑，日警則強令韓民十家連座，免其逃走，令其輪流至長春負大米，充警察軍糧，并捕村中家犬，令韓民夜間偷牛，殺作食品，失犬者十餘家，丟牛者二戶，文明國人之行為直不若土匪，為日本丟臉，可謂達於極點矣。

萬案日方之蠻橫

續派軍警如臨大敵

日領反要求賠損失

關於日人指使韓民在萬寶山強種稻田挖溝引水，激起農民反對，日人不顧交涉，於七月二日，令保護韓民之日警，向農民衝突開槍射擊，長春市政籌備處，向日領事抗議二次，日人延不作覆，反繼續暗助韓民於三日下午，在馬哨口繼續築堰工程，截至四日下午五時止，武裝日警前往者計七十八名，便衣日軍十六名，武裝韓民四十餘名，攜機槍六架均集中馬哨口，分班巡視韓民所掘之引水溝，又在築堰處，挖掘戰壕長二里許，壕前埋藏多數炸彈，對於伊通河渡船亦行扣留，斷絕鄉二三區之交通，並強佔賀姓王姓民房，充作軍營，種種行為，幾臨戰場，而長春滿鉄佔用地內日本僑民，亦開市民大會，議決發表宣言，擁護既得利權，捐募資金慰勞韓民與日警，組織敢死隊以備萬一，又日警由大連暗運警察制服數百套來長，聞係預備日軍出動時更換之用，蓋日人竭力避免出兵也，駐吉林日總領事石射於三日來長調查，今早返吉，於下午二時

親至省政府謁代理主席熙洽，由史外交處長代見，石射謂此次發生衝突，應由華方負完全責任，並須賠償日方損失，史處長答稱，此案本極小事，日方不遵照雙方調查之憑據解決，反而派警壓迫華農，并實彈射擊，殊屬非是，其責任應由日方担任，對於該項警察須先撤退，並加以懲戒，然後方可交涉，至於各方損失，俟日方撤警後，再由雙方公平辦理等語，石射以我方態度強硬，當即辭去，又長春市政處長周玉柄於四日下午二時由錦州向張作相請示回長對記者云，無論如何，日方須先撤警，然後方能交涉，農民方面，則甯可犧牲性命，亦絕對不能令日人佔有該地也。

萬寶山案情勢甚嚴重

七月五日駐吉日總領三日赴長春，對萬寶山案出為轉圜，昨日向省方請賠鮮農損失，即和平了結，經我拒絕，但彼軍警仍在該處進行，意存挑釁，萬寶山事件交涉七月四日吉林開始，石射總領事絕對反對日警無條件撤退，要求安全保障鮮農開墾水田，持強硬態度，對於鮮人保護，將充實警備，取武力援助，津黨部對萬寶山事件，決電國際呼籲，萬寶山日武裝警，現增至四五百，內雜軍隊，華農一近溝沿即遭槍擊，日人更仗勢四出尋釁，情勢嚴重，張作相減式殺紛電平報告，民情憤激，日方態度強硬，請示辦法，今日王樹翰萬福麟到醫院謁張學良，傳即商此事，聞已電復，先維秩序，阻止農民因憤越軌，轉中對方擴大奸計，一面用正當手腕進行交涉，此間東北要人，多認此事不僅中鮮農民糾紛，實關土地商租權，日自念一條以來，處心欲得此權，故今番藉端擴大風潮，東北應付不易，甚盼

全國協助，又東省原禁租舊田地與日鮮人，此次承租萬寶山田五百畝為鮮人郝永德，初係托名華人，背後則為日資本家，日人亦組長農稻田公司等，規模極大，現此間已令遼吉兩省，再申人民，私租田地與鮮人，

朝鮮人團四日午後化為暴動，有二百人攜帶棍棒往襲西小門町華人居地，華人亦從樓上投石，各處有小衝突，刻正以警軍隊非常動員抑壓，惟情勢愈惡，入夜有朝鮮人數千示威散居市中華僑，由日警保護赴中國總領事館內華商總會避難新道里華僑為鮮人用棍棒毆打重傷，排斥華僑風潮，已擴大，京城有鮮人二百向華僑店鋪十家擲石，主謀二十名已由日警拘逮，鮮人團擬襲擊仁川華僑市街，為日警官隊所阻止遂將日警派出所佔據，仁川署已派出全體武裝警隊準備奪回，華僑綢緞店及理髮店各一家被搗毀，鮮人府會議員，乘汽車分發鮮文傳單，勸鮮人勿暴動，靜待萬寶山事件外交交涉解決，惟尚無鎮靜狀，五日據漢城日人方面消息，華人避居中國領事署者現共有一千五百人，聞華人傷者達三百人，當道已下令召集全數警察，並派援馳赴濟物浦，（即仁川）因該處警察與暴衆昨夜曾發生衝突也，

萬案日方提出五條件

日警在萬寶山，指使韓民種稻掘溝，并開槍射擊我農民事情，日方故意遷延，至今仍無圓滿答覆，在此交涉期中，田代領事，於十三日函長春市政籌備處，謂駐長春日軍隊，為便利演習，免受束縛起見，此後得在滿鐵佔用地方各地，自由演習，對於從前規定之演習之先，通知黃方一區應即取銷，周玉柄處長除口頭表示反對外已電省請示，然則，日人有意侵佔長春

一，益爲露骨矣，因馬哨口一帶，日警戒備森嚴，現狀探訪匪易，據當地農民報告，七日以後，日警督令韓民，晝夜掘溝築壩，至十二日午後四時完全成功，是日五時，舉行放水式，日警韓民二百餘名，在哨口地方擊掌飲酒，大呼成功，並請長春聖德會教徒，前往念經，放水後，溝中水深二丈五尺，流注於稻田中，蜿蜒二十餘里，此後，水溝兩旁交通斷絕，伊通河流變更方向矣，又農民代表孫某談稱，水溝長二十八里，寬三丈，有數十戶之良田，被截爲兩段，耕收不能，今春所種田禾，業已荒蕪，况一旦暑伏，霖雨之時，伊通河水被阻，卜流各地如長春東南門外，吉長路長春站，勢必水淹，絕無幸免者，誠百害而無一利之痛心事也，馬哨口現有日警二十餘名，餘均潛回長春，警戒仍極森嚴，并有便衣韓人在附近村莊，調查田地，聞郝永德勾結之長春稻田公司，有繼續在其他各地續租地種稻

萬韓兩案我國之抗議與日方之巧辯

外交部對萬寶山及韓民排華兩案，決分別辦理萬案抗議，

四日已備就，准五日上午送達日代辦重光朝鮮排華案發生後，外部即經備文照會日代辦提出抗議，內容大意，日政府事前不知預防，以後未加保護，致釀成此項不幸事，應由日政府負完全責任，并保留賠償損害之權，三日下午外部確已接到日方復照，大意與前電報告者相同，首述日府對本案表示遺憾，次謂排華事件非出預謀，係由萬寶山案，韓民因不堪壓迫，起作自衛運動，日政府會盡力防止，事發以後，即經派遣軍警彈壓，切實保護，凡日政府力所能盡者，已盡力爲之，不認賠償損害，完全迴避責任，現外部正飭國際亞洲兩司預備照會，擬日內

之說等語，本案交涉，張作相主席，業令駐哈吉省交涉員來青，與吉林石射總領事解決，張氏定十七日過長去吉，又遼寧林日領事，十五日午前九時晉謁張作相主席，對萬寶山案向張氏提出五項解決辦法，

- 一，華方承認韓民租地種稻之合法，
 - 二，雙方爭議之處既在水溝，可由日方直接向農民接洽設法解決，
 - 三，此事件之責任，應由華方擔負，
 - 四，當地日警撤退，須在本案解決之後，華方并須聲明保護韓僑，
 - 五，地方官須嚴厲禁止華民反日運動；
- 張氏，以日方小題大作之結果，而釀成開鎗事件，責不我負，如有誠意解決，日方須先撤警，林領不得要領而去，

再提抗議，

外部十三日紀念週，參事樊光報告，前週本部認爲最重要努力辦理之事項，爲萬寶山暨韓民慘殺華僑問題兩案，各有獨立難，不可並語，萬事發生於地方，應由地方官廳調查，由中央公辦理，調查較容易，惟韓民慘殺華僑，則情形不同，對政府應負之責任，亦大相逕庭，根據各方報告，此次韓民慘殺華僑，毀損財產，異常殘暴，不能不引爲遺憾，再觀各方情形，韓民似受迷惑，係受外力指使及鼓惑所致，當地軍警，亦未能依照國際公法克盡應有職責而對華僑生命財產，予以充分保護，事先既未設法排解，消弭事變，事後又未急速制止，減輕損

害，此項國家責任，乃國際公法之原則，文明各國皆當遵守，本部現只有根據國際法保留要求賠償之權利，一待查明真相，即對賠償。華僑生命財產事，提出嚴重交涉，駐日汪公使已啓程赴韓，不久即有詳細調查報告至京云。

外交部十三日接日致府對鮮案覆文，謂鮮案起因，由於中國官廳逼迫韓民所致，祇允撫卹，不允賠償，對事實多所推諉，外部將據理駁覆我國對朝鮮排華暴動案之抗議書，經外部電駐日公使汪榮寶轉交日外務省後，現日方已將復文電告駐滬日代使重光葵，令其轉呈我國外交部該電全文，甚簡短，其大意內容，(一)對於此回朝鮮發生不幸事件，表示抱歉，此後願盡力保護朝鮮華僑生命財產之安全，(二)此回事件原因，起因於壓迫滿洲鮮人，希望對於滿洲鮮人問題，由兩國政府交涉，根本解決，(三)對於朝鮮事件，日政府不認爲應負責賠償，但將就實際損失程度，由朝鮮總督府對於遭難者遺族及被害者，加以救恤，並以國法嚴罰加害者，重光氏於奉到此項復文電報後，即令公使館秘書，按照日外務省來電原意，擬定詞句，旋經重光閱過，即加封備於十四日十一時四十五分由重光代使親攜晉京，准於五日上午赴外部，面呈外長王正廷氏讀閱，重光除呈遞復文外，並擬順便與外王商談萬韓兩案內容云。

照會所主張，逐項痛加駁辯，更提出具體要求，如懲兇，道歉，處罰負責官吏，賠償生命財產損失，及保障將來等項，照會日使，請其履行，此項照會，已於二十四日晨十時，由外部國際司職員陳錫璋送至日本領事館，聞上村領事接收後，當即電告重光葵，請其轉達日政府。

鮮案第三次抗議，先經外部亞洲國際情報三司會商結果，有主將理論辯清，以明責任，再提賠償，有主同時提出，將留待外王回京決定，至要求賠償問題，決歸納外部立法院及汪使報告，分財產生命兩項損失要求，惟據某外交家推測，鮮案前途殊少光明，將來結果，不外(一)遷宕成懸案，(二)讓步以圖解決，(三)提國際法庭請求公判，萬案交涉已會談三次，雙方堅持已見，迄難接近，陷於停頓。

日方謂萬寶山事件，起因於昭和二年中之在東北鮮人，受地方官憲之壓迫，故有此次朝鮮各地之騷擾至此次事件發生後，朝鮮總督府對各地方長官，再三嚴重警戒，對於漢城仁川等處之華鮮人衝突，尤特別警戒，曾派京畿道警察官二百五十名以資戒備，又增派警察官一百五十名，武裝警察官三百五十名，當地聯隊將校以下五十名輔助憲兵出動，維持治安，朝鮮總督府當時華僑負傷者，急予以治療，對避難者，收容于安全場所，其間京城警官派出所，爲鮮民所破壞，仁川警察官十五名受傷，又平壤於羣衆集合爲警察官發砲彈壓，結果朝鮮人一人擊斃，警察官三十五名受傷，以上均爲確實事態，足爲日政府對中國在朝鮮居留民已盡力保護之證明，均希貴國諒解，似此輕微淡寫之脫卸責任，可謂極盡巧辯之能事矣。

又外交部長王正廷來滬，記者往訪於外交部駐滬辦事處，發表最近外交情形，誌之如下，(一)對日第三次抗議，由外部司長江華本起草，窮數日夜之功，始克於十二晚草就，王外長以對於該抗議書中，有數點尙需斟酌，而次晨國務會議中，亦認爲有修改之必要，故發交原稿司，於十三日上午，始得修正，又經情報司長刁敏謙，國際司長稽鏡，略加修改，乃得完竣，至送出之日尙未確定，然亦即在日內，(二)汪榮寶自免日使職後，當時曾有長亞洲司之說，惟當局則否認，記者詢王氏汪是否有退隱之意，外部將昇以職務否，據答現汪辦理鮮案，至將來尙未定云。

萬案已成僵局

對中村案大放厥詞

且有積極軍事準備

六日南京政訊萬寶山案，日方對廢止韓農租約仍未解決，我方對駁覆暨照會尙在研究，恐將成懸案，日對中村案類放強硬空氣，但當局殊鎮定，

由駐瀋林總領事電招到瀋之清水，齊齊哈爾領事，及其他有關係領事，在瀋總領事署對於中村大尉事件，有重要協議，日方準備使第二次手段，發生效果，故由清水領事，說明發生該事件地方情形，而加以協議者，

新任關東軍本莊司令官，八日起巡視各地日軍警備情形，

日方竟拖延萬案交涉

據七月廿六日南京外交界消息，日方以萬案內容複雜，對我方

抗議有不答覆之擬議，且撤退日警，尤認爲與彼方不利，如外王日內返京，重光將於下月初來京口頭接洽，萬寶山案，日方認爲地方性質，主張由地方解決，迄念三日，尙無覆文，聞日政府已令駐遼日總領與鍾毓直接談判，鍾連日電京，謂日警尙未撤退，萬寶山韓農仍然繼續工作，置我抗議不理，

鍾毓到瀋後因奉外部令，未正式談判，現僅與石射交換意見，擬定撤退日警賠償損失停止工作等五項草案，作交涉張本，汪榮寶電張學良，准念六日午到平，而陳調查鮮案實狀，

八月九日鍾毓回哈，記者往訪，據云，赴吉後續談萬案三次，日方不允萬寶山韓人出境，謂根據民四念一條及稻田契約，均有住居當地權，對非法締訂稻田契約，亦堅持有效，談判終無結果，日領石射云，將去遼商請於林總領事，歸來時續談，愚亦因日三次覆文未得見，特電外部請抄示，二旬後仍去吉續談云，

鍾毓赴錦，因萬案各不讓步，無法開展，晤張作相後，即赴哈石射亦赴瀋晤總領，請示辦法，

萬寶山案二次駁覆，外交組會決由外部根據一次照會方針起草覆文，今日中政會未討論，惟外王曾略有報告，據外部息，萬寶山日軍雖撤，多數韓農仍在長春境，郝永德同韓農私訂之佃租契約，依然未廢，日對該案責任問題仍多推諉，

日方拖延萬案，即係待隙而動，適中村案起，遂佔據遼陽，即不因中村案彼亦將另有藉口而出兵侵略我土也，

二 鮮人排華事件 二

鮮人仇華慘案大寫真

汪榮寶之報告——各地慘殺——縱火——傷害

平壤爲最——仁川次之

附錄萬案之真象片段

自日本陰謀發生後，藉口萬案，捏造黑白，嗾使鮮人仇華，我在鮮僑民生命財產損失乃不可以數計，國府特派前駐日公使汪榮寶赴鮮，調查茲將汪氏調查報告蒐集刊錄如下，按其全文文字裏行間不無有爲駐鮮各領事過之處，但其事實則多可泣可歌而令人髮指也，其報告云，

爲密陳事，本年七月九日奉部電，朝鮮事件，政府甚爲重視，請執事前往調查慰問，事畢並希來京一行等因，當即電請酌帶隨員一名，館務交江參事暫行代理，並陳明在鮮事畢取道遼燕順使調查接洽一切，即行回京，經奉復電照准，旋即訂期會晤幣原外務大臣，面行通知，即於同月十三日，由東京起程，道經神戶，即調該館領事任家豐，隨行幫同辦理一切，當經遍赴朝鮮滋事各地釜山，京城，平壤，鎮南浦，仁川，新義州等處，所有大略情形，業經先後電陳在案，嗣於二十三日離鮮，在安東停留一日，瀋陽停留二日，遍晤該地方重要官吏，將所謂萬寶山事件始末調查明晰，即由北甯線直接赴平，順謁張副司令探悉津浦南段阻水，立即購買船票，改由海道南行，於本月五日抵滬，本日本抵京，查此次被難各地情形，自以平壤爲最重

，仁川次之，其餘各地防範較早，未至釀成巨變，茲將各處情形分別臚陳如左，

○平壤鎮南浦……七月四日晚，鎮浦與南徐隨領，因悉京城二日發生仇華暴動風潮，因於次日晨，正式專電平南黃海兩道廳警察部長，平壤警

署長，又面晤鎮南浦警察署長，切托對於華僑妥爲保護，並與當地商會會議預防辦法，至平壤事件，據該處華僑各界代表聲稱，五日上午十一時許，接平壤警察署電話，請商會主席往署談話，其時主席適回安東，即由常務委員張景賢偕同羅翻譯前往，由安藤高等係主任接見，謂本地倘有暴徒發生，本署必切實保護，苟遇有鮮人尋釁，望特別容讓，並從早閉門，一切可請安心云云，歸會後，即通知各僑，謹慎防範，迨至下午七時許，驟然發生暴動，暴徒蟻集，不計其數，手持棍棒刀斧石塊等兇器，並攜帶電筒，對於華僑家屋，不問農工商賈，分隊輪流襲擊，遇我華人，不論男女老幼，特兇毆打至死，毀掠財物，焚燒賬據，且帶有引火燃料，隨處設法放火，指揮均用警笛，組織頗爲完備，直至翌晨，仍未停止，殘忍慘酷，世所罕觀，而各處警察，不佩武裝，徒手制止，何補於事，及至九日，知遭難慘死者百餘人，傷者二百餘人等情，查此次全鮮仇華事件，以平壤爲最烈，當地官廳，事前接領館電，而不加嚴重警戒，道廳漫無防範，警署徒托空言各處暴動既起，猶不斷然處置，當晚警察既未武裝，軍隊亦不出動，致暴徒全無畏懼，得逞兇頑，其疏忽怠慢，玩視職責，以及藐視我僑生命財產，有如此者，至平壤僑民事務，向歸鎮南浦分館管轄，因分館於六日晨知悉其事，時鎮南浦方面，亦有不穩風聲，除與當地商會及日官廳商議緊急處置外，由徐隨領乘車直赴平壤，詎料抵

結時，驛長及道廳人員候接，據謂我國僑民，業經妥為收容，武裝警察軍隊消防隊等，均已出動，此後可以無虞，如對於僑民以及官廳有所囑事，當代傳言，現在徒見亦屬無益况鎮南浦形勢亦甚緊急，務請速回主持云，徐隨領不得已，允其所請，即時乘車趕回鎮南浦，果已於下午二時左右，鮮人到處羣集，武裝警察，隨時解散，各僑民紛紛到領館避難，至僻地農園商舖僑民，亦經與警署交涉派警尋查護送前來，然稍緩者，已遭毆打，六時許全部收容竣事，及七時許，暴徒愈聚愈衆，警察雖加鎮攝，究因人數太少，顧此失彼，我僑農園及一部分商店，仍被投石搗毀，搶掠放火翌七日起，竟有襲擊領館之說，蓋有平壤一部份，凶徒來浦從中助勢情形，益為險惡，幸六日晚臨時裝置電話，直向道廳交涉，加派軍警，故得陸續應援羣情始安，雖財產上不免損失，然以收容較早，未成慘劇，八日，由徐隨領赴平壤視察慰問，後又派定臨時調查員，會同商會調查員，調查平壤鎮南浦及其他地方損害，據查，除回國未能查明者，間接損失未報者，尙未記入外，共計平壤損失約在日金二百五十四萬五千餘元，鎮南浦及其他地方損失約在日金十一萬七千餘元，至平浦死傷人數，據道廳發表，為死九十五人，而我方調查，則死一百〇九人，傷一百六十三人，生死不明者六十三人，鎮南浦傷十九人，榮寶於七月十六日抵京城，以平壤受禍最為慘酷，當晚即赴平壤，於十七日晨抵達，即分赴各處視察慰問，先到醫學講習所內慰問收容之被難華僑，該所收容最多，時達五千餘人，除繼續回國者外，截至十七日，收容尙有千餘人，該收容所內有便所洗浴所病舍茅棚廚房等設備，當經與商會會長孟憲詩商定，由各團體推舉代表，於午後赴旅

館，與榮寶談話，嗣又往道立醫院探望負傷僑民，是日尙有百餘人左右，留院療治，內中大多數均將痊愈，可即出院，此外有一星期或十日亦可見愈，一般病者見榮寶到院探視，均甚欣喜，榮寶慰問時，均係稱已無痛苦，可即見痊等語，惟有王姓，因妻兒被難身死，嗚咽不已，情極可憫，嗣往長山墓地予祭死亡僑民，該墓地計分五條，每條據道廳發表，葬二十人，每人一棺一穴，惟內有嬰孩二人，則合葬一棺，最前一條較短，據稱共為九十五人，嗣又往被毀各商店巡視情形，至四時，會晤中華商會代表孟憲詩，王紫宸，張景賢，許維敏，中華料理團業公會代表王澤國，中華農會代表劉文智等，據稱，現在僑民婦孺有數十人，願回中國，懇請設法，當經與官廳交涉，備車送回安東，至收容所僑民，亦作出所之準備，由華商選定較大之僑商商店四處，分別收容，其餘僑民有仍回菜園畊作者，有歸國者，無業之人，日方仍允供給食，約計十日，如到時尚不能謀生，則暫商由各處華商商會接濟，榮寶並於東京向華僑發起急賑朝鮮被難僑民，業由大阪神戶等處，捐給國幣萬餘元，現在各處尙在繼續籌募中，當即陸續匯至朝鮮，嗣經鎮南浦徐隨領呈報，日警察部長查明平壤華僑死一百〇八名，漢川三名勝湖里一名，

○……○ 七月三日前二時，有鮮人數十名，在仁川外里地
 ○……○ 方，向華人理髮料店等投石打破玻璃及燈泡等，
 ○……○ 及至天明，鮮人暴動風聲愈急，僑民紛向中國街難，八時，由仁川分事務所蔣主任到警署交涉制止，並一方輦告總領事館，至晚八時，鮮人忽羣集約有三千人，大舉暴動，全市頓形混亂，華僑男女均逃避，華商店門窗，被鮮人搗毀，

警察不能制止，又由蔣主任與商會傅主席赴警署，要求派警武裝出動，該署長以未奉道廳命令，未便照辦，後暴徒結隊，復向中國街進攻，幸僑民共同協守，未能攻入，遂結隊退回，在沿途向華僑店鋪飛石亂擊，並分頭搶掠，是夜，僑民雖受傷多人，尚無死亡，華商較大商店，亦尚無十分損失，至天明，暴徒雖散而風聲仍緊，由仁川事務所電話總領事館，請向總督府要求，加派武裝警察，同時又赴警署質問，午後張總領事到仁川視察，並往警署交涉署長稱，完全負責追張總領事返京，是晚九時許據報，鮮人復在外里地方，鳴鑼聚眾，集成五千人左右，大舉暴動，手持木棒鐵棍刀斧等，到處搜索擊毀內外里地方所有華商商店，多被暴徒用貨物將門撞開，即以釜割斷電話電線，搶掠毀貨物，拋棄街心，最後將布疋綢緞，或繫樹幹，或繞雷桿，警察無力保護，旋分事務所據報，急電張總領事，向總督府交涉，立派大隊軍警來仁援助，同時電知仁川警署，切實保護全府華僑生命財產，至五日上午三時，京城武裝警察及憲兵十七名趕到，警察亦服武裝，見形勢不佳，鳴空槍二響，暴徒退至中國街，警備森嚴，幸未衝入，查僑民被毆身死者，計連魁山李俊吉二名，重傷者盧煥信王有智二名，經送入醫院療治，一方急貸載貨汽車，將遠近僑民，送中國街避難，計約一千五百人，另輕微傷者二十餘名，五日晚，暴徒在中國街四周，聚眾數千，希圖攻入，幸警察以馬隊衝散，乃至府外放火被焚者二處，查分所及商會收容約至三千六百僑民，六日起，漸見平靖，僑民紛乘華商利通號輪船日商共同丸歸者計達八千人，此次華僑直接損失，約在日金九萬左右，尚有間接損失不在其內。

○京城……○京人鮮人暴動，於七月三日午後十時左右發生，僑商處多有鮮人投石擊毀門窗玻璃等事，途遇華人，即施毆打，當由總領事館電話憲兵隊及各警署，切實取締保護，四日天明京城府內外華商農工人等紛來領館報告，各處暴動愈演愈烈，損害業已不少，張總領事屢經往總督府請速派武裝軍警保護，一方通知各領館分館，一方由中華商會團體代表分訪各機關各報館，請其緩和華鮮人情感，並由總領事函請朝鮮政務總監迅籌萬全保護辦法，並酌派武裝軍警其時華僑來館避難者，已達十餘人，五日晨，避難來館者，絡繹不絕，是日星期，復由總領事館向總督府提出應急辦法四項，旋據電話復稱，京城內外鄉僻靜處，華僑可由警署送至總領館暫避，各道警察已命充分戒備，京城華僑較多區域，已飭就地切實保護，總領館當即通知中華商會，派汽車分往龍山麻浦等處，載運僑民來館，是日統計僑民避難人數，已達二千數百人，六日，張總領事往訪總督府警務局長，請通令各道加派武裝軍警取締制止，旋該局長來館答稱，已嚴令各道警察警備，是日華僑到館避難者，約三千六百人左右，七日，又由各警署派警護送僑民到館避難者亦有多起，截至是日前後，統計達三千六七百人，七八九日，繼續由張總領往總督府交涉，詰問各地暴動，尚在續發，據報僑民家產破壞者，有徐秀昇等六十餘家，僑民被傷被毆者有牛緒吉等一百四十人左右，財物受損失者有孫君集等二百四十餘人，京城府內外僑民其損失傷害之數，據前述報告，至為酷烈。

○新義州……○七月七日晚十時，鮮人暴動，廣集五六百人，襲擊真砂町華僑，幸各大商店，事前得消息，早已閉門，僅碎門窗玻璃，貨物未受損失，領館於事

前往與知事及警署交涉預防，及至發生暴動，即電知警署，派多數警署鎮壓，旋即散去，華僑均到領館，所有商會重要賧據，亦運至領館，八日晨，謠言更甚，暴動蜂起，行路華人，受傷者頗多，朱領事因風聲緊急，即馳至道廳及警署協商，借用汽車，將市外僑民，運至安全地方，一時來領館及商會避難者，一千二百餘人，赴安東者三千五百餘人，又以領館及商會房屋狹小，復將老弱婦孺送往安東，計六百餘人，安東縣政府，商埠公局，總商會等，指定戲院二家，電影院三家，設立收容所五處，妥為安置，是夜，新義州領館及商會嚴重警備，僑民所遺商店空家，均有警察巡邏看守，商品家財尚無重大損失，次日，調查受輕傷者十四人，此外，中之島於七日夜，被暴徒擊破華商商店門窗玻璃木板者四家，惟東福生商店損失較重，約達百圓，警官聞訊，出而彈壓，暴民又轉向市外襲擊荒川組工人宿舍，破門闖入，將二人于福京，胸脅毆傷致死，尚有五六名負傷者，凶手被捕，連同其他暴行者，共拘留四十六人，又有義州羣三成金礦會社二人，被暴徒毆死一人，其他地方為雲山北鎮，大榆洞，宣川，定州，南市，龜城，楊市，郭山，博川，甯邊，義州等處華僑，亦有被毆受傷及商會被襲擊者，惟情節尚均不重也，查此次事變之發生，其直接原因，由於日朝鮮鮮案各報，就萬寶山事件，捏造事實，擴大宣傳，對於朝鮮無知羣衆，肆行煽惑，仁川事變，發生最早，即因京城朝鮮日報，所發行之號外，謂萬寶山事件，中國人與朝鮮人衝突之結果，朝鮮人被殺者數百名，始則謂二百餘名，繼則以誤傳誤，謂至八百餘名，以致羣情激遂起暴動，我駐鮮各地領事一經得信，立即要求該地官吏派警彈壓，並要求加派武裝軍警

出動，而其時朝鮮總督，及政務總監，正在新舊更迭之際，督府絕無負責之人，再四要求，不肯及時下令武裝或派憲兵制止，以致各地辦公參差，號令不一，而平壤地方，遂成互古未聞之慘殺，日政府無論如何辯解，決不能辭其責任，而朝鮮總督府及一般日本新聞，尚藉口於萬寶山事件，中國壓迫鮮農，激成此舉，一似此次朝鮮暴動，其責任當由中國官吏負之者，其顛倒事實，實出情理之外故欲研究此項事件負責之所在，第一不可不精查萬寶山事之真象，茲將在瀋所查萬寶山事件始末，摘要臚陳如左，

○華人郝永德組織稻田公司，租安三姓堡蕭張姓之荒地五百晌，開種稻田，僱用朝鮮人，為之工做，訂有契約，呈請長春縣政府批准，縣政府以事尚可行，須將章程圖呈請核奪後方能照辦，又諭令雇用之韓人，不得過二十，乃郝永德認爲已得實府允准，又轉租地於韓人沈連澤等九人耕種，招集韓人百八十餘名，遽行開工挖溝引水，破壞民田，經過二十餘里，直至伊通河岸人民起而反對之，阻止韓人工做，日本領事田代派日警前往保護韓人，不令停止工做，我方亦派警前往保護華人，此交涉之所由起也，

○長春萬寶山人民既起阻止韓僑挖溝引水，韓人特有日警之勢力，不肯停工，當時由長春市政籌備處周處長玉柄，與日本田代領事提起交涉，斯時駐遼甯日本林總領事，來謁吉林張主席，報告此事，張主席斯時，尙未接到吉林省政府關於此案之報告，乃與林總領事口頭約定，兩方先將派警撤退，再行和平據理談判，林已允許，乃張主席命令我方，將警撤退，而日本迄來

撤退，且督飭韓人進行挖溝工作，經用處長玉柄據理交涉，口頭書面，往返辯論，始終無效。

○(二)日方面現狀……現在韓人挖溝引水已竟工，業引水入田，日警在馬家硝口佔住民房兩所，架設軍用帳房三十九架，上懸日本國旗，並架設機關槍四架，又派馬警三人來往巡查，搜索在馬家硝口附近四五里內，不准華人行走，萬寶山附近之現狀，已似入於日本佔領地帶內之狀態。

○(四)我方之現狀……萬寶山華人曾經一度聚衆爲之填平，所挖各溝，經日警開槍射擊，幸無傷亡，又經我方警察勸止，靜候交涉，華人已盡散去，斯時吉林張主席，由北平返遼甯，林總領事亦由東京返遼甯相晤，後林願將此案詳細研究，再進行交涉，張主席乃電調交涉特派員鍾毓來遼，林亦電調吉林石射領事來遼。

仁川慘案之經過

駐朝鮮領館仁川辦事處報告

我國駐朝鮮總領館仁川辦事處主任蔣文鶴曾將仁川鮮人暴動經過情形，報告國府云爲報告事，竊查此次鮮人暴動原因，均係朝鮮日報宣傳萬寶山事件發行號外捏造事實所致，初於七月三日上午二時許，文鶴正在好夢之時，忽被勤務驚醒，聲稱有人急報，有鮮人數十名在仁川外甲地方，向華人火食舖理髮店料理館等投石打破玻璃多塊及電燈砲數個，請求用電話通知警署保護，文鶴因事關暴行，當即起床，除通知警署速派警察前往外，因天下大雨，路途較遠，即乘汽車前往查察，在外甲慶雲堂理髮店永德樓料理店等，確係被毀，當即返處，及至天明，鮮

人暴動風聲愈急，謠言蜚然，僑民紛向中國街避難，文鶴恐報紙故甚其詞，在八時許即整衣馳至警署面見東川署長，請其禁止釀成大禍，並趕速設法防止，以免蹈民國十六年之慘劇，返處後用電話請張總領事向總督府請其飭各地警署保護，至晚六時鮮人在外里火車橋地方聚衆演說，文鶴聞訊之下，即電話警署制止，並偕同商會傅主席邀同署長同至各處視察，見街頭鮮人漸散，頗覺心安，不意至八時許，鮮人復羣集約有三千人以上，遂大舉暴動，全市頓形混亂，華僑男女均逃避，華商商店門窗致被搗破，警察不能制止，文鶴又伴同商會傅主席急赴警署，要求武裝出動，以資鎮壓該署長以未奉道廳命令，未便允派，後暴徒結隊復向中國街進攻，幸我僑民共同協守未能攻入，遂結隊退回在沿路向華僑店舖，飛石亂擊，並分頭搶掠是夜僑民雖受傷多人，尙無死者，即內外里華商較大商店，亦尙無十分損失，及至天明，暴徒稍散，而風聞鮮人有四日晚攻擊中國街之說，並有鮮人與華人相善者，亦紛紛用電話通知，囑設法暫避，以防危險，因之均驚惶失色，不知所措，紛紛來處報告，文鶴急以電話報告張總領事，請速向總督府要求加派武裝警察來仁保護，同時又馳赴警署質問署長以既經聲明負責保護，何以對於暴徒不能制止，究竟有無保護之力，請明白告知，以便計劃，該署長答以此間警察無多，府外或有保護不週之處，但鮮人不過投石毆擊，決無大事，望華人勿與抵抗，以免無法維持，至對於華人之生命財產，由我負責完全責任，午後四時張總領事來仁向僑民訓話，總督府已允加派警察囑各安心後，督同文鶴親赴警署面見署長詢以維持治安有無把握該署仍云完全負責臨別張，總領事又謂署長曰我仁川四千華人生命財產，全

在你一人身上彼乃答我完全負責，八時張總領事返京，九時許據報鮮人復在外里地鳴鑼聚衆，頃刻集成五千人左右，即開始暴動，手執木棒鐵棍及刀斧等，到處搜索，打擊一空，內外里方面所有華商商店多被暴徒用貨車將門撞開，以斧劈碎割斷電話電綫，粉碎貨物搶掠拋棄，滿街狼籍不堪目睹，最後將布疋綢緞或繫於樹或繞於電桿，鮮人暴動於前，警察尾隨於後，已完全失保護之力，全市風聲鶴唳，頓如戰中狀態，而各僑用電話告急求援者，又紛至沓來，當時全仁華僑大有全滅之勢，得報乃急電請張總領事向督府交涉，立派大隊軍警來仁援助，同時電知仁川警署切實保護全府華僑生命財產，至五日上午三時許，京城武裝警察及憲兵十七名趕到，警察亦佩武裝，見形勢不佳，即放空鎗二響，暴徒乃退至中國街，因警察森嚴，未得入，故中國街得一免於難，初曉間僑民盛傳外里及府外朱安一帶，被鮮人擊斃者甚衆，文鶴即偕同商會傅主席馳往尋查並踏勘內外里慘狀，當場撮取照像以作證據，復至朱安長意里岩本牧場附近查得被擊身死者有連奎山一名，及外里李俊吉一名，共計二名，又一息尚存者有盧煥信王有智二名，即僱車送入牧瀨外科病院中，幸免一死但據醫生云，悉成殘廢，目下尚在病院中，一方急僱載貨汽車滿載遠近僑民送中國街避難，凡一千五百人，其已死二名當經文鶴會同京城檢事局仁川分局提檢事，檢察官，在仁川檢疫所解剖驗屍後，由商會備棺掩埋，另有輕微傷者二十餘人，五日夜暴徒在中國街四週聚約四千人，在距中國街不到半里之仁川府廳前，希圖進攻幸經警察以騎馬隊衝散未果，遂至府外放火，被焚者二處，計三日來本辦事處及商會學校等曾收容難民三千六百人左右，六日起漸見平靖，但

僑民均成驚弓之鳥，故六日起至昨日止，紛乘華商和通號輪船日僑共同九由仁川經由返國者已達八千人，以上目下仍避難於華商小學校等處尚有二百左右，後張總領事來仁慰問調查，查此次單就仁埠直接損失，在日金九萬左右，至間接損失，目下正在詳查中，茲將七次仁川鮮人暴動之經過情形蒐錄於此，諸希公鑒，中華民國駐朝鮮總領事館仁川辦事處主任蔣文鶴。

鮮民暴動仇華之背景

鮮京大學教授李某八日回平，談萬寶山案既起，日人在京城平壤仁川等六處發號外，稱鮮農二百被華兵農千人圍擊，生死不明，全滿華人紛起排鮮，定七月底前盡驅所有鮮人出境等語，鮮民受此激刺，始起暴動，現僅平壤一處，僑胞已死者二十人，京城領館收容七千餘，死傷者無數。

朝鮮仁川中華商會推派代表，劉中達曹景玉星夜奔馳到京，向國府中央行政院實業交通部僑委會等呼籲，平壤以西之華僑，因接近國境，陸續避難安東，其數已達一萬，安東城外，目下非常混亂，平壤以西之華鮮人衝突，謠傳甚大，漸歸鎮靜。

據九日晨六時，拓務省所接朝鮮總督府之公電，因平壤鮮人暴動，華人死者男七十九名，女九名，合計八十八名，總督府當局，正竭全力從事警戒，漸歸平靜，如昨夜各地，並無暴動，雖新義州及咸鏡南道地方，有多少不穩之兆，但警戒甚嚴，各地警備力既加充實，今後當不致再發生此事。

又據昭和五年度國勢調查，在朝鮮華僑，男為七萬七千八百七十五人，女為一萬三千五百九十一人云。

商會學校等曾收容難民三千六百人左右，六日起漸見平靖，但

暴動鮮民，至今日止。昨日檢舉者，已達三百名，昨日檢事已到平壤署開始審訊，已被審訊之百五十名，其中五十名，名收容於刑務所，平壤市內，昨日以來，尚屬鎮靜，因平壤署內，尚收容華人五千，醫學講習所，亦收容多數故警察澈宵警戒，市中復配布由漢城派來之警察講習所生徒百五十名，嚴重警戒。

駭人聽聞之非常消息

暴日排華
韓京華領署被毀
張維城僅以身免
華僑死傷七千多

七月九日北平副部接瀋急電，我國駐鮮京總領館昨夜被三千暴徒擊毀，館內避難僑民七千，死傷無數，張維城避入鮮督府，僅以身免，平壤仁川各地華僑住宅有數十處被焚，又據半官消息，副司令部接漢城中國總領事張維城電稱，朝鮮暴衆今日復施攻擊，中國領事署被搶被毀，致避居署內之華人，有五百人受傷，聞張維城避入朝鮮總督府惟此訊尚未由他方面證實，張維城八日電外交部，稱韓境排華事未停止，仍有擴大勢。朝鮮釜山之局勢，似仍緊急，中韓人曾在街道中衝突若干次，韓人十四名被拘，今日清晨韓人九百名乘警察人少之機，攻擊釜山對面島中之中國正頭店與飲食肆搗碎該肆之用具，並將正頭悉擲路中，（路透九日東京電）據最近官報稱，平壤共死華人八十八人，他處共死十一人，平各使館對中鮮事件真相，多了然，已無待我外部宣傳，某參

贊語記者，無論如何，搗毀正式外交官署，殺僑民至數百之多，嚴重程度，已在義和拳事件以上，日政府迄無負責表示與應急處置，洵駭國際聽聞矣。

駐滬韓政府聲明

注意日本之詭計

韓國駐滬臨時政府對華僑慘案會發聲明書云，（銜略）近於韓國內發生華僑慘案，致令無辜華人多遭傷亡，本政府驟聞極愕，除令國內民衆，立即制止排華，另飭國內同志，切實管檢，免中敵人奸計，深信此種風潮，不再蔓延，際此嚴重時機，韓華雙方民衆，允宜鎮靜，精一因果，講究善後，勿或以意氣與感情，反覆報仇，免將兩民族之血肉，爲日本而犧牲，本政府早慮及此，昨秋以來，屢與中國當局委曲磋商，緩和壓迫韓僑，免令日政府乘機弄奸，何期曲突之策未行，焦頭之禍立至，查此次慘案原因，縱形綜錯，先從日本方面觀之，一中國國民革命軍力之發展與韓國獨立運動，有極重大之連鎖關係，足以威脅日本，日政府乃派內田，任宇垣，增一師，實行韓滿一元之策，並謀盡力挑撥韓華感情，遮斷其友誼與連絡，（二）蘇俄五年計畫，與韓國革命，亦爲日本猜測，故日政府預備佔領滿蒙，以行先發制人，巧乘東省韓僑全體不安之際，藉行鬼蜮手段，（三）借萬寶山事件，一面以國內韓人與韓僑對東省官民之齟齬，認爲奇貨而利用之，務令雙方民族正面衝突，由國內韓人方面言之，（一）對中國國民革命，素抱偉大之同情與希望，預期獨立運動與韓僑之立場，較獲優勢，而最近三個月內目睹數萬華僑被迫回國，認爲離奇，然恐爲敵人售奸，隱忍含默，

頗感痛苦，(二)及聞萬寶山事件實因無辜韓農六百餘人，在長春縣內，迫令驅逐，國內一部民衆，遂至舉行示威運動，狡彼日人，乘機變裝，湮跡其中，肆行慘殺，派兵出警且殺且救，嫁戎以仇華之實，自居以友華之名，彼之肺肝，照人千里，綜以觀之，此次華僑慘案之根本製造，厥維日本帝國主義是也，乃若一部近因，亦由東省當局對韓僑之失策，早令韓僑無辜者，安居樂業，縱有日本，必無可乘之機，本政府茲復鄭重聲明者，(一)希望中國國民政府與全體民衆，一致奮勵，抵止日人，力謀韓華自主獨立，(二)望中國國民政府與東省官民，對於韓僑亟謀緩和驅逐，與之共同制敵，(三)希望中國報界，另持公允態度，勉令韓華民族消弭誤會，提起共同敵愾，迅速打倒東亞禍首，大韓民國十三年七月八日韓國臨時政府外務部長趙素昂，

美報秉公之論

萬寶山案是日人陰謀

世界新聞社譯密勒評論報云，日政府移殖其本國人民於滿洲之企圖，已告失敗，而不爲所阻，今又顯然再圖利用韓人，期達此同一目的，近數月來在東省發生種種事件，尤以萬寶山案爲最堪注目，此即日人圖用韓人移殖滿洲之計畫之直接結果也，日本最初原擬以日人移殖滿洲，然雖耗廢鉅資，卒無成效，經二十年之經營目下全滿所有日人不過二十萬名，其中十五萬名且皆住於旅大租借區瀋陽長春之日租界及沿滿鐵一帶之日人管轄區域之內，此等日人大多直接間接與滿鐵煤礦業或滿鐵所經營之各副業有關，其獨立的在滿洲之日人殖民，完全失敗，因

不能與華人競爭故也，

日政府鑒於以日農民移殖南滿之失敗乃轉其目光於韓人，其始日政府對韓人之移居華境，不甚注意，故與華當局少所交涉，韓人入華籍者以數千計，與由山東移住東省之數百萬華農民頗能相安，迨至近年，日政府(或至少掌握南滿日人企業之日軍閥)漸注意此等韓人乃強迫彼等在日領署註冊，禁止彼等納稅於中國官廳，並獎勵彼等反抗中國官廳之任何干涉，每值華韓人間一有齟齬日方立派軍隊從事「保護」，苟韓人因中韓間衝突而遭任何損失，日方立提出賠償要求，其結果則造成一種緊張形勢大有引起確實戰事之可能，

主持移殖韓農民於南滿及內蒙事務之機關，爲東亞拓殖會社，此社由日政府正式補助，成立於一九〇八年，原以獎勵日農民移殖朝鮮爲目的，近年該社在美法兩國借有巨資作資助韓農民移居南滿之用，據日本年鑑載，東亞拓殖會社有資金五千萬日元，而其債券達一萬四千一百萬日元，即當資金之三倍，該社以寬大條件貸資於韓農民，或組織韓人農業公司，期限自五年乃至念五年，該社之存在期，由日政府許爲一百年，其社長一名副社長二名，概由日政府指派，必須日人充任，另一副社長，則可由韓人任之，凡該社所設置之農業殖民區，皆受日本軍隊及治外法權之保護，故不歸中國法庭管轄，亦不納稅於中國官廳，韓民之移殖區既漸增，日參謀本部爲保護計，亦即在中國領土漸增其駐軍云，

邵中委 萬韓慘案談之回顧

王外長 邵力子氏，七月十日由京來滬，國聞社記

者晤於大華飯店，叩以萬寶山慘案意見據談如次，

邵氏謂因萬寶山案，朝鮮到處殘殺華僑，此事應由日本負其全責，蓋萬寶山係屬我國領土，彼方久欲出兵東北無題可藉，今不惜鼓動鮮民，極力惡宣傳，甚至以強項手段，壓迫華農，倘華人亦有同樣事端發生，彼則有藉口，遂其實行派兵至吉省願望，現中央已令外交部嚴重交涉，並制止其繼續之暴行如本日報載，可見各地韓民已不如前日猖獗矣，繼叩以慘事發生後，朝鮮有十餘團體電致中央，表示歉意，未卜有此事實否，據答余祇見報載，未見電文云云，

七月十一日來滬之王部長，接見重光後，記者即往訪謁，詢以對日交涉辦法，據語記者云，關於萬寶山案，係因韓人在吉林省萬寶山境內租地耕種水田，欲向上游導水，在該處民田擅掘溝渠，致被當地華農出而干涉，發生衝突，按越界溝渠，即民與民之間亦不肯犧牲其固有之權利，况國際間種族侵略更不能有所放棄，我方農民據理抗爭，致生衝突，惟此事本係地方局部問題，不難解決，外部現已訓令外交特派員鍾毓會同吉省政府嚴重交涉，俾由地方自行解決，

至韓人此次排華之暴舉純係國際問題，其中有無背景，是否有日本在後煽惑現在尚不能完全明瞭，據余(王氏自稱)個人觀察，以為朝鮮人此次排華暴動，在相距幾百里之各城市，同一時期舉行，如謂事前未有整個計畫，量情度理，決無若是湊巧，總之韓人排華案，與萬寶山案，雖有連帶關係而其性質，實屬不同故余已電令駐日公使汪榮寶，赴朝鮮會同駐鮮京總領事張維城，實地調查，並就近撫慰僑胞，俟汪公使調查完畢，回國報告後，再當根據事實向日方切實交涉，查此事發生後，外部

即依外交慣例電令汪公使向日政府提出抗議，一面並電日代使重光蔘作同樣表示，外傳無抗議說殊屬不確，

在鮮華僑既受重大損失經濟困難，勢甚迫切，外部除已咨由財部撥款匯韓應急救濟外，並已要求日方，慎重保護在韓華僑，嚴令制止韓人暴動，據昨日所接駐韓總領事張維城來電報告，謂暴動事件，現已平息，至日來外間盛傳駐韓總領事署被搗毀云云，此係誤傳，蓋外部於九十兩日均接駐韓張總領事來電，對於外間所傳八日晚毀署事並未有隻字提及，可證此種謠傳並非事實，

韓人此次排華暴動，異常嚴重，吾華僑之不幸被擊死傷者，現在尚無切實數目，大約死者八九十人，重傷一百餘人，輕傷者不可計算，此種死傷數目，係據城市中而言，城外鄉僻之處，一時更難調查，三四日內，當有詳細報告，

記者末詢王氏何日北上，據云約於明日，即由滬晉京，稍事整理，即於十七日由京赴青島，參加膠濟鐵路年會，然後轉往威海衛視察，約一週左右即可返京，至北戴河之行，暫時中止云

編者按邵王談話，處處均以鎮靜出之，此固國人之天性，所以瀋陽竟於數小時內，以不抵抗主義拱手讓於日人，尤妙者，此鎮靜之王外長，亦於九月杪而為學生痛毆矣，

萬韓慘案後

暴日忽增兵我東北

▲取消交代師制度

▲設置永駐軍一師

▲為佔領瀋陽先聲

七月十日，據大阪每日新聞載，一日非正式軍事參議會協議三長官會議所決定之東三省常駐師設置案，如原案通過，內地之一師即移駐於東省作為永久的常駐師，廢止現在每二年交代屯駐之駐紮師制度，關於其實施，決俟昭和八年四月之駐紮師交代期，現在之駐紮師仙台第二師歸還，同時廢止駐紮師制度，使內地之一師移駐，關於移駐師，三長官刻正協議，擬以弘前第八及金澤兩師為候補師，其設置計劃之概要大體(一)編制為僅缺輜重兵大隊之一師，(二)衛戍地設(甲)師司令部，步兵旅司令部一及步兵一團(遼陽)(乙)步兵旅司令部一，(長春)(丙)步兵一團，(旅順)(丁)步兵一團(瀋陽)(戊)騎兵一團(公主嶺)(己)野砲兵(海城)(庚)工兵大隊(鐵嶺)又本計劃因不需如駐紮師之每二年之運輸費，經費較省，本計劃實施後，旅大關東軍將增二三千名，故常駐師實現後，將增加相當威力云。

僑鮮中華商會一血淚電

▲虐殺之慘酷直非人類所應為

▲日人事後坑葬死者拒絕調查

▲日警竟不許避難僑胞放聲哭

朝鮮京城中華商會，昨分電鮮幫公會，及上海市商會報告被難慘狀茲錄如下，

已趨平靜

上海市商會昨接由安東轉來朝鮮中華商會來

電云，上海市商會，轉各團體各報館均鑒 全鮮暴動，已趨平靜，汪公使七月十六日到韓，正在進行調查，請國內同胞，愛國正軌，為外交後盾，不勝盼切，京城中華商會主席宮瀾汀嚴叩，又旅滬鮮幫公會昨得朝鮮京城中華商會來電，報告鮮地華僑被難後商會派員調查經過云，平壤華僑被害情形，

萬分悽慘

特派員前往調查，詎至平壤，被軍警包圍，

阻撓調查，惟是華僑商店 大半被放火燒毀，非燒毀者，即屋宇粉碎，貨物搶掠一空，此在貨財之損失，無論幾百萬元，猶為小事，所最難堪最難忍者，為虐殺僑胞之兇慘，當其猛烈暴動時，遇華人無論男女老幼即揮斧劈殺，或用竹杆銳尖刺死，乳兒妊婦之死尤為多數，甚至呱呱墮地，亦被劈為兩半，或踐作肉醬，飲淚就戮，伸頸待刀，含冤九泉，慘傷誰訴，

兇惡暴行

古今中外無以復加，凡屬血氣之倫，聞之無

不髮指眦裂，忿激腸斷，且交通斷絕，消息不通，故如此大肆虐殺，外埠未能得其真相，據東亞日報記者談慘死者有九十餘人，但據實數死者確在二百人以上，當調查者到平壤時，適平壤府尹派員收拾屍首，掘深坑填葬，尚未竣事，欲前往探視，因自動車運轉手受當地警署囑咐，故與為難，繞道而行，延遲時刻，至時則已埋妥，地面似排墳壘，內則實為一坑父子為同穴，翁媳顛倒，慘痛之况，尚忍言乎，豺狼狠毒，亦不過此，調查人悲悼傷痛淚如泉湧，當調查員到避難所慰問時，被難僑胞，均放聲大哭，警察聞哭聲，立即持銃威嚇，

禁止痛哭

暴權之下，焉敢違抗，無論如何悲痛，只好

飲淚吞聲，重傷者二百餘名，均昇入醫院，削頭割耳，挖眼刺

肢之極刑無以過此，已有數十昏迷不醒人事，見調查人至，一片呼救之聲，達於雲霄，殘餘僑胞，盡被警察居留於一大曠場，露宿草地，雨霖日炙，多染時疫，數日未得飲食，祇有相對涕泣，

坐以待斃

東省不發生事故則矣，倘發生事故即以殘餘僑胞作為抵質，本月九日，僑胞九百名，車票已買妥，差十五分，即可登車，忽得消息云，安東縣中，鮮人大起衝突，遂扣放行，其兇狠暴戾的獸行，世所罕觀，兇焰薰騰，備極殘酷，我僑鮮殘餘同胞，現可謂均被拘禁涕泣於帝國主義軍警威嚴之下，所受的摧殘蹂躪，所受浩劫痛苦，直乃廟階第二之慘劇，商會房屋，片瓦無存，圍牆全被推塌，中國國民黨駐鮮直屬支部，平壤直屬第四區分部木牌，劈成木片，總理遺像，被撕粉碎，黨旗撕成細縷，並有斑斑血跡，仁川僑胞，死者眼心都被抓去，可見日本心目中，直不以人類待我，鮮人無知，不過被其騙策，為虎作倀，助紂為虐云云，

中央紀念週中之蔡元培報告

萬韓慘案後之對日問題

中央黨部七月二十日上午九時舉行第一二一次總理紀念週，到中央委丁惟汾，方覺慧，蔡元培，陳立夫，苗培成，余井塘，暨職員來賓共約六百餘人，由丁惟汾主席，領導行禮後，繼由蔡元培報告，誌其演詞如下，

諸位同志，我今日所要報告的，是因萬寶山案及韓境華僑慘被殘殺案而起的對日問題，

萬寶山案

發端於韓民強佔華農熟田開渠引水，韓境平

壤漢城開原仁川鎮南浦元山釜山新義州柴足面安樂沙里院實川公州清州羣山禮里光州等處的暴行，謂是起因於萬寶山事件的激動，似以華韓兩方的衝突為限，而究其內幕，實不止此，六月一日長春縣政府派員協同縣公安警察勸諭韓民出境，不從，乃將其首領申某等八名帶至縣署，供稱受日人命令，來此種稻，三日驅逐工作中之韓人，而四日仍有韓人百名至該地工作，並有日警五名前前往保護，不見租地開渠之舉，全由

日人主動

至華農自動的填濬毀堤以後，日警實彈射擊，並陸續派往軍警至五百名以上，更顯而易見了至於韓境平壤及其他各地的暴行，則事前有日報之煽動，臨時有警吏之放任，據九日世界社電所述仁川狀況云，「萬寶山案發生後，一日人各報大肆虛偽宣傳，捏造韓僑被東北官廳壓迫情形，四日晨，仁川各日文報，忽登萬寶山韓農被華農屠殺，東北當局下令驅逐韓僑之訊，大書特書，韓人見之大為驚惶，四日夕，韓人開市民大會，討論韓僑被迫問題，從來日當局嚴禁

韓人開會

至於羣衆大會，尤為嚴禁，是夕特為允許，無知韓人大為憤激成羣作隊，至華人區示威，日警旁觀，不加制止，示威羣衆，至仁川華商會附近，擲石破壞，商店前門與商會內華人開始衝突，韓人遂大舉襲擊各華商，其勢甚猛，日警署派警察巡行，於羣衆遊行之左右，韓人知識階級團體，有印發傳單勸羣衆勿暴動者，日警則阻止其散發云云，仁川如此，其他可以推知，英人楊格在神戶所辦之日本紀錄日報，於九日社評，稱平壤暴動最為兇烈，華人在街道上

慘被擊斃

者計數十人，日方報告，狡稱日警無力制止

，似即此可以卸責，雖云暴動起因，含有報復性質，如日警能嚴密防備，決不有如此慘酷之屠殺，此係不可諱飾之事實也，當星期五(三日)暴動醞釀之際，朝鮮各處謠言繁興，已成險惡之徵象，最可注意者，則平壤城內與華僑雜居之日人，事前已遷移他處，星期六日平壤漢城齊物浦元山等處，果發生仇華暴動，是晨中國駐華總領事，親赴總督署要求設法保護，華僑並警告日當局，以暴亂有蔓延之勢，漢城中華商會亦致同樣警告，惟日本官吏均

漠然置之

毫不加緊準備，關於朝鮮事件日方如否認防範失當，則無殊暗中縱禍也云云，又東京報知新聞稱，「兇暴之平壤，襲擊華人事件，事前預有計畫，業往查明，即此襲擊計畫，利用五日期日之集會，在基督教會內集議，指揮暴民之首謀者等，均持有注明市內華人家屬所在地之地圖，依次自在出沒，警官隊則追逐其後，首謀者指示暴民三條，「遇警官須猛進，遇憲兵須考慮，遇軍隊須退却，」更發嚴重指令，「對於日人勿染一指，」故在反日感情最高號為全韓第一之平壤，日人無一被害者，又暴民蜂起後，警察部所取之措置始終

並無統制

完全發揮無力狀況，咸認為非常時之警察力不足倚賴，對民間非難之聲甚高云，其他類此的報告尙多，然有此三條，一出於華人，一出於英人，而其一出於日人，均足以證明日人對於此次暴動，不但放任，而實有發縱指使的嫌疑，

日人爲什麼要先在萬寶山引起糾葛，而又在韓境激起暴動呢，日人有一個最近的目標，六日路透電稱，東京政界對於朝鮮排

華舉動，

深爲扼腕

且恐引起巨禍，蓋韓人散居滿蒙者逾五十萬人，華人咸動公憤，有報復行動，則中國當局，既難予保護，而日方亦無從覆庇，恐將釀成重大事變，即日方所希望，彼將藉口於中國當局之不能保護，而調兵護僑，以遂其侵略滿蒙的慾望，不意中國人民，已非復義和拳時代的愚蠢，都知道「冤有期債有主」的意義，且養成，「柔亦不茹剛亦不吐」的習慣，對於韓人，始終憫其爲被動者，而並不加以仇視，即對於日人，亦覺得有少數明白一點的，也並不概，

視爲仇敵

所以日人的苦肉計，沒有奏效，

日人這種最近的目標，當然從一貫的計劃上產生，他們的一貫計劃，是取滿蒙，取滿蒙的種種方法裏面，有一個是移民政策，後藤任滿鐵株式會社總裁時，有於二十年內移民三百萬於滿蒙的計劃，並言移民政策成功，則東三省於實質上變爲日本之領土，聞日人曾製一表，徧懸通衢，其文如左，

「日本四萬三千七百万方里 八千五百万人 滿洲六萬五千方里 二千八百萬人」

這固然不但是提倡移民的意思，而所說移民的必要，也就寓在表中了，然而

移植日人

的試驗竟未成功，乃變計而移韓人於東三省

，移日人於韓，密勒評論報云，「日本最初原擬以日人移植滿洲，然雖耗費鉅資，卒無成效，經二十年之經營，目下全滿所有日人，不過二十萬名，其中十五萬名，且皆住於旅大租借區，瀋陽長春之日租界及沿滿鐵一帶之日人管轄區域之內，此等

日人，大多直接間接與滿鐵煤礦業，或滿鐵所經營之各副業有關，其獨立的在滿洲之日人殖民，完全失敗，因不能與華人競爭故也，（滬某報東京八日特信，在日本農民生活指數高於東三省農民一倍有奇是日人在滿經營土地，僅能維持生活而無餘資，且東三省氣候嚴寒，日人甚畏

日本殖民

要移殖韓人，先把韓人的產業編列入手，寄萍君游韓漫談說此事頗詳，大意是日人利用韓人的愚惰趁他們需用時，勸他借債，用房屋或田產作抵押，滿期不還就沒收了，這些韓人弄得無家可歸，警察署依照戶口的調查，把失業的人一一登記，替他們謀出路，到了一定的時期，滿了相當的人數，便召集那班農民，宣布移民的宗旨和計畫，然後派兵護送，特備的專車，到滿蒙去墾殖密勒報又說主持

移殖韓農

民於南滿及內蒙事務之機關為東亞拓殖會社，此社由政府正式補助，成立于一九〇八年，原以獎勵日農民移殖朝鮮為目的，近年該社在美法兩國，借有巨資，作資助韓民移居南滿之用，據日本年鑑載，東亞拓殖會社有資金五千萬日元，而其債券達一萬四千一百萬日元，即當資金之三倍，該社以寬大條件貸資於韓農民或組織韓人農業公司，期限自五年乃至二十五年，該社之存在期，

由政府

許為一百年，其社長一名副社長二名，概由政府指派，必須日人充任，另一副社長，則可由韓人任之，凡該社所設置之農業殖民區皆受日本軍隊及治外法權之保護，故不歸中國法庭管轄，亦不納稅於中國官廳，韓民之移殖區既漸增，日參謀本部為保護計，亦即在中國領土漸增其駐軍云

，密勒報又言），其始日政府對韓人之移居華境，不甚注意，故與華當局少所交涉，韓人入華籍者，

以數千計

與由山東移住東省之數百萬華農民，頗能相安，迨至近年，日政府，或至少掌握南滿日人企業之日軍閥漸注意韓人，強迫彼等在日領署註冊禁止彼等納稅於中國官廳，並獎勵彼等反抗中國官廳之任何干涉，每值華韓人間一有糾葛，日方立派軍隊從事保護，苟韓人因中韓間衝突而遭任何損失，日方提出賠償要求其結果，則造成一種緊張形勢大有引起確實戰事之可能，果如所言是日確定移殖韓民政策以後，

侵犯主權

惹起糾紛，在在可見萬寶山案，不過一端，我們不能不注意於根本的救濟，現在外交機關依法交涉，民衆團體，提倡經濟絕交以促對方的覺悟，這雖是頭痛醫頭脚痛醫脚，而目前必不可少的手續，但要澈底解決，非合全國同胞的力量，從基本工作上做起不可，越的對與，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並不是不想速成而事實上非如此不可，正如有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急起直追，尙有可為若再因循，就不可救藥了，

基本工作

第一是調查與研究，孫子曰「知彼知己百戰百勝，」日人知我，而我乃不自知，常人說明了事情的叫作「如數家珍」，現在我們有家珍而不能數，日人能數之，遇事失敗，是當然的，日人以一南滿鐵道會社之力作種種調查事，鉅細不遺，隨時刊布，設資源館以陳列當地物產，設中央試驗館搜羅專門學者，研究種種問題以指導企業者而代為計劃，在上海（同文書院的學生，每人都有在我國內地

實地調查

的報告我們現在要知道，我們的事情，反要

借助於日本的書籍，這還了得，現在我們各地均有黨部留學界也有，誰敢說在黨部服務的同志，竟不及同文書院的學生嗎，是能把握當地情形的調查，與研究列入工作，幾年以後，必可大有貢獻，至於有志者業已組織的日本研究社，日本研究會等，應助其發展，所不待言，第二是充實禮記說，貨惡其棄於地，易說「慢藏誨盜」莊子說，「空穴成風」照日本人的表看起來，

滿州地方

比日本大三分之二，而人口却比日本人少三分之二，他們正患人滿的時候，焉得不覬覦其實我們東南各省，何嘗不患人滿北方多曠土，而南方多游民，移殖本不可少，

前年浙江移民到黑龍江，所以失敗是氣候習尚，太不相同的緣故，山東人移殖東三省的，與土著無異，我們現在須要用遞次推進法，例如移山東人於關外，移江北人於山東，移江南及浙江人於江北，而移閩粵人於江浙，在

西北方面

移陝甘人於新寧而移河南人於陝甘，移四川

人於康莊，而移兩湖人於四川，但使辦理得法，也是解決民生問題的一策，東三省若得善農善商的山東人，把地方充實起來，又合全國的力量把應當建設的事業都建設起來，那自衛的力量，一定隨之而增長強鄰雖要侵略，也無可下手，那時候他們果有不易解決的問題，我們也可本著總理大亞細亞的主義，以友誼的幫助他們了云云，旋即禮成散會，

亡國人之可憐語

▲日人陰謀昭然若揭

▲韓民直訴被迫行兇

關於萬寶山案中，有一韓民申某，因事由萬來長春據云，「吾輩在滿州謀生，本來與華人感情甚洽，此次因合同未經官府批准，吾韓民本擬回去，詎日人迫令挖溝，挖則華人反對，不挖則日警在後毒打，七月一二兩日華人填溝發生衝突，韓民並無受傷者，而日警故意宣傳，捏稱韓民被害三十餘名，有意破壞華韓人之感情，毫無疑義，韓境排華問題，諒非出於韓民之自動，目下在萬寶山之韓民，有二百十餘人，因日警迫令施行十家連坐，誰也不能脫逃，一家脫逃，九家即須槍斃，亡國之人，誠可憐矣，望貴國同胞奮鬥到底，將來韓民獨立，中韓親善以維持東亞和平，不過韓民中之親日派，實吾大韓民族之障礙」等語。

東北民氣之激昂

長春外交協會發表對日宣言

披露萬案實情揭發對方陰謀

萬寶山事件發生後，長春民衆，備極憤激，各法團所組織之國民外交協會，於七月十日晚七時，在民衆教育館，繼續開會，選出張丹溪，張紹驀，劉靜嵐，傅彭年，李鴻揚等十五名爲執事委員，對萬寶山案之宣言，經原起草人吳長春述明文義，謂本宣言，首述本案之起因，中述其經過，及日方橫行情形，最後表示本會之希望，據實詳述，毫無掩飾與擴大，所以使全國國民明白真相等語，嗣經今日一度修改，日內即可宣佈，宣言原文如下，

全國同胞均鑒

長春萬寶山地方，鮮人強挖田地引水種稻一案，純係日本對滿蒙整個的政策之見端，緣前後情形考察之，已屬確實無疑，查萬寶山農民蕭萬林張鴻賓等十二戶，於四月間，將自己所有荒地租與漢奸鄧永瀛種稻，事前并未呈明縣政府，竟私自將該地轉租與鮮人李升勳等九人，立有契約，內云「此約須經縣政府批准方為有效如不批准，作為無效等語，乃鮮人李升勳等蒙侯縣政府批准，即召鮮人四五十人，開始挖溝工作，

以亡國之鮮農

不待契約批准，竟敢悍然違法橫行者，已足見其有所恃而無恐，及挖至其他未租得之田地時，地主出而阻止，乃鮮人不但聽，竟欲動武，從此，鮮人日益加多，工作更日益緊急，不十數日，二十餘里之溝渠，全行挖通，數十畝之良田全被毀壞，我農民為避免衝突起見，被害地主四十餘戶到縣政府呼籲請派警制止，要求當局據理交涉，及我警團到時，而日本警察，早在鮮人工作中發縱指示矣，我方交涉員向日領事要求鮮人暫行停止工作，俟兩方派員調查真相，以資和平解決，俾免衝突，據我方調查結果，鮮人所持契約，未經縣政府核准，即行動工。

其侵害我主權者

一，強掘未經租得田地四十餘畝，所種田苗全行毀壞，侵害我主權者二，攔河壘壩，斷絕航運，害及我船戶之生活者三，哨口咫尺，水高數丈，來往困難，妨害我交通者四，河之上游，稻田下游，水道兩旁，低下之田，因壩水洩水之結果，勢必被淹，侵害我農民之利益者五，田間阡陌均為佔用，縱橫吠吠，切為兩斷，耕耘收穫，均感不便，

妨礙我農作者六，水溝兩旁，土堤高壘，田間來水，無處蓄洩，傷害我田苗者七，被害民戶數百家，被害田地數千畝，世界無論何國，為保護少數人之利益，以致侵害多數人之主權，萬不敢為，乃我交涉員據理力爭，而日本，

竟然蠻不講理

仍暗令鮮人運料築壩，從事工作日夜不遑，我農民見交涉久無結果，將見大雨時行，良田必致淹沒，遂於七月二日聚集多人，自動填溝，以為正當防衛，不意日警竟向我工作之農民開槍射擊，幸農民逃避迅速，未致傷亡，乃日方竟作擴大之反宣傳，捏謂我農民襲擊鮮人，嗣即派武裝警察一百餘人，攜帶機槍炸彈，到馬家哨口挖戰壕，埋地雷，佔我農村賀姓王姓馬姓三家，將我農民男女盡行驅出，意欲實行盤據，對於往來行人，嚴行檢查，如臨大敵，似此小題大做，實屬有意挑釁，現在正從事搜索我農民代表，

施其威嚇手段

并將沿河柳林，全為砍伐，督率工人數百，將我農民填平之溝又行掘通，我地方警察忍氣吞聲，莫敢誰何，而日人猶以為未足，又以惡宣傳激起鮮人全國暴動以致排我在鮮華僑，驅逐傷亡，慘不忍聞，鼓動嗾使，誰負此責，蓋日人希圖交涉擴大，以便乘機進兵，達其吞併滿蒙之目的，手段毒辣，行為卑鄙，世無其匹，此等恃勢凌人形同強搶索取之舉，倘尚有天良，稍講公理，忍為耶，然日人今竟悍然為之，而不稍有顧忌者，足見其日暮途窮，倒行逆施，乃其滿蒙政策整個計畫之新嘗試也，古語有云，恃德者昌，恃力者亡，我同胞果不死而尚有血氣，應從根本有效之政策自立，

自強一致對待

勿為武力所屈服，勿畏強暴之逼嚇，

勿行排外之下策，宜求自己之競存，以天下爲公之心，施既來則安之策，無論何國人民，僑居吾國者，宜特別注意，如在合法手續不損主權範圍內，可一視同仁，如有以暴行來壓迫，侵害我主權者，我同胞務須抱定我總理和平奮鬥宗旨，實行甘地不合作主義，勿稍懈怠，以俟機會，爭最後之勝利，夫波蘭已亡，卒能興復，印度久滅，終許自由，况我國尚未滅亡，而帝國主義者又未敢遽然滅我亡我耶，願我全國同胞急起奮鬥，督促當局交涉。

據理力爭勿少退讓，對萬寶山事件，最低限度，亦須辦到下列各項，(一)三日內速令日警撤退，(二)立將毀壞田地恢復原狀，(三)速令侵萬鮮人完全出境，(四)解除不合法契約，(五)賠償所毀田地一切損失，(六)保障以後永遠不再發生此等事件，謹此宣言，長春國民外交協會啓。

日本報紙之論調

●卑怯無智苟且不堪

●可以代表其國民性

東京各主要報紙，對於此回朝鮮事件所持論調如下，

(朝日新聞)萬寶山事件與朝鮮不祥事件，極其可悲，爲日本名譽，應早加鎮壓，防止其再發，嚴罰加害者，對於被害者，與以損失賠償，應採取公平處置，

(東京日日新聞)雖曰憤於萬寶山事件，出諸鮮人所爲，但在日本國內，發生如此不祥事，實極恥辱，望當局之善處，(時事新報)即使動機係起因於萬寶山事件，但對於並無罪過之朝鮮華僑，加以殘殺，實爲卑怯無智行爲，致發生此不祥事者

顯由朝鮮總督府怠慢所致，應速有相當賠償，並將問題解決各報評論朝鮮暴動，一致引爲憾事，並責韓人以此種暴行，作報復手段，各報並責地方官之溺職，日日新聞稱此爲日本帝國之辱，國民報謂此事或將有嚴重之發展，時事新報促政府速設法遏止暴動，並賠償遭難之人，編者按口是心非。爲日人之特性。日報爲良心上之評論。非其國民真爲良心驅使。欲督促政府改善其暴行政策耳。實欺蒙世界。猶以爲日軍閥之恣橫耳。

被壓迫民族爲我呼籲

▲鮮越印旅瀉黨人之宣言

▲聲援朝鮮華僑慘案

朝鮮安南印度在瀉黨人，曾發同情我國旅鮮僑胞遭難事之宣言，原文如次，中國國民均鑒，亞細亞弱小民族，正在努力聯合之際，而突有鮮人大規模慘殺華僑之舉，此不幸事件，實爲亘古所未有，世界所駭聞，鮮人雖愚，亦決不以革命根據地之中華僑胞，而予殺害以自絕生路，此種壓迫下暴動之主使者，雖具百喙，其何能辭，吾弱小民族處於積威之下，所引爲唯一之救星者，厥爲中華，帝國主義者因懼此項聯合之實現，乃以惡毒殘忍之手段，而釀成此次事變，既可以遂其侵略滿蒙之野心，復足以破壞弱小民族之結合，居心之毒，於此可見，苟中華當局，不即予以嚴重之解決，則法可唆使越人，英可以強壓迫印人，作此自相殘殺之舉，同人等本總理革命之精神，謀世界弱小民族之團結，除通電各本國民衆外，特再揭露其陰謀，尙望同仇敵愾，不勝迫切之至，朝鮮獨立黨朴國仁，安南國民黨陸仲勳，印度同盟會是也辛同叩。

朝鮮排華慘劇確爲暴日造成

日人夙抱侵略滿蒙陰謀

此爲煽動韓氓圖啓大亂

有計劃的行動無可掩飾

自萬寶山事件發生後，日本朝野故意張大其辭，宣傳我國排斥鮮民，報紙上用大字登載萬寶山傳來之消息以喚起鮮日人民之注意，幣原外相亦發表意見，謂因萬案恐有不幸之局面發生，以示其政府之態度各地鮮民慘殺華僑之事，乃因之發生，而首先暴動者爲平壤，五日夜間九時，鮮民數千以百人或五百人爲一集團，襲擊華僑商店及住宅，所有華僑之商店皆被搶如洗，一無所存，被鮮人獲見之華僑，多死於鮮人暴擊之下，幾無倖免，故未數小時，華僑死者已百餘名，受傷者數百名，數日且波及日本各地，慘殺華僑之事件相繼而起，如釜山漢川，鎮南浦新義州，柴足面，開城，沙里院，元山，宣川，公州，清州，羣山，光州等處，總計華僑死傷者，約近萬人，財產損失將逾千萬。

鮮民在日本勢力之下，極不自由，而在數小時集合數千暴徒，當非無周密之計畫者所能做到，且華僑之居址，皆繪有地圖，人數及職業均有詳細調查，其爲有計畫之行動，是無疑義，在鮮民未暴發之先，日本警察所已接有報告，並知其內容甚詳，而不防範於未然者，當另有原因在，及事發生，只見華僑受害，未聞拘捕暴徒，卽有之亦不過右手拘捕左手放釋，以避中國人耳目，距東京數十里地之大森町，有華僑三十餘名，昨日上午有鮮民數十人，皆坐汽車，在大森街上遊行，大呼慘殺中國

人口號，並限定于次日上午十二時以前所有華僑離開大森。否則全部慘殺，定無一存，而華僑處此壓迫之下，不能與之抗，於是全體離開該地，商店停閉，財產難保，

日本向東三省移民，爲其大陸政策中主要之一，當後藤任滿鐵株式會社總裁時，有於二十年內移民三百萬，於滿蒙之計畫，彼並言移民政策成功，則東三省於實質上變爲日本之領土，當日本農民生活指數，高於東三省農民一倍有奇，是日人在滿經營土地，僅能維生而無餘益，且東三省氣候嚴寒，日人甚畏，故日人向滿移民，雖極力獎勵，而獲效甚微，於是改變政策，將鮮人移於東三省，日人移於朝鮮，則數十年後朝鮮竟爲日本人，東三省全成朝鮮民矣，且日本在東三省有常駐之軍隊及設置之警察，藉保護日僑爲名，凡日人及鮮民至之地，卽爲其軍警力所達之處，無異被其佔有，此爲日人侵略滿蒙最嚴厲之政策也。

狼狽僑胞有國難投

萬寶山事件，牽動全國七月六日起，朝鮮京城仁川平壤宣川新義州各地，朝鮮暴民，驅逐華僑出境，聲稱爲報復萬寶山事件，僑胞老幼，受傷無計，死亡亦復不少，各該地中國領事，無法保護，日警署對於地方治安，已聲稱無法負責，僑胞相率離境返國，由安東入境者，截至八日止，達四千五百餘人，安東公安局設立收容所，收容無處投奔之遭難僑胞。

據由仁川來安東之避難某君，謂該地自六日遭鮮民襲擊後，當地華商會華工協會，請日方設法保護，日方謂事件過於重大，華人在可能範圍內以離境爲佳，乃由華商會及華工協會設法使一千五百餘名難民，搭華輪利通號駛來安東按該輪係烟台鹿玉

軒記船行所有，平時僅可搭客五百名，今竟三倍，可見情形之緊急，七日清晨，新義州方面，朝鮮暴民，亦繼起於後，以棍棒拳石驅逐華人出境，緣事初起時，有鮮暴民數十名，擁至新義州同旭町華商永來興，籍故將商店搗毀，毆傷執事，於是接二連三，全體鮮民，羣起驅逐僑胞，當地中國領事，訪問警察部長白石氏，白石謂新義州與華境安東僅一江之隔，請華民搭車返國，於是僑胞相繼避難，同時日方逮捕鮮暴民三名，但形勢愈趨愈重，風聲鶴唳，草木皆兵，鮮民竟與華人立於勢不兩立之地位，沿鴨綠江一帶，中鮮人民連日鬥毆，七日起，鴨綠江橋不準通行，沿江密布軍警，全身武裝，以備彈壓，故安東方面稍較平穩，但新義州愈演愈重，陸續來安之僑胞，率皆負傷，且所有財產，盡為鮮人一掠而空，來安東後，無親友投奔者盡收容於公安局設立之韓境難民收容所內，每人每日賑給餽頭六枚，日人對此，則取袖手旁觀態度，對華則聲稱事件過於重大，無法負責，而對鮮則反有嗾使之勢，安東當局，已派人協同日警，至新義州會同該地領事朱莘氏，調查遭難情形，要求日方對暴動鮮民，速加制止，但此係安東對新義州而言，他若宣川仁川漢城平壤正在騷動之高潮，不知我當局將何以善其後又安東外交協會，八日開會，議決通電全國，對韓境遭難同胞加以援助。

一字一淚之僑民通電

有財助餉有力効命

國家既亡何以立足

南洋英荷屬被逐華僑促進國民外交後援會，為暴日侵佔東省，通電如下，

中央黨部國民政府海內外各級黨部各機關各團體各報館鈞鑒，我國水災匪患，交相洊至，凡屬人類，無不同矜，乃日本獨具野心，肆行侵略，萬鮮之血痕未乾，遼寧之佔領旋起，又復糜軍四出，任意侵凌，盤據我機關，強佔我國土，劫掠我財物，屠戮我人民，此等兇橫，實開中外古今最野蠻之創例，我國駐軍，避未與抗，其違犯國際公約，破壞世界和平已責有攸歸，然立國要素，不外土地人民主權，此而可忍，則國家何以圖存，民族安能自保，當外侮方殷之日，正國人振奮之時，是宜萬衆一心，協力對外，具及汝偕亡之志，抱毋滋他族之心，黨員則領導民衆，首先犧牲，軍人則共執干戈，捍衛邦國有財者捐助軍餉，有力者効命疆場，獨前此之小嫌，禦壓境之大敵，務使國土恢復，損害賠償，仇貨絕跡，海宇澄清，庶中華之國民，不至為倭寇之奴隸，若猶漠視國難，各懷私圖，則國家既亡，何以立足，邦人君子，幸鑒斯言，臨電哀鳴，曷勝迫切，南洋英荷屬被逐華僑促進國民外交後援會南洋華僑同志叩馬。

□我國之聲明書

中國代表團對國際聯合會祕書長提出之書面聲明，大意如次，爲奉本國政府命令，請貴祕書長注意下列事件，並請根據盟約第十一條立即召集國聯理事會，以便採取最有效之方法，促謀國際和平事，查中國代表團已於九月十九日將此嚴重情勢及中國不負任何過去之事實，通知理事會，此後屢接本國政府電告，得悉情形已愈趨嚴重，日本之正式軍隊，已無故向中國軍隊及瀋陽開始轟擊，同時將兵工廠營房破壞，火藥庫焚燬，並將長春寬城子一帶之中國軍隊繳械，其後復行佔領瀋陽安東及其他要城多處，各地之公共機關，均經強迫佔領，各交通機關亦均被佔，此種強暴之行爲，中國軍隊及人民因遵守中國政府之命令，並未有何抵抗或其他可令形勢愈趨嚴重之行爲，中國爲國際聯合會會員之一，認爲對於此種形勢，國聯會應根據盟約第十一條之規定，採取有效之動作，故本代表團奉中國政府命令，請理事會根據盟約第十一條所授與之權，採取最有效之方法，阻止此種情勢之擴大，以免危及國際間和平，同時恢復原來之狀況，並決定中國因此次事變所受損失所應得賠償之性質及數目，中國政府對於理事會之建議及大會之決議，決定遵守無異議云，

□國聯開會情形

日軍佔據南滿，事態甚爲嚴重，如發展不已，則糾紛愈多，勢將影響滿洲以外之政策，此種情形，國聯現漸了解之廿二晚國聯對於日政府之延不詳細報告滿洲事件，表示訝異，蓋知滿洲

所有交通，現盡在日本軍事當道之掌握中也，廿二日國聯行政會集議時，英代表薛西爾力勸中日雙方軍隊在國聯研究此案時，立即各退回原駐地點，並謂無論何國皆須避免如滿洲所發生之事件，渠請中日兩國政府贊助國聯對於侵略行爲之觀念，而勿再有增重滿洲事態之舉動云，日本總代表芳澤起稱，渠極贊成薛西爾勸爵所表示之高尙意見，日政府極欲尊重白里安凱洛格之非戰公約云，芳澤繼述日本人口之過剩，及日本在滿洲所有之距大利益，未謂日政府極願解決可擾亂中日兩國間和好關係之一百餘起懸案云，中國總代表施肇基繼起，將其所接中政府之最近消息，報告行政會，並聲明滿洲中國軍民遵守政府訓令，甚爲慎重，不作可使時局愈臻嚴重之行動，但滿洲事態，現更形惡劣，請國聯行政會諭令日本將其滿洲軍隊撤回原駐地點，今在行政會之前者，係中國土地被侵略之問題，事極緊要，宜即指派調查委員會，綜之日軍在滿洲現尙佔不已，故請諭日軍立即撤退云，行政會主席西班牙代表勸樂，至是動議國聯向中日兩政府發出緊要電文，請勿作可增重滿洲事態，或妨害此問題和平解決之任何舉動，主席又提出一條動議，文曰，會商中日代表，覓取充量方法，俾可使中日立即撤回其軍隊，而不危及其國人生命之安全，或其產業之保護，主席又請行政會准將廿二日集會之議事紀錄及關於滿洲事項各文件抄送美政府，以上議案，行政會一致表示同意，中代表稱，解決困難，時間最爲要緊，頃所通過之決議，乃應採計劃之第一步，請由國聯對於此案始末實施無偏袒之調查，今調查全案與確立應有賠償之路，尙未堵塞，並請行政會明日再行集議云，日代表芳澤贊成中國代表所表示之和平意見繼謂滿洲事件之詳細消息

，通知行政會，但渠未能確言廿三日可接到此項消息，渠現待日政府對此事意見之訓令云，薛西爾請日代表從速備索其政府訓令，並稱如施代表所陳滿洲境內男女與幼孩被殺百人一節，果屬確實，則滿洲重大事件之發生，已可概見，故此舉至為重要，日政府致其日內瓦代表之訓令，應從速發出云，至此討論畢，行政會主席乃宣布辦理此事之下次集會，將於可能的最早時間舉行之，廿二晚出席國聯之四國總代表，會同中日總代表舉行非公開之會議，以期擬定文稿，分致中日兩國政府，請雙方制止可使時局愈臻嚴重之各種行動，參加此會者，為西班牙總代表勒樂，(西班牙外交部長)英國總代表薛西爾子爵，德國總代表寇蒂斯，(德外長)意國總代表格蘭第，(意外相)中國總代表施肇基(駐英公使)日本總代表芳澤，(日本駐法大使)

廿日國聯理事會開會討論滿洲事件，辯論甚烈，屢次宣告延會，俾各代表平心靜氣，互相私談，以覓取和解之道，惟日代表芳澤竭力反對國聯直接干涉，堅稱東京尚無訓令遞到，故理事長勒樂後乃宣布休會至明日續議，本日並未獲有具體結果，惟已略有進步，此議由英代表薛西爾提出，蓋目下關於華案之詳細消息，尙未接到，國聯所能為者，唯此而已，薛氏又主張以國聯之一切行動，通知美國，經衆一致贊成，勒樂又請中國代表施肇基與日代表芳澤作私人談話，施氏首肯，惟聲明不得視此為中日已直接談判，及理事會廿日須續議此案，當辯論進行之際，芳澤竭力反對

以北平各國公使署軍事參贊赴滿實地調查該案原委之建議，謂東京政府決不贊同此議，此案為中日間之事件，如各國出而干預，轉足增重事勢，但芳澤對申請兩國政府停止軍事行動及將軍隊撤回原防之議，已暫時認可，若東京有反對之訓令，則仍須作罷云，廿日薛西爾之建議，乃由德代表寇蒂斯外長附議，寇氏謂申請中日兩國阻止形勢擴大，不過臨時辦法，此後當續有行動，寇氏又稱，國聯不能以此問題棘手而畏難不前，果爾，則不僅國聯威信掃地，且將無以自存，國聯理事會根據二十二日午後之決議，業已電請中日兩國政府，阻止滿洲方面軍事行動之擴大，國聯理事會英法德意等國首席代表，今晚秘密會議，曾於會議席上縝密研究遠東地圖，英法德意等國首席代表，與日首席代表芳澤晤談後，列國代表所得印象，認為日本軍人在滿洲方面之行動，較日政府所願為者更爲過分云，

國際聯盟理事會廿日午後召集第二次緊急會議，討論中國申請干涉滿洲問題，正式議決授權理事會長勒樂，通知中日兩國，阻止形勢擴大，及令軍隊撤回原防，理事會全體通過之議案如下，(一)緊急申請中日兩國阻止滿洲方面足以擴大形勢及妨礙和平解決之一切行動，(二)會同中日兩國代表研究足使兩國軍隊不妨害兩國人民生命財產之立即撤兵辦法，理事會並議決將全部會議錄及關於中日滿洲事件之全部公文，寄交美國，以供華盛頓政府參考，中國首席代表施肇基公使雖請求星期三日再開會議，理事會於是決定休會，俟會長勒

英美法三國對日將有警告

外人訊，英美法三國，以日軍此次行動違反國際條約，及非戰公約，將於最近期間，對日予以嚴重警告，制止軍事行動，

樂再行召集，會長勒樂德代表寇蒂斯法代表馬西里意代表格蘭第及其他數國代表，一致主張國聯今日之決議，不過其第一步，以後仍將繼有行動，以待該案完全解決而後已，理事會全體代表僉認滿洲問題已至千鈞一髮之時期，設法解決，實屬急不容緩，議決案通過後，施公使表示接受，惟有一諒解，即認此祇爲第一步，此後尚須積極進行，以後進行之種種討論，祇能認爲理事會內之討論，不能即視爲中日直接交涉，芳澤謂未接東京訓令之前，不能更有情報供給，廿三日午後之會議，因芳澤不肯正式贊同理事會之開會手續，幾經勸解，始行就範，致遲七十分鐘開會，理事會今晨於寂靜及緊張中，聽聞芳澤發言，芳澤縷述日本如何尊重國際條約，日本在滿州之投資如何之多，及日本現願竭力和平解決滿洲問題云云，施公使於芳澤畢即奮然起立，高舉電報一束曰，此爲自今晨起所接之電報，諸公讀之，當知滿洲局勢隨時惡化，事勢急迫，不能稍延，中國許多良民，已被屠殺，雖婦孺亦不能免，今日之問題，爲侵略中國問題，吾人之討論，當認定此旨，該問題緊急萬分刻不容緩，中國人民現力竭聲嘶，以求和平解決，施使又謂，按照國聯約章之規定，理事會義不容辭，當出面解決中日爭端，國聯今當儘速派員團赴滿洲調查真相，日兵佔據滿洲土地，日見擴大，日兵必須立即退出華境云云，

國聯秘書處廿三日宣佈理事會再將召集特別會，討論滿洲事件，並證實國聯理事長勒樂已於昨夜拍發緊急電報致中日兩國政府，力勸雙方避免足以擴大形勢之一切行動，並表示國聯深信雙方能將侵入他國領土之軍隊撤回原防，理事長勒樂且正式通知南京及東京，謂彼已與中日代表開始討論，歐洲列強代表亦

被邀請參加討論，現候雙方關於此事件之更詳盡之報告，

國聯爲暴行將提出討論

國聯新理事會十九日午後由主席西班牙外長勒樂正式引導接任中國理事施肇基公使，對主席所致歡迎辭，表示謝意，並謂中國向來擁護國聯，今後將於理事會中積極合作，禮畢，施公使正欲提出日軍在南滿暴行事件，日代表芳澤即起立誦讀聲明書，謂彼對於瀋陽所發生之事件，未接通報，彼現所悉全係得自報紙記載，日本代表團現已向本國政府電詢真相，接得正式詳報後，即當提交理事會，芳澤最後請求理事會，不必過分重視彼所認爲之「地方事件」並謂日本政府可望及早恢復秩序云，施公使熱忱填膺，起立發言，謂渠聞悉瀋陽事件，不勝扼腕，渠現亦缺乏確實詳情，但深信此事決非由於中國方面挑釁而起，此後接得任何確實報告，即提交國際聯盟，目下則保留解釋中國於此事件所處地位之權，主席勒樂即起立對芳澤請表示，日本將盡力恢復原狀，表示滿意，又謂中日兩國代表願儘量供給確實報告，無任感慰，中日衝突問題，於是延至星期一討論，屆時理事會席上中日代表將有一場熱烈之雄辯，中國代表團今夜首發宣言，謂此事件日本軍事當局應負完全責任。

九月十九日午後中國代表施肇基，在國聯理事會議前，告美聯社，渠欲立即提出瀋陽事件，此事或可根據國聯會章第十一款辦理，按國聯理事會，由十四國代表組織，負有調處國際間爭端之責，按照第十一款，理事會可以調查及接受瀋陽事件之報告云。

國聯之申請文

外王接日內瓦國聯行政院主席勒樂電稱，關於中國東省事件，中政府要求援引國聯章程第十一條，今特開會議，行政院一致通過，授權令余爲下列行動，(一)對中日兩國政府，發緊急通知，務須避免一切足以使事變擴大或足以妨害和平解決之行爲，(二)與中日兩國代表協商一種確實方法，使兩國立即撤兵，并使兩國人民之生命財產，不受妨害，(三)行政院決定，將關於本事件之會議紀錄及其他文件，通知美國，余確信中政府必能依照行政院之請求，採取必要方法，藉以避免一切足以使事變擴大或足以妨害和平解決之行爲，余立即與中日兩國代表協商使第二項所指之辦法，立即實現，余與德英法意諸國代表，共同與中日代表爲上述協商第三項所指辦法，業已實行，西班牙外長國聯理事會主席勒樂啓，

法德將協議日事

法外長已由日內瓦往德

廿三日柏林電廿四日將召集特別閣議，預備星期抄白魯甯總理與法總接賴伐爾接談滿洲事件，屆時法外長白里安德外長寇蒂斯均將加入，寇氏已於今日午後離日內瓦，明日可抵京，以在日內瓦與法外長白里安等談話之結果報告內閣日內瓦電訊，本屆國聯會閉會後，行政院將繼續在西班牙京城馬德里開會討論日軍侵滿事，廿三日柏林電，半官性質之外交政治日報載有一文，德國當局對中日爭端之態度，可因此略見一斑，該文謂就目下滿洲之情勢而論，尙未能稱爲戰爭，蓋戰爭至少有一方面

真欲開戰而後能成，今中日顯然不欲開戰，日軍雖虛張聲勢而亦不敢犯世界之怒，以促成戰爭也第國際聯盟今對於消滅此不幸而危險之衝突，當勿遺餘力，國際聯盟之本身命運，實繫於滿洲，因對此重大之事件如不能盡其責任，則其威信將掃地無餘矣，

日本無誠意受國聯勸告

東京電訊，朝野漸覺舉動輕躁，違反非戰公約及九國協約，若係政府自動主張出兵，政府須負破壞條約之責，若係軍人妄動，則須嚴處首禍，現此事已成嚴重問題，蔣作賓抵日後即力關妄動，否認釁由我起。日政府破壞公法及東亞與世界和平，須負全責，近日政府因國際責難頗烈，空氣已稍和緩，日外務省昨夜開首腦部會議，協議接到國際聯盟理事會會長所發關於滿洲事件之通告，如何回答，結果擬定草案，得政府之承認後，即訓令芳澤大使，其內容爲(一)聯盟理事會議長之通告，已領悉，係照聯盟規約第十一條第二項，(二)日本政府於事件發生後，即極力探防止事件擴大之方針，不待聯盟勸告，業已實行。(三)解釋中日代表之交換意見，僅限於討論軍隊撤退至原駐地之方法。並非外交交涉之說，此層並不反對，惟日軍現已漸次復歸原防，深信無此必要云，日本政府廿四日訓令芳澤答復國聯理事會云，理事會通告各節，業經奉悉，惟日政府於國聯理事會採取此類行動前，業經力使滿洲事件範圍縮小，日政府會由芳澤大使通知理事會日本對於中國代表在日內瓦交換撤兵意見並不反對，滿洲日軍現已在撤回原防，故此交換意見日政府認爲無此須要云，日政府訓令昨夜擬妥，軍界頗不滿，認爲國

聯對於滿洲情形，不甚諒解，軍事當局認爲日本並未侵略滿洲，不過行使條約上之駐軍權而已。國聯何以如此重視此事，實所不解云云。國聯通告昨日下午二時遞到日外務省，

日陸軍方面於昨夜七時又開幹部會議，協議今後對策，結果決定（一）滿洲派遣軍隊維持現狀，吉林及瀋陽城內之部隊暫不撤退，（二）外交交涉一任諸外務省，（三）對華交涉之主要問題即爲關於南滿之懸案，如鐵路問題商租權問題商課稅問題解農問題排貨問題等，南陸相本日上午十一時半，與金谷參謀總長會見，協商如何應付國聯勸告，美國通牒等，對美將由外務省答覆云。日本行動，係自衛，不必第三國容隊，對於國際聯盟派遣監視武官，將斷然拒絕云，各國武官，已有觀戰武官前往視察，再受監視關係軍隊士氣云云，故臨時閣議，陸相對此極力主張，

美國對日有嚴重表示

美國表示意見

外交省接美國務卿史汀生來文，表示美政府對於滿洲事件之意見，內稱，重大責任，應由日本負之，此文由駐美日大使出淵代轉，先述美國不欲干涉日本之事務，此文不得視爲抗議，繼乃根據所接消息，表示美國對於滿洲事件之意見，切言軍事勢嚴重，各國在道德上與法律上均甚關心，自瀋陽事起後，軍事行動之擴大，其重大責任，似須由日本負之，今雙方不可利用事勢，以增進特別利益，而宜速求解決之道，幸勿再用武力云云，聞外交省現正草擬覆文，而國聯行政會來文，亦待草覆，內閣今日下午曾因此開緊急會議，開會之前，首相外相相繼相陸相

會集議討論各事，其議決各事之一，爲哈爾濱日僑爲局勢危險，必須退出，

蘇俄亦不滿國聯態度

△指國聯政策無恥之尤

△且爲壓迫弱小民族之機關

伯利太平洋星報念一日載日本佔據北滿案評論一文，謂日本並未向中國宣戰，竟派兵佔據瀋陽等處，其目的不僅佔北滿，且擬進佔內蒙，日本計劃軍事已久，迭次中日軍警行動，均爲日方所造成，藉以宣傳日僑在東三省地位之危險，其國人亦日造危言以聳聽聞，中村事件發生，日帝國主義之報紙，遂利用以爲宣傳利器，日本軍警恃其武力，乘人之弱，在中國政府自有之家國內加害華人，猶謂係保障日本在滿蒙之特殊權利，何異於白晝行劫，蘇聯現在責任惟在嚴重注意滿洲事件之發展，與本國疆界之防衛云云。

俄京真理報載日帝國主義之進攻社論一文，略謂此次日軍動員，雖藉口中國軍隊謀拆南滿路，其動機實因東三省年來經濟建設之發展，使日人利益蒙重大打擊，深爲嫉視，又謂中國向恃國聯及非戰公約爲保障，此次事變國聯竟公然接受日代表之報告，而華盛頓方面初亦謂此種事件，不足爲破壞非戰公約之根據，殊屬可歎云云。

蘇俄報紙除政府機關報外，一致攻擊日軍暴行，如普拉夫達報載有長文評論滿洲事件，稱日本帝國主義者已決定用暴力佔他國疆土，而爲是國之主人，軍事佔領滿洲，無非想完全割據東三省而已，壓迫中日工人，勒索新讓與權，大舉入寇中原，

此為日本軍事領袖之三大目的，日本當軸應負此種行為之完全責任，所謂「合法」與「自衛」等美名，均不足掩蔽此重要事實，該報論及國聯對此事件之行動云，國聯此次復表曝其自身為侵凌壓迫弱小民族之機關，國聯對此事件之政策，為自暴自棄，為無恥之尤，與往昔處理重要問題如出一轍，日本與操縱國聯之帝國主義者實屬一邱之貉，正在狼狽為奸，派分中國，並不真想避免戰爭也，該報更評美國態度，謂美國正忙於準備太平洋方面之世界大戰，華盛頓政府所發表之宣言，認日本之軍事行動，並未破壞凱洛格非戰公約，簡直混蛋，所謂美國對日本之侵略行動，表示疑慮者，無非美國資本主義者目擊日本正在覆亡中國，使成為日本之半殖民地，遂感覺戚戚不安耳。

國聯不決將牽動全局

德報對國聯之抨擊

柏林電訊，德報均不直日人行動，德意志日報謂，日人因此次軍事行動，引起抵制日貨運動，實屬得不償失，如國聯不能解決，恐將牽動世界全局，柏林地方新聞報謂日人在滿洲兵力雄厚，所稱之如何炸毀南滿鐵路橋，似不可靠，柏林日報謂日軍聲稱在奉係演放手榴彈，致炸中國兵七八十人，殊覺奇特，如國聯不能解決此事，將引起世界之驚疑，社會民主黨前進報謂國聯開會，竟有此強盜行為，殊覺奇異，解決滿洲問題，須用協調方法，消除外人勢力日內瓦日報晚刊，載有歐洲最著名公法家威廉馬丁氏極強有力之論說，其要點如下，滿洲事件實極

嚴重之事件，國際聯合會之存在與否，將以此事為轉移，國際條約非戰公約國際聯盟條約現在一律破壞，如國聯於此不能有種種舉動，日本軍隊仍行留佔滿洲，而事變以前之狀態不能立即回復，前一切保障公安之條約，均可摧毀無餘，俱成廢紙，軍縮會議之前途，乃至歐洲之命運，均極危險，此次之事乃係世界和平與武力主義之決鬥，但此果此次之事變，為日本與國聯比量武力者，日本應即讓步，又日本與中國均係行政院會員，中國已將此事告知國聯，且并無何種鹵莽之行動，均係於此事有利，誰為戎首，極易斷定，凡有拒絕國聯行動必為公義所裁判而終於屈服也云云，

駐華各使對我同情

紛電報告日方蠻橫

英美及各國公使接到日軍強佔瀋陽消息後，均即用無線電向本國報告，皆同情我國，認日方為破壞東亞和平云，預料駐倫敦中國公使施肇基博士於十九日午後在國聯理事會提出中日間之滿洲案，衆意日代表將請理事會延至廿一日考慮此事，倫敦人士現極關心遠東之事件，但瀋陽之變，詳情未到，故不欲遽加評論，當局現尚未接有正式報告，而中日兩方傳來非正式之電訊，於甚重要各點，抵牾極甚，一部分人士，頗偏袒日本，日債券在經濟恐慌中，迄今頗能保持其善價，今日因滿洲之發展，在證券交易所中價落如瀉，中國債券價亦大落，

國際聯盟忽中止調停

△終屈服於暴日

△實無公理可言

九月廿四夜芳澤接到日政府來文，今晨送達國聯行政會代理議長勒樂，辦理滿洲事件之行政會特別委員會遂於午前開秘密會議，午後行政會公開會議，就日政府正式來文考慮滿洲局勢，會場中空氣緊張，令人想起昔年行政會討論意國與希臘間柯夫事件之前事，今日玻

璃廳中擠滿新聞記者，國聯人員及執有入場券之旁聽人集會時，先儘速忽忽辦理與滿洲事件無關之尋常會務，如奧匈金融整理之難題，及設立國際農業抵借公司之提議等事，繼乃提及滿洲問題，議長勒樂首先發言，對於日牒語調，表示滿意，謂日牒所稱日政府極欲保障中日間交涉之和平解決，大部份日軍已撤回南滿鐵路區域之內，現駐於瀋陽吉林等以資戒備之少數兵士，待形勢許可時，即須撤回一節，行政會閱之，為之欣喜云

，行政會遂對此問題討論兩小時，中日兩總代表互換激昂辯論，芳澤聲明日政府儘速從佔據土地內撤回所有軍隊之決心，並辯護日政府決計行此政策之誠意，施肇基則駁斥其言，再重申中國之要求，請派中立委員會監視日本撤兵，英總代表薛西爾至此發言，擬和緩空氣，謂渠深望行政會已達到國聯會章第二條規定，在會國必須將其爭點提交國聯，並依照國聯判決行事

外部否認提議直接交涉

外部息，東京聯合社載稱，中國政府提議組織中日共同調查委員會，及芳澤在國聯行政院所稱，有中國高級官員提議直接交涉各節，茲查完全不確，中國政府絕無此項提議，現此事既經提出國聯行政院，即應由國聯公平處理，

者之目的，渠信雙方現可自己和平解決此事，但若屬不可能，此事可再提出於行政會云，中日代表各讚關於時局之文後，施肇基聲稱，中國絕對的置其本身於國聯手中，同時要求國聯請日本立即將其軍隊退出所佔中國土地之外，中國全國人民雖對於日人有深切之憤怒，但自九月十九日日軍行動以來，在華日人從未有被擾者，中政府在人民上之威權力量，於此可證示，芳澤答稱，中國指摘日本各節，日政府已於致國聯牒文中答覆之矣云，薛西爾批評日牒，謂係渠意見，

為保護國人生命起見，派兵佔地，乃極危險辦法，渠請行政會諭令一種中立委員會實地研究茲事云，勒樂發言結束此會，謂行政會現將此爭論雙方以好意解決之，渠深信日本趕速撤兵，並樂聞中政府所發保護自己退兵區域日人之諾言云，勒樂至此，乃宣佈休會，以便商諸同事，並使會員重行研究。

中國代表施肇基公使廿五日在國聯理事會憤激宣稱，當日軍強佔中國領土之時，中國政府之直接談判，乃絕對不可能者，施氏之發此言，係在日代表芳澤照會理事會聲明日本未見國聯有干涉東省事件，與派遣調查委員會之必要，及日政府僅願與中國直接交涉之後，以故施氏憤慨萬分，語音竟為之震顫，日使芳澤則於致送前項照會後，又送一新照會，一再聲明日本并無佔據中國領土意，按國聯理事會係於廿五日下午五時召集公開會議，中代表施公使宣稱，中國不願於日軍強佔領土時直接談判後，并報告理事會

中國一俟日軍退出所佔領土，即負保護該地日僑生命財產責任，中政府保護日僑生命財產之能力，觀於未為日軍佔據各地之日僑安居無恙，可為明證；此輩日僑迄未被人侵擾，因在國民政府保護之下，又謂中國今日將國家完全聽命於國聯毫無保留條件，日代表芳澤亦在理事會演說稱，日政府準備與中國立即開始直接談判，俾得圓滿解決，渠意滿洲時局及中日間關係，業已進步至可以放棄中國原議，代以直接交涉之程度云云，迨日代表送出新照會，施公使復一再要求國聯使日軍退至九月十八日以前原駐地點，并提議推派中立國代表組織委員會，調查日軍在滿撤退之狀況與日期，俾將撤兵情形報告國聯理事會，按國聯自日本拒絕調處後，已大感棘手，今以中日代表之演說，益陷於進退維谷之境，故國聯中人大覺失望，但然承認日本已予國聯一大打擊云。

美政府贊助國聯行動

分別通牒中日政府

國務卿史汀生廿四日通知國際聯盟，謂彼即日通告中日兩國維持遠東和平，史汀生通知日內瓦國聯理事會之電文曰，貴會處置中日事件之決議案一件，業由敝國駐瑞士公使威爾遜君轉到，藉悉所議決之三款，已列入貴會致中日兩國之公文，美國政府對於貴會態度，表示完全同情，余將依據尊意，通告中日兩國促請息爭撤兵，美國政府今後仍將切實努力，以恢復和平云云，衆信美國表示態度，援助國聯行動，對於恢復東方和平，必大為有力，且可望早日見效，美國雖不能與國際聯盟會同干涉，但必依據對各國派駐平使館陸軍隨員赴東北視察，及我國能予彼等交通上之便利至何地而止，當由我代表答稱，對於派

不使館隨員北上視察，極表歡迎，惟交通上之便利，只能達山海關，因過此則中國鐵路皆為日軍佔領也云云，我國代表將繼續與該五國代表會談辦法。

我人復何望於國聯

中國合作學社要電

中國合作學社召集執委會臨時會議，出席委員王志華陳果夫侯厚培王世穎陳仲明等，當經決議，由本社致電國際合作聯盟會，促其注意世界和平問題，主張正義，推陳仲明委員草擬電稿，並經各出席委員核定後，即拍出電文如下『倫敦泰晤士報轉國際合作聯盟會鑒，暴日此次乘我水災，藉口中村事件，強佔我東三省各地，拘禁我公務人員，屠殺我民衆，破壞我公物，此種狂暴舉動，實破壞國際公法，擾亂世界和平，貴會向來主張公道，愛好和平，於一九一三年曾有設法阻止歐洲大戰發生之議決案，此次於日本暴行，猶應有所主張，直接發揮正義，間接維持東亞及世界安甯，無任企盼，中國合作學社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陳果夫』

京反日會致電國聯呼籲

首都各界反日護僑救國會，電國際聯盟會云，此次日本乘敝國水災，違背人類同情，破壞國際公法，與兵寇境，佔我東三省各地，屠殺我人民，為國際間空前所未有，敝國軍民，因政府再四囑令鎮靜退讓，以求國際主持正義，得一公平之裁決，深信國際間當有公道與正義之存在，故特電陳貴會，請依據華府九國協約與凱洛非戰公約，迅行責令日本撤兵，暨負責賠償損失，並請懲此禍首，以誠凶頑而固貴會威信

國聯決議不休會

至中日爭端解決後始散

二十四日內瓦電今日據當局宣稱，國聯議會與行政會將開會至中日爭端已得解決辦法而後，國聯議會原期十九日閉會，但今晨主席述及議會關心爭端之和平解決時，謂各員須待兩國息爭妥洽辦成，而足使會衆滿意時，始再分袂，各員皆歡呼以報之，足證彼等固完全贊同主席所取之立場也，行政會五員所組織之委員會，現正會商繼續應所以恢復滿洲和平之步驟，該委員會以西班牙與英法德意五國代表組成，美國因未加入國聯，故未參加，因現駐日內瓦之美國外交人員維爾森，特由委員會以會議情形通知之，日代表芳澤希望廿五日可續接東京訓令，勒樂會在議會發簡短之言論，謂行政會深望彼等之討論，使爭端可獲滿意之解決，行政會自當儘速以該問題報告議會云，國聯理事會長勒樂廿四日宣布國聯議會及理事會今後將繼續開會，處置滿洲方面之中日事件，國聯議會及理事會原已預定十九日宣告休會，今因滿洲形勢嚴重，休會之議遂打銷，勒樂復稱理事會現正爲恢復遠東和平盡力滿洲問題，頗有早日解決之希望云，初國聯議會長鐵託爾斯科會向議會宣布此意認爲義不容辭，鐵託爾斯科議長後稱必要時國聯機關當永久集會保障公理，議會及理事會廿四日開會前，英德法意及西班牙代表於是晨十時先開五強會議，討論滿洲事件，理事會現已接得中美兩國關於滿洲事件之照會，中國照會贊同避免滿洲形勢擴大之議，南京政府並表示願意撤退滿洲駐軍及參加對日和平解決談判，中國對於理事會遼省發展形勢通知美國表示謝意，

國聯最後一幕

△滑稽涕笑

△一味推諉

日內瓦三十日電，國聯行政會將於十月一日午後四時開最後一次之會議，聽取中日兩國總代表關於滿洲事件之陳說，然後草擬紀錄雙方陳說之議案，並決定滿洲事件之情形有召集行政會之需要，則行政會於十月十四日復開，

暴行日東京方面之積極表示

暴日強佔東省，日當局早有計劃，自九月十九日凌晨日兵犯北大營後，遂即侵略瀋陽，長春，遼甯，營口等地，當日東京方面各巨頭開緊急會議，然所討論者，非懲戒肇禍軍官兵士及遏止日兵在東省暴動之辦法，乃調兵輸械將欲增加東省日兵之戰鬪力，故猶認瀋陽暴舉為局部地方事件，豈可得乎。

△臨時閣議 日政府因瀋陽事件，於十九日晨十時，開緊急臨時閣議，決定應付之法，據書記官長於閣議後，傳其結果云，日政府方針，務使事件不致擴大，已由陸軍大臣訓令關東司令官云，十九日午前十時首相即開緊急臨時閣議，首由南陸相詳細報告事件經過，陸軍部正防事件擴大，但華方若挑戰，仍須作軍事行動，次幣原外相報告華方已向瀋陽日總領事交涉中止炮擊，次安保海相報告事態重大，倘須軍艦出動者，已準備立時出動，各閣員協議後決定發表聲明如下，因華兵破壞滿鐵路線，致中日兩軍衝突，日政府必不使事體擴大云云。

△軍部會議 關於瀋陽中日兵衝突事件，南陸相十九日上午七時召杉山次官小磯軍務局長開緊急會議，討論(一)事件如擴大至滿洲全體時，如何增加兵力，(二)如何保護僑民，(三)軍事行動之繼續程度，(四)增加兵力時與政府之交涉，(五)軍部對中日國交問題之態度等，參謀本部亦開重要會議，金谷以下首腦部出席，陸軍省對東三省，同時開始軍事行動。

△海軍會議 海軍當局十九日上午開緊急會議，安保海相以下首腦部出席，協議海軍對時局之態度，結果，如事件擴大，為防備在滿各地日僑生命財產之危險起見，命在青島之第二遣外及

停泊旅順之刈萱朝顏芙蓉等驅逐艦，就特別警備之任，如事態急迫，須由佐世保命第廿四驅逐艦出動，海軍運輸部，本日午後，接到本省命令云，滿洲或須增兵，應即準備，又佐世保鎮守府，似亦奉到重要命令，裝運軍需品方面，突然緊張。

△外相訓電 幣原外相於十九日臨時閣議畢後，與永井次官再加協議，發出訓令致瀋陽林總領事如下，此回中日軍衝突事件，為突發不祥事件，不勝抱憾，請阻止事件擴大，急由地方解決云。

△參長之命令 日軍佔領瀋陽，金谷參謀總長，已下令關東軍澈底攻擊。

△土肥原之謬論 由日政府電召回國。刻正回任之土肥原大佐，十九日抵安東，對於兩軍開火，語人云，此種事乃屬當然，此時須將日本之滿蒙既得權，澈底解決，倘有第三國出而仲裁，應斷然拒絕云云。

△政府之表示 關於日本軍佔領瀋陽，東京日本政府方面表示，對此認為不幸事件，已急電東北方面日軍，極力阻止其行動，不令擴大。

暴日在滿之軍事設施

日本獸兵任意蹂躪我東三省消息，凡屬國人聞之，莫不髮指，惟是履霜之漸，匪伊朝夕，此次獸兵暴行之驟作，實為其政府歷年在我南北滿軍事設施計劃完密之表現，現列最近日本在東三省軍事設施概况表如下，以見一斑：

機關名稱所在地

關東軍司令部 大連

駐節師團 司令部設在遼陽各部

獨立守備隊 司令部設在公主嶺各

旅順要塞司令部 奉天

關東憲兵隊 司令部設在旅順分隊

北滿派遣隊 司令部設在哈爾濱各部

旅順要港部 司令部設在旅順

陸軍倉庫 司令部設在旅順

衛戍病院 司令部設在旅順

衛戍刑事所 司令部設在旅順

任率日本在關東州及南滿安奉兩鐵路沿線陸軍諸部隊為日本在東三省軍事上之統率機關

保護南滿鐵路

警備鐵路保護電線

防守旅順要塞

保護中東路之沿線日僑

統率日本在東三省各海軍部隊

供給日本在東三省各駐軍之被服糧秣陣營用具衛生材料及獸醫材料等等

收容患病軍人

收容犯罪軍人

路透社論日本進兵原因

日軍準備已久留心觀察者數月來，早知中日必有決裂之一日，但不知何時決裂，如何決裂耳，今則知之矣，日本已佔據瀋陽。寬城子（南滿中東與吉長三條路線之重要交點）牛莊。溝邦子（北甯路）矣，並派兵在青島登岸矣，在日軍進行其佈置極善，指揮極佳之行動中，華人死傷不少，而據日方消息，日軍僅傷一軍官，死一兵耳，日人探此強烈行動之最近原因，據日人稱，係星期五夜十時半北大營華兵炸毀南滿鐵道一段事，惟此事華人方面全未證實，且亦難以查明，因此段現已修好，照常通車矣，同時北大營已被佔奪，華兵在砲擊下死傷若干，後被繳械，查助成日人行動之附屬原因，當然為一種消息之傳佈，據謂東北軍總參謀榮臻昨已證實中村與同伴三人六月間在內蒙被害，日本已深受中村遇害事之激刺，日本軍界不憚以飛機散佈，措詞煽動之傳單，以激起日本國人之情緒，故瀋陽戰事之第一報告，似可謂起於日兵之發洩其憤，此乃日本文官所謂非其權力所可及者，但真正原因，並不在此，聞中日兩國間所未能解決之事，逾三百件，日本有勢力之政界，近來有一種信仰，以為苟不採嚴厲手腕，則中國將繼續拖延政策，日本繼續採行對華溫和政策，是否相宜之問題，雖民政黨份子，亦意見不一，日人情緒，在南陸相及其他軍人指導之下，日趨激昂，開戰之說，高唱入雲，日本急烈派且謂俄國苟不對華開戰，則莫斯科之會議不開，而中俄懸案不議，故日本宜效法，而採行更切實之政策，此乃日本軍事行動之真原因也，華人方面謂日人此舉，實欲藉此達到兼併滿洲之目的耳，查滿洲華人鐵路發展

與南滿線並行，日本顯甚煩慮，華人路線稅輕而費減，有排擠南滿路及其支路之勢，再大連口岸之被歧視，撫順煤之被加稅，亦皆使日人煩躁，是以日人現以極端方法，示其手段，但華人依張學良之訓令，未加以武力抵抗也。

日軍在瀋陽行視察記

強姦女生 殺人焚屍 佔據家宅 搶掠財物

日本此次在瀋陽之暴行，發生於十八日晚間，天津於十九日晨四時始得此消息，中外各報為調查真象起見，特組織一中外記者調查團，內有外報記者四人，中國記者七人，於是日十一時搭北甯路客車去瀋，沿途所得消息，極為紛歧，有云日軍已在營口登陸，襲擊錦州者，有云日軍已由瀋開到新民府，尚在西進者，各記者為求達目的，抱定非被日軍阻止決不中止進行宗旨，結果，竟一路平安，於二十日下午一時抵皇姑屯，因皇姑屯與瀋陽總站之間之路軌，被日軍拆去，故不能再往前進，客車遂止於此。

此地並無日軍，惟逃難者潮湧而至，集於站內者已達數千人，因倉皇奔走，帶行裝者甚少，其中各校學生尤為淒慘，各校開課甫數日即遭此難，青年學子不慣旅行，且出校時多被日軍驅逐，衣物錢財皆失，均有四顧茫然，逃生無路之感，女生尤為慘痛，見中外記者偕來，均趨前競訴所遭，請向友邦呼籲，主

張公道，其中東北大學文法學院學生趙新民，向記者述該校所遭及日軍奸污女生之情形頗詳，足以代表日軍暴行之一般，趙謂當十八日夜間，日軍開始肆其殘暴行為時，全校同學均集於宿舍，驚懼與憤慨之念，交熾於胸中，未幾聞喊殺之聲與鎗聲，由商埠漸漸逼近，各生知日軍目的將注意該校，亦惟有聽命由天，靜觀其變，正猜疑間，突見日軍及便衣浪人二三百名，由校外蜂擁而入，鎗彈亂發，入門即向各宿舍及教室搜查，用刺刀木棍揮打各生，驅使即刻離校，稍一遲迴，即遭殺傷，各生遂被驅於校外，女生宿舍係在另一院，同時亦被侵入，侮辱威嚇，較男生尤甚，當時逃出之某女同學，曾目觀日軍獸行一幕，有附中一年級生陳女士者，年纔十五歲，因訪大學女生某女士未歸，即與某女士同處一室，日軍闖入，艷陳之貌，強行奸污，某女生年長於陳，且擅運動，膂力甚強，觀狀情急，持窗台花盆猛擊日軍，日軍被擊大怒，即奮刺刀刺女士之腹，登時腸出血流而斃，類此之事，到處皆有，全校死難者，共二十餘人，馮庸大學亦遭同等慘劫，一般人之死傷尤難數計，日軍且於事後焚屍滅跡，雖鬚匪之殘暴，亦不至此，言畢愴然泣下，聽者無不切齒。

記者因日軍以南滿鐵路為防禦線，非得其許可，不能進入市內，幸同行者有外記者，故取得日領事館許可，由鐵道橋防禦

日軍動員人數

關東軍司令部遷瀋 駐朝鮮日軍兩師開遼

據外人傳，進攻日軍共四師團，日關東軍司令部遷瀋，駐朝鮮日軍兩師團，撫順鞍山日軍四聯隊，駐紫朝鮮之第十九第二十兩師團駐遼陽第二師團，

▲電通社十九日瀋陽電 駐紫鐵嶺之日本鐵路守備隊，僅留四十名，其餘全部開瀋，駐朝鮮三個師團，日國內陸軍，有準備十一個師團，將開往東三省，實行佔領東三省全部要隘及鐵路說，

線放入，當有日便衣特務跟同監視行動，共至大和旅館，由外記者以代表名義訪日本領事，要求談話，日領拒絕，再訪日軍司令本莊，亦遭拒絕，欲往商埠及城內調查，日領亦不發給通行證，無法通過中日交界之防線，全團均覺在此嚴重監視之下，實無活動之餘地，預備即日仍返天津，記者私與德記者約，同乘大和旅館之汽車，至城內外週行視察，庶不虛此行，德友首肯，因汽車插有日旗，得免阻礙，行經商埠三經路，適逢舊

友一人，下車與之握手道故，此友在東北有相當地位，記者值彼，大喜過望，因邀彼共至德商凱甯飯店內，闢一室作長談，在店又值友人之友一人，均曾目親日軍暴行經過者，談話結果，得悉事變經過頗詳，更與訪問各方所得結果，綜合日軍暴行經過事實如下：

當十八日夜間十一時十五分，居民突聞鉦響一聲，發於西北方，事後始知即日人故將南滿路長春線柳河橋炸毀，該橋距北大營較近即誣為我軍所炸，謂彼之暴行乃出於保護鐵路，以圖將開贖責任委之我方，此舉過後，並繼以大砲及步鎗之聲，砲彈經商埠飛鳴而過，炸落方向則在北大營，鎗聲則四面八方皆有，進攻北大營之日軍，均着灰色軍服，冒充我軍，首向最西端營房進攻，我軍退却，日軍遂即闖入，見為空營，乃縱火焚燒，大營東端有兵一團，被日軍包圍，於天明後始設法退出，同時日軍向兵工廠，糧秣廠，被服廠，迫擊砲廠進攻，因邊防司令公署不許抵抗，故

先後被日軍占領，另一部份日軍則由南滿站進攻商埠及城內並各警察署，每至一警署，即開鎗一排示威，警察亦奉有不准抵抗命令，故聽其繳械，惟商埠一二分局各死警士五六名，工業區及皇姑屯各死警士十餘名，同時日軍將在商埠之要人住宅，一概佔據，其步驟係先由兵士搜查，然後即由載重汽車將財物搶去，不能載去者即予搗毀，朱光沐榮臻劉多荃于珍吳泰來之子式發翟文選等家宅，均已搗毀掠劫一空，翟及于珍吳泰來之子，均被日軍綁去，日軍攻入城內，係由預先埋伏之便衣隊為內應，正式軍隊則於西南城角倒壞之城塔爬入，用鉄甲汽車侵佔副司令住宅，將所有財物全數搶去，在門首貼一日本領事館佔領之條，其餘各機關則貼日軍佔領之條，二十日將各檔案集於一處，用火燒燬。

日軍在瀋陽之布告文

暴日無理強佔奉天後，由關東軍司令部，以瀋陽憲兵隊長名義，於城內各處，懸貼華文布告云，本省城近甚失秩序，我軍（日軍）佔領城內，臨時維持治安，對於各界良民，一視同仁，絕對保障生命財產安全，良民若願復職樂業，當加保護，倘故意散布謠言，違反治安，將嚴罰不貸，

其出走經過，係於日開炮時，即行逃出，所有財物分文未帶，混於一般難民之中，狼狽出城，繞行甚遠，始出日軍防線，登車後攙雜於三等車中，各公子衣單腹飢，吵鬧不已，直至錦州始由張作相派人來接，與榮臻等各換乘頭等車，但仍不敢以姓名外露，過綏中縣，始另用車頭，拖該車及記者所乘之車前進

，因無飯車，仍無所得食，過山海關，駐該處之旅長何柱國送點心一擔，但均係甜品，不適饑腸，抵唐山站，始有賣燒鷄及餅麵者，惟彼等所帶之鈔幣均為邊業銀行所發，被小販拒絕，由茶役代墊現洋四元，始得燒鷄及餅，各公子競先爭食，食已，均覺腹內不適，有嘔吐者，蓋久饑得飽，自有此種現象，必非難甘粗礪也，與榮臻同行者，尚有邊署高級軍官王達，劉震東，高文彬，袁佐唐，周志銘，高逢泰諸氏云。

外人目睹瀋陽被佔情形

▲全部事件係日軍預先佈置

▲華兵毀路說即日人亦不信

路透社瀋陽訪員寄來九月十九日日軍佔據瀋陽之報告如下，「十八夜十一時一刻左右日軍野砲隊開始轟擊瀋陽飛機場，並向在瀋陽北面約七基羅米達之北大營射擊，日軍砲隊在火車站附近之日人租界中，（按即滿鐵附屬地）砲火不甚猛烈，每五分鐘僅放一彈，未及夜半，日兵開始入華人城市，在數處稍與華警交戰，時公共租界中，（按即商埠地）之瀋陽俱樂部方開跳舞會，有機關槍彈數枚，穿入俱樂部房屋，門外汽車多被擊毀，有一華人姓韓，係上級軍官（按即韓雲鵬曾任口北鎮守使）乘汽車經過，適在俱樂部門外，被彈擊中，車夫當場殞命，韓受重傷旋送入此間某德醫家中，次晨因傷而死，夜間日兵逐漸佔據瀋陽城，尤注重無線電台，中國銀行，兩兵工廠，及飛機場，而佔據之，戰壕白砲廠（按即迫擊砲廠）之衛兵，稍與之抗，致被殺死多人，而工人死者亦不少，因工人宿舍即在廠旁也，記者夜半以電報送至中國電報局，當時接受，但次日退還，據謂

電綫已被割斷，日人電報局設於日租界，因事態紊亂，夜間不能入日租界也，星期六即十九晨一時左右，砲聲停止，惟來復槍聲間有所聞，殆日兵與華警在各處偶起衝突也，十九日上午各處遍是日兵，並有許多武裝便衣日人，日領署發出正式佈告，據謂華兵在北大營轟毀南滿鐵路，故日軍有此行動云云，此說雖日人自己亦不信之，蓋全部事件，係預先佈置者，固明顯也，日領事聲明此說係官場性質的軍人之說，領署初無所知，直至已成事實之後始知之云，十九晨見北大營着火，現殆已完全被燬矣，北大營附近有火藥庫，似防護頗慎，聞瀋陽兵工廠有一砲彈在工人宿舍炸裂，死工人頗多，日間各街一切甯靜，日警已佔據中國警署，而日兵復據守各處扼要地點，晚間青年會秘書嚴保羅借代表若干人，赴日領署商量保護人民，蓋慮瀋陽兵工廠工資無着之數千工人，及被逐出北大營無人約束之兵士，或將發生事變也，至於日人官場所稱南滿鐵路一段被華兵轟毀一節之是否確實，記者僅謂此種損毀，並不甚大，因昨日清晨火車已復通矣，

瀋陽劫灰錄

日軍在遼吉兩省所演之慘劇，愈演愈烈，今更擡舉廿四日以後之所見聞，作較有統系之紀述於此，用以報告讀者之前，

倭寇蹂躪下
之地方情形

日本民族之陰狠殘忍毫無人類應具有之道德性，在此次暴行中充分證明，用國家正式陸軍侵佔鄰邦兩省地面，事先毫末履行國際公法上所定之手續，與盜匪之搶劫實無所異，對非戰鬥員普通人民任意屠殺，對公私財物聽兵士隨便搶奪，亦為二十世紀文明

國家之軍隊所未有，瀋陽城市自二十九日迄今，全被死氣所籠罩；任何人均不知其運命將遭如何悲慘結果，日人雖已承認瀋陽治安應歸其負責維持，但除南滿附屬地外，無一街巷不在恐怖之中，日司令本莊所委之瀋陽市長土肥原賢二，乃其平日駐瀋之特務機關長，與本莊均曾充張作霖氏之顧問，且均曾得張氏之眷顧，彼等則以所得吾國內情，報告於其本國政府以邀功賞識，用之作侵略滿蒙之工具也，土肥原迄今猶為張學良之顧問，月支千金，詎意恩將仇報，躬為搶劫張氏私宅（即大帥府）之引導，蓋彼平日出入張宅，對張氏所有早經調查，陰謀劫奪，固非自今日始，張氏父子為華北首領者二十餘年，私產之富，自在意中，且以玩好而論，中有世界名廠特製不同樣之攝影器二百具，即已價值百萬，其他各物，可想而知，張氏有一公子，被其擄去，日前張命顧問日人儀吾致書本莊，請其放回，本莊覆電允許，以致日本記者，因此竟捏造本莊請張回瀋之電報，勞其陸相向外更正，足覘日記者之善於捏造事實也，土肥原於就職後，已將瀋陽街名改易為某町某通之日本名，似已視該地即為彼國之永久屬地，其地方治安雖已聲明由其負責維持，但究非日軍所能勝任，乃准由地方團招華人警察六百名，受日憲兵指揮，擔任維持城市治安，顧日兵及其在鄉軍人，對殘殺華人，已視為兒戲，新募警察甫執行職務，已先後被其鎗殺數人，乃紛紛棄職逃去，一般人激於國恥，本已不甘作其鷹犬，今又橫遭鎗殺，更無人敢於嘗試，是以市上治安，全入於無人維持之狀態，鬻匪浪人乃得肆其恣擾，朝鮮人狐假虎威，持木棍及小刀為武器，不分晝夜，恣意搶奪，華人因其有人保

鏢，無敢與抵抗者，惟有重門深鎖，足不出戶，或挾其細軟，逃出重圍之一法，致商店閉戶日用斷絕，麵粉每袋已漲至現洋十元，仍無購處，客籍居民已逃避一空，如再延長時日，定有空城之現象，瀋陽情形如此，南滿沿線各地相去亦不甚遠，自對日軍採用不抵抗主義以來，各地軍警對日軍均望影而逃，雖對鬻匪及朝鮮人亦疑係日人便衣隊不敢加以抗拒，致遼吉兩省鐵路線附近百里之城鎮，無一不匪類橫行，民不聊生，遼吉兩省千百萬同胞今日之困苦，的確在江淮被水災同胞之上也。

破壞吾國鐵路網之經過

日本半年以來，舉國上下吠影吠聲，咸謂吾國鐵道對滿鐵施行壓迫，即此次之干冒不韙，悍然出兵，亦為救濟滿鐵而起，故對東北鐵路網大肆其兇殘，事起之先，首將北寧路皇姑屯至遼甯總站之路線拆毀，遂將總站及瀋海路局及車站佔領，將款項案卷一切公物均劫之而去，瀋海處長且被架走二人，全路交通迄今尚未恢復，吉長吉敦四洮洮昂四路，同於廿一日被日軍佔領，該四路因借有日款關係，均僱有日人為處長，被佔後即由彼等行使局長職權，改懸日旗，照舊通車營業，此四路均係日本用陰謀詭計，強迫吾國造成，今一述歷史，請國人注意，吉長路創

自清光緒年間，完成於民國元年，借有日債六百五十萬元，借款條約，規定借款期內由滿鐵代理指揮經營營業，用日人充工務運輸會計三處主任，名雖為中國鐵路，而大權均在日人掌握之中，路線由吉林省城至長春，與南滿路接軌，實不啻一南滿支線，吾國東省各鐵路雖有東四路西四路聯運之實行，但該路受日人把持，終未如願，雖欲與吉海路接軌，亦為日人所不許，該路長凡一百廿八公里，在吉林與吉敦接軌，日人圖謀之吉

會若成，則由此可直運兵北滿，此路之設，與中國無益，而為日本蓄意所圖謀，在東北鐵路網中，未收絲毫之用，吉敦路由吉林至敦化，延長二百一十一公里，沿線均深山峻嶺，出產極少，居民稀少，村莊祇四十餘個，居民不過廿餘萬，在軍事上政治上經濟上均無價值可言，此路之成蓋亦受愚於日本之陰謀詭計，日因吾國上下反對築吉會，爰用瀋海路為交換條件，建築此路，以形成吉會路之一段，日固深知我方在經濟上無法維持，俟損失不支時，勢必延長至會寧，而其陰謀中之二線二港政策，（除南滿與大連港外再加吉會與清津港）得以達到矣，此路於十六年竣工，通車以來，果如日本預期每年損失達三百餘萬元，此路負日債日金二千四百萬元，迄今本利已將加倍，何以耗費如斯鉅款，蓋此路自起築達於完成，均歸滿鐵一手包辦，由滿鐵墊款，由滿鐵備料，由滿鐵包工，由滿鐵監工，致結果造成此一篇糊塗帳，今次日軍佔據後，遂趕派工程隊，將該路由敦化向東延長，敦化至天圖路之老頭溝不過六十餘公里，此路亦為日本在陰謀中造成吉會路之一段，此六十餘公里之間隙，數日間即可修就，而吉會路全線成矣，日軍此次之目的，蓋欲在其佔領期間，實現其二港二線之政策，以為侵略滿蒙之骨幹，吉會線成侵略北滿之工具備矣，四洮路起於洮南，達於四平街，與南滿路接軌，形成南滿支線之一，該路斜貫東蒙曠野，幹線長三百三十三公里，支線長十四公里，為日本侵略東蒙之先鋒隊，南滿安奉兩路成，三省南部成不治之病，四洮成，東蒙斷送於日本矣，該路於民國十年竣工，為民國二年日本壓迫吾國訂立滿蒙五鐵路借款協約中，規定應首先築成者，所有經費均借自日本，迄民國十八年結算，連本帶利，已達四千三百

九十四萬二千餘元，局長雖由吾國任命，工務車務會計三處長則由滿鐵推薦日人。故吾國辦理西四路聯運時，日處長百般阻撓，此次被佔，首先懸日旗開車，洮昂亦係借日款築成，長凡二百六十公里，欠日款亦二千餘萬，日軍已委石原重高為該路局長此四路將來結果，實難預料，北甯路為東北鐵路網中之骨幹，為日本素所嫉視，但又不便公然破壞，乃迭用陰謀，欲使北甯自動的停駛，自十八日進佔瀋陽以來，對該路無日不加侵害，逐日經過如下，

▲十八日夜半，皇姑屯與遼寧總站間，日兵包圍道房強取工具，拆毀軌道，

▲十九日上午八時半，營口。日兵襲佔車站、破壞站外道軌、取去路款，扣押站長警長，強繳路警鎗械，

▲二十日上午十一時，新民。日飛機用機槍掃射全市，

▲廿一日上午，新民。日飛機用鎗掃射縣府學校，

▲廿一日上午七時三十分，大通支線。日飛機在鄭家屯泡子十家子翱翔，匪徒鎗擊七零四次車，

▲二十一日上午七時三十分及十點二十分，大虎山，日飛機先一架後三架投炸彈並以機鎗掃射，

▲廿三日下午二時，通遼四洮路。日兵車一列，由鄭家屯開到，將日僑帶走，向南站發重炮三發而返，

▲廿三日皇姑屯站。日兵強迫代理瀋站副處長胡純瓚，及車務段長謝蘭簽字，允其兵車免費過軌，及佔用長途電話及電報線，下午五時日鐵甲車兩列，由站開去巨流河，六點三十分開新民，

▲二十四日上午十時二十五分，巨流河新民間，匪劫一零四次

車，幸未傷人，

▲二十四日上午十一時四十五分，興隆店，日本飛機用機鎗擊一零二次車，死旅客二人傷五人，

▲二十四日下午二時，錦縣東大營日本飛機投炸彈四枚，

▲二十四日上午三時四分，溝帮子，日本飛機投炸彈一枚，未受損害，

▲二十四日上午八時，通遼縣，日本飛機二架投炸彈二枚，炸斃電廠工人一名，

▲二十五日下午一時四十五分，趙家屯，匪徒鎗擊四次車，死旅客一人，傷路警二人，

▲二十五日下午十時十五分，巨流河，日本繙譯至車站告路員，於五十九號橋側埋有電雷，以備作戰，並稱於行車可無妨礙，

▲二十五日上午十一時十分，饒陽河，日本飛機追擊一零五次車，投擲炸彈，

▲二十五日上午十一時半，白旗堡，日飛機用機鎗掃射車站，

▲二十五日上午五時四十五分，巨流河，日兵登一零三次車，解除押路警武裝，並綁走路警一名，

▲二十六日，饒陽河勵家窩舖二十四道房附近軌道，被股匪炸去一段，一零二次車行經該處，即行搶劫，車出軌後，匪徒大劫，死傷及損失詳情，尙待調查，

東北當局支

東北當局奉中央命令，對守土官吏不准棄職退走，令趕將東北邊防司令長官公署及遼甯

持殘局辦法

省政府恢復組織，迅至前線照舊辦公，張學良已委定朱春霖代理遼省主席，借公安管理處長黃顯聲，財長

張振鷺，省委朱光汰，於廿八日往錦縣組織省政府，黃已令各縣公安局，充分訓練，確守地方治安，對北甯路線尤加意維持，對逃來關內難民，在平津均設有收容所，設法安插，入關陸軍已先後仍至關外原防，對日軍侵略，決採防禦手段云，

暴日強佔安東經過

■全市警察被繳械

■金融機關被把持

■全市皆停止交易

■監察各機關人員

■商民學生多逃避

■鮮人乘隙謀擾亂

日軍此次佔領我東北，事前確有最週密之計劃，安奉沿線居留之日本婦女孩提，皆於三日前，（十五六等日）乘安奉車轉赴朝鮮回國，此等精密手段，我方事前殊未注意，十八日午後三時，此間各機關接到北平副部密電，示及日軍有變，命令慎重應付，當時各機關首領，齊集縣政府，開緊急會議結果亦惟束手聽之而已，此時全市商民，尙毫無所聞，市面亦安靜如常，詎十九日早二時許，日方即派機要人員，駕駛便車到我市內，巡視情形，去後未幾，五時頃，日方乃派守備隊，（據傳為二十名，但見各處散布甚多，殆不僅此數，）來我市內，將縣政府，商埠公安局，消防隊，水上公安局，鐵路公安局，及各分局所完全包圍，查安東自民國十二年東邊鎮守使湯玉麟調任後，並無軍隊駐紮，僅有少數警察，維持地面治安而已，因此束手無策，惟日軍任意支配，各日軍皆武裝整齊，荷鎗實

彈，手持機鎗，佈滿全市各要區，聲勢極極兇險，各機關後院夾道等處，亦皆遍佈日軍，禁止機關人員出入，各機關一律禁止辦公，國人觀此情形，無不潛然為之泣下，一方面日軍並向我方提出條件，着於本日（十九日）午十二時，內市各機關自動退出，否則不免發生意外，午前八時，各機關首領齊集商會，討論應付方法，議決，公推海關畢稅務司，及商會主席孫朗軒兩氏，赴日本領事館交涉辦法，我方向其所提條件為安東地域屬於特殊情形，中國並無軍隊駐屯，僅有少數警察維持地方治安，要求各機關暫不退出，聽候最後解決，但擔保決不發生意外變故云云，日本米澤領事答稱此事如屬日本警察所為，該館自能指揮，今乃出於日本軍隊，領事館無過問之權云云，畢稅務司及孫兩氏回商會當衆報告後，衆復討論，決不可如此停頓，乃於十時又推舉孫兩氏赴日領館交涉，米澤日領允許電詢日本政府，結果，日本政府回電，仍然無效，此後再往交涉，日方則置之不理，於是午前十二時，安東全市武裝警察皆被日軍繳械，連同商團槍支共計一千餘桿，全經日軍運往日界，各機關全部停止辦公，門口皆由日軍站崗，頭二三道橋中日交界之處，皆有日軍把守，各機關電話皆由日軍把持，電報局無線電全被日軍破壞，午前七時由瀋陽開來列車亦因鐵道破壞之故延至十一時始行開到，車上不載華人，站台亦封閉，禁止華人往還，各外埠運來中國報紙皆絕跡，本市出版之工商日報市報兩種亦臨時休刊，（聞各報版多被日人毆打甚或至死）市上僅有瀋陽出版一種華文洋報盛京時報，及日界日文各報號外，散佈滿市，大登日軍佔奉天，東北軍全滅之字樣，終日市內日本馬隊及日軍步隊梭巡各街，聲勢囂張日本商民及朝鮮人等，均到

市內參觀，揚眉吐氣，談笑百出，華人各處逃避，市上小販行人等被日軍暴打者無數，各機關人員及各校學生皆不敢穿洋服及制服，因日軍輕則盤問，重則痛打，故皆改服長衫，全市既無警察，完全陷於紊亂狀態，慘酷景象不堪言喻，日軍並派人各處攝影紀念，而我方則決不敢有此舉動，午後二時半，有日本飛機一架，凌空迴翔示威，繼乃北上巡視，本埠元寶山下及縣政府公安局門前，日軍皆架設重砲，情勢險惡已甚，各商號深恐無人保護，發生搶劫等事，故皆於午後臨時閉門，下午六時，全市交通斷絕，各娛樂場所皆停止營業，公安局全體局員警士共三百餘人，皆被逼在一小屋內，不準移動，公安隊共計四十二人，終日僅獲一餐，其餘縣政府商會各機關人員，出入皆極受限制，全如困獸在籠，不容喘息，緝私局電燈廠亦被監視，午後六時，日軍二十餘人至東坎子地方法院，將監獄鎗支全部繳械，至晚九時始全載回日界，十二時許日軍將東三省官銀分號，及某某銀行，地方儲蓄會等機關，碎門闖進，將存款數目記去，並駐軍監視，在擊某銀行鐵門之時，曾鳴鎗一排，深夜有此動作，全市之驚擾可知矣，日軍馬隊梭巡終夜，鷄犬為驚，次晨廿日，終日全市銀糧市全停，商號嚴閉大門，不談交易，午前八時，日本飛機三架，翔空示威，十時許，美國飛機二架，亦高翔空際，同時鴨綠江口外開進日本兵艦二艘，美國亦開來兵艦二艘，美兵艦上並登岸三人，至縣政府內探詢情形，午前七時。各鄉鎮公安分局亦陸續被日軍繳械，同時市內熱河某要人宅，巨商榮慶長家亦被日軍闖進劫去某種貨物若干，機關鎗二支，本市商民學生等，大都逃赴各鄉屯避難，地方情形，慌亂至不堪言，惟日本軍亦效安民辦法，着商會散送佈

告，其告示原文爲，「大日本帝國獨立守備步兵第四大隊長板津，爲出示曉諭事，照得本大隊長，茲奉關東軍司令官之命令，現已占領安奉鐵路沿線各地，而以兵力維持治安，保護中國人，我軍軍紀最嚴，秋毫不犯，本隊長切望各該地方一般住民，各宜安堵守業，無庸驚恐，倘若遇有有害日本人，或破壞鐵路切斷電線，或故意妨礙我軍行動者，均立即鎗斃，並謠傳集合施威遊行等事，一概禁止，倘敢故犯，查拿懲辦，毫無寬貸，特此曉諭，各自凜遵，勿違切切，特此右諭通知，昭和六年九月十九日（按係二十日發出）獨立守備步兵第四大隊長板津直純，日方既由板津大隊長負責安東治安，我方乃於午前十一時，由縣長王介公主持，在商會開會，公推縣政府黃祕書，公安局于行政科長，商會孫主席三人，再赴日方交涉，力言安東監獄刻有犯人五百餘人，一旦無鎗鎮壓，必至發生意外，午間乃將監獄鎗支全部發還濟良所妓女亦皆被日軍開放，惟日方板津大隊長雖已布告安民，而全市仍然驚恐萬狀，午後二時，日方令我方縣政府布告市民惟二十日晝間，朝鮮人由本埠各商號，將全部竹桿皆強購以去，每竿金票一元，其用意確係削竹代兵，意圖趁此安東無警察保護之際，深夜來襲，我方商民乃益惶恐，午後三時，復派黃子孫三人，再赴日方交涉，決請發還鎗支，以夜間保護治安，結果，兩方交涉條件，警察槍支發還半數，（無子彈刺刀）市上恢復中國警察權能，各機關門口換中國警崗，自廿一日起，商號早七時開門，晚五時閉門，各銀行及錢糧交易所，三天內亦設法恢復舊狀，惟全市大權仍歸日軍掌握，縣政府仍由日軍監視，以上條件，由安東商會擔保，而日方實乃臨時承受其政府電令而行，至午後六時，全市警察

已恢復舊觀，晚九時半，日軍沿我各機關及公安分局所檢查，十時許，九道溝商民爲防備韓人，被日軍開槍擊死我方警察一名，商民三名，日軍仍終夜遍街梭巡不止，是夜果有韓人八百餘衆，削竹爲兵紛紛渡江來襲，驟見我方警察持槍嚴防，無機下手，乃散退，但各邊哨地方商民被搶劫者甚多，二十一日全市商民，仍漸閉門不談交易，小商號間有開門者，銀糧仍無市，日軍照舊梭巡，市面驚惶如故，警察雖已恢復武裝，但各機關仍不辦公，縣政府且在日軍監視之下，似此局面，蓋須靜聽國際交涉解決矣，

日軍佔領長春詳情

南滿日人自主同盟會各團體，迭開會議，積極主張，藉中村事件之交涉，以武力壓迫，實行佔領滿洲，屢電請兵，急不暇待，長春日僑官民會議之結果，主張最烈，欲以武力解決，竟於九月十八九兩日，我遼甯長春，先後被日軍完全佔領，茲將日軍事前準備，臨時攻擊各情形調查於下

日軍事 長春我官府據長遼長途電話報告云，駐遼日軍於十
前準備 八日午後四時，全部出動二千五六百名，襲擊我東北軍北大營，我軍奉令退讓，不加抵抗，日軍入城，首將遼甯商埠警察武裝解除，最後佔領我軍政機關，駐長日軍第三旅團司令金川中藏，團長長谷部照倍，以日軍既佔領遼甯，長春日軍亦應同時策動，故於十八日午後四五時，即散發傳單調動駐防各軍，集會待命，我方不知也，九十兩時，用市街長途汽車先將城內日僑及財物，祕密接入租界，十數輛汽車往返搬運，至夜十二時許，日軍爲掩華人耳目計，利用消防隊汽車十數輛

，密連大鎗二百餘枝，分發日警取用，（平時日警不佩鎗）其餘一部，概發給日本商民，召集在鄉軍人團隊聽候命令出發，至十二時五十分日軍警奉金川長谷等密令，由日界東大橋至西公園，南至公園八島橋一帶，北至二道溝三不管散步關，及中東路站南溝沿地方，一律分兵扼守，並在附近高粱地內佈置伏兵，各要塞路口概設武裝警隊，梭巡瞭望，迨至十九日早二時許軍事配佈完竣，三時三十五分下總攻擊令，四時轟然砲響，死亡遍地矣。

二道溝駐長日軍第三旅團團長長谷，奉金川司令命，於十總攻擊九日早三時三十五分，督指三旅團四聯隊長大島等，率兵一隊，約三百五六十名，帶機關鎗四架，陸戰砲二門，實行進攻二道溝我東北軍第三營部，各日兵到後，先在營前架鎗出砲，一面將我營部包圍，我軍第三營長傅冠軍，因十八日夜奉吉林邊署熙代司令電命，如日軍進攻，不加抵抗，全部退讓，聽候交涉解決等語，因有命令在，故未對敵，日軍散兵先將三營包圍，日武官某闖入營內，面見傅營長，傳問何事，該日官則云繳械，傅答退讓則可，繳械不行，不料日武官出手鎗，先將傅營長擊斃倒地，此時營外日軍，聞已開彈，即以機關鎗掃射，兩側日兵以大鎗攻擊，溝南及四外伏兵同時開砲，向我二道溝車站及三營部等處進擊，我三營士兵見傅營長被擊身死乃益旁皇無所措，日軍乘我無備，又有退讓命令，三營士兵當然等死，自上午四時十一分起，開始攻擊，至八時廿二分砲火始息，結果三營士兵全部繳械，除傅營長被日武官當面鎗斃，三營士兵陣亡八九十名，傷者四五十名，市民死於日軍砲火下者，二百六七十名，日軍自云死三十餘名，傷十數名，東省

特別區第七中學校大禮堂，被日大炮轟毀，炸去樓頂，學生宿舍亦被炸毀二十餘間，全校房屋，存者無幾，學生死三四十名，傷二十餘人，中東路警察，全被日軍解除武裝，第七中學生未死者，亦被監視軟禁，不准出入，電話電報兩線，均被日軍割斷，消息隔絕，死傷細數，無從詳查。

南嶺營

日軍第三旅團司令金川，團長長谷，以四聯隊及守

砲火記

備隊，攻擊二道溝易如反掌，惟吉林大批軍隊，屯於南嶺，數逾兩團以上，深恐武力薄弱，難於強奪，殊不知我方，早已有令退讓，故該司令，電調范家屯，公主嶺，日軍守

備陸戰隊一部約三百五六十名，協攻南嶺，該軍奉調後，乘南滿兵車於十九日早五時，開抵長春，由長谷團長，指撥四聯隊及守備隊一部，兵約一百五六十名，會齊夾攻我南嶺大營，南嶺東北軍砲兵第十九團團長穆純昌，第六百七十一團團長任國棟，均奉令退讓不加抵抗，至日軍前進時，我方哨兵，以為日軍實彈演習，更未報告準備，此時官兵，多在睡鄉沉迷中，迨至日軍開砲猛擊，始知有異，我軍已退讓不及，此時日軍一隊，兵約數十，由後營牆跳入，以鎗刺短刀，見兵即刺，逢人便殺，並用鎗擊，致我官兵，無力抵抗，當場被殺斃者數十名，其餘大隊，向東西南三方潰走，機關鎗，拋棄大半，幸被砲團馬營長夏振九，將砲銃炮鈕機件，擄下收存，日軍見我大隊退去，乃用野，陸，山，迫擊，各砲，掩護總攻，並以機關鎗截擊射殺，我步團鎗砲尚未損失，惟械庫經于辦事員封鎖，藥彈盡儲其中，聞被日軍破壞，掠去鎗彈頗衆由十九早五時十一分開始總攻，在六七八九各小時間，我方砲步兩團各營士兵正在退讓之時，及附近南嶺大街農民逃難之際，日軍大炮機關，

火攻十分猛烈，此爲我方兵民死傷最多時期，日軍以我兵退却，尤力督隊追趕，四面夾攻，各路截擊，見是華人，不分兵民，一律射殺，無幸免者，此爲我兵民死傷最衆之第二時期，至十一二兩時，我方士兵均盡退於河東吉長站，城南于家油房刁家山口，所餘者乃少數士兵因退却不及，被日軍圍困營內，忍死抵抗，而日軍大炮機鎗仍猛攻不已，凡我被困營中之士兵，無一生還，盡葬身於日軍炮火之中，直至下午一時二十分，炮聲漸稀，將我南嶺山崗各部，完全佔領，二時五十三分，日軍由大屯小站開來騎兵一隊，增援前方，數約六七百名，帶機鎗四架，大炮二門，登時炮火頗烈，除搗破我軍營團部外，騎步兵合攻我軍藥彈庫，其實我護庫兵早已退出，日軍明知故用炮轟鎗擊，附近村民房屋，概爲日軍炮毀，逃難農民又被打死無數，此爲我方兵民死傷最多第三時期，總之自午前五時十一分起，至午後五時三十五分止，日軍炮火始全停止，記者冒險往查，因日軍放卡扼守，不得通過，僅得概數，南嶺方面，我軍死二百五六十名，傷三四十名，市民及鄉農死約一百七十八名，傷三十餘人，現在南嶺我方團營各部，均被日軍完全佔領，已派兵守備置崗放哨，

火燒營 日軍進攻南嶺時，先將長春縣軍用柴草，及糧秣廠房彈庫縱火焚燒，我方軍草一十餘萬捆，秫稻二十五萬捆，盡付一炬，繼攻南嶺大營，佔領後，於午後一時二十分許，日軍合力圍攻藥彈庫，深恐藥庫伏兵對抗，殊不知早已退出，該日軍故意用大炮攻擊，機鎗掃射轟擊五六小時之久，除附近民房炮毀大半外，又將我步炮各營房及二三兩營兵舍，全部放火焚燒，至五時二十分，又將我藥彈庫用炮轟擊，一時烈燄

冲天，彈炸如雷，我方農民被日軍擊斃者又甚衆，南嶺村民房屋被炮毀者更甚多，我方軍隊未加抵抗，由十九日上午五時起，至午後九時，鎗炮聲稍息，村民房屋及營房仍在蔓延烈燄中，轟市區鐵道北三不管散步關，長春市公安局第一區分局派殺市長出所，於今早（十九）六時十二分，被日軍包圍，將我警士十數名全部拘禁室內，武裝已被解除，電話綫亦被割斷，禁出入，斷消息，市公安局鐵道北興運路警察派出所，於七時零五分亦被日軍合圍，我警十數名，被繳械驅散，午後三時，日軍向長春市政籌備處提出三件，（一）釋放萬寶山案內之郝永德，（二）自動交出警察武裝，（三）市面日軍維持，市政籌備處長不允，日軍即以大炮向市街轟射，最熱鬧之大街均爲炮燬，起火甚熾，日軍並包圍交署縣政府，縱火焚燒，擄去市處長周玉柄，市公安局長修長餘，及寬城子站特警署長孫佩琛，即拖於市街間槍斃，縣長馬仲援縣公安局長魯綺等則行俘獲，晚八時後日軍一部進駐萬寶山，並將長春一間堡之鐵道拆毀卅公里，將長春寬城子兩站中俄路員悉數俘去，施以榜掠，路警六段長常尊彝，則被其鞭撻，遍體傷痕，並押令辦理給養，俄路員及搬道夫一名，因不聽日軍沒收車站用具，致遭槍斃，長春寬城站十九早間一度懸掛日幟，十九日夜在米沙子站距長春百餘里，尙聞得隱隱炮聲，所有哈長間客貨車，僅通至窰門站，（距長春二百里）電報電話十九日夜間十時後，因爲日軍接收，消息不通，日軍連夜自長春向一間堡修築輕便軌，軍隊有直開向哈埠模樣，一時哈埠恐慌萬分，幸至夜間並無動靜，隔絕通長春以南，通信機關悉爲日軍把持，真相不知，惟信機關據一般之傳述，及東鐵之電告，東北對外通信機關

，祇餘哈埠一無綫電台，該台爲短波電機，與平津瀋向不直接通訊，十九晚以事變過急，不得已盡一夜力量，始與上海台通訊，二十日晨復得與北平通訊，各方往來官報，均恃此碩果僅存之一機，每日祇下午六時方可通訊，新聞電報，均爲官電擠落，二十日電局商安江防海軍部，得該部許可，由軍艦無線電發送青島，再轉致各方，至鐵路交通，十九日晚哈俄領事古夫訪日領，密談甚久，二十日晨長春車站日軍得哈日領電報，撤下日旗，祇准俄員在內工作，修復被拆鐵路，交通晚間恢復，十九日晚，長官公署召集治安會議，各機關首領均列席，決定防護本埠及東鐵沿綫辦法，廿日特警管理處道外公安局臨時頒佈戒嚴令，以免反動不逞份子造謠滋事，搖動人心云，

張學良第一次談話

張學良自接瀋陽失守驚耗後即於十九日午在協和再召各將領會議，決定(一)報告中央請示對日方針，(二)通電全國，宣布日軍暴行，(三)電東北軍政長官維持秩序，保持常態，對日僑仍持相當禮貌以維國際友誼，(四)對日決取不抵抗主義，向世界宣佈，以求公論，張並派顧維鈞湯爾和分赴各使館宣佈事變真相，

又於是日語某報記者云，日軍此次在奉天行動，實出意外，其理由頗難索解，我軍因恐其藉故尋釁，事先曾飭北大營駐軍，將軍械繳存庫中，故日軍來時，我方並無抵抗，日軍隨又以大炮轟擊我兵工廠等處，瀋陽所有交通機關，均被日軍把守，皇姑屯中日鐵道交叉處，由日方先行破壞，此次我方完全未準備抵抗，各國駐瀋領事，均能明悉真相，至中村事件，日方指爲

有責任之團長關玉衡，已在奉憲兵司令部看管，正在調查，此事當依外交慣例辦理，亦決不能成爲開戰理由，

幣原駁復我抗議之荒謬

提出緊急抗議 關於日本軍隊攻擊瀋陽事，外部已照會重光公使，提出緊急嚴重抗議，請其電達日本政府，迅令日本軍隊停止一切行動，並即日退回原駐地點，一面並電令我國駐日江代辦，向日政府提出同樣緊急抗議，幣原外相於二十日會見若槻首相後，與谷亞細亞局長協議之結果，訓令駐華外交官，大意謂，(一)日本軍之行動，係自衛權之發動，且中日兩軍之衝突，係局部的，不能視爲國際法上所謂交戰狀態，因之絕不抵觸非戰條約，(二)努力維持騷擾各地之治安，同時防止事件之擴大，(三)日本之佔據，俟事態鎮靜，即時終止等，對外王要求撤兵之抗議，亦決於一兩日中命重光公使，依照此旨回答，日政府又訓令芳澤大使，將事件之真相經過，報告聯盟理事會，並謂此次事件，係日本自衛權之發動，且係局部問題，不受非戰條約之適用，同時訓令各駐外大使領事等，要求列國之諒解，

中央執行委員會通電

提出三點奮勉圖存

各省市黨部海外各級黨部各特黨部均鑒，日本謀佔我東三省，進而圖我全國，已非一日，數十年來，其一切政策，皆集中於此，我國民婦孺皆知，無須更述，今乃乘我內憂正急，天災突起，遍地災民、死亡枕藉，舉國上下，正在救死扶傷不暇之日

、突出重兵，佔據我瀋陽長春安東營口等地，其蠻橫至何程度、尙不可知，此種野蠻暴虐之行動，在世界歷史上，幾無先例，本黨同志，在此時只有全體一心，立決死之志，喚起全國國民，努力救國（一）除危害民族生存之赤匪，必須根本剷除而外，必須一心一德，鞏固國家基礎，充實政府實力，（二）一切人民，必須一心一德，努力於救災與禦侮之工作，（三）本黨同志

中央執行委員會告全國學生書

中央執委會今日發表告全國學生書如下，中國當此存亡關頭，政府受人民之託，合人民之力，負折衝禦侮之責，政府不尊重人民之意思，則人民必唾棄其政府，而國乃亡，人民不服從政府之指揮，則政府不能約束其人民，步驟錯亂，為敵所乘，而國亦亡，嗚呼時至今日，而謂尙可不一心一德，披瀝肝胆在中央統一指揮之下，同赴亡國滅族之難耶，全國學生血氣正盛，愛國至殷，學生能一心一德，服從指揮，以為全國國民倡，則國事必有救，存亡決於見微，死生定於俄頃，故願竭其誠為我學生諸君告也，所謂統一指揮者，上下一心，步驟一致，犧牲個人及一部份之成見與不睦以貢獻于國家也，學生今日為主張對日作戰者，則即以戰言，近世之戰，非猶夫歷古之驅士卒以相搏矣，非以全國水陸交通集中于政府權威下而指揮之則不能戰，非以全國之經濟集中于政府權力之下而指揮之，則不能戰，非以全國人民平日所享受之自由生命集合于政府權力之下而指揮之，則尤不能戰，以整個之國力應作戰之需要，甚至毀其廬墓，不為不孝，夷其室家，不為不仁，試問在此時期，尙能人各一主張，人各一利害，而不聽命於統一指揮者耶，不特戰

，必須拋棄其一切意見，造成強固之大團結，以為全國一致之表率，上述三點，各地黨部，必團結同志喚起國民切實工作，奮勉圖存，我國人類，不至淪亡，則公理不至消滅，蠻橫之日本，其必受世界之制裁，可以斷言，中央正以全力為最善之努力，國家存亡，民族成敗，在此一時，切望同志同胞，奮起圖之，亟電馳告，餘俟布、中央執行委員會告，

時為然，即當臥薪嘗胆生聚訓練之時，亦必有統一指揮乃能有充分之準備，即如全國學生，今無一不願荷槍前敵，為國捐軀者，然義憤固可薄天，平日若無訓練，則必施以短時期之軍事教育，在此受軍事教育期中，即犧牲其平時所享之自由，俾成為整齊嚴肅之戰士，若曰是尙未至於戰也，約束可以不行，作輟又可以無定，是則灑上棘門，直為兒戲，一旦臨陣，倉皇失措，既為無益之犧牲，復無補於國家之危亡，吾知明理達義之學生，於此必能憬然悟統一指揮之必要，且當未戰之時，尤須磨厲及此，蓋自日本帝國主義軍隊侵佔遼瀋以來，風聲所播，全國民氣如湯之沸，頻年學生有盡質其衣履以賑災，隻身請求入伍者，有熱血沸湧，無可遏抑，自殺以殉國難者，此種舍身為國之精神，已足為國必不亡之徵象，其尤為堅苦卓絕者，則全國民衆于熱烈激昂之中，仍能刻勵沈著，不予以可乘，以文明民族之人格，作敵國野蠻行動之反映，因是益得世界之同情，吾人固知存亡大計，決于自身，但求同情，等于依賴，惟深信祇有刻厲沈著之民性，能立致於成仁之偉績，惟有步伐整齊之紀律，方能決勝効死於疆場，故全國民衆最近所表示者，不

僅消極的令人無隙可乘，且積極的可為民族生存之保障，甚願全國學生，於此良好基礎，益相勉勵，澈底於最後之成功，昔普法戰爭時，法國學校在德軍槍林彈雨之下絃歌弗輟，曾讀最後之三課者，當能識之，法國民族因具有刻勵沈着拚命讀書之精神終能復其世仇，吾全國學生而欲復仇雪恥，更宜依中央頒布之義勇軍辦法，日夕不懈，努力於軍人之修養，若見敵來乘相率罷課，適墮吾深厲之氣，示弱於敵耳，其烏乎可，今乃有以不宜戰不開課為揭示者，有以出兵與讀書並提者，其發於熱誠，固難厚非，衡諸事理，實多錯誤，夫宜戰問題，決不能以學生之罷課與否為衡者也，可戰而不戰，以亡其國，政府之罪也，不可戰而戰以亡其國，政府之罪也，備戰未畢而輕於一戰以亡其國，政府之罪也，備戰定妥而不敢戰，以亡其國，政府之罪也，政府在此時期，負全國存亡之責，全民生死之寄，所

中央執行委員會致粵方電文

賴以與國與民同生共死者，惟有以公忠之決心，受人民之信託，秉惟一之權能，以定惟一之大計耳，若政府於此而可不計國家利害，輕徇請求，或築室道謀，躊躇不斷，則為溺職為誤國為千秋萬世之罪人，大難臨頭，至於此極，人民而猶不信任政府，政府而猶不絕對負責，則詎諱莫息，國已不國矣，抑更有進於是者，負此全責之政府，自有軍事處分之權衡，宜戰與否，此在信任政府之人民所不必問，負責政府所不宜答者也，外交儘應公開，軍事自有機密，愛國之學生乎，磨厲以須，來為政府之後盾，速為前仆後繼之準備，政府決不負國人也，嗚呼，今日之事急於星火，今日之國危于累卵，吾人盟沐總理救國救民之遺訓，負此無可旁貸之責任，苟於國家有利者，則必身先人民而死，若見於國家有害者，則職責所在，不容姑息，竭誠相告，惟全國學生共鑒之，

▲南京中央執委會二十日電，急，限即刻到，廣州古委員襄勤轉各同志均鑒，日本謀佔我東三省，進而圖我全國，已非一日，數十年來，其一切政策皆集中於我國，婦孺皆知，無須更述，今乃乘我內憂正亟，天災突起，遍地災民，死亡枕藉，舉國上下，正在救死扶傷不暇之日，突出重兵，佔據瀋陽長春安東營口遼陽寬城子溝幫子等地，蠻橫至何程度，詳細真相，尙待繼續探查，此種野蠻行動，在世界歷史上，幾無先例，綜合現時所得報告，日滿鐵守備隊，係於十八夜十時，無端尋釁，將皇姑屯以東之鐵道炸斷，開始軍事行動，向我北大營駐軍施行攻擊，我軍抱不抵抗主義，日兵竟致侵入營房舉火焚燒，並將

我兵驅逐出營，同時用野炮轟擊北大營及兵工廠，炸燬迫擊炮庫佔領迫擊炮廠，城內外警察各分所，均被日兵射擊，警士被驅退出，無線電台炮台亦被侵入，槍炮轟擊，澈夜不絕，駐瀋軍民，死亡無數，迄十九日晨六時大隊入城，將各機關悉行佔領，並拘辱我軍政長官，遼主席臧式毅，下落不明，榮臻及其眷屬，被日軍拘禁於日軍司令部，第一旅旅長王以哲殉難，日軍恣意搜索，省府及兵工廠均被焚燬，東北大學亦被佔，其第二師團開拔赴瀋途中到處尋釁，焚掠極慘，北大營駐軍，沿瀋海線東退時，途中被擊，軍民死亡甚衆，日軍除強佔瀋陽外，並分遣隊伍，在遼境自由行動，所至將我軍警繳械，先後

佔據長春安東營口溝帮子寬城子遼陽等地，並聞日海軍已佔我連山灣，駐鮮日軍兩師團，及駐平壤空軍，亦奉令向遼進發，暴行侵掠，不知所止，中央自得到警報後，除飭外部，迅提緊急抗議外，於十九日晚八時召集臨時緊急會議，當經決議，以下列三點，通告全國同志，轉告同胞，共赴國難，（一）除危害民族生存之赤匪必須根本剷除而外，必須一心一德，鞏固國家基礎，充實政府實力，（二）一切人民，必須一心一德，努力於救災及禦侮之工作，（三）本黨同志，必須拋棄其一切意見，造成強固之大團結，以爲全國一致之表率，國難日深，沉淪待挽，精神團結，諒有同心，掬誠電達，不勝迫切之至，中央執行委員會，

李石曾等再致粵方電

痛陳維護和平之苦衷

請立釋干戈一致對外

李石曾張繼吳鐵城十九日電汪精衛鄧澤如蕭佛成孫科古應芬陳濟棠李宗仁等，略云，銑電奉悉，承示兩粵各軍均停駐粵桂邊境，決不輕自啓釁，際此戰雲密布，全國震驚之時，忽放一線和平曙光，數千萬被災同胞，聞之將欣欣然有慶生之望，惟湘中警耗頻傳，兩粵軍隊三路犯湘，以衡州爲目的，且已實行佔領郴州宜甯耒陽等處，連日各報雖有兩粵軍隊停止北進之訊，惟尙未證實，故仍驚疑莫定，須知今日非和平不能救災，亦非和平不能統一，又非統一不能救國，兩粵同志如承認和平爲前提，而欲達和平之目的，惟有接受調停之議，若仍欲堅持絕對之主張，不惟失却調停之意義，且恐人謂兩粵同志缺乏和平之

誠意也，况爲對人問題引動干戈，尤非我輩號稱解除民衆痛苦之革命黨所應爲，諸同志勉弟等共効力以植民政基礎，敢不附驥，惟民政基礎，亦非和平無由建立，若徒恃武力，其結果恐適得其反耳，今日時勢豈可與討袁時代之環境相提并論，此時此際，國家民族之利害，實超出一切利害之上，今日惟有剿赤救災禦外三事，爲國人所同情，反是則爲人民所不恕，弟等之愚，只知南京爲艱難締造之黨國中樞，維持中樞，即所以應付國難，若以此爲擁護個人，如蕭鄧兩公之責弟等者，弟等雖無似、實不敢承，事已至此，惟望諸同志俯納調停，共倡和平，豈獨爲國家解決政治糾紛之良策，抑亦黨國史上最光榮之紀念也等語，

亡中國者中國人

暴日在瀋陽帥府搜去黃金八萬條，運往東京，每條重二斤，計二百五十六萬兩，價值華幣二萬萬六千萬元，如以之興海陸空軍，或築堤濬河以防水災，則今之中國，豈區區三島之倭寇，尙敢側目加以蹂躪乎，嗚呼，亡中國者中國人也。

滬新聞界希望各國主持公道

六六

記者招待各國駐滬記者

自日本用武力強佔我遼吉各地後，各國人士，莫不注目於此滿洲問題，外人所辦之報章及通訊採訪消息，競相登載，其影響於外人讀者，關係甚重，上海新聞記者聯合會有鑒於此，特於九月廿六日下午四時，假座華懋飯店招待外報記者，俾友邦言論界，明瞭此次日人突施橫暴強佔我領土違背國際公法并自反非戰公約之種種暴行，與我華民衆所持之態度，到有各西報及通訊社記者來賓等，共五十餘人，公推嚴獨鶴，朱應鵬，及杭石君爲主席團各情分誌如次，

▲到會人士 外報及通信社記者到會者爲雷米亞，鄺達，(代表法文通訊社中國國民雜誌社)福祿登，(代表字林西報)埃薩克士，(代表上海泰晤士報)蒲羅士，(代表Trans Ocean通信社)施墨特萊小姐，(代表德文報Frankfurter Zeitung)馬萊司，(代表法文報Le Journal de Shanghai Chicago)史諾，(代表密勒氏評論報)司脫脫蘭痕，(代表Daily News United)梅其駒，(代表Press Association)強塞勒，考克士，(代表路透社)拔勃，(代表Press Association)朋哈士達等，此外記者及來賓到會者，爲張竹平，董顯光、汪伯奇，汪仲章，聶士芬，馬家壽夫人，楊筱堂，許建屏，汪英賓，謝福生，武廷琛，朱義農，孫道勝，錢華，周翹蘋，錢伯涵，余空我，蔣劍侯，金華亭，徐恥痕，范敬五，湯德民，等五十餘人，

▲主席致詞 主席嚴獨鶴君首先致詞，由汪英賓君譯成英語，其大意首述上海新聞記者聯合會今番招待外報記者之趣旨，於

欣感之中，寓有悲憤之意味，因日本此次出兵強佔遼吉各地，實爲國際上從未有過之蠻橫舉動，中國人所遭受之生命財產損失，莫可數計，而暴行則現尙繼起未已，次謂日人此次加暴於中國，吾政府及民衆，縱極憤慨，大都仍力持鎮靜及忍耐，蓋知武力終將敗於公理，國際公約必有裁制暴行之效力，國聯及美國，均有文電發出制止日本暴行，中國對此主張公道之事，殊爲感謝，嚴君述至此處，乃將日本之如何淆亂聽聞，顛倒黑白，希在座者之注意，並謂日本此種舉動蔑視公理，破壞公約，決非遼吉一部份之事件，乃牽及全世界和平之重要問題，最後嚴君力稱日人除仗其武力上之暴行外，復利用欺騙手段，極力鼓吹其虛偽之宣傳，希望在座之友邦記者諸君子，主持公道，爲翔實之報告，俾各友邦人士，得悉中國之真正態度，揭破日人之機巧變詐，捏飾欺弄的手段，

▲董君演詞 董顯光君演詞，大旨謂，今日上海新聞記者聯合會，爲日人強佔滿洲事件，招待諸君，鄙人被邀列席，略獻蕝蕝，關於滿洲問題之各種情形，鄙人已屢次爲文記之於大陸報，似無重複伸言之必要，今姑將管見所及，供獻一二如次，上海新聞記者聯合會，爲滬上各華字日報記者所組織，具有相當勢力，今日與諸君會集於此，乃欲將該會意見，表白於各位之前，至此，董君乃述東三省事變之起原，及其形勢之嚴重，復謂新聞記者之筆，應爲公道而戰，余信世界之報界同業，亦必抒其公正之意見也。董君續謂，今茲日人在遼東之暴行，不僅爲中日間之局部糾紛，乃爲全世界和平之障礙，此點應希在席

諸君之注意，董君又將滿洲問題之如何能牽動世界大局伸述一過，聽者無不動容，並謂今日得聞國聯不與聞此事消息，未免失望，但仍不得謂已毫無希望，蓋人不能助吾，吾當自助之耳，滿洲為中國之重要領土，特產豐富，足以解決國內人口過剩之困難問題，至於日人亦因國內人口過剩，而欲攫取南滿，然其結果，不但不能解決人口問題之困難，反致引起彼此之爭端，危及世界大局，利害得失，究將如何，最後董君謂今日茶會之本旨，乃請求在座之各友邦記者諸君，以公正之態度，將此滿洲問題真相，公佈於歐美人士之前，俾此事之是非曲直，獲得公道之批判，語云，策勝於力，深望全世界之同業，不致為武力所屈服若國聯之今日態度耳，

▲周君演詞 字林報記者周繼蘋君演說，略謂鄙人非以記者資格發言，亦不作宣傳式之演講，但以中國人民之立場，聊表一己之意見而已，今日中國處此困難地步，救之者惟吾新中國之精神耳，中國歷史所示於吾人者，祇有被人侵略，從未加暴於人，此非膽怯之謂，蓋中國素以和平忍耐聞於世界也，此次滿洲事件，為任何人所不能忍耐者，目下中國不求人之加惠，所要求者惟公道耳，深望在座外報記者諸君，極力用公平之眼光，以評騭此次之事件，

▲外賓演說 外報記者及來賓演說者，有雷米亞，梅其駒，及聶士芬等諸君，雷氏於主席請西報記者發表意見時，首先起立

瀋陽失陷最後一電

瀋陽電，日軍十九日晨五時陷瀋陽，關東軍司令官本莊即開始擄搶，并發生強奸情事，全城騷動，人心惶恐萬狀，日軍已監視有線及無線電局，恐此電即為我國第一次亡瀋之最後一電，臨電涕泣不知所云，

致詞，大旨謂渠在華從事新聞事業，已有五十餘年，對於中國情形，頗稱熟悉，對此次中國政府及中國新聲社記者所持之態度，甚表同情云云，梅君繼起致詞，略謂渠能代表各外報記者供獻一言，此次滿洲事件，日本難辭其咎，將來公理定能戰勝一切，梅君又說以譬喻，聞者鼓掌，最後燕京大學新聞學系主任聶士芬君演說，其要旨對目下中國之無抵抗及鎮靜態度，甚為贊許，並謂中國人當勿以日本人之武力舉動對付日本，苟華人能繼續此種態度，至六個月之久，則其經濟及商業，必受重大影響云云，末由謝福生君致詞而散，

滬韓民抗日大會

議決重要提案六則
檄中國民衆共起禦侮

留居上海之朝鮮僑民，鑒於此次日本強佔吾國土地，慘殺人民，認為弱小民族應一致奮起，共同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特於九月二十二日下午二時，假座民國路浸禮教堂開留滬韓僑全體大會，出席計男女三百餘人，主席李東甯，紀錄余哲，茲將議決案及通電錄下，

▲議決要案六項 昨日大會議決案計六則(一)對於此次日本侵佔中國東三省，留滬韓僑應草發宣言，使實現韓中兩民族之聯合，(二)將日本之歷次對韓中兩國之強盜行為事實宣告全世界，(三)通電留居東三省之二百萬僑胞，當與中國民衆共生死，同榮辱，(四)掃盪在敵日勢下甘作使役之走狗輩，(五)希冀

中國對日本即取武力行動，(二)韓中兩民族為共同奮鬥，光復國土收回主權起見，組織同盟軍，

▲徵中國民衆電 倭寇狂盪，佔領東北過半，中韓同仇，義當決死而起，百萬貔貅乃練兵於念載，四億萬衆，已嘗膽於半世，彼既乘虛長驅，奈何鎮靜雌伏，兇焰迫於幽燕，鋒刃耀於齊魯，今已囊括渤海，明將席捲大陸，肆然稱帝於遼東，忍作臣意於日本，國不將亡，何純柔而純弱，人非將死，何發言之徒善，強盜橫行，大道已歿，與其哀訴聯盟，莫如格殺仇敵，與其坐而喪國，甯欲戰而圖存，何況人當一死，網天地而莫逃，等一死也，甯死於國，生縱以愛，作犬豕而苟活，誰欲生乎，捨生於敵，齊起來，募進之，中國存亡，在此一舉，東亞死活，繫此一念，前有二千萬三韓之先鋒，後有全世界各邦之應援，齊起來，募進之，

口滬市教育局召集游藝小報界緊急會議

△討論宣傳日方暴行

市教育局於九月廿五日下午二時，召集全市游藝界，及各小報記者，開緊急會議，討論宣傳日軍以武力強佔東北事，出席者除伶界聯合會，上海劇藝協社，光裕社五福團藝術會外，戲院方面，有更新舞台，榮記廣東大戲院，天蟾舞台等，小報方面，有上海報，上海畫報，梨園公報等，其他如新新屋頂花園等，均有代表出席，共計六十餘人，由李科長主席，略謂際此國事嚴重之秋，游藝人員及小報記者，亦應各本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之義，起來共商救國之道，日本侵略滿蒙，本非一朝一夕之事，近更乘我天災人禍最烈之時，以莫須有之中村案件，進攻

▲對日暴行通電 (銜略)彼兇梟猖，乘夜動兵，攻城殺將，焚盪嬰鎮，南自安東，北至哈長，東自延琿和珪，西及遼河之外，萬里長馳，如入無人之境，三韓之人，為之裂背，况貴國將領與民衆乎，金人之南下也，猶有一個岳武穆，清人之攻寧遠也，尚有袁崇煥之死守，竊想今日方長之貴國，非垂亡之宋明也，彼日本崩壞之兆已顯，實無金清肇興之勇，且不宜而戰者盜也，不戰而和者降也，彼既為盜，欲降於盜乎、今貴國聞鼙鼓於幽燕，交玉帛於吳越，唯鎮靜之是守，賴聯盟而欲振，(中略)苟能鼓百萬武裝之勇，舉中國決死而戰，則二千萬之三韓，請為先鋒，不辭肝腦塗地，揆以中韓連帶之責，不辭一言，願望貴國官民，認友於內，認敵於外，一致決死，誓除倭寇，臨迫馳電，不盡所懷，

南滿，國家存亡，間不容髮，當此國難當頭，負宣傳最重之遊藝人員以及小報記者，亟宜共籌辦法，抒此國難云云，次伶界聯合會周信芳及王仰樵鄭絨三朱介生等相繼發言，對於宣傳方面議決辦法如下，(一)遊藝界新聞界如何宣傳日人暴行，以激起國人救國觀念案，(辦法)(甲)小報界應多刊救國文字，(乙)戲院排演救國新戲，(丙)電影放映救國標語圖畫幻燈片，(丁)遊藝員加說救國開篇，或插入救國時調，(二)各娛樂場所中，如何可使入場者引起驚惕案，(辦法)各場張貼救國標語及日人暴行圖，(三)本月二十三日中央通令全國停止娛樂，應如何辦理案，(辦法)一律停業，

口暴日掃射北甯路客車之慘劇

北甯鐵路關外段，九月二十六日又演一慘劇，其慘烈程度，過於連日所演者，當是日上午北甯路一零二次客車皇姑屯站西開，於十二時三十五分行至饒陽河迤西，突由道旁發見某種匪徒若干，開槍向機車射擊，似欲擊傷司機，司機乃加足速力前進，行至二十四道房附近，該處路軌已被匪拆毀五節，致列車出

，由皇姑屯開赴出事地點，該車開到，匪徒甫散，僅將外國人六名帶走，對其餘旅客亦未救護，其鐵甲車先退，於路局救生車到後，又由日兵將帶去外人帶登救生車返皇姑屯，路警到後匪已去遠，無從追緝，查大虎山以東至瀋陽三百餘里之間，數日來迭遭日軍飛機炸彈之射擊，日軍見押車路警備有槍械者即掠去，又前日一零三次車路警范某且被日軍綁去，拘押半日始行放回，并用刺刀將其面部刺傷多處，眉目皆毀，故自大虎山以東三百里間，路警均不敢用武裝護路，致匪類毫無懼，而肇此慘劇，路局奉命將被毀之路加急修復，仍照舊通車，惟倒壞之車不易起出，將先修便道代替，今明日內即可通行，昨日一零二次客車出軌，致將往來各次車阻斷，故未再生其他變故，日軍開抵巨流河者已達二百名，在巨流河東山安設大炮，日軍謠譯於前日向巨流河站長聲稱，該軍已在巨流河東五十九號

大兵何用？

當瀋陽血案發生後在萬寶山長春方面派來之日兵三十四名，對於村民以機關鎗掃射，村農被殺傷者甚多，婦孺亦遭橫禍，蓋日兵因萬寶山案發生時，村民抵抗，故行報復手段也，此次日人侵入東北，如入無人之境，二十餘萬東北軍，無一出而決死對抗者，以視手無寸鐵之萬寶山農民不亦使人氣沮乎。

，德國女子一人，印度人一人，在二等車中死者即此人之弟，此六名外人，於出事後均被日軍鐵甲車截去，匪徒見列車出軌，遂一擁上車，其槍械均甚新利，為一般匪中所罕見，登車後即搜索旅客財物，搬運下車，復由乘客中選勞動模樣者若干人，使之代其背負所搶之物，遂離鐵道而去，路局聞報後，趕派大虎山路警八十名，令往追緝，十九旅兵軍亦開抵大虎山，聽候命令前往，同時日本兵亦派鐵甲車一列

鐵橋之下埋有地雷一個，以防禦中國軍隊，日軍兵車未經北寧路許可，即進至巨流河車站，路局運輸處長英人司梯理，於二十四日特向瀋陽日本領事提出嚴重抗議，迄昨日尚未得到答覆，司氏又因二十四五兩日均有日軍飛機射擊列車，又向日領提出抗議，日領答覆則稱，日軍並無射擊列車之舉動，並要求司氏與出日軍飛機射擊列車之證據，司氏昨日特將被日機擊斃乘

客之屍體，運往皇姑屯，拍照爲證，司氏第一次抗議文如下「
逕啓者，鄙人奉局長命，對於昨晚（即二十三日晚）日軍軍車二
列裝載軍隊及槍砲等，開駐巨流河及新民車站一事，向貴領事
提出嚴重抗議，查日本軍官與鄙人接洽，要求准其軍車二列沿
本路路綫開往巨流河，該次列車已在皇姑屯站以外之本路路綫

帝國主義者所謂七字勝訣

始終不忘武力

日本之大陸政策，以併吞滿蒙爲第一步，此爲日人多年之夢想，尤以軍人爲甚，然併吞滿蒙之方法，各黨異其步趨，田中之無理橫暴，策爲最下，而現在外交事件迭發，皆與滿蒙問題有直接或間接之關係，其發生各有特殊背景，朝鮮事件，意在對我故意壓迫，使在日本及朝鮮之華僑完全驅逐，並激動我國人民之反感，促成發生反日事件，則藉保僑之名，獲得出兵口實，中村事件，則在鼓勵其人民之仇華心理，以造成以武力佔領滿蒙之導火綫，故張大其詞，以引起世界之注意，此爲消極政策之骨髓，爲併吞滿蒙之又一步趨也，一般武人心理甚爲奇特，日有所謂，

七字 以自明治維新以來，每逢七字之年，必有戰爭，且戰

勝訣 無不勝，如明治七年之台灣戰爭，台被日併。明治十

七年之朝鮮戰爭，鮮被日滅，明治二十七年中日戰爭，而我敗於日，明治三十七年之日俄戰爭，日又勝俄，明年爲昭和七年是日發奮稱雄之絕好機會，應以滿蒙爲目標實現大陸政策之初步，故日軍人極力造成戰端，如中村事件，日本宣傳我國在

上，鄙人即答以此事不能照辦，但當即爲電呈局長請示辦法後，趕行答覆，該軍官及其他同來軍官及兵遂離去，並未得鄙人之准許，該軍即行開往巨流河及新民，並在巨流河站台上安設六砲，而鐵甲車則停留新民東站，相應函請貴總領事，速將北甯鐵路當局之抗議，轉達日軍總司令，至以爲荷，」

七〇

蘇鄂公爺廟之駐軍見中村自攜日金三千元見財起意，將中村殺死，然中村是否遇害，尙屬疑問，退一步言之，既是遇害，而滿蒙地方曠野遼遠，馬賊甚多，中村是否被軍官殺死，尙係問題，且中村所領之護照，是以考查地理名義，而實際上是參謀本部部員，在國際法上應否負責，又是問題，在此疑問莫決之際，而日本陸軍當局南陸相在閣議席上，吐露對華強硬之議論，參謀本部亦決然硬化達於極點，標定「擊滅暴戾東北政權」及「藉此機會永久確保日本帝國在滿蒙既得之權益」爲

軍人 並決定取斷然手段，發動實力，命關東軍所屬部隊集

口號 中一處，行使武力的解決，惹起第二次中日戰爭，激

動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危機，然就其口號及行動言之，暴露日人侵略滿蒙之野心，此真爲借題發揮，小題大做，中村不過太尉，其中尙有我國不應負之責任，而有如此之暴行，則張作霖之炸死，蔡公使之被害，近則鮮民之殺華僑百餘，比之張蔡之地位高於中村遠甚，華僑個人之價值，亦不亞於中村，而張蔡之死，以不了了之，華僑慘害尙不負賠償之責，由此足見日帝國主義之兇暴而無理也，然日本武力素持狹義的愛國主義，不明

世界之大勢及真理，久爲人所卑視，一切對華之兇暴行爲，毫不足奇，至文治派稍明大義，現亦藉滿蒙問題爲政潮之轉換，隨武人之愚暗而愚暗，尾軍人之後張

對華如政友會總裁犬養毅，有擁護滿蒙利益，反對幣原柔硬論，弱外交之聲明。現內閣若規有擁護滿蒙已得之權利，不顧一切之表示，貴族院昭和俱樂部及民政黨少壯組強硬論漸次台頭而素負柔弱外交（實際強硬無理）盛名之幣原外相，亦與陸軍方面共同一氣，在某種情形之下，取報復手段，並完全接收陸軍省，對於中村事件之處理根本方針，（一），中村太尉受害之地點在東北地方政府管轄之下，應以遼寧省政府爲交涉對象，（二），遼甯政府回避答復之時，即日本單獨收集調查材料，以爲交涉之基礎，且最短期內提出謝罪賠償處罰及保障條件，（三），遼甯政府設無誠意交涉，則對此中村事件完全取報復手段，（四），關於鐵路課稅在東三省鮮民保護諸問題，及從前一切懸案，綜合的提出抗議，以求遼甯政府表明真意在新聞界負有聲譽之富德緒一郎，亦在報端

發表甚多，有萬寶山事件及中村太尉事件，是中國人排斥評論日本人之根本政策的發現，如此幼稚之言論，出於新聞界巨星之筆，實屬奇異，前滿鐵地方部長保隆英搜集我國教科書內之排外記事，其數五百餘章，而其中排日記事有三百二十餘章，書名爲打倒日本，徧處宣傳，藉此以增加日人仇華之心理，然其地圖中以滿蒙爲非我國版圖豈非侵略滿蒙之證據乎？且現在政府第九師團飛行第三聯隊所屬飛機，飛翔全國，散發注意國防傳單，題爲「醒呀！國防！我國同胞！」更繪東三省地圖在其上之日旗中，詳列日本在東三省特殊之權利，以

手握旗，表示完全爲日所有，此爲普及國防之思想，在戰前準備期內之宣傳也，

各國輿論對暴日表示不滿

暴日以強暴侵我東省後，各國輿論皆秉公直書，認爲破壞世界和平之戎首，雖日人外交手腕靈敏，又善宣傳，但各國人民表同情於我者，固不在少數，茲特節錄各國報紙之論調如下

△美報 紀聞報廿三日載社論，對於日內瓦日本總代表所提出中日爭端當聽令中日解決之動議，贈以一「冷」字，該報切言美國與國聯今均密切注視日本大軍馳驅於滿洲巨土之舉動，其他人民亦極關心，例如俄國，亦其一也，該報又謂現有證據，示明日本統兵者已大大越出東京政府所許進達之界限，聞東京政府對於此事，意見分歧甚烈，果爾，覓求辦法，或視初料稍易，但無論如何，日政府必承認現所進行之途徑，危險已極，日本之外交已屢次以戲劇式，示明其深明企圖，觸犯世界公論之愚魯矣云云，

△德報 德國輿論，對於中日事件駭異之餘，現已漸移注其視線於國際聯盟會，對於該事件之反響如何，能否爲國際聯盟會之主持，故廿四日中事項，不啻爲國際聯盟會之一試金石也，今日德國之輿論，對於國聯頗多譏評之辭，謂國聯向來對於國際間主要事故發生之後，皆採取模稜兩可之態度，畏葸成性，不敢作左右袒云云，持此種論調者，爲保守派之報紙地方指示報，德國普通報紙等等是也，此外對於國聯持擁護之論調者，如伏錫志報，該報稱國際聯盟所處之地位，極爲尊崇，故絕不可作輕躁之行動，非如吾等私人盛怒時之可擊桌狂喊也，

故今日若有些微之希望存在，可使日本撤兵，恢復其戰前之狀態者，則國聯理應靜待其自動撤兵，再則國聯絕不能貿然下無所後盾之命令，故處此形勢之下，實非靜候事態之變化不可，但一旦事態明瞭，日本決心蔑視國聯，則國聯將無第二路線可循，惟有起而聲討，而此後之變化，則不可知矣，

△英報 泰晤士報社論，謂中國政治家不承認日本在滿洲之重要利益，固屬令人不啻之現象，但日本軍人未商諸政府，遽即行動，實無可恕之理由云，又孟卻斯德指導報評論滿洲事變，謂大局急需國際行動，而當由國聯出之，使雙方和平解決，蓋日政府不幸已忘却自己取此行動也，

口為日禍敬告國人

口九二歲老人馬相伯口

痛改前非 共赴國難

自贖自救 復興邦家

今日舉國為日禍誌哀，余雖老邁，亦一國民，天責所在，義不容辭，爰抒己見以勗國人，

際此天災人禍外憂內患迭乘，國人應瞭然邦國分崩離析而不能守，即所謂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為今計，最上策祇有自贖自救之一途耳，推求目前種種大不幸，強半自作孽不可活，言財盡耶，財盡於歲費數萬萬之軍餉，然而國防毫無設備，言民窮耶，民窮於年耗數千萬之鴉片，然而河防絕不計及，由是禍亂猝發，十六省胥成澤國，強鄰幸災樂禍，大舉入寇，於是我山

△俄報 蘇俄報紙對於南滿事件，咸守緘默，政府機關報對於日軍侵佔瀋陽，及中日兩軍之衝突，略加評論，謂滿洲方面風雲緊急，蘇俄報紙早有所知，今竟暴發，亦在此間人人意料之中，蘇俄暫時惟有採取靜觀態度，待其發展云，泊拉夫達報論調相同，力主蘇俄今尚無變更中立政策之理由，蓋日本在此次中俄衝突時，亦嚴守中立也，該報認滿洲方面之利害衝突，為全世界分崩離析之又一佐證，該報更謂今日英德奧之時局，及滿洲所發生之事件，有一共同原動力，即經濟的壓迫與政治的緊張是也，俄國處此，當靜觀以待時機云，

海關外領土主權已蹂躪無餘矣，魯難未已，孰為慶父，人心未厭亂，故天禍中國，試靜思之，湖北伐湖南，廣西征廣東，本是同根相煎迫，甯有得失之可言，而廿年內戰循環，如出一轍，悲夫，國家貧弱，至於此極，政府無緊縮之策，民間有奢侈之風，國民道德，日益墮落，國民生計，日益困苦，况復禍亂當頭，追懷已往歷史之光榮，先民締造之文化遺產，授吾儕以大好文明古國，我後世子孫孫，雖不能發揚光大祖業，亦應克繩祖武，不失為一泱泱大國，然後始不愧立國於天地間，今後國民，各抱決心，痛改前非，自贖自救，羣策羣力，共赴國難，則十年生聚教養，終有自強振作之一日，乃若古哲成湯衛

武修己自責，亦庶幾上回天心，挽救國運，蓋非先恢復固有民族道德之精神，決無忠實肯犧牲爲國之國民，可斷言也，國民如無責任心則已，有則請立即誓從今日起，自贖自救，共赴國難，抑有進者，日本明治維新以還，民智民德之猛進，令人刮目相看久矣，三島小民族自負東亞大國民，東攘西奪，已非一日，其處心積慮，以謀佔我東三省諸領域，茲近三十年，專家設計，祕密進行，乃我大夢未醒，臥榻任人酣睡，兩三年來始稍注意，（如專設日本研究社諸團體是）彼知我而我不知彼，兵不待決戰而成敗自定，此次日軍強佔我遼吉諸名城，直不啻探囊取物，而我實無絲毫抵抗而忍受，又何異束手待斃，山河坐失，無淚可揮，彼日本人發揮其日耳曼第二之兇鋒，昭和甘効威廉第二作戎首，前者暗偷私竊，今則乘火打劫，最近之暴行，如搶我銀行，劫我民衆等，早置國際公法非戰公約於不屑道及之列矣，此種行徑，形同國際強盜，實係如曩日之德國，對世界之一種威嚇，種種暴行，今日可施之於中國東三省，安知他日不依法泡製，對付英美德法諸國乎，故國際間有不滿意於日軍暴行之公論，非必見好或市惠於我也，抑列國自衛所應採取之政策，國人固宜對主持正義者表示好感，然一味仗人執言之惡習，不根本剷除，斷然無能自贖自救，幸加意焉，嗟我民國主權在民，所望真正民意，澈底充分表現，立息內爭，共禦外侮，老邁如余，仰望我父母之邦，永久如磐石之安，故不憚費口舌，將自贖自救之大義，爲我邦人君子剖陳之，惟最令痛心疾首者，我國今日，尙在勇於私鬪而怯於公忿之狀態中耳，希望今後非國民之公意，對內絕對不許枉費一槍彈，對外必要不許吝惜一槍彈，我國民其猛省，我國民其亟起。

日暴日橫行東省已非一日

焚劫瀋陽前九日

延邊當局之被辱

日兵在東省之尋釁挑戰，已非一次。幸我當局常抱鎮靜息事態度，得以安度，然禍機四伏，在在有觸發之可能，故此大瀋陽流血，當局不爲預防，復不盡守土之職，誠使人百索不解，且延邊日警，年來橫行益甚，毆打華人，擅自拘禁，時有所聞，九月十日七時四十分，龍井村日領事，不知由何處偵得住居東興村之入籍韓民金迴潤，李賢洙，黃哲都等三名，謂有不法行為，未經通知我地方官，即派武裝日警二十六名前往，將該三人捕去，行至中途，被縣公安局知悉，電總局請示，局長以事前並未經我允許，殊屬侵我主權，乃令分局將該墾民索回，帶至警所詢問，詎正訊問中，日領事又派武裝警三十名，另有持手榴彈機關鎗之日警二十名，馳赴東興村海關河一帶，將我陸軍哨兵監視，置機關鎗於河岸，口向河西，作預備放，二十餘名武裝警則分布河岸，作散開標準式，禁止行人，如臨大敵，其餘二十名，則蜂擁入我警察分所，聲言快將墾民交出，否則開槍等語，分所長李金山當用和藹態度與之理論，日警不理，竟一齊下手將李所長揪打，辦公用品，搗毀無遺，旋將墾民三名搶去，押至日領館，當日警渡河時，商埠局張局長得訊，一面電告市政張處長，一面乘車至日領館，向田中領事聲明本案之經過，並請對日警加以制止，田中聲稱，俟調查後，再作答覆，張書翰市政處長，以日警如此行動，日內將向田中提出抗議，

口炮火下之迫擊砲廠

△損失逾二千萬

瀋迫擊砲廠長李宜春談，北營廠房已全毀，城內廠房每一部分機司念五人，傷二十餘人，北營死傷數不知，因日軍佔據後，今無人能去，機器之輕便者已製成之迫擊砲及材料，皆被取去，庫存砲彈四十餘萬磅，火藥四十餘萬磅，則毀者毀運者運，全部損失，在二千萬上，最可惜為汽車製造一部，已成十餘輛，將成九十餘輛，均為日軍取去，且資以運載各衙署珍貴物品，尤為痛心，現只餘所造的一輛，在上海路市展覽會中，查汽車製造，經四年研究，因利用砲廠機械，故資本只七十五萬元，今欲再舉，資本難籌，此項新建設，遂曇花一現，瀋陽高粱，每斗一元三，今漲至日金三元，尙不易得，奉人無儲米習慣，交通斷絕，四鄉尤困，留瀋官紳，現只臧主席金教廳長李縣長及袁金鎧于冲漢等數人，華職員某氏今日抵津，以九月十八日夜日兵攻佔兵工廠之情形告路透訪員，謂迫擊砲廠位於瀋陽西北鄉之廣場，當夜場中駐有守兵四五十名，廠內外有職員約八人，僕役校二十人，當槍砲聲起時，衛兵統帶董上校由電話請示於廠長，廠長謂奉副座命令，如日兵入場，勿加抵抗，廠東為工人聚居之所，聞槍炮之聲，咸為不安，欲棄室逃避，十九日上午二時左右董上校前往安慰工人，甫回駐所，即遇日兵，當場被殺，日兵旋赴工人住所，拋擲雷彈，工人死傷者三十餘人，日兵多以槍刺亂戳，余見一人臂腿被斷，日兵於是羣趨正屋，先以雷彈如雨拋擲，繼乃入內，是處又死華僕約八人，華兵約三四人，若輩無一曾加抵禦，此皆十九日上午二時十五

七四

分至三十分間事也，第一隊日兵約五十名，由正門而出，嗣復來一隊，約三十名，但後來者僅巡視一過，未有所損，於是安靜至黎明六時左右，日兵一支隊乘運貨汽車而至，佔據全廠，迫擊砲廠近已改造運貨汽車，有多輛行將完工，日兵連未全部分均拖之而去，余曾親見日兵駕車數輛馳於道中，兵工廠有中外職員多人，均居附近，其一會服役歐戰中，據謂轟擊兵工廠之砲彈，乃用十五生的米突口徑之砲，其砲位必安置於南滿鐵路車站附近日兵之校練場，內共發十八彈，僅一二彈落於身工廠廣場，擊死兵工廠對面航空場之華兵一人，迨至黎明，兵工廠與航空場悉入日兵之手，絲毫未受抗拒也

口日本聲明書之狡辯

以軍隊佔我領土
尙謂並非軍事佔領
尙謂並無領土野心

日政府關於中日問題之聲明書，於九月二十四晚十一時發表大要如下，(一)最近與日本有密切利害關係之滿蒙，頻發不快之事件，蓋因日本尊重友好之公正政策，未被中國方面以同一之精神相報，此種印象，深入日本國民腦際，乃有中國軍隊之一部，破壞日本鐵路，與日本守備隊衝突，此為此次事件之直接原因，(二)衝突之際，在滿洲之日本兵力，僅一萬四百餘名，而中國方面之軍隊，合計各地，有二十二萬，在滿洲各地之百萬日僑，陷於不安狀態，故日軍為剷除危險之原因起見，迅速開始行動，解除附近華軍武裝，督勵中國自治機關維持治安(三)現在警戒附屬地以外，駐有日本軍者，瀋陽城內及吉林，駐有若干之軍隊，其他數處，配置少數之兵員而已，然均非軍

事佔領，至謠傳日軍佔領營口稅關及鹽務署，又傳日軍佔領四平街鄭家屯間及瀋陽新民屯間之鐵路均係流言，即傳出兵長春以北及間島，亦為事實無根之說，(四)政府為防止事件擴大，已訓令滿洲駐屯軍司令官，至一部軍隊出動吉林，係欲除去對滿鐵側面之威脅，一俟目的達到，出動部隊即歸還長春，(五)由朝鮮駐軍派一混成旅歸滿洲駐軍司令官指揮者，係滿洲駐軍之日本兵數，尚在條約限制以內，不能謂之擴大對外關係及此次事變，(六)日本對於滿洲，無何等領土之野心，自不待言，要使日本臣民，能安心從事和平事業，能以資本勢力得參加開發地方之機會而已。

戴季陶之沉痛演說

中央黨部於九月廿一日上午九時舉行先烈朱執信先生殉國十一週年紀念大會，同時並舉行第一百三十次紀念週到有中委孔祥熙·張道藩·邵力子·方覺慧·戴傳賢·丁惟汾·吳敬恆·張人傑·陳立夫·邵元冲暨職員來賓共約六百餘人由戴傳賢主席，領導行禮如儀，繼由主席報告，略謂今日舉行朱執信先生殉國十一週年紀念，適逢我國在極危險中，受外人之侵略與重大侮辱今日有此紀念，大家很沉痛的應一致決心來學朱先生，學總理，全黨同志，全體國民，人人應以朱先生之志為志，以總理之心為心，來拯救國家之危亡，此次日本突然出兵東北，一晝夜間北佔我長春，西佔我營口，並向錦州行動，南佔我安東，所有遼甯省城要地，政府機關教育機關，產業機關，以及兵工廠學校，皆被日兵佔據，此種強暴野蠻之行爲，世界幾無先例，所謂強凌弱，衆暴寡，歷史上雖然常有，但絕無如此次日人舉動之橫暴者，文明爲人類之所以生存，亦即爲公理，中國

有數千年之文明，即有數千年之教化，絕無一乘人之危而加以殘暴之對待者，國家亦莫不如此，自古迄今，但聞救災恤鄰之道，未聞有乘人在大災荒中，而竟有此種舉動者，中國水災，在歷史上，除洪水，無如今年之嚴重者，於此情形之下，日本竟向我東北出兵，回想九年以前日本之大地震，全世界的人，是怎樣的對待他各國應有盡有，能助者皆助之，所有請求，皆都無條件的答應他，甚至如大戰之後殘敗的德國，祇有兩部書，也要分給日本一部，以恢復其圖書館，他在此時忘記了在衣食住行上受有中國數千年之教育，而竟出此殘暴行動，似此不仁不義不忠不孝的獸行，絕不能使其存留於世界，我們現在沒有什麼話可說，惟勸大家努力作人，學朱先生，學總理，努力到底，戴氏報告畢，即宣告禮成散會。

孔祥熙談政府對日方針

如國聯不能主張公道
惟有與日本出於一戰

實業部長孔祥熙氏，以中央對付暴日之具體方針與步驟等問題，作簡單之談話如下，中央對日方針與步驟，早已決定，一切應付辦法，早有準備，現在第一步與其講理，請世界各國主持正義，誰是誰非，想世界各國必有公論，當然不致無是非，如果無一國出而主持正義，制止暴日之越軌行動，我國爲自衛計，自當背城借一，出死力與之一戰，以我國四萬萬同胞一心一德之力量，深信必能德彼強硬，至於粵方各位先生，以前不過如家中爭吵賭氣而已，現在暴日如此蹂躪我國，猶似家中已被盜失火，當然共同攜手，一致禦侮，又云據九月廿二日電訊唐少川先生已動身來滬，彼係我國之老前輩，所以便首先來滬與中央共商大計，其餘各位，諒不久亦必偕同北上，共赴國難云

鈴木來滿

爲暴日侵佔東省之動機

中村案不過借題發揮

爲中村失蹤案赴平請示之東北邊防司令長官署參謀長榮臻，嘗於九月十二日回抵瀋陽，關於交涉之一切對策，業已由萬福麟銜張學良之命回瀋，轉往錦州，與張作相氏計議，俟決定之後，方可交由負責之外交派員辦理，唯據哈爾濱外交官署所得之訊，日方不依外交慣例，拋却外交官署，而直接向省府主席戚式毅談判，駐遼日領林氏日必以電話催迫戚氏答覆數次，且以日軍激昂恐日久不覆釀成鉅變不負責任相恫嚇，故交涉前途，萬分棘手，省政府所派之邊防司令署與憲兵司令部第二批調查隊，九月七日到達鄂王府調查，至十五日尚無正式報告到省，故遼省府難以答覆日方，榮臻歸後，復奉張學良命，特組高級調查隊，以邊防司令長官署少校參謀副官四名，偕同東北憲兵司令部中隊長三人，前往爲負責之調查，定於十六日由瀋出發，願東北當局雖如是努力，以求真相之明瞭，而日方之進逼，步步加緊，頃已爲露骨之備戰表示，南滿鐵道守備隊第一大隊大佐白五清吉等一行九名，竟於九月九日奉令由遼出發，沿滿鐵哈長長遼兩線，宣慰駐軍，鼓勵士氣，并招集在鄉軍人會，宣達陸軍省密令，爲報到之準備，陸軍省於九月八日即有密電，令飭東北各在鄉軍人團體，分三地報到，在南滿者報到於遼寧，遼寧以北者報到於長春，北滿者報到於哈爾濱，故在九月十五日以前各地日僑退伍軍人殊爲忙碌，陸軍省參謀本部并派

鈴木大將，又來東北慰僑慰軍，及視察日俄戰跡，各地日僑日軍，九月來爲日新聞紙鼓吹，已對我切齒，鈴木至後，又如注射一興奮劑，進而爲握拳透爪之勢矣，故瀋陽之變，豈爲偶然之事，當地長官，負守土之責者，豈能辭其咎耶。

暴日併吞滿蒙早有計劃

長春日軍示威演習

四郊八十里外地勢均被繪測

自萬寶山事件發生後，我國官民一致本諸公理，積極抵抗，日方終以理窮詞屈，而撤退馬哨口日警，當日警撤退時，長春瀋陽等地之僑民均表示不贊成，謂有失帝國之威信，與在滿洲發展之不利，蓋其向北侵略計劃弗能逞也，此項計劃既未達其目的，爲時不久，遂又有所謂中村大尉入興安區被害之宣傳，究竟有無此項事實，須俟瀋陽方面調查後，方可明白一切，惟東北日僑與日軍之言動，幾如大事臨頭，青年聯盟，自主同盟，各地商會，無不先後開會，高唱強硬對華，趁機佔據滿蒙等種種謬論，而駐滿洲日軍事機關首領，如二宮關東憲兵隊司令，本莊關東軍司令官，森獨立守備隊長，以及多門中將（即強佔瀋陽之禍首）等等，於九月十日前後均來長春，與駐長第三旅團長德川中藏，及田代重德領事，會商軍事，並視察去年築成之新兵營，及日軍警備情形，因之謠言蜂起，有謂日本將續向長春增兵，以警戒北滿者，有謂中村事件。如日方不得滿意，日本即派一個聯隊入興安區，另派二個聯隊分駐四平街長春二地，以與入興安區之日軍聯絡者，蓋既用武力以屈服我國，復可完成田中派兵入蒙之計劃，野心勃勃，早已昭然若揭，所謂

中村事件宣傳以來，東北各地日軍不時演習野操，而九月二日起，駐長春之日軍第三旅團第四聯隊，與獨立守備隊，分爲二組；事前未通知我地方當局，竟演習攻防長春野戰，劃城西北散步關，五里堡，新立屯，及城西南黃瓜溝，田家油坊，城後堡等地爲戰場，以十一十二兩日槍砲聲最烈，晝夜不息，鄉民飽受虛驚，而田禾菜圃又多被踐毀，萬寶山水溝損害尙未賠償，城郊又遭蹂躪，春城人民直日人之魚肉矣，據接近日軍旅部者談稱，近二年來，長春日軍屢次下鄉演習，對於四郊八十里外之地勢，業已測繪完竣，而對於北方之二道溝，三道溝，中東路附近地一帶，尤特別詳細，窺其用意，不外防備北滿方面也，又近年以來，日本軍政商人以遊歷爲名，入東蒙古及吉江二省考察者，年以數百計，彼輩名雖遊歷，實則測繪地勢，調查物產，而入蒙古者，又多向蒙古青年贈送禮物，企圖聯絡，據四洮路員談，今春經洮南入蒙古之精通華語日人，不下百餘名，只見其北去，未見其回來，蓋多數變裝爲華人，已久住蒙地，施行其移殖政策矣，據九月前往長之郭爾羅斯旗蒙王談稱，今春以後，日人衣華服，說漢語，入蒙古者甚多，多半攜帶攝影器測繪器等物，所有山川物產，均調查詳細記載，三月間，有東洋拓殖會社員十餘名，至齊默特貝勒王府，表示願出鉅資，與齊王爺合辦管理木盟等地礦產交通，齊王未同意，嗣即他去，總之，東蒙土地日人垂涎已非一日，幸各王公深知利害，未上其圈套耳。

張學良電告瀋陽失守情形

▲堅持不抵抗欲免地方糜爛

▲而反使地方糜爛

▲豈張副司令意料所及邪

張學良於暴日侵佔瀋陽之次日（即九月十九日）即電告南京國民政府瀋陽失守情形如下，中央黨部鈞鑒，各院部各委員會，各省市黨部，各省市政府，各督辦公署，各總指揮部，各軍師旅司令部助鑒，全國各法團，各報館均鑒，頃接瀋陽萬急副司令鈞鑒詳密，日兵自昨晚十時，開始向我北大營駐軍，屢行攻擊，我軍抱不抵抗主義，毫無反響，日兵竟致侵入營房，舉火焚燒，并將我兵驅逐出營，同時用野砲轟擊北大營及兵工廠，該廠至現時止，尙無損失，北大營迫擊砲庫被炸，迫擊砲廠亦被占領，死傷守兵待查，城內外警察各分所，均被日兵射擊，警士被驅退出，無線電發報台，亦被侵入，向日領迭次交涉，乃以軍隊之行動，外交官不能直接制止等語相告，顯係支吾，并云，由我軍破壞南滿路之橋梁而起，實屬捏詞，截至本日午前五時，尙未停止槍砲，以上等情，均經通知各國領事，伊等尙無表示，職等現均主張，堅持不與抵抗，以免地方糜爛，餘容續電，并已轉電南京政府，謹陳，臧式毅榮臻叩請，等語，最後復得瀋電台報告，日軍已於今晨六時三十分入省城，佔據各衙署各通訊機關，驅逐我警察，遮斷我北寧路車站，此後消息，完全阻斷，情況不明，日方宣傳因我軍襲擊南滿路，故日軍施行追擊，但事實上，我方絕無此事，即日軍犯我北大營時，亦毫無與之抵抗，除電呈國民政府外，敬電奉聞，張學良叩請。

（十九日專電）

蔣報告日兵暴行事件

暫取逆來順受態度 以待國際公理之判斷

全國上下爲有秩序有步驟之奮鬪

京市全體黨員，於九月二十二日晨九時，假中大禮堂舉行全市黨員大會，到六千餘人，莫不氣憤填膺，誓雪前恥，中委到蔣中正，戴傳賢，朱家驊，陳布雷，張道藩，余井塘，方覺慧等，全場空氣異常緊張，由京市十一個區黨部常委任主席團，主席陳海澄報告開會宗旨後，即由蔣委員報告如下

日本在我東三省擅作軍事行動，強佔我瀋陽長春安東營口及其他遼省要地，情形之奇突，實爲國際間從來所未有，我國受此奇恥大辱，無論同志同胞均須深切認識，一致奮起，挽救危亡，且尤須將本問題之前後關係，從大處研究，得其真相，以謀應付，此次日本暴行，不僅破壞遠東和平，亦足以影響世界和平，事態甚爲重大，是以吾人立志必須堅決，應付則當沈着，據中正見意，此次日本暴行，可爲下列兩點之試驗，

(一)試驗國際間有無正義或公理，及世界各國有無裁制橫暴確保世界和平之決心，日本此次舉動，不僅乘我之危，違反國際道德，且極端破壞國際聯合會規約及非戰公約之精神，上列兩條約，皆各國爲確保世界和平而訂定，余敢信凡國際聯盟會之參加國及非戰公約之簽定國，對於日本破壞條約之暴行，必有適當之裁制，(二)此次事件，可以試驗我國是否能全國一致，發揮愛國精神，以禦外患，記得日本人有一本書，書名「滿洲問題之重大化」其間大略述及中國人散漫，不關心國事，如甲午庚子戰役，戰爭地以外之中國人民，好似不關痛癢，北方有事，南方人旁觀而不關切，北方有事，北方人民亦不感覺，書

中之大意如此，所以日本敢於公然侵略，實在已視我國民如無物，深可痛心，此次嚴重之國難中，我國民是否能全體一致，舉國一心，發揮真正之愛國精神，以救國難，亦爲一重大之試驗，余深信凡我國民，值此民族根本存亡所關之今日，必能一致奮起，共救危亡，以挫日本之野心，而證明其觀察之錯誤，唯國家當重大事變發生時，國民之精神固不可消沉散漫，行動上尤切忌輕浮，力量從組織而生，必須動作一致，步驟一致，守嚴整之紀律，服從統一之指揮，一德一心，作必死之奮鬪，而後始能發生效力，斷不可人自爲戰，以陷分裂，現在日本暴行發生，已將五日，中央政府已作嚴密之研究決定應取之步驟，此時世界輿論，已共認日本爲無理，我國民此刻必須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對強權，以和平對野蠻，忍痛含憤，暫取逆來順受態度，以待國際公理之判斷，我全體同志服從三民主義，革命救國，自當有不顧生死之決心，以保民族之生存，但國家存亡，關係至大，此時務須勸告民衆，嚴守秩序，服從政府，尊重紀律，勿作軌外之妄動，而爲有秩序有步驟之奮鬪，此刻暫且含忍，決非屈服，如至國際條約信義一律無效，和平絕望，到忍耐無可忍耐，且不應忍耐之最後地步，則中央已有最後之決心，與最後之準備，屆時必領導全體國民，寧爲玉碎，以四萬萬人之力量，保衛我民族生存與國家人格，中正許身革命，生死早置度外，值此危急存亡之際，自當國存與存國亡與亡，必立在國民之最前線，爲國民之先鋒，共赴國難，以盡我之天職，尙望全體同志知此意而普告於我國民

王正廷深信國聯主張公道

王外長於九月二十一日外交部紀念週席上報告深信國聯爲主張

國際公道，並維持世界和平機關，故已將日軍強佔東省各要區詳情、電達日內瓦本國代表，想聯會方面，當能依照盟約，處理此事，年來國聯對兩國糾紛，均予處理，如巴拉圭與玻璃維亞，波蘭與立陶宛，希臘與保加利亞，咸有相當處理，如國際間是非尚未消滅，對此次日軍侵略，我軍不抵抗，致受大規模攻擊，當能予以正當評判，吾人又深信前年簽訂凱洛克非戰公約，確能保障國際和平，排除武力，故亦已向該公約各簽字國告知此事，該約如確為各簽字國所擁護者，當知現在東省為日軍所造成之情勢，與非戰公約規定，實係背道而馳，必能根據此約，立即令其恢復原狀，此次日人行動，頗合歷來日本軍人對我國政策，回憶民四以武力迫我承認二十一條，民十七又以武力造成濟南慘案，最近復有萬寶山案及鮮案，上月日本軍隊竟公然在圖們江越界造橋，演習軍事，置吾方抗議於不顧，是日軍人時時欲暴露其武力，蓄意破壞和平，昭然若揭，最近數日內，日方原有日軍準備出動說，而日本駐華代表，尙有此項傳聞全屬無根之聲明，東京外務省亦正式聲明，決不致發生任何事故，乃未逾二日，竟發生此空前暴舉，我政府與人民，對此暴行，自屬萬分痛心，吾國各地，近遭空前水災，共黨猶未完全肅清，外交事件，復緊迫若此，願本黨同志，全國同胞，急速聯合，一致應付今日外交上嚴重局勢，務持家可破，人可亡，祖宗所賦與之國家主權及土地萬不可失之旨，以期不負於先人後人。

國民政府告全國國民衆書

國府於九月廿三日發表告國民書，日軍在東三省暴行發生以後

，我全國人民應取之態度，中央已有詳切之指示，國府今以政府目前應付本事件之經過，及政府對於國民之希望，撮其要略，以陳述於全國之國民，此次日本軍隊在東省之暴行，其性質之嚴重，為空前所未有，此種事變，實於我國全國之存亡有莫大之關係，當本月十八日軍暴行開始之時，事前既無警覺之事端，而其舉動且與國際慣例及任何條約衝突，乃竟公然侵佔我疆土，殘殺我人民，戮辱我軍政官吏，且繼續暴行，有加無已，日人所加於我國之侮辱，實為對全世界文明國家之威脅，國際聯合會之設立，本為防止戰爭，且謀合各國羣力，以防止侵略，今茲事變起後，政府已立即將日人之暴行，報告於國聯併要求第一步先使日軍立即撤退，二十二日國聯行政委會開會，對於停止軍事行動及撤退軍隊，已有決議，政府並已電請國聯行政會俟日軍撤退後，應立即設法對此蠻橫事件，謀一正當之解決，深信此次事件若經一公平之調查，國聯本其應有之職責，必能與我以充分之公道及合理之補救，政府現時既以此次案件訴之於國聯行政會，以待公理之解決，故以嚴格命令全國軍隊，對日軍避免衝突，對於國民亦一致誥誡，務必維持嚴肅鎮靜之態度，至對於在華日僑，政府亦嚴令各地方官吏妥慎保護，此為文明國家應有之責任，吾人應以文明對野蠻，以合理態度，顯露無理暴行之罪惡以期公理之必伸，然為維持吾國家之獨立，政府已有最後之決心為自衛之準備，決不辜負國民之期望，時至今日，國內一切糾紛均應立時冰釋，全國同胞悉宜蠲棄私見，一致團結，羣集於國民政府之下，為國家謀安全，為民族求獨立計，通國同胞尤應確認非擁護國家之統一，無以對外，斷不容以任意氣情感，搖動中央所決定之方策與步驟，以

影響一致救國之決心，政府在此困難，肩鉅承危，處存亡絕續之關頭，惟當秉承中央方略，時刻注意，並隨時公開於國人之前，凡我同胞其各信任政府，整齊步伐，一致聽中央之指導，誓死救國，以發揚吾民族精神，滿洗我當前恥辱，此尤願與全國同胞共相警勉者也。

中央黨部告全國同胞書

中央爲日本突以暴力侵佔我東北各疆土，全國同胞應共赴國難，特發告全國同胞書如下，日本乘我內亂未平，天災突起，死亡流離，救卹不遑之際，突以暴力施行侵略，十九日強佔瀋陽以後，遼吉要地多被蹂躪，強暴之舉繼續未已，其行動之蠻橫，非惟爲國際法規約章所不許，實屬世界歷史之創聞，我國家遭此無比之奇辱，凡有血氣，莫不駭憤，本黨秉總理之教訓，爲救國而革命，中央職責所在，必以最後之努力，挽此未有之危局，深信公理尙未盡喪，強暴必受裁制，亦深信吾同胞義憤奮發各有寧爲玉碎之決心至最後必要時機，必能爲國家民族人格生存而灑其最後之熱血，唯欲爲吾全國同胞告者，國家遭此非常之事變，必賴舉國一致之戮力，尤必確認共同之徑途，救國禦侮世上最艱鉅最嚴重之工作也，唯其嚴重，故決不可掉之以輕心，唯其艱鉅，故必運之以極堅強之組織，我國頻年憂患，國力未充，致危召侮，事非一因，而最著之一點，則爲缺乏團體動作之紀律，此次外患強暴之嚴重，爲從來所未有，欲期公理得伸強暴斂迹，必須動作一致步驟一致，聽統一之指揮，守嚴整之紀律，而後乃能造成整樞之力量，以收確實之效果，於此原則之下，願爲吾同胞指陳下列數點事，一曰必須確實團結，應知當前祇有救國之一大事宜，以完成此一大事爲至切要

之任務，在捍衛民族利益下之大原則，切戒一切階級區域，乃至易解情感之分，對世上任何行動，罔不基於團結，臨大敵而人自爲戰者必敗，當大事而交詆互譎者必亡。故一切言論行動，必須真實保持全國之一致，二曰必須堅定沈着須知吾國當局之責任爲極嚴重艱危之責任，非僅憑感情衝動之表示所能有效，故吾人必須具熱烈之感情，爲堅強之力量，無時無刻不作犧牲之準備，而一切必確定秩序，力戒矜張，須知他人之輕我者在虛懦，則必力求堅毅，知他人之所希冀者在發生枝節，則應慎防奸謀，三曰必須加倍勤密，無論國家與個人，均應倍矢辛勤，加緊工作，於應付危局之中，培養國家之基本，須知民族生存之努力，不容片刻休止，吾人此時應痛切省悟於國力不競之由來，故一方面國家仍須努力於剿匪救災，而吾人民無論爲農爲工爲商爲學，均不宜片刻荒怠，其各自應有之工作，祇須從今全國國民深刻認識，切實作隨時可以犧牲之準備，則國難無不可救，否則紛無補於救亡，而損失將適以資敵，以上三者均爲吾全國忍守之教條，事變當前，已不容吾人稍有徘徊與怠忽，切望以堅定之意旨，守強固之紀律，矢必死之決心，作持久之奮鬥，救國卽以自救，禦敵卽以自衛，轉禍爲福，視吾全國之努力何如，唯共圖之。

大陸報推測時局

一 次日俄戰爭在意料中

九月二十一日蘇俄代理外交委員李脫維諾夫，正式通告日本駐日公使，及中國駐日代辦，謂蘇俄政府，對於東三省事件不能再持壁上觀之態度，是莫斯科政府對日之第一次抗議也繼之，

則蘇俄陸軍委員佛羅希羅夫乘飛機向遠東匆匆出發矣，準是以觀日本不顧國際聯盟會之協定，甘冒破壞克洛凱和平公約之大不韙，集大軍以侵襲東省，殆將復以東省為國際衝突血戰之場耶，第二次日俄戰爭之實現，或非夢囈之言矣，或有疑莫斯科抗議之為謠詠而不足信任者，且謂日本於侵襲東省之前，已與蘇俄成立相當之默契，日本軍閥持與蘇俄在遠東合作之論調，田中曾特派田中閣員之二至俄，其使命之內容，雖未可知，然態度亦可從而推測矣，苟此種推測，確有根據，則蘇俄外交委員之抗議，洵為無意識之舉動矣，復有人謂蘇俄方致力於實現其五年計畫，方將保持其國際和平政策，決無作戰之野心，然此政策祇為國際關係，在普通狀態中之外交方針，苟其全國安危發生動搖之時，安知其不將改變之耶，觀於兩年前中東路之衝突，可以徵矣，駐德蘇俄大使固曾發表宣言，否認其陸軍委員之東翔，然此同一聲明書中，復言該陸軍委員最近曾視察沿海各省，則戰事之準備已非一日，固不能不令人益增其疑懼也，況德大使聲明書對於蘇俄不再取旁觀態度之宣言，未著一字，尤令人駭異莫明者也（凡此醞釀國際聯盟會似已熟知之者，據九月念二日日內瓦路透電傳來）國際之意見，曰「日本以軍隊佔領東省，將發生重大之變化倘不制止，其影響所及，恐將超越於東省之外，」是非其對於蘇俄有加入東省問題可能性之暗示耶，敢問莫斯科今日最注意之問題安在，凡注意國際問題者，將不假思索而答曰，方竭力博四萬萬被壓迫民族之歡心也，假使今日岸然以保護中國無產階級之使命，以用張撻伐之師與日本戰，固其宣傳手段之最易發生效力者也，數十年來蘇俄傾全國之腦力，揮千百萬之金羅布，欲赤化中國而未得若何之

效果，據聞蘇俄執政者，見東省事件之發生，莫不以此為千載難再之時機，倘藉蘇俄之力，得驅日軍於南滿鐵路區域之內，而不敢猖獗，國際聯盟所不能為者，而蘇俄為之，華人有不感激涕零者乎，是其數十年來統腦血揮金錢所不能得之效果，今將一舉而得之矣，況蘇俄之活動更有一重大之理由，為之背景，蓋蘇俄自皇室時代以迄今日之蘇聯政府，對於遠東仍始終未變其惟一之政策，是即奪得一冬日不凍之良港，以為尾閘也，苟日本而侵入亞陸，成立堅固之基礎，則蘇俄此項野心，永無實現之希望矣，是以奪取不凍良港之野心，或者將為蘇俄加入東省問題之又一動機也，準是以觀，第二次日俄戰爭之危險，或正在醞釀之中也，設列強而不及時制止之，則日本任意妄為，勢必引起全世界之大戰，日本執政者，或者蓄有此心已非一日，然世界各國則莫不慮有此爆發也，然則參加國際聯盟克洛凱和平公約，及華盛頓會議之諸列強當審慎考慮，勿以東省事件為中日之抗爭關鍵，此中實蘊有國際間之重大爆炸劑也，

大美晚報論日人暴舉

惟一挽救辦法立即撤兵

向中國道歉並賠償損失

大美晚報昨日社論略云，日軍佔領瀋陽後，中國軍隊棄甲而去，對日本不加抵抗，此種方策，實為中國得能恢復其在東三省勢力之僅存之方法，然此種方策之是否足夠有力，尙屬疑問，日本於一夜間，完全佔領瀋陽，並在滿洲全部增加軍力，將中國軍隊繳械，在朝鮮邊境大舉動員，添派軍艦，直駛華北各海口，此種舉動，在普通情形下，其為作戰舉動，已無可疑

凡稍稍熟悉日本之滿洲政策者，決不信日軍之強佔瀋陽，純爲一種「地方」的舉動，亦決不信日本軍事行動，其唯一目的，僅在保護南滿鐵路之一段鐵軌，且此段鐵軌之被毀，果爲事實抑或僅爲「理論」，亦尙未可知也，日軍在滿洲之行動，並非朝夕間事，蓋日軍在該處常備軍隊之逐漸增加，迄今已數月或甚至數年矣，日本此次舉動之藉口，爲中國軍意圖在瀋陽附近之南滿路拆毀一段鐵軌，日方爲修理道路並預防再有毀壞起見，不得不大舉行動，此種藉口，似頗笨拙，所謂華軍拆毀鐵道之消息，並未證實，且即使鐵軌果於星期五下午一時三十分被拆毀，亦經當場修理完畢，絕未影響行車時刻，然而南滿鐵道之行車雖未受影響，而鐵路區外之各處則大受蹂躪，吾人即根據日本方面自己所傳出之消息，亦可知在當晚十時三十分可能的發生一種理論的事故後，日本軍隊即受命動員，於次日清晨完全佔領瀋陽，擄奪中國兵工廠火藥庫及無線電台，同時又強佔北大營軍庫，駐紮日軍亦奉令出發，並派炮艦至青島，在滿洲各處增軍，又對吉林軍隊挑釁，夫以如此種種行爲，乃誘爲僅係一種地方事件，目的在乎保護其一段鐵軌，人非至愚，孰能信之，然則日本之真目的果何在，吾恐其實欲迫使中國政府解決種種「懸案」也，日人在此時發動，殆亦鑒於歐美各國，均以國內多故，對於「門羅主義」「凱洛格非戰公約」及「九國條約」之破壞，已無力認真注意，乃得乘機活動乎，然日本此種希望能否實現，亦未可定，日政府對於國際輿論，並未完全不顧，試觀東京方面宣言，稱瀋陽之佔領，係日軍中激烈「熱頭」份子所造成，並非日本政府外交政策之表現，即可知之，然日政府此種宣言，實絕無效力，有效力之宣言，應爲立

卽下令日軍即時退出佔領區域，立卽與中國當局作賠償鐵路區以外各地所受損失之談判，並立卽對日軍方面越出普通警備特權範圍之舉動，正式道歉，然日本政府在此時固絕不肯出此也，若使日方宣言確係實情，滿洲方面之行動確係出諸一二軍人之孤行，則是日本之無力管束其自己軍隊，又得一新證據，渠常稱中國政府權力之不能統一，今茲誠不啻夫子自道矣，中國方面，在國際聯盟會之請求注意，日本已表示皺眉，東京外務省之言曰，關於此事，日本當堅持勿任外方干涉，此乃純粹中日兩國間之事，不容第三者之置喙，夫日本之口口聲聲主張其滿洲之特殊地位，吾人固已耳熟，惟今茲之所謂「外方干涉」，其措詞無乃與其在華會條約上簽字承認之滿洲地位及凱洛格巴黎非戰公約衝突乎，然即使歐美各國目下爲內政所牽制，不暇顧及東省糾紛，致日人之臆想得以實現，其結果亦決不能如其所期望者之可樂觀，而本埠各國一部分僑民之希望，亦未必能成事實，現在頗有外人以爲日本在南滿鞏固其地位之後，其他各國之在華地位，亦得藉以增長，此等理論之無根據，吾人但觀朝鮮及台灣之現狀即可知之，夫以日本之國家主義的立場觀，其在南滿之擴張勢力，似有其需要，惟其理由，則恐與歐美各國之佔據台灣及朝鮮同，有人以爲現在世界文明進步，不致再演吞併活劇，然此種觀念之是否可靠，則尙未敢定，吾人之所希望者，希望全世界各國不再容易受人欺騙，並希望大戰之好結果之一。卽爲使世人聳然曉然於外交家及軍閥之手腕，而不爲其蒙蔽，日本此次行爲之真目的，如確係控制滿洲，迫使中國加倍不願順從其指揮，則吾恐其動員數師大軍以僅僅保護一節鐵軌之嚮言，決未易使全世界深信不疑，而對於最近種

種事實，如閩錫山乘日本飛機之由大連回太原，如萬寶山事件，如朝鮮大屠殺事件，亦將益使人信爲日人故意挑撥華人之舉動，以作出兵之藉口者矣，日本對於中村事件，大事張皇，然中國方面對於此案之正當手腕，實爲日人所最不願聞者，故中國於聲言中村案件如係華人所犯之案，即當依法辦理後，日人立即出兵佔領滿洲，其佔領之區域較之日本本國境尙較廣大，此後日人之行動將何若耶，其將在滿洲別立一但知日本而不知中國政府之新力勢耶，吾人且拭目觀之矣。

□津記者團赴遼視察經過

津記者團一行，十九日上午十一時半，乘北寧車出關，實地視察，該車爲北寧路三次通車，快穩無倫，車中乘客，除日人外，殆都靜無一言，沿路小站不停，繼續東下，夜午以前至榆關，遼寧島以東各大站，均有日兵在站巡檢，直胸荷槍，爲狀兇狠，橫衝直撞，旁若無人，次日下午一時車到皇姑屯，距瀋尚有一站，鐵路連絡隔斷，遂下車，車站擁滿難民，達千餘人，情勢張皇，不知所之，記者等下車後，當各乘人力車，擬繞道至南滿站附屬地帶，此行目的，第一爲訪問日本最高武官，第二訪問日本領事，詢問佔領瀋陽之理由，日記者野口，事前並允代爲介紹，如日軍許可，即調查街市情形，惟沿路須經過南滿鐵橋，及抵該橋，兩端有日守備隊，及外裝便服身荷軍械之在鄉軍人把守，另有所謂西警者，則似探聽消息，不時馳馬往來，華人如行經此橋，必須有日軍所發之通過符號佩於臂上，但仍須搜查，外國人則通行無阻，各記者行抵此間，首由野口前往交涉，日軍謂須請示上臺許可，乃由各記者推野口及王儉

偕同前往，記者等在橋口守候，渠等去後，因此處爲往來要道，不時華人經過，雖佩有通過符號，但其刁難情形，令人不忍卒觀。

在此橋值崗之日軍，除守備隊兩人外，其餘均爲便裝之在鄉軍人，總數八人，車夫密語記者謂其中且有一朝鮮人，視其神情，若將擇人而噬者，正當此時，橋下忽發生槍聲，日軍急拔刺刀下橋搜尋，旋野口王儉偕日軍乘車返報，允許通過，但攝影機則不允攜帶，最低限度亦須將膠片卸除，始能渡橋，橋之彼端，駐日軍約一排，過此即爲南滿站附屬地帶，街市所見者，僅爲日軍所乘之汽車，及便衣之青年團自警團，華人殆已絕跡，日人見有大批華人前來，頗以爲異，記者等旋至朝日支社，該社室中陳列照片甚多，其中一幀爲三日軍共刺一華人，殷血斑斑，早已死於非命，日婦忽入室，將照片及該社在瀋所發之號外，完全奪去，度其中定多慘無人道之痕跡，惜未窺全豹也，在朝日支社略事休息後，遂去滿鐵經營之太和旅館，野口允向日軍長官先容，令各記者靜候，及抵太和，英德記者相繼外出，往訪各本國駐瀋領事，旋得野口覆訊，謂日軍官拒絕接見，同時日偵探復絡繹前來，據野口聲明，各記者住所，且須稟明日軍司令，以便隨時派員監視，各記者以行動既被監視，且危險甚多，而隨時隨地須受檢查，久居無益，決意即日返津，英德記者則決暫留，因是乃分爲兩部，華記者返津，英德記者則留瀋，當臨時雇日本汽車一輛，車首有日本國旗一面，可到處通行，以視察街市情形，記者等竟蒙此屈辱，不勝心疚，事畢遂返皇姑屯，登車返津，以下所誌之詳細情形，即調查所得之結果十八日深夜十時，日軍守備隊一中隊，由隊長河島統帶，

乘車一輛，先將南滿鐵路之柳河橋（日本名曰柳條溝）破壞，遂繼續向駐在北大營之第七旅王以哲部（約一營）開砲轟擊，該處除駐軍以外，並有東北之迫擊砲彈製造廠，在未開砲之先，日軍曾暗以手榴彈投擲，旋即開砲，其東復有東北軍一團，同屬王以哲部，亦被日軍包圍，此時在瀋之最高軍政當局，祇有長官公署參謀長榮臻，及遼寧省主席臧式毅，榮臧突聞砲聲，深為詫異，同時北大營軍隊之報告亦到，榮乃電日本林總領事，詢問開砲理由，適林未在，副領事森岡謂不明原委，乃再電日本駐瀋特務機關，結果與領事館答覆相同，此時遂由榮臧通知各國領事謂日軍忽有軍事動作，且在繁華區域，恣意開砲，詢之日本領事，亦無肯定答覆，如砲聲再不停止，則在瀋之各國僑民，本人無法保障，同時託由各領事轉為刺詢，惟仍無結果，嗣榮臻再電日本領事，限其於五分鐘內停止開砲，日領事謂須十分鐘，榮應允，自十時開砲，至十二時頃，益趨激烈，及三次電詢日領事，乃答覆謂，本領事為行政官吏，對軍事行動無權干涉，榮遂通告各國領事，宣佈不負保衛僑民安全責任，同時北大營軍隊不明真相，恐引起交涉，已無抵抗暗中退出，其東有一團，同屬第七旅，當時被日軍包圍，日軍乃完全佔領北大營，即刻焚燒迫擊砲彈廠，大部日軍由南城子整隊入市，佔領城外各機關，並切斷一切交通連絡，商埠地工業區各處郵局電報局，遂完全入日軍掌握，同時復向警察駐在所開槍射擊，警察死亡枕藉，榮臧知日軍必將入城，乃下令禁閉城門，以示無抵抗之澈底，但日軍首由西南缺口爬入，後大隊始由城門開進，日軍進城後，即次第佔領司令長官公署，及張副司令之私邸，政務委員會與所屬各處，省政府與所屬各廳，長短波

無線電局，與有線電話電報局，官銀號，及邊業交通各銀行，此刻城內警察已奉令退却，易裝潛逃，但有僅易長衣而未及改換內部制服者，多被槍殺，四六所死傷尤重，達三四十名，同時城內長官公署衛隊，僅有一小部日軍入城，即實行繳械，並逼令該隊簽首先開槍之字，聞英美領事適乘車經過，對此曾有證明，長官公署汽車隊及私人汽車，多被佔領，並乘機搬運財物，官銀號及各銀行所存現款，亦完全提去，行員不允，即以爆炸恐嚇，其他各機關，在六時以前即全部在日軍佔領之下，佔領以後，即於原有機關名稱木牌之外，加粘日本軍佔領之紙條，並派人把守警戒，一面復開監獄，釋放囚犯，城內各機關佔領後，城外之兵工廠迫擊砲廠飛機廠海軍司令部，亦相繼被日軍佔領，兵工廠為軍用之命脈，亦東北最大財富之所在，所存軍火，足敷十師之用，日軍佔領後已開始向外裝運，在廠衛隊毫無抵抗，迫擊砲廠當日軍進攻時，內部未奉命令，曾有衝突，榮臻聞報，急下令退讓，但退出後，工人竟被日軍大肆屠殺，死傷人數，一說三百名，一說一百名，確數猶待調查，飛機廠存有飛機三十架，被日軍佔領後，已於兩翼改繪日軍標誌，海軍司令部則被改為第二師團臨時司令部，同時講武堂學生約兩千人，及馮庸東北兩大學學生，均被驅逐，蓋日軍對智識分子特別慘酷，兵士尤甚，此外遼寧總站，及瀋海路局，亦被佔領，勞勉及富保衛均化裝逃出，日軍一方佔領城內外各機關，一方復搜捕軍政界主要領袖，第七旅長王以哲乘隙潛逃，于珍翼文選先後被日軍綁去，而日軍尤注意榮臻，本月十七日適為封翁壽辰，日軍搜未得，其弟榮珩（本溪稅捐局長）榮琛（北寧路局課員）及榮之戚友鄭時齋李緯

卿張鴻儒劉仁宋壽山王寶田等八人，時在榮宅，均被日軍綁去，榮父聞警，跳垣逃出，得免於難，榮時赴臧宅，日警以為必在長官公署，故得從容而逃，當時慘死者，有迫擊砲廠長李毓麟、前口北鎮守使韓雲鵬、及路局科長數人，當時外間消息斷絕，無從調查者，不可勝計，街市平民死者尤衆，捕去人數下落不明，或生或死，俱難預卜，慘暴行爲，至斯已極。

此次日軍動作，事前既未下最後通牒，且未正式宣戰，竟突採取軍事行動，於華人完全以仇敵對待，居心何在，令人不解，瀋方消息既完全斷絕，日方且不允談判，向外傳遞消息，其路無由，在瀋之榮臧二氏，是時極爲焦急，乃於此毫無辦法中，忽憶及華人新近發明一小形無線電機，能附借電燈綫之力拍發，或可直達平津，遂於十九日早六時，於塵封中檢出，並將發明人臨時找來，隨由趙祕書長起草，由榮臧兩人署名，拍一皓電致張副司令，報告六時以前日軍在瀋之行動，後半尚未發出，日軍即進宅，該項機件，即被抄去，故以後消息，東北迄無正式電報到平。

日軍進城佔領各機關後，十九日晨榮臧曾詢日領，可否談判，日領謂本莊軍司令官已由大連來瀋，屆時當請示，十二時，本莊到瀋，榮遂再電日領，日領謂正在會議，此後日軍因對榮特別注意，同時榮宅家具什物已被毀，像片亦被搶去，榮迫不得已，遂化裝僕役，由臧宅潛行逃出，輾轉小旅社，時城內電話尚通，但被日軍監視，榮於晚間化名，以電話詢問臧氏，臧稱，日方已表示，無談判必要，但與地方團體，將討論治安問題，嗣得續報，日軍已令各團體組織自衛團，以瀋陽縣長李羣爲團長，全市分六區，共六百人，每區百人，與日軍協同維持地

方秩序，但各團體有無表示，並不得知，榮臧通電話後，榮復隻身再至臧宅，臧見之，極爲驚訝，正談話間，適一日軍官來，榮即藏複室內，少遲日軍去，榮乃脫離臧宅，決意離瀋，化裝由小東門繞道至皇姑屯站，乘車西上，先到錦縣，晉謁張作相，有所報告，旋即去平，與榮同來者，有幹部數人，及張之眷屬。

日軍於佔領瀋陽後，由第二師團長多門中將出名，發出通告一紙，其要點有二，（一）有阻礙本軍之行動者，殺勿赦，（二）有偵察本軍之行動者，殺勿赦，其餘數條，則不復記憶，同時在瀋日軍完全自由行動，街市上午可通行，中午即不能通行，晚間忽又可通行，不知者誤犯，且不懂語言者，即遭槍殺，連日以來，死於是者，已達二三十人，同時日軍並於鼓樓安設砲台，可掃射全城，二十日有一市民不明所以，略行注意，不意觸犯其禁條，槍聲之下，早已死於非命，此外附屬地及南滿站附近各處，均置有嚴密之禦防工事，如鹿角電網土包等物，以防襲擊狀。

國人自辦之報紙，自日軍進城之日，已全部停刊同時一切對外宣傳，完全操於日人之手，除當地日文報紙外，東京大阪各大報均臨時在瀋發刊號外，以是在瀋中外人所得消息，及所閱報紙純粹的爲日人之片面宣傳，遼寧附近及內地之消息，業已完全杜絕，即街市間除少數之勞工外，普通居民商戶，閉門歇業，幾於路絕行人，食糧一項，尤感缺乏，因是糧價大漲，鮮人及貧民，乘機搶掠糧店，軍政領袖逃避及被日軍俘虜或監視者外，家中之衣飾財物，亦被搶劫一空，故目下流落潛匿瀋城之軍政長官富紳大戶，不止無衣無食，抑且有家難歸，臧式毅

尙被監視，新經調陞瀋海總辦之富保衡，則化裝僕役，衣粗服，倉皇行於街市，曾有人見之，張學良私邸所存之古玩器皿甚多，今次損失，數尤不資，東三省官銀號，為三省之唯一金庫，第一庫雖未破壞但信斷難保存，益以兵工廠，迫擊砲廠，飛機廠各公私機關，損失總數，最低亦在兩萬萬以上此次日軍發動，事前曾有風說，同時日軍且曾努力運輸軍械，以為準備，故一旦爆發，不論在鄉軍人及自警青年團，雖服裝不一，而槍械齊整，其用心固匪伊朝夕也，即南滿沿路，亦多準備，南滿車站附近之防禦工事，早經設置完備，惟在華人方面，實不虞其突然有此動作也，聞在日軍發動之前一日，曾向外宣傳，南滿沿路，匪氛披猖，中國政府無力勦除，日本不得自行派兵，榮臻據此，曾急電張副司令，請示辦法，張氏當即覆電，令榮迅速派兵竭力勦除，以免貽人口實，實則日人係以此為名，暗中進兵瀋陽，故張電到瀋，翻譯完竣，經榮審閱時，城池早破，據日人方面宣傳，此次出動軍力，除守備隊及第二師團以外，在鄉軍人組織之自警團及青年團，總數共達兩萬餘人，而瀋陽國軍僅有一旅，謂為覺自我開，其誰信之，且國軍毫無抵抗，極力退讓，更足證明無對日對敵之意，日人雖偽造證據，謂柳河鐵橋，係華軍破壞，但世人一觀真相，即可不攻自破，其結果亦僅於暴露其虛偽而已。

與榮臻同逃者之談話

榮臻陳興亞鮑文樾於九月廿二日晨謁張學良，報告瀋陽陷落經過，榮於日軍入瀋後，即便裝逃避，旋化裝出城來平，并未被俘、

與榮臻同來者談，十八日夜之經過、

半夜突。關於中村事件，華方業已答覆，約十九日會議結案，然變起。日軍自炸南滿線柳河橋，繼即炮轟北大營兵工廠，一時許，

王旅奉。一部日軍已在北大營前，自稱演夜操，炮響後，遂逼令退兵。近王旅，該旅近日為防萬一起見，夜間大部兵不在營中，只少數留守，至是請示榮臻，榮傳張副座令，

與抵抗，王遂率兵退走，日軍乃入營焚燒。同時日軍即入商埠，榮氏在邊署電話日領署，初約十

入商埠。分鐘答覆，良久無覆，炮聲愈密，榮乃回宅，日軍兩。拂曉時，日軍分兩路潛進城，城內本預伏便衣者內應

路入城。帥府，捆載一空，張副座眷屬聞炮後，即逃民家，婦孺扮窮人，衣破衣

張眷化。裝脫逃。衫，繞道步行逃走，各要人宅，被掠無遺，榮臻到。榮臻到家後，日軍即來，榮由後門逃，榮父及女眷亦

裝離瀋。逃，日軍捕其兩弟及賓客而去，榮臻持菜筐，隨難民

日人隨。日國粹派在鄉軍人，到處肆威隨意殺戮，朝鮮秀民，意殺人。亦乘機而起，挾棍橫行，勢不可當，

韓雲鵬。前口北鎮守使韓雲鵬，在六國會館前遇害，翟文選于之遇害。珍及吳泰來之子均被綁，無下落，

被監視。臧式毅。臧式毅在宅中被監視，十九日復電詢日軍真意如何，

被監視。編便衣警察六百人，對中國當局不談判，只許縣知事

我方死傷損失，中國方面損失，以兵工廠為最大，迫擊炮廠全燬，死傷損失，人最多，講武堂學生二千，得退出，東北大學學生全散，安危不知，皇姑屯站聚有候車男女生頗多，涕泣露立，慘不忍觀，北寧總站，十九日被佔，未毀壞，官銀號邊業中交各行被佔，日軍連日駕飛機，在各地擲彈。

榮臻談日人暴行之預定計畫

榮臻眷屬難民百餘於念三日到平，榮談瀋變事出意外，日軍攻入瀋後捕我軍官，逼令簽字，我軍先攻擊及毀鐵路等事，十九日午本莊到瀋，我方與之交涉，本莊答無與你們商量必要，如為維持地方秩序事可由人民團體推代表來，予旋到戚式毅宅，即遭日軍包圍，乃設法退出云。

榮臻談有三要點極關重要，(一)日方厚靛華兵爆炸南滿鐵路路軌，致肇釁端，實則南滿路係雙軌，其破壞範圍抵及一軌，其他一軌則屹然未動，此係極為精密精細之工作，以常理度之，決非希圖破壞他人路軌者倉卒所能為，(二)日方於十八日下午十時二十分後即開始攻我北大營，而日人機關報盛京時報之號外則誣我軍隊於十一時許始將南滿路軌炸壞，照此觀察，豈非攻擊在前，釁端在後乎，又日軍非有未卜先知之明，何先知北大營左近有事而預為調軍以攻之乎，(三)日軍於發生事端後，立即派人馳至華方官廳要求簽字，承認釁自我開，路為我毀，實則此肇禍原由之煌煌大文，豈倉卒所能者，且事實調查，皆須相當時間，即使路是我壞，日人更非神明，又何以能於數十分鐘之內便知係中國兵所為，而更係依將校指揮而為之乎。

榮臻脫險記

此次瀋陽事變，殊出意外，九月十八日晚十時，聞瀋陽城北有轟然炸裂之聲，既而鎗聲大作，適據北大營我第七旅報告，乃知係日兵向我兵營攻擊，我以日軍無故尋釁，應力持鎮靜態度，遂令我軍不予抵抗，未幾，日軍攻入營內，殺傷我士兵，我軍為顧全國國際信義起見，仍持不抵抗主義，乃日軍驅殺士兵毫無顧忌，我軍不能已，遂退出營房，日軍復舉火焚燒，至十二時，並用野炮轟擊我大營迫擊炮廠兵工廠等處，兵工廠至五時左右，尚無若大損失，迫擊炮庫，被轟爆發，迫擊炮廠，亦被佔據，我官兵及附近居民，傷亡甚多，詳確數目，尚未查明，當炮聲初起之時，我方交涉員即向日領質問，日領諉為原因不明，我方請求延長五分鐘，以便辦理制止手續，十一時許，日軍射擊如前，有加無已，並有步兵向瀋陽城攻擊，我方復向日領交涉，日領答以軍隊行動，外交官不能直接制止等語，但日軍仍復前進並未稍停，迨至十九日早八時，攻入城內，先登城牆，向內射擊，把守四關城門，解除軍警武裝，佔據官署，搜查文卷，捉捕軍官，搜索私宅，所有城內外警察分所，均被日軍用機關鎗射擊，凡佔領之機關，均標貼日本軍佔領，犯者死刑字樣，我方軍警，絕對未與抵抗，然慘死於彈下者，已為數不少矣，十時左右，日軍已將全市完全佔據，東三省官銀號，中國交通邊業各銀行，均經侵入，兵工廠及飛機廠棚，亦被佔據，而與通信有關之電話電報等等，至是竟完全斷絕，並將監獄打開，犯人完全釋放，市內居民，猝遭慘變，驚惶萬狀，日軍兇暴已極，對於行人，任意搶殺，見有軍警服裝者，尤特別仇視，幾難幸免，文官未逃走者，亦多被監視，行動不能自由，捕獲軍官，迫令簽字承認我軍先行攻擊破壞其鐵路橋樑之

事，我方百計設法，請其商洽，日軍悍然不顧，嗣煩各國領事代詢暴行原因，日軍反謂事變之起，實由於我軍破壞南滿路之橋樑，實則事變初起時之轟然爆炸聲音，乃日軍自行爆破北大營附近之南滿路小橋也，路東雙軌，只爆一軌，何待辯明，我軍對於日軍，向來極力避免衝突，詎有破壞橋樑之事，將無作有，故意捏造，至午前九時許，鎗聲仍未息，日軍聲稱，須俟午刻本莊司令官抵瀋後，方有一定辦法，午後一時，本莊果到瀋，先開軍事會議，會議畢，我方詢其可否商談，彼則答以中國軍政長官，無商量之必要，若為維持地方計，可由人民公舉代表接洽，午後一時，余至臧主席住宅，協議一切，適日兵將該宅便門把守，而正門復有便衣隊監視，余乃變裝潛出，進入左近小戶，嗣後即隨時移居，改變服裝，晚間宿於一小旅館，二十日午前，余又潛至臧宅，正晤談間，日憲兵竟進入搜索，在彼同人，均力勸出走，事出無已，余遂出臧宅，穿小巷得混出城門，城門檢查甚嚴，余以變裝，始得倖免，因繞道赴皇姑屯，登車來平，此即經過之大概情形也。

日本軍備概況

日人今已對我不宣而戰，其計劃實施武力犯我，已匪伊一朝，自增兵朝鮮，更調朝鮮總督，以至最近增兵我東北，其事先之積極準備，顯然可見，其對我實施武力侵略之口號，一為維護在我東北既得權益，一為鞏固國防，所謂鞏固國防，換言之，即對美國與蘇聯變相宣戰，蓋日人早已認美國與蘇聯為其假想敵，而不久終不免於一戰也，日人既具此野心，其實力究若何，當為國人所急欲明瞭，茲特將彼國軍備概況，及其盤據我

東北之軍隊，就書報所載，輯錄如下，

日本陸軍之現勢

日本現有陸軍實力，計有將校一萬五千五百四十名，準尉以下二十萬五千三百人，共計有二十二萬八千四百餘人，苟以兵種連數區別之，則步兵有七〇團又四營，合七二二連，騎兵二五團合七〇連，野騎山砲十九團又二營，合一一四連，重砲兵（包括野戰重砲及要塞重砲）十一團又八營，合七十八連，工兵十七營，合四十八連，電信鐵道兵四團，合三二連，輜重兵十五營，合三〇連，航空兵八團又一營，（氣球隊）合二六連，（現在整理擴充中）坦克車及高射砲隊一團及一隊，合五連，總計一千一百二十五連，

陸軍常備團隊配備表

團師 旅 團 聯 隊

- 一 近衛步兵第一 (東京)
- 二 近衛步兵第二 (東京)
- 三 近衛步兵第三 (東京)
- 四 近衛步兵第四 (東京)
- 五 近衛騎兵第一 (習志野)
- 六 近衛騎兵第二 (習志野)
- 七 近衛騎兵第三 (習志野)
- 八 近衛騎兵第四 (習志野)

- 九 野戰重砲第一 (東京)
- 十 野戰重砲第二 (東京)
- 十一 野戰重砲第三 (東京)
- 十二 野戰重砲第四 (東京)
- 十三 近衛野砲第一 (習志野)
- 十四 近衛野砲第二 (習志野)
- 十五 近衛野砲第三 (習志野)
- 十六 近衛野砲第四 (習志野)

(東京) 衛 近

- 十七 飛行第一
- 十八 飛行第二
- 十九 飛行第三
- 二十 飛行第四
- 二十一 飛行第五

東京 下志津 千葉 東京 津田 東京 立川 千葉 東京 習志野

(大)

第(路姬) 十第 (澤金) 九第 (前弘) 八第 (川旭) 七第

步兵第十	步兵第八 (姫路) 步兵第三十三 (岡山)	步兵第六 (金澤) 步兵第十八 (敦賀)	步兵第三 (盛岡)	步兵第四 (弘前) 步兵第十六 (秋田)	步兵第十三 (旭川) 步兵第十四 (旭川)
步兵第十二大隊	步兵第十六大隊	步兵第十九大隊	步兵第七大隊	步兵第十一大隊	步兵第十五大隊
輜重兵第十	步兵第三十九	步兵第三十五	輜重兵第八大隊	步兵第三十二	步兵第十七
工兵第十	步兵第三十九	步兵第三十五	工兵第八大隊	步兵第三十一	步兵第十六
野砲兵第十	步兵第三十九	步兵第三十五	野砲兵第八大隊	步兵第三十一	步兵第十六
騎兵第十	步兵第三十九	步兵第三十五	騎兵第八大隊	步兵第三十一	步兵第十六
步兵第十	步兵第三十九	步兵第三十五	步兵第八大隊	步兵第三十一	步兵第十六
步兵第十	步兵第三十九	步兵第三十五	步兵第八大隊	步兵第三十一	步兵第十六
步兵第十	步兵第三十九	步兵第三十五	步兵第八大隊	步兵第三十一	步兵第十六
步兵第十	步兵第三十九	步兵第三十五	步兵第八大隊	步兵第三十一	步兵第十六
步兵第十	步兵第三十九	步兵第三十五	步兵第八大隊	步兵第三十一	步兵第十六

善通寺 姫山路 岡山路 松江路 烏取路 姫取路 金澤 富山 鯖山 敦賀 富山 金澤 弘前 盛岡 弘前 盛岡 弘前 山形 秋田 弘前 青森 函館 旭川 札幌

(宮都字) 四十第

(米留久) 二十第

(寺通善) 一十

步兵第十九	步兵第二十七 (宇都宮) 步兵二十八 (高崎)	步兵第二十七	野戰重砲兵第二 (小倉)	步兵第十二 (福岡) 步兵二十四 (久留米)	(善通寺)
第九聯隊本部	步兵第十五	步兵第十五	野戰重砲兵第二	步兵第十四	步兵第十四
輜重兵第十四	步兵第十五	步兵第十五	野戰重砲兵第二	步兵第十四	步兵第十四
工兵第十四	步兵第十五	步兵第十五	野戰重砲兵第二	步兵第十四	步兵第十四
野砲兵第十五	步兵第十五	步兵第十五	野戰重砲兵第二	步兵第十四	步兵第十四
騎兵第十五	步兵第十五	步兵第十五	野戰重砲兵第二	步兵第十四	步兵第十四
步兵第十五	步兵第十五	步兵第十五	野戰重砲兵第二	步兵第十四	步兵第十四
步兵第十五	步兵第十五	步兵第十五	野戰重砲兵第二	步兵第十四	步兵第十四
步兵第十五	步兵第十五	步兵第十五	野戰重砲兵第二	步兵第十四	步兵第十四
步兵第十五	步兵第十五	步兵第十五	野戰重砲兵第二	步兵第十四	步兵第十四
步兵第十五	步兵第十五	步兵第十五	野戰重砲兵第二	步兵第十四	步兵第十四

京都 宇都宮 水戸 宇都宮 松本 高崎 宇都宮 水戸 太刀洗 鷺沼 佐保 下關 小倉 久留米 佐賀 久留米 大村 福岡 小倉 善通寺 高德山 松島

(都京)六十第

(南羅)九十第

(山龍)十二第

(京都)

步兵第三十
(大津)

步兵第三十七
(咸興)
步兵第三十八
(羅南)

步兵第三十九
(平壤)
步兵第四十
(龍山)

步兵第一大隊	步兵第二大隊	步兵第三大隊	步兵第三十二大隊	步兵第三十三大隊	步兵第三十四大隊	步兵第三十五大隊	步兵第三十六大隊	步兵第三十七大隊	步兵第三十八大隊	步兵第三十九大隊	步兵第四十大隊	騎兵第二十二大隊	騎兵第二十三大隊	騎兵第二十四大隊	騎兵第二十五大隊	騎兵第二十六大隊	騎兵第二十七大隊	騎兵第二十八大隊	騎兵第二十九大隊	騎兵第三十大隊	工兵第二十六大隊	工兵第二十七大隊	工兵第二十八大隊	工兵第二十九大隊	工兵第三十大隊	馬山重砲兵大隊	飛行第六大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大知山津

大津

京都

京都

八日

羅南

羅南

會寧

平壤

龍山

龍山

大邱

大邱

龍山

龍山

龍山

龍山

龍山

龍山

龍山

龍山

龍山

龍山

龍山

龍山

龍山

東京灣要塞

父島要塞

由良要塞

奄美大島要塞

津輕要塞

函館要塞

下關要塞

對馬要塞

佐世保要塞

長崎要塞

壹岐要塞

舞鶴要塞

鎮海灣要塞

永興灣要塞

基隆要塞

澎湖島要塞

各要塞

令長官一人

盤踞我東北之日本軍備

第一師團

第一師團

第四師團

第六師團

第六師團

第七師團

第十二師團

第十二師團

第十二師團

第十二師團

第十二師團

第十六師團

朝鮮軍

朝鮮軍

朝鮮軍

朝鮮軍

朝鮮軍

朝鮮軍

朝鮮軍

朝鮮軍

朝鮮軍

朝鮮軍

朝鮮軍

朝鮮軍

朝鮮軍

朝鮮軍

朝鮮軍

朝鮮軍

朝鮮軍

朝鮮軍

朝鮮軍

橫須賀

東京小笠原父島大村

兵庫縣津名郡由良町

鹿兒島縣大島郡東方村

大分縣北海部郡佐賀關町

函館市

下關市

長崎下縣郡難知村

佐世保市

長崎市

長崎縣壹岐軍武生水町

京都府加佐郡餘內村

慶尙南道昌原郡鎮海面

咸鏡南道元山

基隆市

高雄州澎湖島馬公街

各要塞

令長官一人

盤踞我東北之日本軍備

日俄戰後

年十二月之中

鐵路沿線

日本常川駐屯

三十九年

之日本軍隊

遂有師團

及獨立守備隊

兩種

日本全國之要塞地帶與各師團分守之狀況

要塞

師團名稱

司令部所在地

此外直接守備關東租借地之日本軍隊，尚有旅順要塞司令部及重砲兵大隊，共有常備軍一萬三千餘人，守備隊六千餘人，總數二萬左右，

一陸地軍備

在東北之日本駐軍，以關東軍司令部為最高級機關，其駐軍部隊，軍事機關，有旅順要塞司令部，駐紮師團，獨立守備隊，旅順重砲隊，及關東憲兵隊，陸軍倉庫，衛戍病院等，此外陸軍運輸部，在大連設有辦公處，（一九三〇年九月一日調查），關東司令部 最初在關東都督府內，設有陸軍部，都督為陸軍大（中）將，特任官，為日本在關東租借地內民政軍政之首領，民八（大正八年）四月，廢都督制，分設關東廳及關東軍司令部，分掌民政軍事，關東軍司令為陸軍大（中）將，特任官，直屬於日皇，統率在東北及關東租借地之日本帝國陸軍諸隊部，且擔任關東租借地及南滿鐵路路線之防務，軍司令部內有參謀部，副官部，兵器部，經理部，軍醫部，獸醫部，法務部等機關，軍司令部所在地旅順，軍司令官大將菱刈隆，參謀部長少將三宅光治。

駐劄師團 師團司令部設於遼陽，分配兵力於長春，公主嶺，鐵嶺，瀋陽，遼陽，海城，旅順等地方，師團長松井兵三郎，十九旅團長中村濱作，三十旅團長安藤紀三郎，此種部隊，為作戰上之任務及訓練教育之便利起見，均各成為聯隊集合，（即各種兵均成為聯隊，居於一處以利訓練，而厚兵力），又駐紮師團，原定每二年與日本內地師團，互相瓜代，本年七月一日之軍事參議官會議，業已承認三長官會議決定之滿洲常駐師團設置案，該案即移駐日本內地一個師團於滿洲，以為永久的

常駐師團，而將從來每二年調換一次駐紮師團制度廢止，又其實施，一切歸三長官處理，其移駐之師團，以弘前第八及金澤第九兩師團為候補，又移駐滿洲一個師團之計劃，決定輸送費以師團調換輸送費充當，經常費則以駐紮滿洲師團及師團留守隊之經常費充當，實施期定昭和八年四月，駐紮師團調換之時舉行，設置永駐師團司令部，步兵旅團司令部一處，及步兵一個聯隊，長春方面步兵一個聯隊，旅順步兵一個聯隊，瀋陽騎兵聯隊，公主嶺野砲兵聯隊，海城工兵大隊等，其結果不但不能節省軍費，且將增加關東二三千名，

獨立守備隊 一九零六年（明治三十九年）九月，為守備南滿鐵路起見，將參加日俄戰役之預備軍人，編成守備隊六個大隊，為永駐性質，兵力分配於普蘭店至長春間，及瀋陽至安東間鐵路沿綫各地方，專任鐵路警衛，並保護電綫之責，迨一九〇九年（明治四十二年）四月，編成獨立守備隊司令部設司令部於公主嶺，管轄全守備隊，（六個大隊）民國五年（大正五年）六月廢預備役制，改為現役制，十二年三月因軍備縮小之結果，撤退守備隊二個大隊，故鐵路守備隊當時僅有四個大隊，民國十八年（昭和四年）四月十五日，改正陸軍平時編制，又增設兩個大隊，故現在之日本守備隊，仍為六個大隊，司令部仍在公主嶺，軍隊分配在關東租界外南滿鐵路沿綫各要地，直接當鐵路警衛之任，獨立守備司令部官中將森連，旅順要塞司令部 該要塞司令部官隸屬於關東軍司令部，擔任要塞之防禦計劃，管理要塞之兵器材料，及要塞建築，軍需品之補充等，

關東憲兵隊 該隊本部設於旅順，各分隊及遺隊，設於鐵路沿綫各地，（分隊在旅順，大連，遼陽，瀋陽，鐵嶺，長春，安

東，分遣隊在柳樹屯，大石橋，營口，海城，撫順，開原，四平街，公主嶺，連山關，)受軍司令之指揮，服軍事警察任務，又受關東長官之指揮，兼理一切行政司法之警察事務，關東陸軍倉庫 掌理駐東北日本陸軍各隊部所需糧秣，被服，工兵器具，衛生材料，獸醫材料之貯藏，購置，製造，以及補充，倉庫原設旅順，分庫設於大連，鐵嶺，至民國十年(大正十年)十二月，將倉庫移於大連，在鐵嶺設分庫，旅順僅設一辦事處而已，

衛戍病院 收容各地陸軍病人，加以治療，並保管一切衛生材料，軍人及軍人眷屬，在旅行途中患病者，該院亦可收容治療，在旅順，遼陽，鐵嶺，設有病院，大連，柳樹屯，大石橋，海城，瀋陽，公主嶺，長春，安東，及連山關各地方亦均設有衛戍刑務所 陸軍監獄，應設於軍法會議所在地方，日軍在旅順，設有衛戍刑務所，

防地及兵力 日本駐在東北陸軍兵力隊號及駐地第十六師團司令部(遼陽)，第十九旅團司令部(鐵嶺)，第九聯隊(長春)，第十九聯隊(鐵嶺)，第三十六旅團司令部(旅順)第三十八聯隊(瀋陽)，第五十三聯隊(旅順)，騎兵第二十聯隊(公主嶺)，砲兵第二十二聯隊(海城)，工兵第十六聯隊(遼陽)，輜重兵第十六大隊(遼陽)，獨立守備隊司令部(公主嶺)，第一大隊(公主嶺)第二大隊(瀋陽)第三大隊(大石橋)第四大隊(連山關)，第五大隊(新義州)，第六大隊(安東)民國二十年一月調查，海防軍備 日俄戰後，日本在旅順，設鎮守府，民三(大正三年)四月一日，廢鎮守府，改為要港部，民國十一年(大正十一年)十二月一日，將要港部撤退，僅存防備隊，至民十四年

(大正十四年)四月一日，復將防備部撤退。現在僅駐有海軍武官及無線電信所，因旅順港屬於第二遣外艦隊警備區域，故第二遣外艦隊艦艇，常駐泊港內，關東租借地內，日僑有徵兵制，凡年在十八至四十五歲之男子均編列軍籍，遇事一呼立集，頃刻成軍，可慮實甚，

李徵五請纓討日

南京蔣介石先生並轉京方諸同志廣州唐少川先生並轉粵方諸同志上海新聞報天津大公報漢口新民報館並分轉平津滬漢各報館暨海內外同志同胞均鑒，頻年內亂，召人輕侮，遼東奇辱，世界創聞，徵五自辛亥統領光復軍，追隨革命，清室既退，漢土以復，即自請解除兵柄，固深以擁兵自衛為恥也，內爭既起，彼朴此興，徵五亦嘗奔走於其間，然祇知本和平之素志，未敢倚武力為仲裁，是又以自相殘殺為更恥也，今則我革命先哲，我陣亡烈士，我忍痛犧牲之內外同胞，將無數赤血黃金所換來之大漢土地，竟於數十小時內，忽被日人侵奪至東北數千里之廣，此可忍，孰不可忍，外交本恃軍事為後盾，我不能戰，即謂之不戰而屈服，豈適用非戰之制裁，馮唐雖老，匹馬猶雄，與日偕亡，戴天不共，徵五謹本辛亥光復軍主旨，預備重集健兒，枕戈以待，誓以規復國土為職責，對付日本為範圍，方今當國諸公暨海內外諸同志，苟有所命，即當以辛亥之追隨革命者，為之效力於其後，凡我袍澤，不乏同情，當世賢豪，同是隱痛，尚希本患難與共之意，為分工合作之圖，亡國之禍，急於眉睫，謹佈區區，佇候明教，李徵五叩誌，

上海民氣緊張之面面觀

學界

徐佩璜召集各大學校長談話

自暴日出兵佔東省後，各大學學生教職員，均紛起熱烈表示反抗，市教育局局長徐佩璜，特召集上海各大學校長，至教育局會議，到暨南大學校長鄭洪年，中國公學副校長潘公展，滬江大學校長劉湛恩，法學院校長褚慧僧，交通大學校長黎照寰，大夏大學副校長歐元懷，復旦大學祕書長金通尹大同大學校長曹惠羣，勞動大學訓育主任范爭波，暨南大學訓育主任湯德民，及持志中法法政等各代表二十餘人，首由徐局長報告召集會議意義，繼由各代表報告各該校學生愛國運動近況，最後討論各校當局應如何指導學生，使抗日救國運動有效而守秩序，六時許散會。

蔣主席意下青年的力量

要好好培養

未到時機——不好隨便暴露

上海大夏大學學生約四百餘人，二十九日由滬乘晚車到京，三十日上午九時抵下關，步行入城，即赴中央黨部請願，當由中央黨部職員導入大禮堂，推代表呈遞請願書，內容凡五項，（一）請中央準備對日宣戰，（二）請中央責成東北當局收回領土，（三）全國一致團結起來共禦外侮，（四）全國學校實施軍事

訓練，（五）外交公開，中央當推委員于右任王伯羣等接見，于氏對學生致詞略謂，大夏大學同學此次由滬來京請願，足表示愛國之熱忱，甚為欽佩，中央對於各位請願之意見完全接受，並已準備有最後決心，希望各位返滬後轉告同學，並加以解釋，中央定當依照總理遺囑求中國之自由平等，不負全國國民之希望云云，繼由蔣主席訓話略謂，現在中國雖受日本帝國主義之侵略，有各位熱心愛國，國家很有希望，中央對於各位所陳意見一定接受，現在之戰爭不在陸海空軍，而在青年之精神，青年愛國，國家即可得到最後勝利，前國民革命軍北伐時，北

洋軍閥的軍隊，俱被一一打倒，實因為當時一班青年贊成革命增加國民革命軍的力量，希望青年們好好培養自己的力量，用自己的力量，然後才能收到最大的效果，在沒有到相當時期，不好隨便暴露，青年的力量，是要拿學問來做基礎的，如果青年的學問智識受了損失，即國家力量受了損失，即以各位來京的四百餘同學來計算，如每人每日缺六點鐘功課，國家每日就缺少二千四百點鐘的力量，古人說「一寸光陰一寸金」我以為「金」隨時可以得到，「時間」一過就不能再來了，所以時間是很寶貴的，能寶貴時間就可以得到自己的智識學問，即可以增加國家的力量，希望各位返校以後，轉達各位同學寶貴光陰努力

向學，以備對外云云，旋由中委張道藩引導參觀中央黨部各處，並在會客室用茶點，即退出，預備下午謁陵，即乘夜車返滬。

□十大學請政府公布方針

否則將與學生一致行動

並電美學界請主張正義

上海十大學廿五日舉行會議，討論抗日救國，出席代表容啓元、胡其炳（光華）褚輔成（法學院）金通尹（復旦）曾梁度（大同）朱佛定（法政）何世枚（持志）歐元懷（大夏）劉湛恩（滬江）潘公展（中公）盛振為，（東吳法學院）議決要案，（一）本星期六各校停課

□蔣主席對上海大學生請願團表示

「靜待國聯處決

南京二十六日消息，本市各大學學生抗日救國聯合會代表儲平安李椿孫等，先行抵京，寄寓中央大學，旋即出席南京學界之救國聯合會，雙方意見極為融洽，決定在下一步伐之下努力救國工作，南京二十六日專電，上海各大學請願代表團一行五十一人，今晨抵京，當赴國府請願，由劉旋天領導，均臂纏黑布，上印「誓雪國恥共赴國難」字樣，請願共五點，（一）請國府集中兵力，驅逐日兵出境，（二）請懲辦不力外交官，（三）請令迅速出兵，（四）請發各大學學生槍械，武裝起來，為政府後盾，（五）請實行革命外交，不簽訂喪權辱國條約，由蔣主席親自接見，答復謂，對日事件，國府當負全責，青年學生應安心向學，不要徒荒學業，外侮緊急之時，國內最要嚴守秩序，國府決

，使學生參加市民大會，（二）下星期一起照常上課，如在相當期內，政府無具體辦法，屆時各校當局，惟有與學生一致行動，（三）下星期二由東吳法學院再行召集會議，（四）以上各校聯名電請國府，即日宣布討日方針，以平公憤（五）推東吳法學院草擬電文，電告美國各大學，請督促政府主持正義，維持世界和平，該項電報，已由吳經熊博士起草，日內即以各大學教授吳經熊劉湛恩等聯名發出，原電大意云，此次日本出兵，霸佔東三省，實係違背國際公約，我中華舉國憤激，近日國際聯盟會及貴國政府，已有公道的主張，執事等為當代智識界領袖，務請極力宣揚茲事真相，並主持正義，俾武力侵略者知所警惕，世界和平得以維持等語，

生請願團表示

勵行革命外交，斷不簽訂傷權辱國之條約，現此事既訴之國聯，應靜候處決，最後之策，國府已有準備，定能使國家疆土保全無恙，該團並定二十七日赴中央黨部請願，並擬往謁胡漢民，請力疾從公，即日銷假，又該團二十六日在國府請願時，曾要求國府收回上海同文學院，聞蔣答復，原則接受，交教部研究辦法，

□各大大學校長開談話會

電歐美各大學宣佈日本暴行

上海各大學校長於廿八日正午十二時假中國科學社開談話會，討論對付日本此次暴行辦法，到褚民誼張壽鏞黎照寰鄭洪年顏

福慶裴輔成劉湛恩何世枚歐元懷蕭友梅范爭波(代王景歧)朱應鵬(代潘公展)陸希言曹惠琴金通尹等十六大學校長對於此次日本暴行，異常憤慨，各校長相繼發言，咸謂值此嚴重時期，上海教育界宜堅強團結，加緊組織，為政府後盾，不宜分散力量，各自為謀，而進行步驟，尤當齊整始克收效，褚民誼並謂，此次滬上青年，對國事尤形憤激，頗有願效死疆場，為國雪恥者，殊堪嘉尚，吾人自應與之合作，共救危亡，現各大學對於教育部所頒之救國辦法七條，已切實奉行，其中有一條，欲學生照常上課，現雖因學生赴京請願，各校暫時停課，但仍希望讀書不忘救國，救國不忘讀書，此次請願，得有圓滿之結果，即刻恢復上課，因加緊用功讀書，即是無形救國，此時各種救國運動，是治標的臨時救急辦法，欲求治本的永久有效，實非全國學生加意用功堅苦不可，嗣經議決，用上海大學聯合會名義，通電歐美各大學，宣布日本暴行，俾引起世界學術界之注意，起而為公正之主張，以裁制日本之橫暴，

各大學抗日會通電

全世界大學生主持正義

上海全市大學生合組抗日救國會

上海各大學校學生推派代表，於九月廿五日下午三時，假四川路青年會開全市大學聯合會，討論對日，并由各代表議決組織上海各校學生抗日救國聯合會，當場通過議案五則，茲將會議詳情，分誌於后，

到會代表 該會議由滬江大學召集，計到中央大學商科，大

各大學學生抗日救國聯合會幹事，因各校代表已晉京請願，留滬學生應積極取一致行動，并應有嚴密之組織，特假座少年宜講團，召集臨時緊急幹事會議，結果決議通電全世界各大學學生，請對日事主持正義，并罷課期內之工作多項，茲將其詳情錄之如下，

▲出席幹事 交大徐盛，劉良堪，同文史惠康，勞大任心力，法政王耀東，季始元，大同薛宜耕，復旦梁培樹，陳福禎彭福忻，大夏汪瑞年，光華朱有琳，

▲議決案件，(一)起草本會組織大綱案，議決推定交大光華復旦為起草委員，起草大會章程，交下屆代表大會，(二)罷課時期之工作方案，議決甲，組織化裝講演隊 乙，多用圖畫宣傳，丙，加緊平民學校工作，丁注重研究中日問題，(三)通電全世界各大學學生主持正義案，議決推定交大東吳負責起草，(四)明日(二十七)下午二時召開代表大會案，議決通過，(五)代表大會召集案，議決由光華召集，(六)代表大會主席案，議決由代表大會中選舉，(七)通電全國工商界與學界聯絡取一致行動，即日罷工罷市，以作政府後盾案，議決推定大夏復旦負責起草，

上海全市大學生合組抗日救國會

夏大學，勞動大學，滬江大學，大同大學，文化學院，中法工業專門學校，光華大學，持志大學，同文書院華入部，交通大學，法學院，東吳大學，約翰大學，上海美專，暨南大學，東亞體專等各校代表六十七人，

通過提案 各代表報告畢，即討論各提案，共計四十餘起，

以時間不及，昨僅通過提案六則，其餘留交執行委員會討論，已通過之提案，計（一）組織上海各學校學生抗日救國聯合會，（二）上海各校應於本星期六一律停課致哀，（三）各校應努力宣傳暴日情形，（四）請求中央集中全國兵力，驅逐日兵出境，（五）派遣代表（每校兩人）赴京請願，（六）請中央從速派艦增兵來滬維持京滬治安，

■執委產生 抗日救國聯合會執行委員之產生，由各校選派代表一人充任，（以出席各校為標準）至執行委員會辦事細則，由滬江大學代表負責起草，大會宣言，由復旦大學勞動大學代表起草，交執行委員會修正之，至籌備大會經濟問題，定由第一屆執行委員會時討論籌劃辦法，

■開委員會 第一屆執行委員會，定九月廿六日下午一時假崑山路東吳大學舉行，至本埠各中學校亦定廿六日下午二時假四川路青年會開各校代表大會，或加入該會，合力進行、

各中學救國會將擴大宣傳

△發現再購日貨 即予開除學籍

△加緊軍事訓練

上海各中學抗日救國會，二十五日在天后宫樹基學校內開第一次幹事會，議決（一）本會所屬各中學校，由下星期一（二十八日）起至星期三（三十日）止舉行大規模宣傳，時間下午一時至四時，（二）由本會函知各地中學校，請組織宣傳隊出發，（三）各校抗日救國會舉行日貨登記，如發現再購日貨者，永遠開除學籍並拍照公布，（四）向上海市抗日救國市民大會提議，喚醒在日廠華工自行退出，一面呈請實業部籌設工廠，救濟失業

中學生齊心抗倭寇

△戮力同心願與偕亡

滬江大學附中學生，發起上海中學校聯席會議，討論抗日辦法，並擬加入各大學學生抗日救國會，以厚實力，

△南洋中學 補習科學生胡昶，黃培元，秦錫奎，陳智遠，宋子澤，周榮章聯名來函，發起組織學生軍，如願加入，請立志願書，投函該校胡昶君，報名至十月六日為止，

上海女子 中學開抗日救國會成立會，除教職員演說外，尚有幼師，學生吳映雪女士，初中三學生，端木燕女士，相續演說，兩女士泣不成聲，聞者動容，

南方中學 全體師生，開緊急會議，討論結果（一）本讀書不忘救國，救國不忘讀書之精神，力持鎮靜，（二）實施對日經濟絕交，責已勸人，絕對不用日貨，（三）以對外必須一致，決聯合上海教育界取一致抗日行動，

△暨南大學 學生召集緊急會議，除聯合上海各大學一致行動外，並分電海外各屬僑胞，作嚴重抗日表示，同時該校學生軍，振肅軍儀，枕戈待旦，

△中法工學院 召集全體大會組織抗日救國會，全體同學，一律臂纏黑布，停止娛樂，

△務本女中 集全校師生於體操場，議決（一）停止一切娛樂，（二）實行經濟絕交，（三）實施軍事訓練，（四）佩帶團結一致徽章，

△法政學院 全體師生昨開追悼東省死難同胞大會，出席者七

百餘人，

△交通大學 廿一日開全體大會，議決停課，以便向各界宣傳，並特組抗日委員會專任其事，查該委會內分總務糾察宣傳演講四部及出席代表，演講部將學校內學生按號編隊，計分七十餘隊，每隊十人，分向徐家匯法華鎮龍華及南市等處出發演講，宣傳部除印就各種標語傳單及通電多份，並設情報股，專向各報館調查日軍消息，以便從早宣傳，且分赴各校商酌進行手續，

△大夏大學 全體同學，前開緊急會議，並組織大夏抗日救國會，議決抗日工作四項（一）通電政府各方主張和平，（二）對日實行經濟絕交，（三）努力擴大宣傳，（四）大夏同學全體武裝，△持志學院 學生自治會，議決通電全國同胞一致奮起救國，並致國府及與當局停止內戰，院內外張貼警目標語，全體同學一致臂纏黑布，

△醒民學校 舉行反日暴行演說競賽，又組織大宣傳隊，四出張貼標語，沿途演說，

△上公學校 學生會近日忙於硃書標語，張貼校外，並散發抗日傳單，初級之小學生均自願捐輸果餌之資，以充經費，

△同濟大學 醫學院後期學生，因院址在上海，特組織同濟大學抗日救國會上海分會，與吳淞該校抗日救國會，取一致行動，全體出發，至各電影院與遊戲場分散傳單，並每人臂纏黑布，市民大會，亦決全體參加，組織臨時救護隊，備有藥水、在場担任救護工作，

△中國公學 成立抗日救國會，推出總務文書，事務宣傳檢查五股主任及晉京請願代表一人，又議決全校學生編定隊伍參加

市民大會，

△江南學院 成立抗日救國會，定於廿六日起實行罷課，組織宣傳隊出發宣傳，凡加入抗日救國預備軍者，必須日行訓練二次，

△民立中學 議決，（一）呈請市黨部弗輸原料與日人，（二）本校學生軍每日加早操，（三）注重圖畫標語，（四）抗日會出抗日週刊，分貼各公共閱報處，（五）請史地教員注重國恥史地，（六）下學期起初中一二年級設童子軍，（七）通告全國同胞一致反日，

△君毅中學 成立抗日救國會，發出通電，

△復旦實驗 中學成立抗日救國會，分軍事訓練文書股事務股宣傳股情報股五股，全體學生出發宣傳，分爲十二大隊每隊有隊長一人，

△商學院 學生成立抗日救國會，議決自廿五日起上午敦請名人教授講演東北問題，下午全體總動員出發宣傳，分爲二十大隊，每隊設隊長一人，另設一糾察大隊，分赴江灣吳淞寶山楊行及其他各處宣傳，

△上海中醫 專門學校二十四日成立抗日救國會，決追隨上海教育界作一致抗日運動，

△崇德女子 中學成立抗日救國會，其工作分爲宣傳，日本滿蒙研究，及軍事預備三項，刻已分頭進行，

△東吳大學 附屬第二中學，昨由高三級發起組織抗日救國會，議決遵照中央命令加緊軍事教育，並參加外界一切反日運動，

△建國中學 決定辦法，定廿八日至十月三日爲抗日救國運動

團，宣誓不用日貨，並請對日本問題有研究之名人演講，每日課後出發演講，散發傳單，每日早操延長至半小時準備軍事動員，每日三餐前靜默三分鐘，為被難同胞誌哀，加緊讀書工作，

△滬東公學 成立抗日委員會，議決分總務宣傳檢察部，自廿六日起演講隊出發滬東一帶努力宣傳，

△中法大學 藥學專修科學生成立抗日救國會，已加緊軍事訓練，女同學自願組織救護隊，宣傳隊亦出發工作，

△兩江女子 體育學校，成立抗日救國會，主張不停止學業，公推代表四人，專事出席社會各種團體會議，當場議決重要議案如後，(一)誓死不購日貨，(二)成立看護隊，(三)早晨增添軍事訓練兩小時，

△滬江大學 業已否決罷課，又經校務會議決，派遣代表出席市民大會，並在校舉行國難講演，

△上海藝專 全體同學成立抗日救國會，議決參加上海學生抗日救國會，急極進行一切反日救國運動及宣傳重要事項，

△光華大學 又派出大批演講隊分赴虹橋路法華鄉等鄉鎮宣傳，按日出發，分途演講，並聞該會將請醫師檢查全體同學體格，分成強弱數組，加緊軍事訓練，

△持志學院 舉行師生全體大會，決議合組抗日救國會，分配各部職務，即日起加緊軍事訓練，並組織宣傳特種委員會，領隊出發宣傳，

△大夏大學 業已停課，全體師生，出發滬西一帶，開始宣傳，並已組織學生軍，成立軍事訓練委員會，負責促進軍事工作，抗日救國會議決，於九月廿五廿六兩日，全體出發宣傳，廿

五日出發者八百餘人，分五十四隊，地點為曹家渡，龍華，北新涇，真茹等處，時值大雨，道途瀧泥，而男女學生精神奮發，毫無畏難之態，

△法政學院 學生共出發宣傳隊六隊，分赴南市，十六舖，法英租界等處演講，今後女學生一律軍服上操，聘定謝暄李滄源為軍事教官，即日籌備成立學生軍，

△務本女子 中學部組織義勇軍，在公共體育場操演，全校五百餘女生中，有四百餘學生參加，餘因年稚身弱，被衛生處淘汰，

△暨南大學 議決工作，(一)暨大校工抗日救國會，分三隊赴鄉郊演講，(二)暨南民衆學校抗日救國會，亦分三隊出發宣傳，(三)暨南大中部全體學生抗日救國會二次大會，決定男同學厲行嚴格軍事訓練，女同學嚴格救護訓練，電請政府發給真槍，並實行外交公開等要案，

△勞動大學 製定宣言，譯成各種文字，竭力向國際宣傳，並決定宣傳大綱，及與蠻日實行經濟絕交之方法等，

△同德醫學 成立救國會，女同學一列參加救護隊，男同學並加緊軍事訓練，一方面出發宣傳，喚起民衆，

△上海女子 中學決議(一)組織宣傳隊，(二)呈請政府飭令海關不許日貨進口，(三)通電全國民衆不買日貨，(四)中國原料不許賣與日本，(五)勸告家庭親友不買日貨，

△鐵華中小 學校議決(一)將原有義勇隊之名額擴充，上緊訓練，(二)永遠抵制日貨，

△公時中學 開全體大會，議決(一)即日組織抗日救國團，(二)從今後永不用日貨，(三)課餘分組向民衆宣傳，(四)加

軍事童軍訓練，(五)組織女生救護隊，

△華華中學 成立抗日救國會，決定永遠不購用日貨，本星期六各纏黑布一天，

△南洋商業 高級中學校自組織救國會以來，加緊童子軍訓練，軍事訓練，女子部亦已加添看護課程，但不停課，

△青年會夜 中學全體學生組織，抗日救國會，議決發表宣言，努力宣傳，請學校添授軍事訓練，切實對日經濟絕交，

△青年女中 成立抗日救國會，決定(一)永遠厲行對日經濟絕交，(二)努力宣傳工作，(三)致力學業修養，(四)組織救護隊，至救護隊亦早已組織成立，初中以上學生一律加入，定每日下午四時至五時為練習時間，

△明德中學 議決一致不買日本製品，趕印標語，提醒國民，

△交通大學 抗日委員會議決組織全校救國軍，儘十日內成立，演講股三十餘隊，昨向京滬滬杭各站演講，雖大雨滂沱亦所不顧，今日仍決派出三十餘隊，

△上海法海院 等發起組織青年義勇軍，報名者已有百餘人，并請黃震遐饒谷公兩君為教練，已於十月一日起正式訓練，

△復旦大學 定五號起復課，至其辦法，第一週則每日上午上課，下午軍事訓練，第二週則每日上午軍事訓練，下午上課，至第三週起，則將原有課程改設關於中日問題之課程，今後全體師生均須一律改穿軍裝，

△滬海英文 專修日學部全體學生，遇必要時願入軍伍，并實行抵制日貨，組織宣傳隊盡力宣傳，(第一隊小東門附近第二隊江灣附近，第三隊徐家灣一帶，以上各隊均於昨日往各地

演講云)，

△羣益女校 學生會在該校大禮堂演劇宣傳，邀請學生家屬等來校參觀，劇名「愛國心」，

△廣肇公學 除中學部已組織抗日救國會進行工作外，再召集全體教職員開抗日救國大會，當場議決永遠對日經濟絕交，加緊童子軍訓練等要案，復議決男女教職員一律穿著國貨服裝，

△航海安旅 小學校學生自治會組織化裝演講隊，於每日課後，分向各處演講，並聞該校教職員多人已加入抗日救國義勇軍，

△同義中學 在滬西梵王渡周家橋徐家匯等處大張標語，散發傳單聞日內將由該校教務長毛家駒領導至新舊龍華等地演講，

△中大商學 院編印「暴日侵佔東省特刊」一厚冊如願索閱者，附郵票一分函致該會宣傳股，又該院二年級學生齊赴蘇州一帶作口頭宣傳，三年級學生分赴崑山瀏河一帶從事宣傳，

△安徽中學 全體同學，現為擴大宣傳計，議決再趕印標語宣言各五千份，每日全體出發，於閩北一帶作擴大宣傳，

△聖約翰附 屬高中學生會來函，抗日救國會於廿四日成立，已得學校允許，參加外界聯合會，廿七日會有快函致全市中等學校聯合會請求加入，惟至今未得回音，二十九日晚八時，舉行師生抗日救國演講大會，並行宣誓禮，全體議決(一)誓不買日貨，(二)努力宣傳工作，(三)請學校當局設軍事訓練，

△中等學校 學生抗日救國會幹事會昨假大南門民立中學開緊急會議，到會者，焦才賢(水產)周家良 中)張惠通(滬江)袁繼良(民立)汪洪坤(光華)王富昌(清心)孫育才(敬業)陳克靈(澄衷)易璧(民女中)郭鍾景(新民)譚自成黃德官(大夏)，議決

(一)工作遇必要時，大學抗日會幹事會得與本會開聯席會議，

不必合併，(二)由幹事會分五組，每日一組常務一人負責辦公，

△澄衷中學 組織日本研究社，同時加緊軍事訓練，宣傳隊出外演講，分發傳單，其化裝演講，尤爲人所注意，

△君毅中學 開全體大會，決定今後誓不買日貨，並積極加緊軍事訓練，

△持志中學 抗日救國會本星期一至星期三除依照中校會議決在寶山路一帶宣傳外，並於三十日上午十時全體師生在在大禮堂舉行對日經濟絕交宣誓式，

△正始中學 特定每晨五時起，從事軍事訓練，由該校教員姜東超担任，

△坤範女子 學校，議決各學生及家屬即日起一律不購日貨，星期日往鄉間演講，

△浦東各小 學教員在青年會勞工小學開聯席會議，計到勞工小學寧波第四公學仁基小學榮昌工會小學市立競存小學英美工人子弟學校等學校教員二十七人，議決組織上海市浦東小學教職員抗日救國會，以做有計劃有秩序之救國運動，

△民生中學 議決(一)呈請國府即日對日宣戰，(二)宣誓終身不用日貨，(三)在本校附近分貼標語插畫，(四)增加國術鐘點，

△洋涇中學 成立抗日救國會決議，(一)電請中央出兵驅逐日兵，收復東三省已失各地，(二)組織宣傳隊，(三)一致抵制貨日(四)出發宣傳，計分瀾泥渡揚家渡陸家渡陸家嘴老白渡洋涇鎮等六隊，

△江南學院 推定凌獻文顧繼武二君，爲請願代表，隨同各校

請願團赴京，

△吳淞商船 學校學生抗日救國會議決(一)分隊出發宣傳，(二)加緊軍事訓練，(三)聯絡吳淞區中大學組織吳淞區聯合會，聘請名人演講中日問題，

△復旦大學 於廿四廿五兩日間分組八十三個宣傳隊，每隊二十人，由糾察隊救護隊監督保護，攜帶宣傳品五種，共七萬餘張，出發開北，江灣，吳淞，寶山，虹鎮等處宣傳，工作至爲熱烈，

△同文書院 中華學生請願代表戴曙光出發，促中央準備出兵，對日宣戰，同時該代表隨帶呈教育部文，請即收回同文書院，

△上海美專 抗日救國會，召集臨時全體大會，議決組織學生義勇軍及看護隊，從事軍事訓練，並即日起實行素餐膳餘充作經費，並組織演講隊，攜帶製就之大幅宣傳畫，分赴本埠各處講演張掛，

△新華藝術 專科抗日救國會，議決(一)宣誓不買日貨，(二)組織宣傳隊，(三)推定西畫組師生繪畫日本侵略我國之插畫張貼各處，(四)推定音樂組師生編輯愛國及抗日歌曲散發全國，(五)主張暫不停止學業，

△華夏小學 廿六日起仿照亞美利加幼童號軍艦成功之辦法，教職員及學生逐日節省消耗費用，儲金救國，每日於早會時由值日教員演講日本侵略，

△上海中學 益加緊學生軍童子軍及女生救護隊訓練，市民大會，該校全體學生千人全部武裝整隊參加，復分隊往浦東各鄉演講，

△中大醫學 院抗日救國運動，(一)淞部全體學生組織演講隊，分發浦東楊行等處，(二)教職員自動捐助救國宣傳基金，當場即募得數百元，(三)發表對外宣言，主張立刻對日宣戰，(四)滬部學生因負責臨診服務，僅一部分參加市民大會，

△愛國女學 全體師生開抗日救國會，通過(一)本校學生應受軍事訓練並組織救護隊，(二)電請政府即日對日宣戰，(三)電政府嚴禁日貨進口(四)電致京粵兩方當局化除私見，一致對外，並制止當局直接交涉(五)宣誓永遠不買日貨(六)全體誓纏黑布，(七)全體師生應儲蓄金錢以備救災助餉，先生一元記，學生一角記籌議案，

△滬江附中 在校內各處及附近一帶已貼滿標語，鄉村宣傳隊每日下午出校演講，並出版壁報一次，昨日開會，有何元真君演說，因用力過度，以致心痛吐血，

△東方中小 學成立抗日救國會，議決(一)致電國府，下全國總動員令對日宣戰，(二)組織演講隊，分赴各處宣傳，

△復旦附中 校組織宣傳隊二十隊，分向本外埠宣傳，留校同學則每日須受四小時嚴格軍事訓練，全體加緊抗日工作，

△明德中學 講演隊，連日分赴四郊宣傳，成立義勇隊，加受國技及軍事等知識，雖年齡幼稚之附小學生，亦攘臂而起，分擔繕寫標語等工作，日夜學各生情願節衣縮食，捐資協助宣傳經費，

△新民中學 全校師生誓不購買日貨，於課後組織演講隊出發講演對於軍事訓練特別加緊，每晨六時起開始操練，此外並注意文字宣傳，

△大夏大學 全體教授，開會議決抗日進行辦法，重要者如下

(一)積極指導學生於不荒廢學業範圍之內，努力救國運動，(二)於課外加緊宣傳工作，(三)對國外宣傳，(四)教職員定製國貨中山裝或西裝，(五)電蔣主席，中央黨部，教育部，張副司令，及粵方要人，準備實力抗敵，不為姑息之鎮靜，

教育界組織救國聯合會

△通電全國共禦外侮

△加緊學生軍事訓練

△厲行對日經濟絕交

△第一次會議 本市教育界同人因反日救國問題，由發起人召集全市大中小學校負責人員，假大吉路市教局開會，集議對付方法，到會者不下一百五十餘人，公推胡庶華主席，姚賡夔紀錄，決議組織一臨時團體，一致反抗日帝國主義之野蠻行為，定名為「上海市教育界救國聯合會」，並推定胡庶華，鄭通和，陸殿揚，王孝英，賈佛如，倪文亞，趙侶青，江問漁，楊衛玉，陳公魯等十一人為委員，負責主持辦理一切事務，當經決定原則六項，並推員起草通電三起，一致國民政府，陳說擁護和平統一之真義，誓為後盾，二致國際聯盟，三致各國國民，直至晚七時始告散會，

△第二次會議 假中華職業教育社舉行第二次委員會，到委員胡庶華江恆源鄭通和楊衛玉趙侶青，陳公魯倪文亞陸殿揚賈佛如等九人，公推胡庶華為臨時主席，茲將會場情形分誌如下，
△議決各案 首由主席報告後，旋即議決，(一)修正通過本會約章九條，並推胡庶華為主席，江恆源為書記，(二)議決修正通過致中央黨部國民政府及廣州汪精衛諸先生電稿，(三)議決

修正致國聯會及各國民衆電稿，仍由胡庶華江恆源兩君接洽翻譯事宜，議決款項由本日出席委員儘明日交會應用，餘由會分別函催，(五)議決舉行第三次委員會時期

△大會簡章 上海市教育界救國聯合會暫行簡章如下，(一)定名，本會定名為上海市教育界救國聯合會，(二)宗旨，本會以抗日救國為宗旨，(三)會員，本會由上海市教育行政機關各級學校及各學術團體代表組織之，(四)組織，一、本會由第一次大會選舉執行委員十一人組織執行委員會，負責辦理一切進行事宜，二、執行委員會設主席書記各一人，由委員互推之，(五)工作，一、指導學生從事救國運動，二、研究並實行對日經濟絕交，三、宣傳救國運動，喚起國內外同胞及各國民衆對於日本暴行之注意，四、其他一切抗日救國工作，(六)會期，一、大會由執行委員會議決召集之，二、執行委員會每星期開會一次，遇必要時，得開臨時會，由主席召集之，(七)會費，一、小學，每校至少十元，(不滿六級之校得減半數)二、中學，每校至少二十元，三、大學，每校至少五十元，四、行政機關與大學同，學術團體與中學同，(八)會址，暫設華龍路環龍路口中華職業教育社內，(九)附則，本簡章如有未盡善處得由大會過半數之決議修正通過之

△通電全國 南京中央黨部國民政府廣州汪精衛先生唐少川先生孫哲生先生古湘芹先生李德麟先生許崇智先生陳伯南先生諸位先生台鑒，我國不幸，頻年禍變相尋，民無甯宇，近復統一破裂，洪水為災，贛鄂之寇亂未平，江淮之餓殍載道，人民救死，已恐不贍，乃惡耗傳來，日本竟乘我舉國喪亂，公然出兵，佔我東三省，焚劫殺戮，慘無人道，我政府置兵設防，未能

綢繆未雨，坐視國土喪亡，不堪一戰，國命何託，言之痛心，連日上海教育界同人奔走集議，悲憤塞胸，國難當頭，安敢緘默，爰掬血忱，垂涕敬告，政見容有參差，國家實所共戴，保種衛族，人有同心，國苟不存，政於何用，切盼諸公即日捐除意見，恢復和平統一，共籌對外，以期自存，失今不圖，國亡無日，國家武力，職在禦侮，今暴日佔我土地，戕我同胞，猶復聲稱一再退讓，堂堂華族，人格何存，血氣之倫，萬難容忍，迫請政府當局，立即整軍經武，力謀抵禦，全國人民，自當戮力同心，一致作政府後盾，我上海教育界同人，亦當躬率生徒，加緊軍事訓練，勵行對日經濟絕交，嘗胆臥薪，共雪大恥，目前固應靜候政府慎重措施，苟至必要，舍命捐軀，亦所不惜，更盼政府當局在可能範圍以內盡量將外交一切經過情形明白宣示，俾國人了然於真相之所在，益奮起共存共亡之決心，迫切陳詞諸希公鑒，上海市教育界救國聯合會叩，

△電國民政府 南京國民政府鈞鑒，日本於皓日乘我無備，率其虎狼，突犯瀋陽，毀壞我城池，蹂躪我土地，劫奪我軍械，屠戮我軍民，豕縱豨突，直無人性，而東北當局，事前既未能防範，以弭患於未形；事發又不能奮不顧身，為士卒先，使赤縣神州，淪為異域，炎黃貴胃，夷為奴隸，當此時也，凡有血氣，莫不髮指，錦繡山河，甯容破碎，國勢雖弱，人心猶存，與其日蹙百里，坐視國家之淪亡，不如振臂奮起，與日人決一死戰，破釜沉舟，人期必死，以此士氣，禦彼兇殘，勝負存亡，或未易量，我政府既受國民付託之重，務乞速頒軍令，集我義師，執戈前趨，復我國土，慰我國民，並嚴令東北將領整其師旅，効命疆場，帶罪立功，以謝天下，如有臨敵畏退，或私

與日本爲局部之交涉，不惜奴顏婢膝，媚敵以圖幸存者，與國人共棄之，我上海教育界同人，誓率江東八千子弟，爲我政府作強有力之後盾也，上海教育界救國聯合會，

上海市童子軍準備戰地服務

中國童子軍上海市理事會，鑒於國難臨頭，特召集緊急理事會議，出席者汪剛黃汕張訓方徐佩璜瞿越，列席者顧拯來趙慰祖羅烈，主席汪剛，紀錄羅烈，當議決要案如下，(一)尅日組織義勇軍，由十八歲以上之本市中國童子軍及服務員志願者組織之，組織法悉照中央公布之義勇軍教育綱領辦理，(二)組織上海市童子軍戰地服務委員會，專責訓練各團救護看護偵察運輸工程無線電傳訊等重要課程，及準備服務事項，(三)推定童行白徐佩璜孫移新羅烈趙慰祖汪剛陳志真余魁元顧拯先瞿越冷雪樵尹道中王文華沈愚吳楚梁朱文標黃汕鄭潤榮姚綏楷劉育才顧拯來陸禮華戴企留張訓方葉春年蔡顯敏蔣銀生華明聲唐世昌徐國治趙少彝曹雲程金星朱家讓徐子成王亦樵倪潔民等三十七人爲上海市童子軍戰地服務委員會委員，並定九月二十七日下午四時，在大西路光華大學召開第一次會議，(四)呈請上級營救濟垣被擄八十餘名童子軍，(五)呈請上級轉咨國府主席迅速出兵，對日宣戰，

褚民誼任學生義勇軍指揮

中央委員褚民誼，接奉中央執行委員會秘書處公函云，關於中央黨部工作人員，實施軍事訓練一案，經中央第六二次常務委

民誼爲指揮，方委員覺慧爲副指揮在案，除分函外，並案錄檢同學生義勇軍教育綱領一份特此函達，即希查照，籌劃進行爲荷，褚氏接函後，即晉京着手進行，

各中校代表請求發鎗一萬枝

訓監部允請國府發給

並分派教官加緊訓練

上海中等學校協進會各校及江蘇省立各中等學校，爲加緊各高中軍事訓練，推舉代表鄭西谷廖茂如胡煥庸爲代表晉京請領槍械，該代表等於一日午前至訓練總監部，由國民軍事教育處王處長接見，答謂部中對於此事早有計劃，並允即日呈請國民政府發給步槍一萬枝按數分配各校，大約每校可得百枝以上，同時部中按照各校人數添派教官加緊訓練，各教官薪金亦統由中央供給，談後，部中並正式備函答復各代表，請爲轉達各校，

各大學復課

各大學學生抗日救國聯合會第四次代表大會議決要案(一)各大學學生一律復課，如因特殊情形，不能即日復課者，得展期二日，但至遲不得過下星期一，(二)復課以後，注重宣傳國難，與軍事訓練，(三)復課以後，無論何項工作俱應加緊努力，(四)從事抗日工作之學生應准其請假而不扣分，(五)前經推定派往廣東呼籲和平之五校代表，現因情勢變遷，毋庸出發，(六)本會不必與中學生抗日救國會合併組織，(七)同文書院中

表宣言案，推光華法學院中國公學審查宣言內容，即行發表，

楊家四兄弟請纓殺敵

△棄讀從戎敵愾同仇
△願雖未逮志實可嘉

光華大學學生楊人倬、楊志、楊麟毓、復旦大學楊慶燮兄弟四人，憫水災之奇重，憤暴日之蠻橫，已遺書離校，請纓從軍，並托人將衣物兩大包函件一封，轉交朱子橋將軍變賣助賑，茲錄其原函如下，

「朱子橋先生大鑒，久仰盛譽，無由拜識，曷勝悵惘，此次暴日乘我內亂未平，天災突起，死亡流離，救恤未遑之際，佔我國土，戮我國民，凡屬同胞，能不痛憤，某兄弟等痛種類之凌夷，哭山河之破碎，請纓從軍，誓以赤血保我疆土，刻下所遺日用衣服暨一切，敢託先生即刻變賣，全數捐助水災最慘之處，如蒙盡力辦理，則災民得慶重生，某兄弟等亦當感謝於無盡也，草此，順頌刻安，楊人倬、楊麟毓、慶燮同啓，

計開皮鞋三雙，網拍一只，帽子四頂，背心三十四件，洋裝上衣二十件，皮統料一方，另零物一包，朱慶瀾君接到上項書件衣物，業已出具收據，交由代送人收執，惟略有意見，擬與楊君等面談，因不明現在住址，故托時報代為刊登一信，茲錄如下，

楊麟毓，楊人倬，楊慶燮，昆玉鑒，函悉，衣物照收，諸君壯志可佩，但有愚見亟思而譚，請速駕臨九江路一號內國府救濟水災委員會災區工作組或一品香旅社，朱慶瀾啓，

南京念五日時報專電，滬大學生楊氏四兄弟二十五日赴國府，請謁蔣主席，面陳毀家紓難，負弩前趨意，蔣派參事林獻王怒接見，深致慰勉，並謂政府對日交涉已決定辦法，如至宣戰必要時，當再通知，請先還滬受課，勿荒學業，

楊氏四兄弟告全國同學書

在京從軍請願經過

全國同學均鑒，天禍中華，內亂未平，天災突起，暴日乘我之危，佔我疆土，戮我同胞，奸淫屠殺，開人類歷史上未有之暴虐殘酷，搆世界各國從未承受之奇恥大辱，而洪汎橫流，災黎遍野，朔風一起，寒冷徹骨，誰無人心，思念及此，能不愴痛，然一般青年學子，於國亡俄頃之間，尙且逍遙歲月，視若無關，傷心慘目，曷爲此極，余等自知兄弟四人，雖請纓討敵，同死國難，無補分寸，然期以一片熱血，激起全國學生之猛醒，荷槍實彈，同赴疆場，並將四人所有日常服用物品，雖至一冠一履一襪一衫之微，以及運動用具等，全數於敬(廿四日)晚驅車送往時報館，托其轉致朱慶瀾先生變賣成數捐助災民，即隨身一襲，亦即卻下，僅餘破衣舊袴各一，當時時報工友以及當場諸人莫不淚承眉睫，余等受此同情，於悲愴中感受莫大與奮，當即步往北站，乘十一時四十五分快車晉京，枯坐徹夜，未進粒粟，此時雖身受生平未有之痛苦，然念及國家苟存，尙有死所，一旦淪爲亡國人民，遭受鞭撻，冤屈誰訴，其將生既不能，死亦不得，反覺良慰，有晨(念五日)抵京，至下關時，大雨滂沱，積水沒膝，乃步行前往國府，沿途所見，最令人傷

心者，即首都畿樞之地，舍一二反日標語外，民氣冷淡，毫無表示，幾不知兵臨城下，國亡無日在即也，道途泥濘，舉步極難，故步行至三小時之久，方抵國府，時雨下益大，目難齊視，抵府時少候片刻，由侍衛轉達，求謁主席請纓討日，即導往客廳，當由主席特派王濯午林烈敷兩參事接見，余等尚未聲陳請纓，王參事即云主席於昨晚接讀諸君來電請纓時，於悲憤中極爲忤慰，良以國難日迫之時，全恃人民爲政府後盾，然自日本暴行至今，政府所特爲邦國長城之全國學生，竟至聲氣消沉，或尙於休課誌哀之日，資情娛樂，今諸君以青年學子，且係兄弟，能不惜生命，自願赴難，以保國家，當此民氣消沉，有諸君登高一呼，必能激起全國學生義憤，心無無限嘉許，惟以今晨有緊急會議，故不克親自接見，特將所言之事，囑其轉告，繼即由林參事述主席所囑轉告，政府對於此次事變，已擬對付方針，令余等轉告全國同學，其已經在報端發表者，勿庸贅述，其重要諸點，則林參事云，主席告諸君，並囑以語諸同學，政府可以負責而言，刻已擬下一定步驟，至最後時亦有決心與準備，惟以國家軍隊言之，絕不足與日一抗，所賴惟在智識階級優秀分子之全國同學，同心戮力，力量從組織而生，必須動作一致，步驟一致，守嚴密之紀律，服從統一之指揮，一德一心，作必死之奮鬥，而後始能發生効力，斷不可人自爲戰，以陷分裂，至於政府，對於諸君請纓，表示無限尊重與忤慰，

而不能接受者，良以今日尙未決定，國聯之有無判斷是非主持公直能力之前，此時暫且含忍，決非屈服，余等聆此，悲憤萬分，當即堅決請求政府立下決心，對日宣戰，惟有自強，方能自救，余兄弟等決不惜生命，以作前驅，誓不反顧，王參事乃云，主席極望諸君暫蓄愛國熱忱，國難未已，來日方長，亟應速回原校，努力勤學，一俟動員令下，當即電召，並望極力激勵同學，暫蓄熱忱，從事訓練，期以同赴國難，力量既充，方有效果，此時政府，萬不忍置君於前敵，徒死無益，主席囑言已盡於此，惟諸君如能留京，主席極願與諸君一談，余等至此心力俱盡，憤痛之狀，實難形述然服從政府爲國民天職，故雖日賭種類凌夷，而効命無由，舍當日撞死國府之外，實無他法，敢以經過，垂涕縷陳，至希公鑒，

□以我之矛攻我之盾

我國空軍設備最完善者，首推東北，我置備之戰鬪飛機亦最好，此次日軍侵佔東北，我東北長官因抱不抵抗主義，遂將駐在航空廠內之二百餘架飛機，拱手讓與日軍，日軍即將機上青天白日之標徽，改爲日本徽號，且駕之攻擊北甯路客車，以我之矛，攻我之盾，用心之毒，令人髮指。

楊人偉 楊麟毓
楊人傑 楊慶燮
同啓

九月念六日

市商會會員大會

到一百六十餘公會代表

議決組實施絕交委員會

上海市商會於九月二十八日下午二時召集臨時特別會員代表大會，討論抗日救國進行辦法，主席團王曉籟，王延松，徐寄廩

，袁履登，紀錄吳紀春，茲將詳情分誌如下。

■到會代表 銀行業徐寄廩，綢緞業王延松，裕清華，棉布業陳松源，南北貨業鄭澄清，糖業鄭澤南，烟兌業陳良玉，棉業劉屏孫，腸業葉家興，錢業裴雲卿，礦灰業馬少荃，廣告業鄭耀南，煤業陸祺生潘以生，航業袁履登，彩印業成燮春陸鳳竹，百貨程桂初，地貨業丘良玉，書業盛同孫，花行業程幼甫，麵粉廠業顧馨一，絲廠業王曉穎，捲烟廠勞敬修，魚行業方椒伯，到會者共有一百六十五同業公會，代表五百三十餘人。

■主席報告 在此凄風苦雨之今日，本會舉行慷慨激昂的臨時會員代表大會討論對付日軍侵佔我東省案，應明了日本侵入我國之原因，乃為我國人民無團結所造成，苟長此以往，不獨東省淪為異域，即我全國國土，恐亦隨之俱亡，處今日國難臨頭，國人不速猛醒，共謀匡救，惟有亡國而已，本日出席代表，均為商界重要分子，希各抒偉見，確定澈底對日經濟絕交方法，以挽國命之危急云云，次常務委員王延松，及市黨部代表周復農，均有沉痛之演說。

■議決提案 演說後，開始討論提案，議決各項如下，(一)電請中央，即速對日出兵，驅逐日軍出境，收回國土案，(二)急電中央及廣州各委員，限期蒞申，會議抗日救國辦法，以全國民衆列席監督案，(三)澈底對日永久經濟絕交，如再有對日買賣，一經查明，由人民嚴行裁判案，(四)通告銀錢兩公會，即日與經營日貨商號，停止墊款，如有查出違反者，即以破壞抗日運動論案，(五)通告各業公會，即日成立日貨檢查組，自行檢查，如一星期內仍未組織成立，得由市商會派他業檢查組代行檢查案，(六)通告日商行廠之華經理及員役，於一星期內，

一律自動辭退，否則由抗日救國會嚴行處置案，(七)呈請政府令飭海關不准日貨進口案，(八)募集抗日救國捐案，(九)組織商界實施對日經濟絕交委員會案，(十)通令各業公會組織救國義勇軍限期成立案，(十一)日陸戰隊在滬特區內虹口靶子場及嘉興橋等處，架設機關鎗及武裝軍游行示威，應請納稅華人會責問工部局董事會，任其橫行不法之理由案，(十二)制止國貨乘機漲價案，(十三)召集本市進口商會議案，(十四)請在會全體代表起立宣誓，嗣後永遠不買不賣一切日貨案，(十五)成立國民外交委員會案，議決交抗日救國會。

■會員宣誓 討論畢，主席團領導全體會員代表起立宣誓，其誓詞云，中華民國二十年九月二十八日，上海市商會會員代表某，謹誓，自本日起，永遠不買賣日貨，如有違反誓言，願受最嚴厲之處分。

市商會致廣州電

南京中央黨部國民政府鈞鑒，頃致廣州電云，本會寒日會以力謀和平，合力救災，籲請採納，迄今三湘局勢，尙無回復常態之象，而東北形勢緊張，傳來消息，較之民國四年事件，嚴重萬倍，聞之心驚骨折，如果匪証於內，災遍於國，寇逼於堂奧，而國內仍不改其蠻觸蝸爭之心理，際此危局，覆亡立見，何異助敵作俵，無論陳義若何，措詞若何，均將為中華民族之大罪人，覆巢完卵，諸公詎得免焉，伏祈息心返旆，一致對外，凡在含生之倫，當不河漢斯言，臨電陳詞，血與淚併，伏候明教，上海市商會叩效等語，用特電陳，敬祈宏鑒大計，共挽危局，曷勝企禱待命之至，上海市商會叩敬。

市商會兩要電

請國府整飭師旅恢復失地

請在粵各委來滬共商救國

市商會根據會員代表大會議決案，即發出兩電如下。

電一 南京國民政府鈞鑒，屬會於本月二十八日爲日佔遼吉事，開臨時會員代表大會，一致議決，以該省守土疆吏，任令暴日長驅直入，數千里疆土淪於強寇，實屬國家奇恥大辱，應請即日整飭師旅，尅日恢復失地，以盡政府職責，上海市商會叩。

電二 南京中央黨部，廣東古孫林劉各委員鈞鑒，屬會爲日佔遼吉事，於本月二十八日開臨時會員大會，一致議決以抗日爲救亡要務，尤宜團結全國力量，共赴國難，不容再誤，請於一星期內蒞滬，會商抗日救國辦法，立予施行，會議時由全國民衆代表列席，俾昭大公，上海市商會叩。

市商會招待各國商界代表

日軍暴行不啻攫取世界市場

爲友邦公敵亦爲世界之公敵

市商會於廿七日下午四時，招待在滬各國商會代表，（除日本外）到有英國公會主席 R. Hers Marshae 德商會主席 Y. Boone 比國商會主席 L. Here 美國商會副會長 P. S. Hopkins 意大利商會代表 D. V. Juvagalli 等三十餘人，王曉籟主席，茶點後，由主席致詞，次各國商會代表答詞，茲錄主席致詞如下。各友邦駐滬商會諸位會長暨諸會董，今日應敵會之邀請，作一

堂之晤敘曷勝榮幸，所惜者事前未獲將邀請原因預爲奉告，此在敵會不勝抱歉，惟希諸君鑒其不得已之原因，予以諒解，幸甚幸甚，本年爲世界經濟最不安定之一年，其經濟之艱難困苦，實占歷史上最可紀念之一頁，雖費盡世界大政治家大實業家無數腦力腕力，猶未得有妥善解決途徑，是以今日吾人最重要之任務，即在祛除猜忌爭鬥自私之積習，共同攜手，從事於和平建設，使世界經濟得從速恢復原狀，現代社會組織，不致根本破壞，此實爲人類應有之努力，尤其爲文明各國及先進國應有之努力，反此者，卽爲世界人類之公敵，敵國以地域之廣闊，人口之稠密，近代工業組織之甫有雛型，物質上所

僑胞愛國可敬

（國聞社二十四日柏林電）德京柏林西區之中國飯店三家，今已因中日事暴發故因而罷業，該三飯店自日本暴行發生後，即懸牌於門首，不售食品於日人，但警察見此，勸彼等將拒絕日人之牌除去，謂德國係中立國家，任何一國之人民不得對於任何友邦之人民加以區別也，同時中國學生等堅持不許將牌除去，於是該三飯店爲避免衝突起見，自動閉業云。

需求於各邦友者至多，故遠東市場，實爲世界之重要市場，如果敵國之國際貿易，一旦陷於低落之慘境，則當此世界經濟不振之秋，忽然失去一重要市場，當更陷於不可救藥之苦境，故保全遠東之市場，卽所以挽回世界經濟之厄運，敵會以爲此層，當無人可加以否定，各友邦亦洞悉此中情形，故爲維持人類

公共幸福計，無日不盼望敵國之和平安定，冀於世界經濟有所貢獻，不幸此種心理，獨日本一國適與相反，近且縱容其武人，自由行動，攻城劫械，將敵國遼甯吉林各地，任意佔奪，此種舉措，求之現代文明史上，可謂絕無其例，敵會不僅為對方痛惜，且為人類文明痛惜，諸君當知遼吉黑三省，為敵國地廣人疏之區域，僅大豆一項，已足以供歐州市場極大之需要，其餘森林礦產，蘊蓄於地，幣待啓發，所需於友邦資本之協助，技術之協助者，實屬不勝枚舉，在座諸君，當尚記憶美國國務卿諾克斯提議借款與築錦瓊鐵道之舉，為何人所破壞，近則此種狎豬面目，益復顯露，直欲一舉將武力劫奪而歸之於彼，跡其行為，不啻攫取遼東主要之市場，更不啻攫取將來世界最有希望之市場，實為友邦之公敵，亦為世界人類之公敵，吾人再退一步言，不論將來之局勢，而姑論現在之關係，本年揚子江流域，遭空前未有之水災，其受災人民，總在六千萬與七千萬之間，此等人民，皆已失其購買能力，故今年揚子江一帶之商業，當必異常減退，所恃以為補救之地者，全在遼吉黑三省，蓋該三省除遼西一隅之外，農田收穫固甚饒富也，故此種暴力劫奪與暴力控制之情形，延長一日，即商業多破壞一日，今年各友邦對華商業，必淪於歷年未有之悲境，可以斷言，非特當此世界經濟狀況不振之際，多一重大創痕，亦為在華僑商切膚之利害，故今日敵會奉邀諸君之用意，即希望諸君姑置政治之關係於不論，而專從商業利害着想，亦宜各自陳請貴國政府，注意於遼東嚴重之事變，為切實有效之援助，為商業前途減少一分痛苦，並為對華友誼，樹立一種深厚基礎，此實敵會代表商界，表示其對於諸君之唯一願望，此外更有一種重要之陳述

，希望諸君子以注意者，今日敵會全國受此重大之激刺，其所以需要種種商品，以急覓代替之故，勢必轉而求之於各友邦，但因水程遙遠，費用繁多，且格與其他條件，或不能有同等之便利，轉足以為商業前途之阻力，故敵會希望此一堂晤敘之際，確立一商業新的基礎，所有現需各種替代品，各友邦應如何設法盡量補充，使消費者不虞缺乏，其價格與條件，應如何力求便利，使訂購者不感不便，倘蒙諸君子以深長之考慮，籌有妥善辦法，使兩方滿意，諸君如果視為增進兩國商業之良機，認為有商榷之可能，敵會當擇期介紹有關係各業，與諸君當面晤談，謹以此意先為初步之探詢，最後敵會尚有一言，願陳於諸君之前，近自遼吉兩省不幸消息傳布以後，各友邦均能洞悉敵國所處之態度，而予以滿腔同情，此觀於近日國際聯盟熱烈之形勢，即足以證明世界大勢，日趨於和平互助之一途，雖有阻梗違反潮流之國家，終必漸為公論所不容，此種輿論制裁，其效力未必在武力制裁之下，實為人類之福音，敵會謹代表商界，向諸君致其熱烈之謝忱，并望將此代致各貴國政府。

◎張宗昌母◎

●北平十月二日電，張宗昌母昨日到平，談張未與日人合作，三四日後可來平，退步言，假如張有被日利用行為，我先自殺，以謝國人云。

市商會實施經濟絕交

▲執行會員代表大會議決案
▲如再私購由人民嚴行制裁

市商會自前日會員代表大會議決各項抗日救國辦法，並宣誓永遠不再買賣日貨後，昨已根據議決案，積極辦理，茲錄該會發出各項重要函件如下

▲通告澈底對日經濟絕交 逕啓者，本會為抗日救國事，於九月二十八日召集臨時會員代表大會，議決以日人肆毒中土稱兵踞地，兇殘所及，愈接愈厲，急宜澈底對日永遠經濟絕交，如再有對日私行買賣者，一經查明，即由人民嚴行制裁在案，相應錄案通告，務希服從公議，一律切實遵守，倘有再陽奉陰違者，無異自甘覆亡，與國為仇，必為舉國之公敵，幸各注意，▲各業應趕組日貨檢查組 逕啓者，本會為抗日救國事，於九月二十八日召集臨時會員代表大會，議決為貫徹商人自動對日經濟絕交起見，應通告各業公會，即日成立日貨檢查組，自行檢查如一星期內仍未組織成立，得由市商會派他業檢查組代行檢查在案相應錄案備函通告，即希查照，限於函到後一星期內組織成立，並將組織情形報告本會查攷，如逾期迄未組織具報者即由本會酌派他業檢查組代行檢查幸勿自誤為要，

▲分函各業調查日貨狀況 該會昨函木材西藥顏料百貨商店海味雜貨號桂圓料瓶紗業紙業棉布煤業廣雜貨等卅餘同業公會云，逕啓者，茲據本會抵制日貨研究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議決，關於日貨調查，應擬製日貨調查表，分發各業公會，於函到七日內填報以供參考在案，檢同日貨調查表，請予分發前來，合行備函附同日貨調查表四十份，送請貴公會查收，轉發各商號，查閱表後說明，按項詳細填註，統限於函到一星期內彙交到會，以憑核辦云云，附調查表格式如下，(一)品名(二)種類，(三)價格，(四)來源，此項物件產於何處，每年輸入我國約有幾何，(五)去路作何用途，每年需用約幾何，銷費地方，(六)有否代用品，除此物外有可以代用之物否，吾國有與此同樣之物出產否，(七)如係有他物可以代用者，何故仍採用此物請註明其原因，

暴日亦欲坑儒乎

此次日兵大舉侵入東北腹地，掠奪屠殺，無所不至，日軍第七十一聯隊攻入城內時，對於手無寸鐵之東北及馮庸兩大學學生，一一逮捕拘禁，馮庸大學有王姓學生反抗日兵拘捕，當場被殺，東北外交協會為日人所最嫉視之反日團體，日兵入瀋時，一隊日兵闖入該會，將一切文書搶去，並捕去常務委員多人，該會委員長閻寶航，避入美領署得免，

▲函銀錢業停止日貨墊款 逕啓者，本會為抗日救國事於九月廿八日召集臨時會員代表大會，議決為貫徹對日經濟絕交應通告銀錢兩公會，令其轉函所屬同業，即日與經營日貨商號停止墊款，如有違反，一經察出者以破壞抗日運動論在案，相應錄案函達，務希貴會即日通知同業依照會議，立予實行，並希將辦理情形見復到會以憑查考，是為至荷，此致上海銀行錢業同業公會，

▲制止國貨廠商乘機漲價 該會昨發出通告云，為通告事，本

會爲此次暴日橫行，經執行委員會之議決於九月二十八日，召開臨時會員代表大會，提案有十餘件之多，其中有（制止國貨乘機漲價一案），經一致議決現在厲行對日永遠經濟絕交，人民日用所需，均經由國貨廠家盡量供給，應絕對遏止乘機漲價，以免消費者之損失，而爲低貨無形盡力，通知各國貨廠商，一律勸告遵照辦理在案，用特登報通告，務希一體切實遵照辦理，俾資提倡而紓國難至深切盼此布。

市商會童子軍告全國商民文

△發起組織商人童子軍

市商會童子軍發表敬告全國商民文云，暴日侵吞東北，國亡已迫眉睫，凡吾同胞，亟應猛省抗日，（中略）查童子軍訓練之要旨有二，其一在國家歌舞昇平之間，以其有紀律有團體之訓練，養成健全道德，體格智能，及富有國家使命性之青年，更可挽救醉死夢生，渾噩墮落之國民，其二在國家發生戰爭之時，則此生氣雄厚之輩，將平日所受之三級課程，如野戰測量斥候製圖救護等技能，加以軍事之訓練，一遇命令，即可整隊開拔，故各國紛起提倡，其平日號稱童子軍以大同化世界化親友和平化，實則戰端一開，則毅然站於火線上之敢死軍也，故英國有社會童軍團六百餘團，而侵略我之日本者，則即一吳服商店，尙集廿餘夥友，成爲童軍團，其訓練青年之方略，實無微不至，豈可藐視，回顧我國商人，如遇國恥，則作點綴之發通電，載宣言，未聞有組織義勇軍敢死隊者，一俟時過境遷，抵制日貨者，早與日商宴會交際，加入軍隊者，亦已在戲院舞場消遣作樂，人云五分鐘熱度，信不厚誣，故今日欲求抗日之澈底

，與日後準備謀正當解決者，則吾中華民國商界團體，亟應組織商童軍團，吾商界青年，尤須誠意接受該項訓練，擴而言之，舉凡農工黨政，無論何界何集團，均應組織之，則我雖不如日本之藉此而作侵人之工具，至少侵略者亦不敢闊步直進也，國難臨頭，幸乞羣起提倡，此上全國商界諸父老兄弟姊妹公鑒，上海市商會童軍團哀啓。

市商會通電

各省報館轉全國同胞公鑒，近日匪患災荒，遍於全國，而國內政局，隨時有和平破裂之象，日本認爲千載一時之良機，遂即藉口挑釁，以達其吞併滿蒙夙願，識者早知長此閱牆，必無良果，厝火積薪，爆裂在即，茲者不祥消息，播於中外，東北所處形勢，已在萬分嚴重之中，或將造成千百倍於濟南事件，民衆處茲危亡在即之局，如不力籌自救，則棟折榱崩之慘禍，詎能倖免，應請一方督責當局息兵，對外妥籌至計，一方罄其物資人力，以爲當局之助，庶挽危亡於萬一，惟祈以劍及屨及之決心，一致奮起，上海市商會效。

全國商聯合會緊急會議

全國商會聯合會九月二十四日下午四時召開臨時緊急執監會議，討論對暴日侵佔東三省辦法，茲將各情分誌如下，

▲到會委員 到林康侯馮少山王曉籟方椒伯石芝坤袁端甫鄒志豪陳日平王介安陸鳳竹陳之英王伯勤沈莘田彭礎立（陳之英代）周孟丞成幼梅（楊恩高代）等數十人，

▲討論各案 主席林康侯報告開會宗旨後，全體委員起立，歡迎前該會主席馮少山先生，並由林康侯主席致歡迎詞畢，討論

各委員提案，(一)日本以武力侵我國土，應謀如何自救案，當由林君說明，為提議事。查日本抱帝國主義，圖併吞滿蒙，處心積慮，早蓄異謀，其對於我國之侵略行為及挑釁事件已紀不勝紀，最近藉口中村事件，突於九月十八日之晨以武力強佔瀋陽，並廣大佔據吉黑兩省，完全攫取我關外之地，如此強暴行爲，實不顧世界公理，違背國際公法，我國民處此一髮千鈞之際，應如何謀自救之方，相應召集臨時緊急會議提出討論，敬候公決，議決與第二第四二案合併討論，(二)擬具對日辦法，請討論施行案，監委鄧志豪提議，兇暴日本逞我不備攻城殺人，焚毀要鎮，佔據東北國土，盜獸行爲，人類公敵，我國東北將士不戰而退，百年精華，毀於一旦，喪失國土，罪無可有，全國同胞憤激萬狀，亡國在即，千鈞一髮擬具提案，務請公決(辦法)(一)請通電全國各省市縣商會，聯合各界團體召集國民大會，共救國難，(二)請全國各省市縣商會，提議督促政府集中實力，宣布對日有效方略(三)請全國各省市縣商會組織商團，務使個個商人有軍事訓練，為救國先驅，共赴國難，(四)通電全國商人，聯合各界對日絕交，(五)由全國商會通電各國並邀請各國商會，及滬僑商宣布日本強佔中國東北國土，焚毀鎗殺盜獸行爲，違背國際公法非戰公約，破壞世界和平，修改條文，通過，(六)對日意見，請公決施行案，滬商金潤庠君向該會提議對日不合作辦法云，日本帝國主義，處心積慮，早存併吞中國之心，此次乘天災匪患，突然出兵，強佔東省，進窺平津復圖侵奪膠濟，慘殺我人民焚掠我家宅，擄劫我軍民長官，佔據我兵營工廠，視公理若弁髦，等人命於草菅，獸性暴行，如中瘋狂，凡有血氣，誰能容忍，昨日本埠日本輪船碼頭工

人業已同盟罷工，消極抵制，並開紗廠銀行及日本所營各業之職工，亦將奮發繼起，拒絕合作，中國人心未死，可見一斑，惟若輩激於一時義憤，苟無良善方法，為之安頓，似非持久之道，潤庠對於罷工抵制，極表同情，安插無方，輒為焦慮，前以一得之見，擬以各業各相容納為救濟方法，例如輪船碼頭工人，即以中國輪船公司容納之，紗廠銀行亦可照其辦法，倘有日人所營之洋行則由中國進出口及華人之在各國洋行充任買辦者容納之，如有人數超過業務致不能全數容納時，則除盡量容納外，由各業捐助款項，以維持贖餘者之生活，或用輪流工作方法以調劑之，如此辦法，雖於接受者驟增消費，然其生產效率，亦能因之增加，且因日貨不再流通，市場華貨銷路價格，必能逐步騰高，故自表面觀之，似於接受者多所損失，而實際仍無妨礙，再進一步言之，當此國亡無日，萬分危急之秋，即使果有損失，亦應忍痛，勉為毀家，以紓國難，古有其人，與其他日被奪於強鄰，何如今日用之於國內乎，芻蕘之見，未悉當否，尙希提出討論，如各業均以爲然，則可一致進行矣，敬候公決，議決致函上海市商會及抗日救國會，

國貨維持會宣言

中華國貨維持會為暴日無端啓釁，強佔東北各地，特發表緊急宣言云，今日日本乘人之危，落井下石，無端進兵，不宜而戰，甘冒天下之大不韙，視非戰條約如無物，視全世界如無人，其野蠻橫暴忍心害理之無賴面目，已完全暴露，不特為國際公法所不容，亦貽文明國以一羞，然在此擾亂世界和平形勢嚴重之下，甚望主持和平之友邦，加以公正之裁判，共起制裁，戰其

凶焰，以達世界和平之目的，是則豈僅東亞之幸，抑亦世界全球之福也，况中日為唇齒之邦，同文同種，關係最密，不但文化制度，均得自我國，即彼之由弱而強，不虞貧乏，馴至雄視全球，亦莫非為我國之賜，蓋日本地狹民貧，所出貨物，莫不以我國為市場，質直言之，我國施惠於日本，不為不厚，今則以德報怨，夜郎自大，反口噬人，是直無異養虎傷身，恩將仇報，世間事理之不公平，孰有甚於此者，敝會鑒茲國難臨頭，生死存亡之時，敢掬血誠，泣告全國同胞之前曰，當此強權當道公理全滅之國，萬望我全國上下一致抗爭，共救國難，甯為玉碎，不為瓦全，各以力之所及，誓死奮鬥，衆志成城，堅持對日永遠經濟絕交，一概不與合作，雖至廉至賤之劣貨，堅決摒而不用，國貨是求，即不得已無可替代之品，甯購其他外貨，則敢信行之數月，彼日本未有不民貧國弱，自取滅亡者云。

國貨會抗日救國工作

上海市提倡國貨會，深慨日本橫行，侵佔國土，本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之義，召集全體工廠會員緊急大會，討論抗日救國工作，出席一百二十八人，公推陳翊廷沈叔瑜陳炳輝為主席團，行禮如儀，陳主席報告開會宗旨，及日軍侵略情形，許雲輝劉仲英陳楠孫張德齋張慶發楊玉成徐絨若各代表相繼發表意見，語多沉痛，異常憤慨，全場空氣緊張，大有誓滅倭奴之概，主席歸納衆意，議決如下，(一)發表嚴重宣言，(二)請願中央廣東兩政府，俯順民意，息戰弭兵，(三)請求政府集中兵力，對日宣戰，(四)嚴厲懲辦失守國土人員，以儆將來，而平民憤，(五)勸告全國民衆，積極抵制日貨，提倡國貨，(六)努力製造

國防軍用品，(七)國貨工廠志願決計不進日貨原料，(八)國貨工廠聯合同業創辦原料廠，(九)分函各工廠，禁止抬高出品售價，(十)組織勸用國貨隊，(十一)函請市商會，勸告各商店櫥窗內陳列國貨樣品，(十二)設立國貨茶會，集中產銷力量，(十三)函請游藝公會分函全體藝員，於表演時，參加抗日救國提倡國貨材料，(十四)函請各機關各團體各界領袖，領導宣誓提倡國貨等案，當由出席各代表首先宣誓，以資提倡，宣誓詞云，余謹以至誠，秉誠總理國貨救國之遺訓，宣誓終身不用外貨，提倡國貨並負勸導親友服用國貨之責，以盡國民天職，而救國難，如違此言，當受良心上最嚴厲之裁處，謹誓，中華民國年月日，宣誓人，監督人，該項宣誓詞業已付印，不日普遍分發，以求巨效云，

國際商會華分會之聲討

國際商會中國分會致巴黎總會會長孟德遜電云，日軍於九月十八日晚突佔瀋陽及東省各要地，中國軍民採無抵抗行動，死亡枕藉，財產及地方建築物慘遭破壞，遠東局勢，嚴重異常，日方進兵步驟之迅速，短時間內，佔據中國領土之廣，顯為先預定之侵略計劃，使國際和約成爲廢紙，國際公法破壞無餘，全球各國，應共引爲大恥，當中國努力救災勸匪之秋，突出侵略行爲，尤爲罪大惡極，遠東市場，現已大受影響，中國及各通商國家之貿易，皆大受打擊，如局勢長此緊張，必至商務全行停頓，世界不景氣因而加重，是可預知，茲請國際商會代表全球商人，聲討日本侵略行爲，視爲破壞世界和平，使各國在國際商會領導之下，努力促進國際友誼，以謀恢復商務繁榮之先

導，皆成泡影，並請轉達各分會，以民意督促各該國政府，採必要步驟，以制日方帝國主義者之野心，一致詰責日本之侵略，為人類社會經濟進步之最大障礙，蓋人類社會經濟之進步，實文明國家所應共同保障，而維持不墮者也，會長陳光甫，副會長郭秉文，秘書林康侯。

銀錢業電請息爭對外

本埠銀錢兩業，特召集臨時緊急會議，討論對日問題，結果，當此國難日亟之秋，非國內一致團結，不足以抵禦暴日，因特發出萬急電分電各方云，「萬急，國民政府蔣主席各院部長北平張副司令廣州汪兆銘孫哲生唐少川許汝為古湘芹陳柏南諸先生鑒，警訊傳來，日軍竟甘冒大不韙，進襲遼甯各處，全市震動，悲憤曷極，竊思時至今日，再不努力圖存，國將不國，遑論其他，為此掬誠呼籲，請注意下列三點，(一)兄弟鬩牆，最為不幸，立即息爭，以禦外侮，(二)團結一致，捐棄前嫌，敵愾同仇，以紓國難，(三)通告全國，處以鎮靜，朝野一心，以挽危局，兩公會凜於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用敢電請諸公，當機立斷，集合各地賢傑，聚議一堂，共挽狂瀾，在此一舉，否則危亡在即，完卵難期，革命之人格何在，獨立之主權盡失，諸公肩荷重任，其將何以對人民耶，臨電惶悚，迫切陳詞，伏希鑒納，不勝幸甚，上海銀行公會錢業公會同叩，馬，

豆米業拒絕定購日米

本市豆米行業同業公會北市事務所，昨邀全體同業開緊急會議，到會三十餘人，主席符前耕報告謂，本歲洪水為災，蘇省產

米各區，低田盡成澤國，即如高阜，收成又減，對於本市糧食問題，非購定洋米不足以濟民食，而日本乘吾國大水災，藉詞中村案件，派軍侵佔瀋陽，蓄意圖吞，吾同業既係國民一份子，亟宜羣起共禦外侮，惟思吾業除定購洋米，不與日商交易，並不裝日船外，餘無其他與日商往來，嗣後對於同業購定洋米，並裝船隻均抵制日商，請衆討論，公決照原案一致通過，嗣後凡同業購定洋米，並裝船堅決抵制日商，而雪恥辱云。

五百餘洋行華員表示

決定對日絕交

三十餘家代表當選執監委

上海市洋行華員抗日救國會十月三日假上海市商會舉行成立大會，到代表五百餘人，議決九案，(一)通過章程，(二)對日經濟絕交，宣誓不買日貨，(三)組織義勇軍，(四)通電全國一致對外，開救國會議，(五)援助日商洋行華員，(六)電請政府出兵，(七)組織日貨檢查隊，(八)發表成立宣言，(九)選舉執行委員三十三人，監察委員十一人，(章程內并有繳納救國基金之義務，至少一元，送上海銀行)

▲執委名單 美孚，老公美，安利，立興，正廣和，永興，公共汽車，鷹立球，美興，密勒氏，美孚，美國函授學校，信義，光裕，伊文司，謙信，天祥，美通，老晉隆，喊厘，慎昌，德孚，信記，愛禮司，新中庸，孔士，美最時，新瑞和，上海電話公司，卜內門，太古，有餘，大來，三十三洋行。

▲監委名單 新中庸，太古，德孚，德士古，慎昌，孔士，寶生，信義，先寧，喊厘，和記十一洋行，

上海郵務工會通電

全國同胞公鑒，日本突出重兵，佔領我瀋陽安東營口等地，且派艦南下，意圖青島，進而謀我全國，狼子野心，直非至吞我國滅我種而不止，耗電傳來，如彈中心，如刀碎骨，嗟我國人，苟不自救救國，則朝鮮台灣之續，為日不遠矣，噫內憂正急

郵務工會擁護蔣胡

上海郵務工會職工會昨(廿五)拍電致蔣介石胡漢民及汪精衛，請通力合作，分掌黨國要政，共禦外侮，文曰，南京蔣介石同志南京胡漢民同志廣州汪精衛同志鑒，暴日藐法，稱兵侵略，災侮薦臻，國將不國，比聞黨國名宿，咸以大義為重，息爭禦侮之聲，紛傳京粵，萬民瞻仰，歡聲沸騰，我介石同志自北伐以來，總領師旆，運籌帷幄，捍衛黨國，歷著奇勳，實乃國家之干城，革命軍人之首領也，我漢民同志博學多謀，精研政事，闢舊創新，刻苦憔悴，整飭政治之責，維繫甚殷，我精衛同志追隨總理，領導革命，崇奉主義，始終不渝，黨國前途，端賴主持，維三同志，均為總理之信徒，黨國之三大領袖也，際此多難之秋，我國民惟希同志以國家為重，通力合作，以介石同志掌理軍事，以漢民同志專司政治，而以精衛同志負責黨務，禦侮奠邦，舍此莫由，本會等敢代表全國人民馨香默禱焉，上海郵務工會上海郵務職工會叩有，

，天災方殷，讀中央皓電之昂詞，能毋忍痛憬悟，同赴國難者乎，在此國家危亡千鈞一髮之秋，全國民衆，應嚴密其原有組織，在中央指導之下，造成強固之大團結，鞏固國家基礎，充實政府力量，羣策羣力，同禦外侮，本會服膺主義，矢志不渝，念祖國之危亡，傷河山之淪喪，憂心如擣，義憤填膺，是用遵中央勗勉團結之旨，本國事匹夫有責之義，誓率全國三萬餘郵工，堅固各地原有之組織，努力於救災禦禍之工作，自救自強，舍此莫由，謹此電達，幸奮圖之，上海郵務工會叩有，

汪三領袖

郵務職工議決六項要案

上海郵務工會郵務職工會，對暴日侵佔我東省及殘殺我官民之事件，表示異常憤激，九月二十三日上午十一時，假北四川路郵政總局汽車場舉行全體會員大會，到全體郵務員工三千餘人，由主席領導行禮如儀後，先後由主席團陸京士傅德衛林卓午報告暴日處心積慮侵略我國之野心，及今後國勢之危頹痛憤悲慨，全場咸為感動，當場議決各要案如下，甲，通電全國郵工，一致抗日救國，乙，通電全國郵工，一致永久不買日貨，丙，組織抗日救國義勇軍，丁，組織郵工抗日救國五人團，戊，擁護本市抗日救國會，己，阻礙或破壞抗日工作者，立即驅逐出局，庚，要求政府立即撤退各機關日籍雇員，末呼口號而散

上海機聯會泣告各工廠書

敬啟者日本出兵，強佔東北各省，惡耗傳來，同深悲憤，國事

多艱，國力不競，遭此侮辱，全國蒙羞，惟念中華民國，國之主權在民，國之實力在民，吾國民在含詬忍辱之時，應謀自救救國之計，本會敬領同人在未雪國恥以前，一致停止種種娛樂，不作無謂之空談，免除無謂之爭執，加緊工作，努力業務，相戒不買日貨，以示抵日決心，遇有同事偶然違犯，務請領袖嚴厲訓誡，同事之間，亦應相示以誠，彼此督責，期以自救，同業之間，尤宜一德一心，避免傾軋，關於原料方面，更應集合同業，共謀自給方法，值國難之方殷，求本位之向上，涕泣陳詞，願共遵守，

□國貨工廠聯合會致汪唐電

上海國貨工廠聯合會電廣東汪精衛唐少川等當道云，日人處心積慮，以謀滿蒙，已非一日，此次竟自燬鐵道，誣我所為，藉此襲取瀋陽，轟擊長春，侵佔營口等處，殘殺官民，擄掠財物，凡屬國民，莫不共憤，當此國難臨頭之際，正舉國團結一致對外之時，即有政見不同之處，亦應立棄前嫌，共禦外侮，請秉總理救國遺規，速息內戰，以紓國難云云，

□工界代表赴京請願

上海工界全體議決推派張克昌，王昌源，周光榮，繆鴻俊，方榮根，顧若峯，桑玉堂，盧慕琴，劉祖培，錢景祿，翁瑞夫，周學湘，王子祥，葉恭倫，李永祥，胡培基，龔雨亭，陳海秋，樂雅卿等廿二人，為第一批代表赴京請願，其目的（一）請國府出兵，（二）懲辦王正廷及其他失職官吏，（三）京粵領袖團結對外，（四）設法救濟日廠華工，（五）發給義勇軍鎗械等項，代

表等定於廿四搭夜車赴京，必要時續派二批代表，前往請願，

□工界毋庸另組抗日救國會

本市執行委員會以本市已有抗日救國會之組織，工界殊無單獨組織之必要，九月二十四日批示虹口工聯抗日救國會知照，茲錄如下，『呈悉，查本市已有抗日救國會之組織，工界殊無再行單獨組織之必要，所請一節，應毋庸議，並仰即日撤銷組織，停止進行，辦理具報，此批，』

□五洲職工編組義勇軍

五洲固本皂藥廠總經理項松茂，鑒於日本帝國主義者，暴力侵佔東三省，節節進逼，義憤填膺，特將該廠全體職工編組義勇軍一營，除五十歲以上職工，年高體弱，不能實施訓練者外，無論男女一律加入，現已聘請交通大學軍事教官阮曉軍，於每日午後五時至六時，施以一小时之嚴格訓練，以為對日宣戰之準備，至營長一職，即由該廠總經理兼任，其他連排長則由該廠內重要職員兼任，

□中華航業互助會通電

上海市中華航業互助會昨發通電，略謂倭奴欲竊奪我神州，含蓄毒謀久矣，當年施侵略政策，欲佔我國主權，乃妄陳二十一條件未遂，而慾念灼灼，復造成五卅五三慘案，迄今荒涼滿目，雖無限沉痛，試問木屐兒郎，有何利益之可得，茲竟私毀南滿鐵路，作向我國搗毀之口實，居然強兵闖入我東省，佔據我土地，擄辱我長官，殺戮我人民，繼而蹂躪我長吉，進窺我島

津，嗚呼，我同胞胡太不幸，內受水患之漂流，外遭強奴之痛創，今日也何日也，大難臨頭，身心俱碎，願我同胞，即病夫之熱血未枯，亦宜奮起前進，睡獅之沉夢已覺，更當猛醒直追，若果日人肆焰，勢必國亡無日，凡我同胞固不願為洋奴而生，何如赴沙場血戰而死，況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彼夫執干戈以衛社稷者，務宜速息內爭，共決以堅忍之志，率領全國黎庶，與日人努力一戰，使之侵犯之心早死，免得蔓延將來無窮之禍也，本會同人特掬淚以獻芻蕘，緊隨我同志同胞共挽狂瀾，雖粉骨碎身，在所不辭，謹佈血誠，諸希鑒諒云云，

全國一百五十餘工會議決

中央國府立即出兵 救濟日商廠華工

全國工友厲行絕交 一致組織義勇軍

抗日大會嚴懲奸商 限商界交出日貨

滬市工界一百五十餘工會代表，曾在市黨部舉行代表大會，先由晉京代表張克昌繆鴻俊盧慕琴等報告，略云赴京後，中央派丁惟汾張道藩方覺慧接見，對於我們請求的九項，都有詳懇的答覆，又蔣主席由陳立夫代表出見，對於工界代表請願事項，一致慰勉，後更至胡漢民先生處請見，晤談約一小時，對於時局，表示願盡個人心力，為黨國効勞，

後議決(一)發表告全世界各國工人通電，(二)電請中央及國府，立即出兵抗日，(三)電請胡漢民汪精衛諸同志，立即出任艱鉅，(四)通電全國工人，一致對日經濟絕交，(五)電請中央從速命令救濟日廠華工，(六)電請全國工人，一致嚴密組織義勇軍，並請中央頒給軍械，(七)嚴厲懲處奸商及一切奸民，建設

抗日會，(八)請抗日救國會通令全市工廠商號，限於十日內將所有現存日貨，完全繳交抗日會保存，自十月十一日起，實行檢查，倘再查有日貨之商號或廠家，一律以奸商論罪，(九)派代表往市政府請願，立即槍斃屠殺民衆之公安局五區區長游伯麓，家產充公，優卹死傷家屬，

報界工會告全國同胞書

全國工友們，同胞們，我們中國被帝國主義侵略壓迫，已有不少年代了，也不知有多少次數了，百年來的中國史，沒有一頁不染上被蹂躪的污點，沒有一頁不是血與肉在飛迸，中國被日本帝國主義侵略壓迫，也有不少年代不少次數了，自清季的中日戰爭五四運動五卅慘案濟南慘案而至最近的萬寶山慘案，和這次的出兵南滿，強佔瀋陽長春吉林等地，沒有一次不是中國的奇恥大辱，沒有一次會得到半點解決，數十年來，日本之與中國，在名義上雖然各自守着獨立的關係，實際上，日本早已成了宗主國，中國變為殖民地了，日本鄰近中國北部諸省，尤其是滿洲各地，與日本只有一海之隔，與朝鮮不過一江相對，所以在時間上，都允許日本非常便利，實施他的侵略政策，而滿洲各地出產豐富，為中國天然財富的貯藏庫，怎麼不引起這個日本帝國主義的垂涎啊，所以自清季以至民國，自中日戰爭以至萬寶山慘案，每一次都在北方發生，每一次都是直接的掠奪中國北部的財富，侵佔北部的土地，除了台灣琉球的割據外，如強佔庫頁島，朝鮮，旅順口，大連灣，青島，濟南，沒有一處不是中國北部的財富中心，而北方的一班喪心病狂的賣國賊，一向就在日本帝國主義者收買餵養之下，很忠誠地作其

走狗，滿洲早已成了日本勢力範圍，早已成了日本的領土，不過在名義上還算是中國的國土罷了，在資本主義發展到最後階段時期，世界各國都在相繼地發生經濟恐慌，其恐慌的原因，當不外生產過剩，怎樣才能救濟這種生產過剩呢，除了擴大殖民地，就是擴大推銷商品的市場，便沒有更好的方法，日本是世界上強有力的帝國主義，它內部崩潰的危機，也像其他各國一樣深巨，它要維持其苟延殘喘的生命，當然也只有積極實施侵略了，東三省一向就在日本侵略之下，一向就是日本的國外唯一推銷商品的市場，但名義上，是中國的版圖，處處地方總得保持着不侵犯中國主權的假面具，處處地方不能十分露骨的實行掠奪，又隨時都有其他國與之競爭的危險，這次的萬寶山慘案和藉口中村事件而發生的以武力的佔領南滿，便是想獨吞東三省，以後可以更加彰明較著地進行侵略罷了，事實的前後是這樣的，所謂中村事件，南滿路被燬，不過是些替自己掩飾罪惡罷了，真痛心得很啊，萬寶山案還不會解決，這次的事變又起了，各方面的消息傳來，使我們知道這次日帝國主義者行動，其蠻橫并不亞於強盜，到了現在這種急迫的形勢之下，還僅僅以抱鎮靜不抵抗主義，死心塌地底，一任日本軍隊的殺

日商紗廠工人抗日救國會成立

日商紗廠內外棉日華同興上海大康豐田裕豐公大等廿三家工人代表百餘人，開緊急會議，公推程德源為臨時主席議決一，本會定名為上海市日商紗廠工人抗日救國會，二，推舉胡景柏顧澤芳楊漢英魏署東蔡臨川王壽山包子衡周少亭黃化南程德源李

戮劫掠，把千里國土，讓給日本強盜，這種情形，實為從來國恥中所沒有見過的，日本這樣野蠻，侵略中國，為全世界所罕見，中國這樣柔順地受日本強盜荼毒，亦為古今所未聞，這種樣子，中國還會不亡嗎，四五年來，反帝國主義運動低落到地平綫底下，而帝國主義的壓迫侵略，不但不會減少，反而與日俱增，這裏的主要原因，便是內戰的結果，不斷的內戰葬送了無數人民，并招來了亘古未有的天災，和經濟破產的壓迫之下，一面在帝國主義直接屠殺蹂躪之下，生活的痛苦，早已到了忍無可忍的地步了，這次日本以武力佔據東三省，正是告訴我們，死路已在眼前了，我們應該從死路上折回來，從痛苦中解決出來，便得勇敢地堅固地團結起來，向日本的強盜決一死戰，恢復我們固有的民族精神，剷除一切荼毒中國人民的惡勢力，反對一切內爭，消極的抵抗有什麼用處呢，官樣文章的呼喊，又是無濟於事的蠢舉，而無抵抗又不過投降的美名而已，全中國的工友們，同胞們，我們為了拯救自己民族解放自己痛苦，趕快團結起來，一致對付兇橫的暴日，謹此宣言，二十年九月二十一日，

阿根等十七人為臨時執行委員，三，參加上海市各界抗日救國會，四，發表宣言，五，組織義勇軍，六，(秘)七，擇適當地點辦公，

女界大同盟以五點相誓約

上海婦女救國大同盟會，於十月一日宣告成立，到婦女救濟會，上海女權同盟會，中華婦女節制協會，上海女子商業銀行，女青年會，廣學會，第四區繅絲業工會等團體代表，學校有暨南，復旦，光華，滬江各大學，法學院，立達學園，及中西女塾，民立女中，上海女中，啓秀女中，南洋女中，博文女中，裨文女中，愛國女中，廣肇女中，培明女中，啓明女中，東南女體，中國女體，兩江女體，同德產科，人和產科，中德產科等女生，及楊志豪，陸惠兩女律師，陸禮華等凡二千人，

會場概況 市商會大門口懸黨國旗，中橫白布上書，「婦女救國大同盟，團結奮鬪」等字，會場前有一聯曰「制他死命，還我河山」場內滿張標語，各團體散發傳單如雪片滿地，各代表胸佩紅色徽章，章作心形，上有「決」字，取決心之義，夾衫西裝，旗袍，武裝，一一齊備，聞有一老婦年已七十特來見識，她說「天下是反了，這些小姐，真本領，日本人真應該打倒爲什麼教他們這樣生氣」大門口以至會場，車輛兩旁排立，蜿如長蛇，大門口之觀衆，盈千累萬，蘇州河之兩旁，不堪擁擠，鄰近婦女咸牽兒拖女而至，你來我去，至六時未散，大會宣告

邵湘齡發起女子義勇軍

女界邵湘齡唐拜虞何進之，發起組織義勇軍，凡有年在十八歲以上三十歲以下身體健壯富有犧牲精神能刻苦耐勞志在抗日救國之女青年，可逕往上海老北門內晏海路紫金小學校邵湘齡處報名，

閉幕後，觀者仍未減退，場內既無立足之地，男賓悉被勸走，至會散後一小時，將白布揭去，觀者始散，決定組織 主席劉王立明報告之後，通過章程，目下工作暫定宣傳內務交際檢查四部，每部設委員七人，由大會推選，此七人中互推委員長一人，書記一人，負責推進該部事宜，設事務所於上海南京路女子商業銀行樓上，選出委員（執行委員之當選者有十五人）林克聰，張愛珍，

- 王佩珍，楊錫珍，丁淑靜，王孝英，劉立明，黃紹蘭，李冠媛，鄧秀芝，鄭章成，嚴淑和，毛王瑞竹，楊鄭慧琛，陳鴻璧，（宣傳委員七人），丁淑靜，李冠芳，劉王立明，蔣張楚，夏牛惠珍，陳曹素娥，朱徐素，（內務部委員七人），黃遠平，楊錫珍，孔宋誦齡，毛王瑞竹，鄭溫嗣英，鄭毓秀，鄭慧琛，（交際部委員七人）王孝英，楊競學，王張愛珍，陳詠聲，陳鴻璧，鄭盛祖星，朱扶華（檢查部委員七人），舒蕙楨，方慧琛，林克聰，王佩貞，歐

陽俊，潘唐冠玉等，通電一 南京國民政府鈞鑒，日本自強佔遼吉後，公然任命官吏，行使政權，直以戰勝國自居，近又煽惑滿蒙，欲以朝鮮之故智而亡我國，國聯既不足恃，若再不速圖抵抗，國勢立亡，伏乞政府速爲軍事預備，我婦女界當誓爲後盾，不敢後人，（下略）通電二 廣州汪精衛孫哲生古香芹陳伯南唐少川白健生李宗仁

諸同志均鑒，民族存亡，繫於一髮，尙希秉總理之遺囑，融意見於一爐，集中力量，奮勇對外，(下略)

同盟宣言 暴日野心，已非一日，今乘吾國洪流氾濫救國不暇之秋，強佔我土地，殘殺我同胞，蹂躪東三省，侮辱國權，破壞國際公法，大難臨頭，國將不國，凡我姊妹，莫不義憤填胸，雖不能效熱血男兒，從戎馬革，然不能坐而待斃，不謀救國之方，爰特集合同志，發起婦女救國大同盟，以奮鬪的精神，藉團結的力量，厲行經濟絕交，致其死命，對內力謀和平統一，永息內鬪，歃血爲盟，同心一致，惟本會成立伊始，望全國諸姊妹聞風興起，精誠團結，有始有終，不屈不撓，以期達到本會目的而後止，

告姊妹書 全國諸姊妹，暴日目無公理，橫行東北，害殺我同胞，強佔我國土，拘禁我官吏，侮辱我主權，同人等聞訊之下，莫不義憤填胸，爰特糾集同志，發起婦女救國大同盟，以期喚醒全國婦女，一致救國，已於十月一日假上海總商會舉行成立會，到會者約有二千餘人，一致主張，以和平救國爲目的，團結奮鬪爲方法，並商定下列數端，願與全國姊妹，共同履行云，(一)澈底抵制日貨，以促進日本朝野之覺悟，(二)對日斷絕一切僱傭關係，以促醒旅華日僑之迷夢，(三)督促政府，對日斷絕邦交，以糾正國際輿論，(四)竭力宣傳，以民力抵抗，以求濟案之和平解決，(五)籌備救國基金，以便振興國貨，同盟簡章 (一)名稱，本會定名婦女救國大同盟，(二)宗旨，本會本和平的原則，以奮鬥的精神藉團結能力推進婦女救國運動，以期泯滅強權，實現公理爲宗旨，(三)會員，凡中華民國婦女，志願愛國者，經本會會員之介紹得執行委員會之通過，

皆可爲會員，(四)會費，每人納會費一元，(五)組織，本會會員大會暫選十五人組織執行委員會，再由執行委員會互選五人爲常務委員，(六)任期，各委員任期以一年爲限，但可連任，(七)經費，本會經費除會費外，得隨時設法籌募，(八)懲罰，凡會員違犯本會簡章由本會調查確實後，警告三次而不悛改者，由本會開除會籍，並登報聲明，(九)修改，本會簡章，有未盡善處，得會員三人以上之提議，大會過半數通過而修改之，

女青年協會等通電

△全世界宣佈暴日之醜行

△國際兩婦女團體已電復

△對日暴行一致認爲不滿

暴日侵佔東省，情形愈演愈烈，本埠中國女青年會全國協會，特於日前邀集婦女節制會中國女子參政會等會商辦法，議決即日將日本暴行通告全世界各國婦女團體，以求宣傳之普遍，並國際方面之同情，一方並電致日本婦女節制會，請其敦促政府中止暴行，該項通電，業經發出，並已接到國際婦女和平自由同盟會國際婦女參政會之電復，表示對日本暴行，一致不滿，並願極力爲吾國聲援，

全滬婦女團聯席會議

全上海婦女團體會假務本女中開聯席會議，到婦女救濟會王紫芝，婦女共鳴社王孝英，中國婦女協會舒惠禎，中華婦女節制協會曹鳳翔，女青年會全國協會蔡葵，女青年會上海分會周張金城，楊清心，女青年協會管梅瑤，旅滬廣東中華基督教婦女

輔助會梁吳超彥，女子參政會曹鳳朔，主席王孝英，議決(一)本會組織暫定為婦女團體聯席會議，是否有永久必要，待後徵求各界婦女意見，(二)發表告全國婦女書，(三)電國際婦女界報告事變真相，請予主持正義，(四)電國民政府請厲行革命外交，(五)組織宣傳隊，宣傳抵制日貨，提倡國貨，並由該會推派代表參與全市民大會，

告全國女同胞書內容，大會議決，須包括下列七項，(一)請全國婦女訓練體格，(二)學習看護法，(三)儲蓄救國基金，(四)抵制日貨，(五)研究東三省地理情形，(六)研究中日間之關係，(七)教育兒女，使知日本為我國之大敵，

婦女提倡國貨會決案

上海市婦女提倡國貨會，借市府公餘社開第八次執監聯席會議

羅榮臣勇氣不讓鬚眉

大夏大學女生羅榮臣，捐衣十件於紅十字會，托賑災民，並自願投入救護隊，以盡救國責任，昨由其母陪至時報館接洽，時報同人告以現在各處救護隊尚未有切實組織，而各醫院目下亦未收納，不妨暫待女界大會議定辦法，再行加入，較屬妥當，羅女士母女亦以為然，乃別去，

，到馬育英唐冠玉周峻陳洪如葛敬和鄭慧琛陳敬容丁淑塵(張佩熾代)王孝英，(林克聰代)林克聰等十餘人，主席葛敬和，紀錄林克聰，先由主席報告上次會議紀錄，舒蕙楨報告參加抗日救國會經過，旋即開始討論，決

議要案，(一)唐冠玉提議，請函致市商會，從速切實制止各商店售賣日貨，並提倡國貨案，決議通過，(二)請通過本會敬告全國女同胞抗日救國傳單，決議通過，(三)應否組織婦女籌募救國基金團案，決議，一，由本會會員自動認捐，二，按月由各個會員儲蓄，三，將來舉行國貨展覽會時，籌得各款，均撥入為救國基金，四，本會因工作緊張，應否添聘幹事案決議通過，議畢散會，

抗日會

抗日救國會之要電一束

抗日救國會根據各團體代表大會議決案，發出兩要電如下，

電一 萬急，南京國民政府鈞鑒，此次日本帝國主義乘我國內亂天災頻殷之際，突襲擊我東北瀋陽等處，惡耗傳來，舉國震驚，此種野蠻舉動實開世界空前未有之創聞，全滬市民，莫不義憤填膺，爰於養日召集各界團體代表大會，一致議決，電請鈞府即下陸海軍總動員令，驅逐日軍出境，恢復失地，一致抗日，寧為玉碎，不為瓦全，寧為亡國前之雄兒，毋為亡國後之餘奴，時機迫切，伏乞乾綱獨斷，臨電涕淚，不勝迫切待命之至，

電二 中央國民政府鈞鑒，我國不幸，災禍頻臨，野蠻獸行之日本竟幸災樂禍，襲擊我東北各省，驅逐我軍警，公然任命官長，警耗傳來，舉國震驚，似此倒行逆施，親善何在，違犯非戰公約，破壞東亞和平，蔑視公理，實為世界之公敵，本會以反日為終始，於養日召集各界團體代表大會，討論應付方法

，結果一致抗日，願爲政府後盾，滅此朝食，以雪我從古未有之恥辱，除另請整軍驅逐外，並請鈞府退還該國所捐振款品，以示決裂，應需振款，我國民自行籌措救濟，決不假手於仇敵，謹此電請，伏祈准行，

又二十三日分電廣東，汪古孫陳各委員，請消除過去夙嫌及黨內成見，共禦外侮，並電胡漢民同志，即日復職，以匡危局，又請教育部令飭全國各校注重軍事教育，茲將各項電文分錄於後，

■致胡漢民電 展堂先生賜鑒，暴日乘我水災遍地匪赤橫行之時，竟派大軍侵奪南滿，並有進佔全國之勢，值此國家多難，民族危亡之秋，正應上下一心，全國一致，以匡危局，舉凡舊日夙嫌，政見衝突，均宜渙然冰釋，蠲除無餘，方足以聚全國之精英，策今後之大計，先生爲黨國元勳，道德文章，舉國欽佩，徒以主見不洽，遽萌退志，殊非先生從事革命領導同志之初衷，爲特電懇即日復職，共負時艱，以慰羣情爲禱，上海縣抗日救國會叩漾，

■致汪古孫陳電 廣東汪古孫陳諸委員並轉各同志公鑒，吾黨不幸，屢起紛爭，而今霹靂一聲，日帝國主義竟乘我天災人禍交相侵凌之際，突然出兵佔我東省、東北半壁，全爲陷落，此種行爲，固爲日人久蓄之素志，亦因內爭不息，兵禍連年所致，方茲千鈞一髮國難日急之時，凡我同志，自應戮力同心，團結一致，舉凡過去夙嫌，黨內成見，均應瓦解冰消，化爲烏有，聚全國之精英，求補救於萬一，總理云，和平奮鬥救中國，對國內尤應委曲求全，共濟時艱，如和平早見一日，則疆土多留一分尙祈奮勇犧牲，志兵對日，則中國幸甚，臨電不勝迫切

即希鑒納至禱，上海縣各界抗日救國會叩漾，

■致教育部電 南京教育部長鑒，外侮日急，國家危亡，已在旦夕，日人之所以敢於謀我，均因國民志氣消沉，體格孱弱之故，攻軍事訓練，始於五卅慘案，至濟案發生，訓練總監部方通令全國各校，「凡高中以上之學生，一概應受軍事訓練」至今已近三載，成績平平，均因各校奉行故事，學生則日久玩生，國家未能嚴厲倡導於上，人民亦忽視於下，似此名雖實行軍事訓練，實則徒廢學生寶貴之光陰，多一課外游戲之場所，耗財曠時，遺笑他人，今則惡耗傳來，舉國震驚，朝野上下莫不知欲抗暴日，非全國人民一致武裝，不足以收實效，目下國民徵兵，勢所未能，舊有之各校軍事訓練，亟宜整頓，爲特懇請鈞部迅令全國，凡已有軍事訓練之學校，應行增添時數，加緊演習，未設軍事訓練之學校，亦須於最短期內遵令實施，俾養成健全有力之學生軍，以禦外侮而挽狂瀾，是所至禱，上海縣抗日救國會叩漾，

■反日會宣言 此次朝鮮排華慘案，爲日本帝國主義者之陰謀，乘我國內訂外患天災兵禍之時，利用其爲虎作倀之韓民，於萬寶山地方鼓動韓民，以作廣大之暴動，襲擊我華僑商店，屠殺我國僑商，奪我僑胞財產等案發生後，我國民衆，莫不同仇敵愾，一致奮起，促國民政府向日本帝國主義嚴重抗議，一面由各地商會，組織反日援僑會，與該帝國主義者永遠經濟絕交以爲後盾，務期撲滅該帝國主義之兇燄，爲安我被難僑胞之幽魂，而雪我國莫大之恥辱，不料日帝國主義者對我政府交涉，置之不理，竟以陰謀險狠之手段，又於廿年九月十八日派二十七聯隊及朝鮮二師之衆，向我東北進發，強佔我遼甯省地，

攻我北大營軍隊，強迫繳械，又燬我兵工廠及北甯鐵路等等，噩耗所及，令人髮指，是該帝國主義者，平日自稱親善之假面具，至此昭然若揭，是可忍焉，孰不可忍焉，似此侵略不已，正我國民族生死關頭，我國民衆，當激發偉大民氣，合羣策羣力，同禦外侮，末日已臨，其各奮起，上海市各界反日援僑委員會，

反日會通電

全國同胞公鑒，電悉，日本藉中村案件，且

已飭該地第二十七聯隊，向我奉天大炮轟擊，正式佔領北大營，擬出四師團兵力，佔據東北全部云云，形勢危急，不可終日，查萬寶山之役，日人嗾使韓愚慘殺同胞，無慮千百，雖經我國一再抗議，彼方竟充耳不聞，更復信口誣蔑，捏造中村事件，爲出兵侵略東省之藉口，似此倒行逆施，早已不復承認中國爲獨立自主之國家，人爲刀俎，我爲魚肉，此而可忍亡國無日，凡屬同胞，處茲國難當頭之日，應宜同心戮力，共禦外侮，毋分畛域，毋別界限，團結一致，滅此朝食，本會以反日始，誓當反日終，更當加緊工作，努力奮鬥，甯以白骨築城，不爲亡國之奴，末日將至，諸所奮起，上海市各界反日援僑委員會叩，

反日會開非常會議

萬萬火急，據報九月十八晚日軍二十

七聯隊，突向遼甯城實施猛擊，佔領北大營，國軍繳械，兵工廠被燬，北甯路截斷，朝鮮兩師團正向東省陸續開拔，形勢嚴重，本會負有反日使命，際茲千鈞一髮危險存亡之秋，宜同仇敵愾，共禦外侮，爰定於八月廿日星期日下午四時，假座市商會開非常會議，執事熱心愛國，素所欽佩，此次務請早時光降，共商應付，國難臨頭，華族存亡，在此一舉，末日將至，諸

祈奮起，是所至盼至禱，專此順頌公安，

反日會議決要案

反日會於廿日下午四時召集執行委員會

緊急會議，到委員三十餘人，公推王曉籟主席，馮一先記錄，報告本會已發宣言通電二件，次議決各案如下，(一)呈請中央集中全國軍隊，立刻出兵東三省，驅逐日兵出境，應推代表鄭澄清，王漢良，李榮祥，陳亞夫，湯俊生等五人，即晚晉京請願，(二)致電廣東當局，即速停止軍事行動，取消敵對形勢，一致對日，(三)呈准市黨部，准予召集各界團體大會，定於九月二十二日，(星期四)上午九時，在市商會議事廳舉行，即日發出緊急通告，(四)組織抗日義勇團，徵集軍事人材，義勇志士，共赴國難，(五)擴大反日宣傳全體執行委員，應分赴各影戲院演講，(六)向代表大會提議，因事實上之需要，本會應變更會名，擴大組織，以期集中力量，順利進行，

再電勸粵方

反日會又電粵方云，各報館轉全國同胞公鑒，頃致廣州電云，天外傳來霹靂一聲，日本乘人之危，突出重兵，占我瀋陽，長春，安東，營口等地，東北半壁山河，已淪日人鐵騎蹂躪之下，此種蠻橫行動，開世界史上未有之先例，吾人於此國家存亡繫於一髮之際，實有不能自己，敢爲諸公血淚以告者，此次日人暴行，直欲覆滅中華國家，若吾人心目中，猶復有國家兩字之存在，所有國內一切猜疑怨毒，宜無不可以泯除，化除意見者，爲國屈而非爲人屈，委屈求全者，爲國全而非爲己全，豆萁自煎，君子不齒，覆巢完卵，婦孺皆知，尚祈息心返旆，共赴國難，停止軍事行動，一致對外，和平早見一日，疆土多

留一分，一着之遲，覆亡立見，苟非三桂完用，當不河漢斯言，臨電陳詞，敬乞鑒納等語，特電佈達，諸希全國同胞，奮勇直起，團結一致，抱最大之犧牲，作有效之爭持，國脈絕續，實係於此，上海市各界反日援僑委員會叩，

電張副司令 北平陸海空軍副司令張漢卿先生勛鑒，我國不幸，災禍頻仍，暴日乘我喪亂之際，公然出兵，佔我東北，焚劫屠戮，慘無人道，近且敵騎逼及平津，敵艦盡封海口，亡國之痛，已在目前，東北養兵數十萬，歲糜國幣千百萬，乃敵騎竊至，曾不投遺一矢，而瀋陽重地拱手讓人，不崇朝而長營失守，吉哈告警，武庫軍實，悉被掠奪，建築精華，盡付一炬，遠道聞之，不勝悲憤，鈞座身膺疆寄，若不整軍經武，劍及履及，急起與暴日決殊死戰，其將何以謝國人耶，嗚呼皇姑屯之碧血猶殷，瀋陽城之餘燼未息，公之先人既遭毒手，公之廬舍復成坵墟，此豈痛哭流淚所可已事，急宜整飭師旅，決死疆場，其濟則殲滅倭奴，復我國土，總理幽靈，實所式憑，不濟則馬革裹屍，成仁取義，千秋萬歲，永著令名，全國民衆，必當前仆後繼，為政府作後盾，與暴日決生死，願為戰後之土耳其，甯死，不願如朝鮮台灣之聽彼宰割，當此千鈞一髮之會，固中華民族之生死關頭，而維繫於鈞座一身者，至重且大，謹貢芻蕘，急不擇言，惟鈞座實利圖之，上海市抗日救國會叩敬，

永遠對日經濟絕交 全國同胞均鑒，我國不幸，驟起天災，匪患未除，內亂不已，野蠻獸行之日本竟幸災樂禍，大舉入寇，遼吉各省，悉被侵佔，據我要地，戮我官民，將我數百年精華付之一炬，種種慘無人道之舉動，早經各報宣傳略不贅述，凡有血氣者，莫不義憤填膺，本會本抗日救國之決心，特於寢

日召集抗日救國市民大會，決議通電全國同胞，永遠對日經濟絕交，誓不用日貨，凡我同胞，均應一致奮起，各本天良，誓死不用日貨，况國家多難匹夫有責，當此國難臨頭，我國民衆尤應一致抗日，以作政府之後盾，否則亡國之慘，迫在眉睫，朝鮮台灣之續，恐不旋踵而至矣，寧與倭奴決生死，不作亡國奴，願我同胞一致堅持到底，勿為利誘，以作對日經濟絕交之澈底解決，而維國難，特電奉聞，諸希察照，上海抗日救國市民大會叩，

電請中央嚴懲奸商 南京中央執行委員會鈞鑒，自暴日入寇遼吉失陷，全國人民，莫不義憤填膺，各界同胞，本天下與亡匹夫有責之志，一致奮起，熱烈抵制仇貨，藉表愛國之熱誠，以救危亡於萬一，除協力同心貫澈始終外，亟應電請中央頒發明令，如有奸商賣買仇貨，以危害民國緊急法治罪，以示堅決特此電陳，伏祈採納施行，臨電不勝迫切待命之至，上海市抗日救國會市民大會叩，

撤外王職以平民憤 南京中央黨部國民政府鈞鑒，此次日本出兵東省，強佔國土損失之鉅，為有史以來所未有，惡耗所及，舉國震驚，此固是負守土責之東北官吏之失職，致我東北山河，淪陷於日軍之手，抑亦交涉不力之外長王正廷示弱強鄰之所致，該外長身負外交責任，應如何謹慎從公，以護黨國，乃對外交涉事事敷衍，不以國體為重，致惹強鄰之窺視，辱國瀆職，莫此為甚，本會於寢日召集抗日救國市民大會，決議電請中央速將懦弱無能交涉不力之外長王正廷撤職槍斃，以振國威而平民憤，謹此電陳，不勝屏營待命之至，上海抗日救國市民大會叩，

臥薪嘗胆永久抗日 全國同胞均鑒，吾國不幸，歷受帝國主義者之侵略，徒以國勢不振，忍氣吞聲，受一切苛刻條約之束縛，今日帝國主義者已揭破其假親善之面具，實行武力之侵略，襲我東省，襲我建築，軍行所至，戮殺無已，致我東北二十萬同胞均已為亡國之奴隸，備受暴日之苛刑，泣淚相告，何能倖免，當此國難臨頭，正臥薪嘗胆之時，凡我同胞，均應及時猛醒，作永久抗日之整備，以求自援，而免步印韓之後塵，本會特於癸日召集抗日救國市民大會，決議勸告全國同胞，本愛國之決心臥薪嘗胆，刻苦自礪，以十年之努力，不難稱強於國際，願吾同胞，共洗國恥，國事前途，實深利賴，上海市抗日救國市民大會叩，

抗日會之重要主張

▲實行徵兵制度

▲電請汪胡任事

上海市抗日救國會廿七日發出要電多通，向中央建議抗日救國辦法，茲分誌於後，

▲決定外交方針 電請中央，決定外交方針，即以日本為公敵，在十年內專謀對日，其他各國在不妨害我國主權範圍內，予以通商之種種便利，南京中央黨部國民政府鈞鑒，此次日本乘我天災匪患之際，突然出兵東省，強佔我國土，殘殺我官民，積極侵略，目無中華，長此以往，國亡無日矣，已過之事，雖不可追，亡羊補牢，正在其時，查日本對我之侵略，決非一時之行動，以其屢次之進逼，實足證其已有具體計劃與步驟，以其曆年在我國之經營，則更足證其處心積慮，早以我國為其侵

略之目標，如不速謀應付之方，則彼將日逼無已，在此千鈞一髮之時，民衆雖宜刻苦自礪，以求自拔，而我中央亦應深謀遠慮，籌持久奮鬥之方策，本大會當場一致決議，電請中央，從速決定外交方針，即以日本為公敵，在十年之內，專謀對日之方策，其各國在不妨害我國主權範圍內，自可予以通商之種種便利等語在案，事關救國大計劃，幸速圖之，臨電不勝待命之至，

▲實行徵兵制度 南京中央黨部國民政府鈞鑒，一國之強弱，全視其軍備之多寡以為斷，軍備之虛實，全視其軍械銳否以為衡，而士兵募集方法之良否，其影響尤關重要，查我國今日之士兵，均由招募而來，其弊害之多，業已昭然在目，且除現服役之士兵外，別無預備兵之可集，而招募之士兵，良莠至為不齊，有因已犯盜匪案件，無可逃避，有因不務正業，無可為生，因此關係而投入軍者，比比皆是，如此士兵，何能使其身臨前陣，殺敵致勝，為積極整飭軍備計，本大會一致決議，電請中央，實行徵兵制，而在此未實行之前，政府應確定義勇軍為永久組織，并頒給鎗械，以充國軍之實力等情在案特急電達，伏乞鑒納，上海市抗日救國大會叩

▲嚴懲失地官吏 南京國民政府鈞鑒，此次倭寇乘我國災禍頻乘之際，甘冒天下大不韙，突然出兵，襲佔遼吉，進窺關內，亡國之痛，迫在目前，當此外侮侵凌，國難臨頭之際，正軍人捨身報國之時，雖粉身碎骨，在所不辭，以盡軍人之天職，而副人民之熱望，詎料東北各長官，身膺疆吏，養兵數十萬，歲糜國帑千百萬，而一旦敵方輕騎撻至，曾不投遺一矢，瀋陽重地，拱手讓人，遠道傳聞，曷勝悲憤，本大會一致議決，電請

鈞府，嚴懲喪失疆土之賊式毅等，并令張副令即日出兵抗日，戴罪立功，以謝國人等語在案，伏乞鈞府鑒納施行，一面迅飭全國將士，整飭師旅，決死疆場，折彼方張之氣焰，還我已失之河山，臨電不勝屏營待命之至，上海市抗日救國大會叩，

▲電請胡汪任事 首都胡漢民廣州汪精衛二先生均鑒，此次日本破壞東亞和平侵略我東北各省，消息所至，義憤填膺，特於癸日召集抗日救國市民大會，決請先生捐棄前嫌，出任艱鉅，共維國難，以挽危局，特電敦請，諸希察照，上海市抗日救國市民大會叩，

抗日救國會重要公告

▲限日商買辦於三日內退出
▲嚴厲處置國貨內混裝日貨

抗日救國會十月一日發出緊要公告兩項如下，

▲其一 爲公告事，案據本會常務委員會第二次常務會議決議，本市各日商洋行中國買辦，自登報日起限三日內，一律退出各洋行並來會登記，否則一經查出，以賣國論罪，原有買辦退出後不准任何華人前往接替，否則亦予以同等處分，並交偵察部查明各該買辦姓名住址以便查究等情，通過各在案合亟登報公告，希各關係人準期來會登記幸勿延誤是盼，

其二 茲查得各商店私運日貨，往往與國貨混裝一起避免檢查耳目居心偷運，可以概見，當此形勢嚴重之時凡我商人應如何激發天良，以收抵制之實效不料有等商人味良偷運，愈出愈奇本會職責所在，惟有嚴厲處置，自登報公告日起如再日貨與國貨混裝一起者一經查獲無論國貨一律扣留決不寬縱，特此公告仰各商店一律知照，勿再自誤是爲至要

救國義勇軍第一次委員會

△報名投效者已逾千餘人

本市抗日救國會議決組織義勇軍後，近來絡繹自向抗日會登記者，已逾千人，各工廠學校尙不在內，前昨救國義勇軍委員會舉行第一次委員會，葉惠鈞主席，馮一先紀錄，決議事項，(一)救國義勇軍章程，業經起草完竣，請予修正通過案，決議修正通過，(二)請執委會更改救國義勇團爲救國義勇軍，請通過案，決議通過，(三)確定常務委員爲三人，請推選案，決議推葉惠鈞李次山陳亞夫三人爲常務委員，(四)擬設立報名處，以便市民就近報名，請討論案，議決西區陳亞夫，地點滬西保衛團，東區顧若峯，地點浦東檢察處，南區趙毅晉，地點大同大學，北區王昌源，地點寶山路三德里六區黨部，中區抗日會，地點江灣復旦大學吳淞同濟大學，楊樹浦張子廉，地點華德路引翔港市民會，(五)確定常會日期案，議決每星期二下午二時，(六)規定報名時各項手續案，決議一，填寫志願書，二，入會後填寫保證書，三，繳服裝費洋五元，茲將上海市救國義勇軍章程錄下，第一節總綱，第一條，本軍遵照本市各團體代表大會之決議，依據軍隊編制法，由各界人士共同組織之，第二條，本軍以抗日救國爲宗旨，第三條，本軍呈請主管官廳備案，第二節資格，第四條，凡年齡在十八歲以上，四十歲以下，身體強壯，不限省界職業性別，具有犧牲精神者，均得加入，但有惡劣嗜好及疾病者得拒絕之，第三節編制，第五條，本軍由上海市抗日救國會執委會推任十五人組織救國義勇軍委員會，爲本軍最高機關，委員會組織另訂之，第六條，本軍採

用三三制，以十人爲一班，三班爲一排，三排爲一連，三連爲一營，三營爲一團，三團爲一師，三師爲一軍，軍無定額，第七條，本軍設總司令一人，副司令二人，由委員會委任之，司令部設參謀副官祕書經理教練軍械執法軍醫八處，及政治訓練部，內部人員及組織另訂之，第四節職權，第八條，本軍以抗日救國爲職責，遇必要時，得動員全軍以盡職守，第九條，本軍總副司令有統率全軍之權限，軍師長有司令操防之職責，士兵有絕對服從命令之職責，第十條，本軍遇地方戒嚴時，得協助防衛偵查或究詰往來形跡可疑之人，第五節訓練，第十一條，本軍以忠勇仁愛信義和平爲道德綱領，刻苦奮鬥雪恥救國爲訓練標準，第十二條，學術兩科之訓練另訂之，第六節獎懲，第十三條，本軍應行獎勵懲罰分類如左，甲獎勵類（一）拿獲敵

抗日救國會決議推代表

本市反日援僑會自代表大會決議更名稱爲抗日救國會，並擴大組織後，二十三日假市商會舉行第一次委員會會議，出席委員王曉籟王延松胡庶華后大椿陸京士葉惠鈞吳邁謝福生王漢良陳松源鄭澄清嚴謬聲駱清華陳亞夫馮一先任矜蘋等四十餘人，公推王曉籟主席，馮一先胡辟光爲紀錄，討論重要各案如下（一）討論本會常務委員，應否增加人數案，議決于原有常務委員七人之外，增加四人至十一人，當票選胡庶華林康侯方椒伯傅德衛爲常務委員，（二）討論本會應否變更內部組織案，議決改設一處五部，祕書處設正主任一人，副主任二人，各部設正副主任各一人，決定人選如下，祕書處正主任嚴謬聲，副主任馮一先趙樹聲，調查部正主任朱學範副主任胡鳳翔，保管部正主

方間諜者，（二）奮勇殺敵者，（三）值非常事變竭力防衛，使地方得安甯者，（四）遇有水災火災，能竭力防衛救護者，（五）訓練成績最優者，乙懲罰類，（一）違抗命令者，（二）通敵者，（三）境內發現敵跡不即舉發者，（四）濫用職權藉端苛擾或擅離職守者，（五）過警不報，傳報不實者，（六）不應召集或雖應召集而遲誤者，第十四條，前條懲罰事件，應送本軍執法處執行之，第十五條，本軍獎勵與懲罰之辦法另訂之，第七節經費，第十六條，本軍爲無給職，經常費用請求政府補助，遇必要時，得向各界募集之，第十七條，本軍一切收支款項，每月造具清冊，呈報主管官廳鑒核之，並公布之，第八節附則，第十八條，本章程有未盡事宜，得呈由委員會修正之，第十九條，本章程自核准之日起施行，

代表赴粵請願

任張一塵副主任馬少荃，檢查部正主任陳培德副主任鄭澄清，宣傳部正主任吳邁，副主任任矜蘋，偵察部正主任王昌源，副主任李永祥（三）討論本會應否設立救國義勇團委員會及國際宣傳委員會，以負專責案，議決推定葉惠鈞張子廉趙級晉馮一先王文華鄭澄清陳亞夫王昌源李次山徐威周學湘余華龍李永祥湯俊生鄭鳳翔等十五人，組織救國義勇團委員會，指定葉惠鈞爲召集人，推定史量才汪伯奇謝福生董顯光劉湛恩胡庶華吳邁李才卓隆依桂中樞劉士木仇子同陳彬蘇何炳松駱傳華虞仲成朱懋澄等十七人組織國際宣傳委員會，由本會宣傳部召集第一次會議，（四）討論本會應否推舉代表至廣東請願案，議決推胡庶華葉惠鈞林康侯王漢良王曉籟等五人至廣東請願，於十月一日出

發，(五)討論市民大會舉行之時間及會場之職員人選案，議決市民大會於二十六日上午十時舉行，以本會常務委員為主席團，其他會場職員，由主席團指定之，(六)討論奸商每由郵局遞寄日貨，應如何處置案，議決由常務委員會議定辦法，交偵察科執行，(七)討論根據代表大會決議，厲行澈底對日經濟絕交一案，應如何進行案，議決由常務委員會擬具計畫，提交大會討論，(八)討論本會應推舉人員另行起草章程案，議決推任於蘋嚴譚聲吳邁三人起草，提交下屆會議通過，(九)討論本會常會日期案，議決定每星期三下午四時舉行，臨時動議，(一)以本會名義，電張副司令整軍經武，恢復失地，戴罪圖功，戚式毅守土無方，應軍法從事，(二)由本常務委員會議定簡章，募集救國捐，

黨部

口市執委會告同志書

△中村有無其人難知

△指導防止越軌盲動

△防範挑撥不容疏忽

全市同志們，現在已是我們準備犧牲的時期到了，日本帝國主義者之壓迫我們的痛史，擢髮難數，不用贅述，過去的種種慘案，都因革命的基礎尚未穩固，國內糾紛尚未平定的緣故，深恐因外交問題影響革命的前途，只得一再隱忍，力持鎮定，以待國際公論的評判，而冀日帝國主義者之自己覺醒，乃野心勃勃的日帝國主義，蔑視國際公理，不顧人類道德，以我國之容

忍為畏怯，得寸進尺，變本加厲，嗾使韓民屠殺僑胞，萬寶諸案，流我僑胞之血不知凡幾，乃心猶未足，當我內逆未平，天災奇重之際，以一區區軍人之失蹤，而出兵東北，襲佔我國土，殘殺我軍民，且節節進逼，大有吞沒中華全國之氣概，際此國難當前，我輩同志，如再長此緘默，欲求國家之亡，民族之不絕，真無異夢想，我們知道，這次日本的出兵，並非為了簡單的所謂中村事件的緣故，所謂中村事件也者，不過他們出兵的藉口罷了，他們的出兵，實在是有很複雜很重大的關係與目的在，日本向來視東北為其唯一的侵略地，日本在華經濟侵略的根據地即在東北，自從張副司令計畫葫蘆港築港以後，日本朝野上下，均惴惴不安，蓋葫蘆港築港成功之後，日本在我東北的經濟命脈南滿鐵道一帶，便失其經濟重心的地位，這樣便無異宣告日本在華勢力的死刑，並且日本的經濟侵略，如果在華失敗之後，便無處尋找像東北一般的侵略地，生產發達的日本，便有產業過剩，材料缺乏，失業增多的危險，日本的資本主義的高台，就將從此倒坍，所以他們無所不用其極的力謀破壞，萬寶諸案的目的，便想借此引起重大的外交，以圖乘機要挾，我政府洞燭其奸，始終以正義為交涉的原則，使彼無隙可乘，乃進而藉口中村事件，出我不備，突以重兵襲佔東北，此種舉動，尙有何公理可言，日本帝國主義者，簡直毫無理性，自絕人類，而且中村事件，可說是一件不成問題的問題，中村之來華游歷，既無政府之護照，又未通知我國官廳為之保護，究竟有無中村其人，抑中村是否來華，我國無絲毫責任可言，如果中村之死，日本居然派兵來華，則我國所受的種種慘案，及萬寶山所受奇辱，更可以出兵到日本去了，總而言之，我

們之於日本，沒有公理可言，即彼亦不知公理為何物，也不能以和平的美德相感化，我們無論如何容忍，如何鎮定，而冥頑不靈的日帝國主義，反以我們畏怯而屈服，到此地步，我們還能再言容忍嗎？同志們，我們是中國國民黨的黨員，我們肩所負唯一的責任是革命，而革命最主要的目的是打倒帝國主義，自從日帝國主義者蹂躪我東北的消息傳出來，本市及全國各地的民衆，均異常憤激，漢口災民，甚至拒絕日本之賑糧，可見我們中國民族的精神，非常雄壯，民族的志氣，非常高尙，對於殲滅矮奴，極有決心，在此全國民衆反日空氣激昂中，我輩同志，所負的責任更大，一方面要喚起民衆，一致起來對日，一方面要指導民衆使不致有越軌自動的流弊，一方面還要防範反動份子之乘機煽動，而本市同志所負的責任尤其重大，本市乃全國精華所萃，一舉一言，均足影響全國，而民衆反日情緒之緊張，亦爲全國各地冠，在此全市民氣怒火炎炎之際，稍一衝動，即易發生越軌行動，且本市素爲反動份子之逋逃藪，挑撥煽動之舉，在所難免，我輩同志，防範稍一疏忽，更易釀成巨禍，所以我輩同志在努力領導民衆反日的工作中，應該認清我們工作的方針，計畫有效的工作方法，而確定反日工作的原則，各同志應盡力領導與指示各界民衆目前最適當的工作原則，一擁護和平統一，二厲行經濟絕交，三努力宣傳工作，四加緊軍事訓練，而學生同志，更須致力學業之修養，工界同志更須增進工作之效能，商界同志更須竭力募集救國捐款，秉此原則而行，庶不致有所錯誤，而能獲有效的結果，同志們，國難臨頭，救亡勿懈，宜速急起直追，領導民衆，遵此原則，竭力向前，共爲我中華民國中華民族奮鬥出一條生存獨立的光明

大路，中國國民黨上海特別市執行委員會，
△上海市黨部告民衆書 親愛的同胞們，日本帝國主義者的陰險狠毒，凡是稍能記憶我國過去各種慘案的，都會驚心吊膽，切齒痛恨，最近的萬寶山事件，和朝鮮屠殺華僑慘案，碧血還沒有乾，交涉還沒有辦，而今日軍又藉所謂「中村事件」者，武裝佔領瀋陽和長春了、嗚呼，是而可忍，孰不可忍，吾國人其死無葬身地矣，所謂「中村事件」者，據日本方面的宣傳，說是有日本陸軍步兵太尉名叫中村者，在東三省內地考察，忽在興安區附近失蹤，日人遂指爲被我國屯墾駐軍所殺，虛構慘殺情形，擴大宣傳，於是日本的軍人，大唱其對華強硬論，要用武力解決滿蒙的一切問題，在野的政友會，更其大吹大擂，開什麼聯合會和特別委員會，大有氣吞滿蒙，獨霸東亞的形勢，上海的日本報紙和東北的日本浪人，更盡其捏造贗證收買人證之能事，以便小題大做，以達其出兵征服我東北的目的，我們當初以爲這僅是一部份日本浪人的宣傳，事實上不會如此不幸，乃消息傳來，日軍竟已實際佔領我們瀋陽了，據九月二十日瀋陽來電，日本軍隊於十八日晨一時武裝佔領瀋陽，中國官兵無抵抗退出，惟兵工廠尙在圍攻中，電報火車俱祇通至皇姑屯爲止，這個電報，現經各方證明是確息，我們的瀋陽，是已在日本人的手中了，我們的同胞，是已被日本人在宰割了，嗚呼，國亡無日，民不聊生，我們將何以自救呢，自救之道，在於喚起民族精神，團結民族力量，用全國民衆之力，一致對日經濟絕交，並請政府以革命手段收復被佔各地，以革命外交達到賠償道歉的目的，以爲這次不幸事件的先決條件，然後養精蓄銳，徐圖展佈，以與日本帝國主義者爭個你死我活，同胞們，事

急矣，兵臨城下，寇入腹地，國家存亡，民族生死，在此一舉，願共勉旃，中國國民黨上海特別市黨部敬告，

△市黨部致中執會電 上海特別市黨部為日軍侵佔南滿，急電中央執行委員會云，(銜略)日本帝國主義，處心積慮，謀擄東省，此次乘我天災匪患，突然出兵，強佔東省，進窺平津，復圖侵佔膠濟，慘殺我人民，焚掠我家宅，擄我軍民長官，劫我兵營工廠，視公理如弁髦，目人命如草芥，野性暴行，如中瘋狂，凡屬含生負氣之倫，誰復更能容忍，而吾國家軍隊，委曲求全，絕無抵抗，曾不足以稍動其憐憫，略戢其野心，吾中央洞察全局，自必能取最適當之手段，作最有効之應付，特職會察民情激昂，義憤難遏，悲憤之餘，敢貢蕝堯，鈞會秉承總理遺教，領導全民，致力革命，無非以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為唯一目的，而今則異族所加於我同胞不自由不平等之壓迫，更甚於前，保國衛民，外禦凌侮，胥惟國家軍隊是賴，吾國家既受此奇恥大辱，縱云力求退讓，亦必定有退讓之限度，縱云願聽宰割，亦宜自擇宰割之方法，明知國家衰頹，覆亡可慮，小有不忍，將亂大謀，然今茲之事，何得云小，此而可忍，孰不可忍，與其束手而待斃，曷若奮鬥以圖存，與其凌遲而哀號，曷若刎頸而自殺，語有之，士可殺而不可辱，在個人然，在國家亦然，將謂沉默以待人之援助耶，則列強當不助吾絕不表示自動之國，將謂呼籲以求國際之公判耶，則公理決非為吾絕無勇氣之國民而設，將謂遷延時日以備城下之盟耶，則乙未馬關訂約，亦必先經甲午之一戰，嗚呼，塞爾維亞一蕞爾小國耳，曾不屈於奧大利之鐵蹄，土耳其亦號稱病夫耳，曾不屈於希臘之砲艦，印度受制於英，而抗英之精神自在，朝鮮已亡於日，而

反日之努力未衰，今日吾全國上下，鎮靜誠鎮靜矣，而何殊於甘作亡國之順民，忍耐誠忍耐矣，而何異於願為待決之囚犯，長此以往，各國効尤，豈唯吾國將不復成爲獨立之國，抑且吾人將無顏再爲偷生之人，故與其吞聲飲泣而亡，何若執戈効命而死，應請鈞會熟籌利害，主持大計，一面力促粵方覺悟，完成和平統一，一面改變不抵抗政策，斷然調集大軍，迅速恢復失地，分派重兵，保護口岸，即使我疆土再遭蹂躪，我人民更受屠殺，亦庶幾使天下後世知中國人尙有此最後之一番壯烈的行爲，何況吾東方病夫，豈竟永無基瑪爾將軍其人，吾中國國民黨，亦豈竟不逮土耳其之青年國民黨，鈞會倘果乾綱獨斷，通令全國豈凡我同志同胞，誓必擁護中央，或爲後盾，或爲前驅，赴湯蹈火，在所不辭，瀝血斷頸，義無返顧，臨電迫切，務祈明鑒，中國國民黨上海特別市執行委員會馬印，

上海市各區黨部之表示

▲一區黨部通電 全國同胞公鑒，日本圖我滿蒙久矣，處心積慮，已非一朝，此次突然揭破假親善之面具，露其狎猜之真相，屠殺我軍民，佔據我國土，以達其併吞之野心，凡我國民，罔不目眦而髮立，國難當前，義無返顧，諺云，物必自腐而後蟲生，內亂實足以啓外侮，爲今之計，全國同胞，宜團結一致，共赴國難，勿再其豆相煎，閱牆互毀，否則國將云亡，何爭疆土，苟能全國一致悉力對日，何患彼之相迫，民族存亡，在此一舉，迫切陳辭，維希公鑒，

▲二區黨部緊急會議 二區黨部廿日上午九時集全體執委開臨時緊急會議，其決議錄如下，(暴日入寇東三省，殘殺官民，

強占營房，燬壞交通，擄劫財物，顯違國際公法，破壞東亞和平，尤屬慘無人道，汨滅公理，應如何抗爭案，(議決)(一)呈請中央昭告全國同胞捐除私見共赴國難，(二)請中央集中兵力準備對付暴日，(三)請中央令飭全國黨員一律武裝，並飭訓練總監迅派幹員分赴各地黨部，實施訓練，及令教育部分飭大中學校整飭學生軍爲民先鋒，(四)東北當局對此暴日入寇，事先毫無預防，臨事又復畏縮，實有失守國防之罪，應請中央撤職嚴懲以謝國人，(五)請中央迅將懦弱無能之外長王正廷撤職，另選賢能，當此鉅艱，(六)請市黨部令飭市反日會加緊工作，倘有破壞該會工作者，應科以賣國之罪，並請中央轉飭各地反日會一致努力工作，(七)請市黨部通告全市民衆對日斷絕一切關係，如服務於日人者，應尅日一律退職以示堅決，(八)請市黨部分函全市各報館儘量登載反日消息，及日兵之暴行以廣宣傳，(九)通令各區分部永久宣傳隊一律出發宣傳暴日入寇情形，以促全區市民之注意，(十)本會再發表宣言云云，

▲四區黨部請頒佈對日方策 本市第四區黨部致中央電云，中央黨部國民政府各委員鈞鑒，日本帝國主義者謀我國土地，籌之稔矣，濟南慘案，足以見其暴行，萬寶山事件，足以見其居心，惟苦無間以遂其侵略政策，此固政府之所深知，而國民之所深慮者也，不圖近者藉口中村事件，竟爾出兵滿洲，乘我國災情奇重之秋，匪共將清之際，突用重兵佔略東省，事未旋踵，而遼寧黑吉勢屬鯨吞，戰不及却，而管署兵營盡爲灰燼，兵工廠已成瓦礫之場，航空處易作荒涼之地，軍士爲國犧牲，人民流離失所，固無論矣，獨今後應付如何，試觀日兵艦陸續開來海岸巡洋，如登入無人之境，廈門商埠，又來蠻倭之兵，首

都江干，滿列東洋之艦，其居心殆止於此乎，是則須如何戰戰兢兢，謀整個對付方策，况際此民情洶湧，義憤填膺，對此舉國同悲淒涼事件，恐非安默所可過去，尤非中央抱昔日所認鎮靜者可以解決之，然時至今日，肇事已逾一週，數千萬同胞，早於蹄下呼號聲嘶，數百萬里國土，已被倭奴蹂躪殆遍，而我政府，迄未頒佈整個對日方針，甯非笑柄，更考近日中外要人之言論，總不外訴諸於國聯，籲求公理之裁判，須知今日之國聯，誰不謀我，所謂公理，武力是尙耳，退一步言，國聯果真能福我，亦且遠水無以濟近火，苟候國聯援到，則石頭城上，飛滿太陽旗矣，茲者羣情憤慨，敵愾同仇，設舉吾四萬萬之衆與彼三島之人週旋，恐亦不致有城下之盟也，滅此朝食，企予望之，執政諸公，其以爲然乎，際此生死關頭，尙望勿以鎮靜失之，速定中央整個對日方策，昭示國人，使民氣集爲重心，政府藉爲後盾，大好山河，不致淪爲血地，革命民族，因此得以自強，臨電惶急，祈垂鑒諸，上海特別市第四區黨部叩敬，

▲五區黨部通電 全國同胞鈞鑒(上略)本區黨部認爲此次事件之嚴重，實遠駕濟鮮兩案而上之，國家興亡，民族存歿，在此一舉，事急矣，願吾同胞奮臂以起，在本黨指導之下，積極對日進攻，抱日存我亡，我存日亡之決心，與日本作殊死戰，同胞同胞，吾人之頭可斷，血可流，吾人之錦繡江山，豈容日人侵佔，努力，奮鬥，甯爲反日而死，毋爲縱日而生，願共勉旃，中國國民黨上海特別市第五區執行委員會叩號，

▲電請國府退出國聯 全國各報館均鑒，暴日蔑視公理，破壞和平，稱兵侵犯吾關外，民情激昂，達於極點，國民政府亦以日本此舉，不啻亡吾國家，滅吾民族，爰經宣布誓與日本奮鬥

，而於國際聯會，尙多信任之表示，認爲國聯尙在，公理不滅，日兵終有退出之一日，全國人民所期望於國聯者，亦般且切矣，孰料國聯會始以誠意接受吾國要求，照會中日兩國，各相退兵，以維和平，終則被日本蒙蔽，認日復文爲滿意，而以不干涉中日事件，休會聞矣，噫，國聯國聯，是非安在，公理何存，所謂維持世界和平，主持國際公道之國聯，果如是而已耶，吾國朝野，且夕期望於國聯者，今已絕望矣，與念及此，曷勝憤慨，應請國府毅然決然，退出國聯，準備實力對日宣戰，如仍迷信國聯，乃速告滅亡耳，同胞同胞，今日已至生死關頭，願一致主張呼籲，黨國幸甚，臨電不勝迫切之至，至希察照，中國國民黨上海特別市第五區黨部望叩，

▲六區黨部電（上略）今後吾人之唯一出路，應集合全民之力量，以作外交之鐵血的後盾，同時還下百年之經濟的絕交，以求和平和生存之途徑，亡國慘禍，即在目前，凡我國民，盍其興起，雖日本侵略滿蒙，早具決心，然使我國無內亂之紛擾，無蕭牆之赤禍，則彼儉雖強，其如我何，（中略）但願我朝野上下即以九月十九爲國喪日，一致舉哀，並打破依賴外人之迷夢，而從今日起，糾合全民族之力量，以作救亡之舉，無論如何困難，只須堅持我總理誠摯純潔之革命精神，而垂諸永久，則恢復民族自信力，以打倒日本帝國主義，自在意中，國死臨頭，枯血已罄，忍痛呼號，企盼借哭，中國國民黨上海特別市執行委員會寄電，

▲七區黨部電 本市七區黨部對暴日侵吞東三省發表通電三通，原文分誌如次（一致中央電）銜略報載十八日晨六時，橫暴之日軍，已襲佔我國土東三省，東北大局一髮千鈞，本區黨部閱

報之餘，憤慨萬分，查日本帝國主義處心積慮已非一日，濟南之血痕尙在，旅鮮僑胞之尸骸猶存，乃乘吾內憂正急，天災驟起之時，罔恤天災，不憫人禍，昧喪人道，竟乘人危急之秋，突出重兵，佔我瀋陽長春營口等地其野蠻暴虐之行爲，非特國際公法所不容，抑亦非對待同文同種之鄰國所宜出此，本區黨部痛國難之臨頭，決非口舌之爭所能奏效，萬望全國上下，同仇敵愾，一心一德，誓滅倭奴，本區黨部用特電請中央宣佈對日絕交，即日出兵收復疆土，國家存亡，民族哀榮，在此一舉，願全國同胞亟起圖之，臨電不勝憤慮之至，（下略）（二）致蔣張總副司令電）吾國不幸，內起曠古之天災，外遇強鄰之窺視，正民族陷於危險境地，國家領土主權，趨於破碎之時，乃突據報載，日軍自毀滿鐵路軌，誣我軍所爲，藉口啓釁，我軍抱不抵抗而退守，致瀋陽長春營口遼陽等要地，相繼陷落，（中略）日軍沿途，搶殺人民，備極殘酷，本區黨部痛國難之臨頭，決非口舌之爭所爲功，用特電請鈞座暨諸將士，本大無畏之精神，即日動員恢復疆土，甯爲玉碎，毋爲瓦全，本區黨部誓率全區同志同胞爲諸將士之後盾，（下略）（三致粵方電）吾國不幸，內有天災之驟起外有強鄰之窺視，正陷於危險境地，國家急需和平之時，乃風聞兩粵將領，出兵三湘，內訌再起，薄海同悲，今也橫暴之日軍，已乘我之危突出重兵，戰而不宣，佔我瀋陽長春營口等要地，東北大局，一髮千鈞，本區黨部痛國難之臨頭正全國上下一致對外之際，况丁茲天災慘極人寰之時，凡我同胞，應隱忍自重，共支危局，毋憑一己之私見，痛決一時，而貽天下後世之羞，本區黨部用特急電前來，懇請先生等俯念民情，泯除私見，維護和平，并整飭軍旅，靜候中央命

令，共禦國難，臨電不勝悲憤之至，中國國民黨上海特別市第七區執行委員會叩啓，

▲八區黨部通電 萬急，上海各報館轉全國同胞均鑒，日本帝國主義者，陰危狠毒，事實昭著，凡稍有血性者，莫不切齒痛恨，如舊恥新仇，歷歷在目，鮮僑屍骨未乾，而今又用武力佔據我瀋陽城，將我北大營軍隊強迫繳械，又燬我兵工廠及北甯鐵路等等，消息傳來，痛憤曷極，如此蹂躪國土，目無公理，已昭然若揭，第念祖國之危亡，傷河山之淪沒，嗟我同胞，是可忍，孰不可忍，當今之計，吾國上下除消弭內爭團結一致，共謀對外，別無自救之道，痛國難之當頭，憂民族之將亡，仰全國一致奮起，急謀抵抗，推倒強權，挽救祖國，臨電迫切，不勝待命之至，中國國民黨上海特別市第八區執行委員會叩馬

▲全區黨員大會宣言（銜略）獸性狼行超越古今的日本帝國主義者，竟敢冒犯世界的大不韙，而蹂躪我們的東省，屠戮我們的人民，甚且包藏禍心，竊窺中土，要想把我們神明華胄的子孫，去作木屐兒郎底純良的奴隸，所以東省的淪亡，不僅是東省人民的死難地獄，而是整個中華民國萬劫不復的露台的死刑，並且不僅是我們四萬萬苦難同胞的厄運，而實在是世界血戰和大陸沉淪的唯一導火線，像這樣嚴重的殘酷和侵略，我們就是作涼血世界的最下級寄生蟲，亦決無束手待斃任人宰割的餘地，何況我們左手持公理，右手持正義，只要萬衆一心，犧牲奮鬥，不怕日本的軍艦和大炮，我們還可以用四萬萬斛的血去銷滅他，所以我們抗日的唯一指南針，不是替我民族求一委屈生存，而是替我民族尋一悲壯的戰死葬地，我想我們忍辱負重的半死國民，在今日最後的死幕下，只有抱定「時日曷喪與汝

借亡」的決心，去和東亞唯一野心蠻族，拚一個你死我活的決鬥，

我們試回想甲午而後，我們所增加的國恥和國仇，不問那一項，都是深刻的掩映着日本繼續不斷的進攻印影，不消說萬寶山事件和朝鮮慘案，就殘留不可磨滅的新血痕，即如此次日本強奪東北的悲劇，更足使我們充分認識蝦夷軍閥的獍獠面目，他們不僅是獸行的暴動，甘作惡魔世界的稜鬼，並且假唱共存共榮的蜜語，來吸盡我們錦繡河山的膏血，所以我們嘗說，日本存，我們亡，日本生，我們死，在渺小天地的亞洲陸上，絕對無中日並立的餘地，我們一班國民，既到了這個山窮水盡的末日，尚不想一個獨力自救的途徑，更待何時，何況我們負擔歷史的救國使命，打破帝國主義，乃我們唯一衣鉢的指南針，即如我總理的大亞細亞政策，亦是指導我們同志專向剷除東亞野心帝國的途徑上完成民族主義的第一步工作，不料我們革命尚未落成，而扶桑三島的蠻兵，竟不顧國際信義，不守非戰公約，而硬殺到我們東土來，所以我們今日的地位，決不僅是解除民衆的苦痛，而主張對日宣戰，亦不僅是站在青白旗旗的下面，而希望光榮戰死的頭銜，乃是我們受了民衆的負託，應完成革命救國的基礎，而替四萬萬同胞稍存顏面，如到了外侮憑陵國亡在即的最後期，而我們尚不能表現劍及履及的鮮明態度，不獨無以副總理革命的遺訓，且反使民衆喪失信仰，而本黨所支持底歷史的政權，行將爲反革命派所剷奪，所以我們維持黨命計，爲領導民衆計，爲繼續管理政權計，爲保持革命信譽計，除了發揚大無畏精神去和日本帝國主義者作最後決戰而外，實在沒有第二途徑，所以我們一方面準備公同犧牲的實力，浪

隨我中央的劍履，來完成成仁成義的工作，他方面更希望我們的中華民族，大家都抱定「甯為戰死鬼不作亡國奴」的志願，去烘染救黨國的血花歷史，我們只要有一分的殘血，亦都要送到東北去，洗淨那野心狼子世界無二的倭奴足蹟，起……起……起……戰……戰……戰……不死不已，不戰不止，我們唯一的自救方式，就是「為民前驅，殉死不悔」的八個光榮字幕，

市執委會之兩要電

△致副張電 萬急，北平張副司令漢卿同志鈞鑒，號電敬悉，日人不顧國際公法，破壞東亞和平，乘我天災匪患，突然出兵東北，強佔遼吉，進窺平津，警耗傳來，令人髮指，此種非常事變，不特有關我國存亡，抑且破壞公法，本市民衆義憤填膺，痛如身受，願以必死之決心，作持久之奮鬥，除電請中央迅速調遣大軍，收復失地，內固國防，並電粵方捐棄前嫌，共赴國難外，務請同志傳令所部積極備戰，慎毋再事退讓，貽羞宗邦，並將日方提出重要公文公開宣佈，使全世界均知是非曲直之所在，本市同志同胞，熱血沸騰，甘為政府後盾，特此電復，諸祈垂鑒，上海特別市執行委員會叩，

△致粵方電 廣州古襄勤先生轉各同志均鑒，日本處心積慮，侵略我國，已非一日，將由佔據東北，進而及於中原，此次乘我天災匪患，突然出兵，強佔遼吉，進窺平津，敵氛所至，人民被殺，家宅被焚，擄我軍民長官，據我兵營工廠，弁髦公理，草菅人命，獸性暴行，如中瘋狂，警耗傳來，凡有血氣，誰能容忍，當此國難當前，千鈞一髮，苟非以全國一致之力量，作外禦其侮之行動，則覆巢之下，甯有完卵，諸同志既稱同為

黨國，此時何能更有意氣之爭，若猶不能捐棄前嫌，共任鉅艱，則亡黨亡國，近在目前，禍首罪魁，責將焉逃，為特電請先生轉達各同志，迅即停止入湘軍事行動，取消敵抗中央之形勢，整軍經武，共禦外侮，黨國存亡，以此為卜，掬誠電達，佇後佳音，上海特別市執行委員會叩，

兩路特別黨部之通電

嗚呼，中國慘遭日本帝國主義者之壓迫久矣，「五九」「五三」奇恥大辱，固深深印入吾人之腦海，而日思有以對付，不圖日本帝國主義者，最近以來，更有甚於「五九」「五三」之侵略，積極的圖我滿蒙，窺我中原，前既演成空前未有之萬鮮慘案，唆使韓氓，橫暴壓迫，鎗殺我同胞，血盈城野，焚掠我財產，何止萬千，蹂躪民族，蔑視國權，一至於此，凡在含生負氣之倫，孰不悲憤填膺，裂臂髮指者也，今復繼萬鮮而後，藉所謂莫須有之中村事件，竟以非常手段，用武力突然佔據我瀋陽長春，警耗傳來，痛恨欲絕，似此滅絕公理，國家民族將何以堪，其不人為刀俎我為魚肉而何，嗟嗟同胞，末日已臨，當此千鈞一髮之際，民衆危急存亡之秋，惟有全國上下一德一心，息同根之煎，謀自救之道，以禦外侮，還我河山，劍及履及，一致奮起，共赴國難，生死以之，中國國民黨京滬滬杭甬鐵路特別黨部執行委員會叩，

第一日之縣抗日運動宣傳

上海縣黨部以此次暴日襲佔東省，為加緊工作起見，業將反日援僑會擴充組織為抗日救國會，經第二次執監聯席會議決，自

九月廿八日起至十月五日止，為抗日運動宣傳週，輪流召集各區民衆大會廿八日為宣傳週之第一日，在第二區塘灣鎮公共體育場舉行，雖大雨傾盆，而參加民衆仍極踴躍，茲將大會情形彙誌於後，

△出席人數 縣黨部常委彭利人，民衆教育館金作賓，第二區全體黨員，各界民衆，各學校學生童子軍，各團體代表，約數千人，

△出發宣傳 大會通過重要議決多件，並通過重要電文，議畢後，即冒雨出發宣傳，至下午六時左右始各散隊，

△重要通電 (一)致蔣總司令電，暴日侵佔我國土，殺戮我人民，失地千里，時逾旬日，未見中央下令動員，絕交宣戰，徒聞乞援國聯空文抗議，不知國際公理早已淪亡，敵兵深入內地，猶欲以抗議交涉豈非千古奇聞，務懇蔣總司令尅日親統大軍

全市黨員議定抗日

上海特別市黨部，召集各區黨部各區分部宣傳委員，舉行擴大市宣傳會議，討論抗日救國問題，臨時動議二十餘件，已整理完畢，共歸納成九案，一、呈請市執委會定期召集全市黨員，舉行大宣傳大游行案，議決通過，二、電請中央迅即厲行徵兵制案，議決通過，三、呈請中央通告全國民衆，一致籌募愛國捐款，以充實對日經費，並由本市首先着手，為全國之倡導案，議決通過，四、保護宣傳隊員至英法兩租界宣傳案，議決呈請市黨部核辦，五、呈請市黨部通告本市各商店，儘量黏貼抗日標語於櫥窗上，以期喚起一般民衆之注意案，議決通過，六、遼甯省政府主席戚式毅尸位瀆職，罪大惡極，應呈請中央明

救國方案

馳赴關外，對日作戰，全區民衆，誓為後盾，所有後方黨政問題，泯除京粵界限，由黨內先進諸公協力治理，武裝同志，除酌留勦匪部隊外，悉赴前方作戰，振作民氣，共救危亡，在此一舉，若再勇於內爭，因循坐誤，深恐宋人議論未定，金兵早已渡河，亡國滅種之罪魁，恐我當局莫能諉卸矣，迫切陳詞，不勝惶悚待命之至，(下略)(二)致中央黨部電，日本無故出兵，侵我東省，守土官吏，節節退讓，數日之間，失地千里，生命財產，喪失無算，奇恥大辱，莫此為甚，國聯調解，業已絕望，求助他人，不如自己奮發，况亦俄集兵邊境，躍躍欲試，一旦接觸，我國領土，立變世界戰場，人民塗炭，唐墓為墟，瞻念前途，不寒而慄，務懇中央，飛調大軍，馳赴關外，驅逐日兵出境，保全我領土，拯救我人民，而世界和平，亦可賴以維持，幸勿因循瞻顧，坐失事機，(下略)

令撤職，以張國法案，議決保留，七、呈請中央從速擬訂黨員販買日貨懲戒辦法案，議決通過，八、呈請中央從速擬訂人民販買日貨懲戒辦法案，議決併第七案合辦，九、呈請中央從速擬訂民衆義勇救國軍組織與訓練辦法案，通令全國一致遵行案，議決通過，

閻玉衡被凌遲而死

因中村案被扣之團長閻玉衡，被日軍捉去，凌遲處死，毀屍滅跡，

軍警界

新聞記者與張市長之談話

日軍強暴佔瀋陽，舉國震驚，滬埠為中外交萃之區，關係尤為重要，某報記者特於九月十九日下午赴市府訪謁張市長并受接見，其談話如下，(記者問)市府今日已接得關於瀋陽事件電訊否，(張氏答)此間無各正式官電遞到，大致因瀋陽方面交通上發生阻礙，或電由北平轉遞，因是此間尚未接得確切報告，(問)日軍此次暴動，其主因究何在，(答)日軍此次出兵決不是因中村事件簡單問題，蓋日本欲進佔東三省，蓄謀已久，今不過借中村事件為導火線耳，(問)中央對此事將取如何步驟，(答)此事之內幕，以及啓覺情形，尙未能十分明瞭，我想中央當先用外交方式以解決此不幸事件，非至不得已時，當不致另採其他解決方式，(問)外傳此次日本暴動與廣東方面出兵有連帶關係，不知果有此說否，(答)日本此次行動與廣東方面，有無關係，尙不能臆斷，惟觀於陳友仁劉紀文之赴日親善，以及朝鮮萬寶山事件接連發生，暨閩錫山之回晉，石友三之叛變，不能不令人懷疑，語云物必自腐而後蟲生，我國內亂相尋，兄弟鬩牆，日人乘機攫奪，演成今日之局勢，此則最令人痛心者也，(問)以市長眼光觀察將來此事之結局如何，(答)此事惟有希望中央以全力應付，我民衆亦惟有嚴守紀律，以待其後，(問)市長對此事感想何如，(答)我個人極希望中央速確定交涉方針，以及指導民衆應取態度，俾全國可作有力量之後盾，(問)市府對本埠日僑取如何態度，(答)瀋陽雖發生不幸事件，

但此間對日僑仍當盡力保護，已令飭公安局加意防範，日僑如無越軌行動，當然不生若何問題也云云，

外部辦事處加緊辦公

外交部駐滬辦事處，自得日軍侵佔遼甯警耗後，楊小堂處長即赴各國駐滬領事署探詢消息，外部辦事處十九日晚工作至十一時始行休息二十日雖為星期日，該處特加緊辦公，以便傳遞消息云，

外部覆外交討論會

▲已令駐外各使館宣傳

外交討論會於九月十九日舉行會議時，突聞東北惡耗，當即向外交部電詢真相，二十一日外交部已電復到滬，茲特探錄如下，上海辦事處轉外交討論會鑒，部密，皓電悉，日軍進佔瀋陽安東，已有確實報告，長春等處情形若何，尙無官電，此次日軍行動，實故意破壞東亞和平，違背國際盟約，及非戰公約，本部已向日提出緊急嚴重提議，要求立即撤退日軍，並電施代表提出國聯會及駐紮簽訂非戰公約各國使館，令其將此事盡量宣傳，並駐在各國政府切實接洽矣，外交部即印，

國民政府通電滬當局

勸諭人民靜候正當解決

國民政府為暴日佔據瀋陽，通電滬市府淞滬警備司令部等馬電云，南京總司令部軍政部并轉各司各軍長各師長海軍部并轉各艦隊司令首都衛戍司令部警察廳北平副司令部上海淞滬警備司令部各省市政府各清鄉督辦各總指揮鑒，統密，據報日軍於皓晨佔據瀋陽，現已由外交部向日政府提出嚴重抗議，要求立

即撤退日軍，並電達國聯會，喚起世界注意，頃駐滬日使館上村書記，奉日政府令來外部而稱日政府認潘陽衝突之不幸，已制止擴大，並下令保護在日華僑，請我政府對於在華日僑，亦一律予以保護等語，當此災患未甯外侮復至，我國民唯有堅忍沉毅，力持鎮靜，取穩健團結之態度，務須避免軌外行動，免為反動所乘，致滋口實，貽害大局，除飭行政院密令遵照外，仰飭屬嚴密注意，保護日僑並切實勸諭人民，務守秩序，聽候政府為正當之解決，是為至要，國民政府馬印，

警備部防範工作

▲集中警力維持治安

淞滬警備司令部，對日本大舉侵略東省事件，秉承中央意旨，嚴令所部，處以鎮靜，靜候正當解決，特通令滬杭兩路沿線駐軍，及駐滬部隊等一體遵照辦理，其大旨如下，(一)加緊警備區域內防範，嚴令部隊避免與日人衝突，(二)嚴密保護日僑，(三)深願人民本愛國熱忱，處以堅忍態度，勿作軌外行動，務使日人無所藉口，(四)嚴密防範反動份子，乘機滋事，

雙十節警察大隊停止檢閱

本市公安局所轄警察大隊，原為警備非常，臨時出動，藉以增加警力而設，每年例行大檢閱一次，本年預定雙十節國慶日舉行，刻因遼甯事件發生，市政當局為鎮定人心鞏固治安起見，業飭公安局各區所對於華洋僑民商店住戶，巡邏保護，加倍努力，並由公安局將警察大隊所屬各中隊，分撥各區所轄境，協同担任巡邏保護工作，以期周密而安閭閻，故本屆雙十節警察大隊之檢閱式，業經奉令停止，俾得專心任務，

兩路組織全國鐵路救國團

京滬滬杭甬鐵路滬嘉段第七次車務會議，在嘉興車站舉行，主席鍾文江，議事畢，由麥根路站王補勤臨時動議，組織全國鐵路救國團，甲，實行路員軍事訓練，(一)擔任護路工作，(二)為政府後盾，乙，實現愛國工作喚起民衆，(一)各站張貼日軍暴行消息壁報，(二)業餘向當地民衆講演，丙，實行不合作主義，(一)厲行經濟絕交，(二)個個誓死不買日本貨，(三)不為日本人作工，經全場一致通過，聞不日籌備就緒，徵求各路加入，

高昌廟特別戒嚴

本埠高昌廟為軍事要地，內有兵工廠，海軍艦隊部，造船所飛機廠，暨鍊鋼廠等重要機關，際茲中日交涉緊迫之時，謠言叢起，各當局對此，深恐有反動及搗亂者從中破壞故自九月廿九日起，每晚於八時後施行特別戒嚴，非有口令及通行證，概不能自由出入，廠內防務，統由兵工廠警衛隊與海軍警衛營共同維護，至天明六時恢復云，

兩機關抵制日貨

▲海軍部 日兵侵佔遼吉諸地以來，舉國罔不忿激，海軍除依照中央預定步驟，準備一切外，本埠海軍部所屬各機關及各艦艇，已得海部電令，即行抵制日貨，電云，(上略)抵制日貨，以經濟絕交制其死命，凡吾員兵，務須齋下決心，無論公私之用，務要不買該國之貨，並須臥薪嘗膽，以期雪恥，是所切要，海軍部謹，

▲兵工廠 自暴日佔據東省後，本埠各界，莫不憤激異常，一致有拒絕日貨之表示，茲上海兵工廠廠長郭承恩氏，以該廠按月需用日貨原料，達數萬元之鉅，特命購料人員，自即日起，對於該廠一切需用之日貨原料，概予停止購買，並令該廠技術人員，悉心研究相當替代品，從事自造，如一時不及製造，亦須暫購他國原料應用云。

市保衛團緊急會議

上海市保衛團鑒於日方侵佔東省後，海上日僑暨日本軍人，時有示威之舉，因於該團會議廳召集各區團長會議，討論保護日僑，並勸諭市民勿有越軌之行動，計出席者（洋涇區）許寶銘張上珍，（彭浦區）侯奇章，（江灣區）陸徵宇，（滬南區）王壯飛，（塘橋區）王吉甫（法華區）李超，（蒲淞區）陳貞柏，（滬北區）王彬彥等，由該團管委孫保鏞主席，行禮如儀後，由主席報告開會宗旨，當經議決（一）切實保護僑民，（二）勸諭市民萬勿輕舉妄動，（三）各團部遇事，務取鎮靜態度云。

警備部人員加緊工作

淞滬警備司令部全體職員，自日本佔領遼吉後，極表憤慨，除用第五師特別黨部第十二分組名義，通電發表反日救國意見外，內部工作，頓形緊張，連日許參謀長力疾來部，規劃防務，並手諭所屬，值此時局嚴重，即星期日亦須一律照常辦公。

日兵在虹口示威

納稅會決向工部局責問

上海租界納稅華人會接市商會函，以日本在虹口武裝示威，臨

時會員大會議決，請轉向工部局責問，該會決於日內向工部局責問，茲錄市商會原函如下，逕啓者，查此次暴日以武力侵佔我遼吉，如入無人之境，警耗頻傳，凡有血氣，無不義憤填膺，本會爰於本月二十八日下午二時，經執行委員會之議決，召集全體會員代表大會，各會員冒雨參加，極形踴躍，會場空氣，倍極緊張，議決要案有十餘件之多，其中有『日陸軍隊在滬特區內虹口靶子場及嘉興橋等處，架設機關鎗，及武裝軍遊行示威，應請納稅華人會責問工部局董事會任其橫行不法之理由』一案，討論之下，僉以暴日在本市區域，竟敢架設機關鎗，武裝遊行，顯示一種對敵行為，租界當局竟熟視無睹任其愈演愈烈，萬一激成事變，各將誰屬，一致議決，請由貴會向工部局董事會責問在案，相應錄案奉達，務希察照辦理為荷。

半旗誌哀情形

日本強佔我國領土，擄殺我軍民，奇恥大辱，悲痛曷極，中央執行委員會決議，定於九月廿三日下午半旗一天，並停止娛樂宴會，以示哀悼，本市南北市各商店各學校機關，一律下半旗，下午天微雨，又見悲慘，娛樂場如小世界，神仙世界，新新，永安，先施，屋頂花園，更新舞台，大舞台，路市展覽會，暨黃金，中央，新中央，卡德，中華，恩派亞，萬國，世界，上海各戲院等，一律停止，全市民衆，一律臂纏黑布。

田中首相致宮內大臣一本喜德請代奏明積極政策函

昭和二年（按即民國十六年）七月二十五日

內閣總理大臣 田中義一署名

外務大臣田中義一副名

鐵道大臣 大藏大臣副名

宮內大臣一本喜德

對滿蒙積極政策執奏之件

歐戰而後，我大日本帝國之政治及經濟，皆受莫大不安，推其原因，無不因我對滿蒙之特權，及確實之實利，不能發揮所致，因此頗煩陛下聖慮，罪大莫逃，然臣拜受大命之時，特賜對支那及滿蒙之行動須堅保我國權利，以謀進展之機會云云聖旨所在，臣等無不感泣之至，然臣自在野時主張對滿蒙積極政策，極力欲使其實現，故為東方拆開新局面，造就我國新大陸，而期頒布昭和新政，計自六月二十七日至七月七日共十一日間，招集滿蒙關係之文武百官開東方會議，對於滿蒙積極政策已經議定，煩祈執奏，（以下略）

奏章

內閣總理大臣田中義一 引率羣臣誠惶誠恐謹伏
奏我帝國對滿蒙之積極根本政策之件

對滿蒙之積極政策

所謂滿蒙者，乃奉天，吉林，黑龍江及內外蒙古是也，廣袤七

萬四千方里，人口二千八百萬人，較我日本帝國國土（朝鮮及台灣除外）大逾三倍，其人口止有我國三分之一，不惟地廣人稀，令人羨慕，農礦森林等物之豐，當世無其匹敵，我國因欲開拓其富源，以培養帝國恆久之榮華，特設南滿洲鐵道會社，藉日支共存共榮之美名，而投資於其地之鐵道，海運，鑛山，森林，鋼鐵，農業，畜產等業，達四億四千餘萬元，此誠我國企業中最雄大之組織也，且名雖為半官半民，其實權無不操諸政府；若夫付滿鐵公司以外交，警察及一般之政權，使其發揮帝國主義，形成特殊會社，無異朝鮮統監之第二，即可知我對滿蒙之權利及特益巨且大矣，故歷代內閣之施政於滿蒙者，無不依明治大帝之遺訓，擴展其規模，完成新大陸政策，以保皇祚無窮，國家昌盛，無如歐戰以後，外交內治多有變化，東三省當局亦日就覺醒，起而步我後塵，謀建設其產業之隆盛，有得寸進尺之勢，進展之迅速，實令人驚異，因而我國勢之侵入，遽受莫大影響，惹出數多不利，以致歷代內閣對滿蒙之交涉皆不能成功，益以華盛頓會議成立九國條約，我之滿蒙特權及利益，概被限制，不能自由行動，我國之存立，隨亦感受動搖，此種難關，如不極力打開，則我國之存立既不能堅固，國力無自由發展矣，矧滿蒙之利源，悉集於北滿地方，我國如

無自由進出機會，則滿蒙富源，無由取爲我有，自無待論，即日俄戰爭所得之南滿利源，亦因九國條約而大受限制，因而我國不能源源而進，支那人反如洪水流入，每年移往東三省，勢如萬馬奔騰，數約百萬入左右，甚至威迫我滿蒙之既得權，使我國每年剩餘之八十萬民，無處安身，此爲我人口及食料之調節政策計，誠不勝遺憾者也，若再任支那人民流入滿蒙，不急設法以制之，迄五年後支那人民，必特加增六百萬人以上，斯時也我對滿蒙又增許多困難矣，回憶華盛頓會議九國條約成立以後，我對滿蒙之進出悉被限制，舉國上下輿論譁然，大正先帝陛下密召山縣有朋，及其他重要陸海軍等，妥議對於九國條約之打開策，當時命臣前往歐美密探歐美重要政治家之意見，僉謂成立九國條約，原係美國主動，其附和各國之內意則多贊成我國之勢力增大於滿蒙，以便保護國際之貿易及投資之利益，此乃臣義一親自與英，佛，伊等國首領面商，頗可信彼等對我之詳意也，獨惜我國乘彼等各國之內諾，正欲發展其計劃而欲除華盛頓九國條約之時，政友會內閣突然倒壞，致有心無力，不克實現我國之計劃，言念及此，頗爲痛嘆，至臣義一向歐美各國密商發展滿蒙之事，歸經上海，在上海船埠，被支那人用炸彈暗殺未遂，誤傷美國婦人，此乃我皇祖皇宗之神祐，方克義一身不受傷，不啻上天示意於義一必須獻身皇國爲極東而開新局面，以新興皇國而造新大陸，且東三省爲東亞政治不完全之地，我日人爲欲自保而保他，保他必須以鐵與血，方能拔除東亞之難局，然欲以鐵與血主義而東三省，則第三國之阿美利加，必受支那以夷制夷之煽動而

制我，斯時也，我之對美角逐，勢不容辭，更進而言之，以臣義一在上海船埠受支那人爆炸之時，轉傷美人性命，而支那便安然無事，則東亞之將來如非以如此作去，我國運必無發展之希望，向之日俄戰爭實際即日支之戰將來欲制支那，必以打倒美國勢力爲先決問題，與日俄戰爭之意，大同小異，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國征服，其他如小中亞細亞及印度南洋等，異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於我，使世界知東亞爲我國之東亞，永不敢向我侵犯，此乃明治大帝之遺策，是亦我日本帝國之存立上必要之事也，若華盛頓九國條約，純爲貿易商戰之精神，乃英美富國欲以其富力征服我日本在支之勢力，即軍備縮少案亦不外英美等國欲限制我國軍力之盛大，使無征服廣大支那領土之軍備能力，而置支那富源於英美富力吸收之下，無一非英美打倒我日本之策略也，願以民政黨等，徒以華盛頓九國條約爲前提，盛唱對支貿易主義，而排斥對支權利主義，皆屬矯角殺牛之陋策，是亦我日本自殺之政策，蓋以貿易主義者，如英國，因有強大之印度及滿洲爲之供給食物及原料，亞美利加，因有南美加那大等可爲伊供給養料及原料之便，則其餘存之力可一意擴張對支那貿易，以增其國富，無如我國之人口日增，從而食料及原料日減，如徒望貿易之發達，終必被雄大資力之英美所打倒，我必終無所得，最可恐怕者則支那民日就醒覺，雖內亂正大之時，其支那民尙能勞勞競爭模仿日貨以自代，因此，頗阻我國貿易之進展，加之，我國商品專望支那人爲顧客，將來支那統一，工業必隨之

而發達，歐美商品必然競賣於支那市場，於是我國對支貿易必大受打擊，民政黨所主張之順應九國條約，以貿易主義向滿蒙直進云云者，不啻自殺政策也，考我國之現勢及將來，如欲造成昭和新政，必須以積極的對滿蒙強取權利爲主義，以權利而培養貿易，此不但可制支那工業之發達，亦可避歐勢東漸，策之優，計之善，莫過於此，我對滿蒙之權利如可真實的到我手，則以滿蒙爲根據，以貿易之假面具而風靡支那四百餘洲，再以滿蒙之權利爲司令塔，而攫取全支那之利源，以支那之富源而作征服印度及南洋各島以及中小亞細亞及歐羅巴之用，我大和民族之欲步武於亞細亞大陸者，握執滿蒙利權，乃其第一大關鍵也、况最後之勝利者賴食糧，工業之隆盛者賴原料也，國力之充實者賴廣大之中國土也，我對滿蒙之利權，如以積極政策而擴張之，可以解決種種大國之要素者則勿論矣，而我年年餘剩之七十萬人口，亦可以同時解決矣，欲具昭和新政，欲致我帝國永久之隆盛者，唯有積極的對滿蒙利權主義之一點而已耳

滿蒙非支那領土

茲所謂滿蒙者，依歷史非支那之領土，亦非支那特殊區域，我矢野博士盡力研究支那歷史，無不以滿蒙非支那之領土，此事已由帝國大學發表於世界矣，因我矢野博士之研究發表正當，故支那學者無反對我帝國大學之立說也，最不幸者，日俄戰爭之時，我國宣戰布告明認滿蒙爲支那領土，又華

盛頓會議時，九國條約亦認滿蒙爲支那領土，因之外交不得不認支那爲主權，因此二種之失算，致禍我帝國對滿蒙之權益，如以支那之過去而論，民國成立雖倡五族共和，對於西藏新疆蒙古滿州等，無不爲特殊區域，又特准王公舊制存在，則其備蒙領土權，確在王公之手，我國此後有機會時，必須闡明其滿蒙領土之真相於世界當道，待有機會時，以得寸進尺方法而進入內外蒙，以新其大陸，且內外蒙既沿王公舊制，其權明明在王公手中，我如欲進出內外蒙，可以與蒙古王公爲對手，則締結利權，便可有裕綽機會，而可增我國力於內外蒙古也，至對於南北滿權，則以二十一個條件爲基礎，勇往邁進，另添如左之附帶利權，以便保持我既得，可永久實享其利，

- 一、三十年商租權期限滿了後，更可自由更新其期限，並確認商工農等業之土地商租權，
- 二、日本人欲入東部內外蒙古居住，往來，及各種商工業等，皆可自由行動及於出入北滿時，支那法律須許其自由，不得非法科稅或檢查，
- 三、在奉天，吉林等十九個鐵及石炭礦權，以及森林採取權獲得之件，
- 四、南滿及東部蒙古之鐵道布設並鐵道借款優先權，
- 五、政治，財政，軍事顧問及教官傭聘等增聘以及傭聘優先權，
- 六、朝鮮民取締之警察駐在權，
- 七、吉長鐵道之管理經營九十九年延長，

- 八、特產物專買權及輸送歐美貿易之優先權，
- 九、黑龍江礦產全權，
- 十、吉會長大鐵路敷設權，
- 十一、東清鐵路欲向俄國取回時之借款提供特權，
- 十二、安東營口之港權及運輸聯絡權，
- 十三、東三省中央銀行設立合辦權，
- 十四、牧畜權，

對內外蒙古之積極政策

滿蒙既為舊王公所有，我國將來之進出必須以舊王公為對手，方可以扶持其勢力，依故福島關東長官之長女，因獻身於皇國起見，以金枝玉葉之質，而為未開民族之圖什業圖王府之顧問，加之圖什業圖王之妃，乃肅親王之姪女，因此關係，圖什業圖王府與我國頗為接近，我特以意外之利益及保護而羅致之，在內外蒙古各王府等，無不以誠意對我敬我，現在圖什業圖王府內之我國退伍軍人，共有十九人在矣，而向王府收買土地及羊毛特買權，或鑛權，均被我先取定其特權矣，此外接派多數退伍軍人密入其地，命其常服支那衣服以避奉天政府嫌疑，散在王府管內，實行墾殖牧畜羊毛買收等權，按其各王府，仍依對圖什業圖王府方法而進入，到處安置我國退伍軍人，以便操縱其舊王公，待我國民移住多數於內外蒙古之時，我土地所有權先用十把一束之賤價而買定之，然後將其可墾為水田者種植食米，以供我

朝鮮移民獎勵及保護政策

朝鮮自與我合併以來，雖可一時小康，無如歐戰後，美大總統提出民族自決，以動弱小民族，而朝鮮人心亦為所煽，其不穩空氣充滿吉林八道，乘滿洲警察之不完全，彼等不逞鮮民遂以滿洲為策源地，又幸滿蒙到處皆有豐富利源，以安朝鮮移民，因之日衆，至今日在東三省之朝鮮民，幾至百萬有奇，如此之現象，為帝國對滿蒙之利權，不求而可自得，真可為國家造成莫大幸福，而帝國對滿蒙之國防上經濟上，添加無數勢力，為鮮民統治上，顯出莫大曙光，然朝鮮移民住東三省之衆，可為母國民而開拓滿蒙處女地，以便母國民進取，且亦可藉朝鮮民為階段，而可與支那民聯絡一切，一面利用有歸化支那國籍之鮮民，盛為收買滿蒙水田地，而另由各地之信用合作或銀行，

食料不足之用，不能墾為水田者則盛設牧場，養殖軍馬及牛畜，以充我軍用及食用餘剩之額，製造罐頭運販歐美，其皮毛亦可供我不足之用，待時期一到，則內外蒙古均為我有，因乘其領土權未甚明顯之時，且支那政府及赤俄尚未注意及此之候，我國預先密伏勢力於其地，如其內外蒙古之地，多數被我買有之時，斯時也，是蒙古人之蒙古歟，抑或日本人之蒙古歟，使世人無可辯白，我則藉國力以扶持我主權而實行我積極政策也，我國對於蒙古之施為，因欲實行如上之政策，按本年起由陸軍祕密費項下，抽出一百萬元以內，急派官佐四百名，化裝為教師或支那人潛入內外蒙古，與各舊王公實行握手，收束其地之牧畜鑛山等權，為國家而造成百年大計，

或東拓會社；或滿鐵公司，通融彼等有支那藉之朝鮮民以資金而作我經濟侵入之司令塔也，亦可作我食料之增產以救國危，是亦新殖民地開拓之一機會，彼歸化之朝鮮人民雖爲支那之歸化民，不久仍然歸復爲我國民，與南美加洲之歸化日本人，悉異其旨也，不過只因一時之便宜而歸化爲支那民耳，按在滿蒙之朝鮮人如擴張至二百五十萬以上者，待有事之秋，則

朝鮮民爲原子而作軍事活動，更藉取締爲名而援助其行動，加之鮮民中之在滿蒙有歸化爲支那民而亦有未歸化者，斯時事到之日，是支那藉之朝鮮民作亂，抑或日本藉之朝鮮民作亂，可以懸羊頭賣狗肉之方策而對付之，然我國雖可利用朝鮮人如此之行動，亦不可不備支那政府之利用朝鮮人制我也，如論滿蒙係支那之政治區域，是亦我國之政治區域，彼東省政府如敢以利用朝鮮人而制我，則我用兵之機會可以急速矣，最可恐懼者唯赤俄耳，惟恐支那方面利用赤俄魔手煽動朝鮮民之時，則我國之思想一變，國難立至，故現內閣對此無以充分警戒以防其未然，加之民國如欲開拓新大陸，對朝鮮之保護及取締更須嚴重一層，故依三矢之條約，許我遍設警察署於北滿各地者，以爲擴張充備警察力，以便懷柔朝鮮民及援助朝鮮之急進，另以東拓及滿鐵附隨其後，助鮮之經濟及金融，他如進入內外蒙之鮮民，其金融可由東拓特別通融，以便藉朝鮮民之力，而開拓內外蒙古及把握其商權也，按朝鮮民之侵入滿蒙，爲帝國之國防上經濟上最有密切關係明矣，此後必須由政府極力助其完成，以期爲帝國造成新機會，有如我石井之協定，我帝國在滿蒙之特殊地位，既於華

盛頓會議時放棄，幸得朝鮮移住日多，現幾及百萬餘人且放資日大，因此我雖放棄石井協定之特權，亦可藉朝鮮移住之新問題，而恢復其特權於滿蒙，如有如此之實情，我亦恢復其特權，依法理上在國際必無人敢反對我國之行動也，

新大陸開拓與滿蒙道

交通者乃國防之母，是戰勝之保險公司，亦是經濟之堡壘也，按支那全國鐵道僅七千二百哩，在滿蒙則有三千英里矣，居其全數之四成，按滿蒙土地之廣，產物之巨，雖有鐵道五六千里亦不足其用，加之我國所扶殖之鐵道，多在南滿，而爲富源之北滿尙多未及，殊爲遺憾耳，加之南滿各地，支那民族頗多，其國防上經濟上頗不利於我，然我國如欲開拓其富源及堅固其國防者，必須極力建築北滿鐵道，依其鐵道之開通，可移多數國民於北滿，以便掣肘南滿之政治及經濟，而可強固我國國防以奠定東亞大局，加之南滿鐵道既成之綫路，多以經濟爲目的，致缺循環綫路，頗不利於戰時之動員及軍需之搬運，此後必須以軍事爲目的建設滿蒙大循環綫，而可包圍滿蒙中心地，以制支那之軍事政治經濟等等發達，亦可防俄勢之侵入，此乃我國之新大陸造成上最大必要之關鍵也，加以現在滿蒙之鐵道有二大中心點，一曰東清鐵道，二曰南滿鐵道，其支那之自設鐵道，依吉林省政府之餘裕，不久必能現成一大勢力之鐵道，且合之奉天及黑龍江之財力而論，其支那鐵道之勢力，不久必須駕我南滿鐵道之上，當能現出激烈

之競爭，幸其奉天之經濟紊亂，我如不供其救濟，彼確無力可恢復，我則利用此時期勇往邁進，達我鐵道目的而後止，且我如用力煽動之，其奉票降價不知其止，奉天政府必成赤俄財政之第二，確可拭目以待，從此彼必無力可開拓滿蒙也，惟有東清之勢力頗難打倒，不幸其所成之路綫與我南滿之路綫，同爲丁字形，如以丁字形而論，雖爲便利，唯軍事上之進行頗爲不便，倘支那新設之鐵道，如欲培養於東清路北，必須與平行爲妙，則用起西而向東，以我南鐵道之中心而論，其新設之支那鐵道，必須使其由北而向南，如以支那自身之利益而論，亦以由北而向南，確有大多便利，因此與我無甚抵觸，幸赤俄勢力日衰，既無力可進出滿蒙，此後支那之鐵道建築，必然須聽從我日本之指揮而無疑，豈料奉天政府，邇來首以軍事的見地，開通打通路及吉海路，然在支那政府雖不曉經濟的而專以軍事的建築打虎山至通遼及吉海路者，在我國則因此二路之完成，其對滿蒙之國防及經濟頗受多大之打擊，而南滿鐵道之利益亦頗受損，是故向支那提出強硬之反對也，然此二路之被支那所完成者，初因先官憲及滿鐵當局等，誤算奉天政府乏力可及此，故事前未甚注意，及後欲強阻之，其路綫已成矣，加之又有美國人利用英國資本家，欲投資開築葫蘆島港，因此第恐支那政府受迫，將打通吉海二綫，牽入英國資金，反增長在滿蒙之勁敵，故對之似有似無，唯待有機

會時，而再向支那政府解決打通吉海二道問題也，據聞奉天政府之計劃，欲由打虎山起至通遼更至扶餘而至哈爾濱爲終點，使在北京出發不由南滿及東清二路，由自己之路綫而可達北滿之哈爾濱，更爲最恐人之計畫者，由奉天起點經海龍，由海龍而至吉林經五常而至哈爾濱，依如上之計畫，用左右二綫包圍我南滿鐵道，而我南滿鐵道受支那此二綫之包圍，幾成爲小區域，因之我對滿蒙支那者政治經濟之發展，悉被限制及縮少，與華盛頓九國條約實行制我伸張國威于滿蒙，按此二路綫完成，我南滿鐵道，幾成爲無用長物，其南滿鐵道公司必然多大恐慌，檢討支那今日之財政，如無外債之借入，必然無力可及此，如果自有財政可及此而成此二大鐵道者，如吉林經奉天，或扶餘開通經通遼而至連山，其運費必比利昂南滿鐵道更貴，如以此點而論，我國雖可安心，萬一將來此二大鐵道告成，支那政府特以經濟爲主眼，一如東清路特別減其運費，以與我南滿路對抗之時，不惟我國必受莫大之損失，而對東清路，亦一不可忽視之大事也，日俄二國斷不能視支那鐵道之跋扈，殊如東南鐵道之于今日，以齊齊哈爾及哈爾濱爲取入大宗，如支那此二大鐵道完成，或大賚與安達之路完成，此我南滿鐵道更受其慘，其東清之痛苦必然巨大而無疑，更將滿蒙鐵道競設之概略而言，支那則欲設索倫至洮南鐵道，吉林哈爾濱鐵道，亦俄所欲建設者，安達至伯都納鐵道，吉林至海林鐵道，與凱湖之密山至穆稜鐵道，以上之計畫，無不欲培養東清鐵道，而發揮其帝國主義，其新設之方向多以西東故也，蓋赤俄雖衰弱，其對蒙進出，仍然不怠，其一舉一動，無不阻我進出而禍南滿鐵道，我對赤俄之進出，非盡力防避不可，必須藉奉天政府爲楔子而阻其勢力南下，我第一着手藉防赤俄南下爲題，以得寸進尺方法而強進北滿地盤，以便攫取其富源，南可制支

那勢力之北上，北可制赤俄勢力南下，如欲與赤俄爲政治或經濟之角逐者，必須驅支那爲前驅，我只可督支那于背後，以防避赤俄勢力之伸張，而我方另以祕密方法與赤俄提攜，而制支那勢力之增長，而免妨害我滿鐵之既得權，加藤內閣時，我後藤新平唱日俄外交恢復，迎請越飛俄使入國之目的者，大半因欲利用俄力以制支那也，東清鐵路與我南滿鐵道，雖有約束，按滿蒙之出產物運送，以五十五分歸南，以四十五分歸東也，然滿鐵及中東二路，雖有如此之契約，而各用公然祕密方法而特減其運費，因此我南滿頗受莫大危險及損失，

更放察赤俄向我祕密宣言，謂俄羅斯與支那國境，不幸生成弓形，雖不欲侵人之國土，但因弓形以北，地塞物稀，確無敷路之價值，不得不把守東清，分些利益，故東清路斷不能放棄，加之俄國在太平洋唯一之港如海參威者，因有東清路而得存，如東清路放棄，與俄國放棄太平洋同也，赤俄主義如此，益使我國之不安，

而我國之於滿蒙，如徒賴南滿鐵路，必不能滿足，依我進出之將來及現狀計，南北滿鐵路非全收歸我手不可，殊如大富源之北滿及東蒙古方面，可以爲我發展之餘地頗多且頗有利，而南滿之將來支那漢民族之日增，其政治及經濟頗不利於我，故不得不急進北滿地盤，以計國家百年之隆盛，如赤俄之東清路橫於北滿地，對我之欲造成新大陸頗有所阻害，我國之最近將來在北滿地方，必須與赤俄衝突，斯時也，我仍以日俄戰爭，依樣葫蘆，攫取東清鐵路，

以代南滿鐵路，攫及吉林，以代大連，因北滿之富源我國再與赤俄一角逐於南滿曠野者，實爲國運之發展上勢所難免，蓋不破，我對滿蒙之暗礁必定難除，在現下之狀態向支那要求各軍事重要之鐵路，待鐵路完成之時，北滿可能及之地，我則傾力以進，赤俄必然前來干涉及破壞，斯時也即我與赤俄衝突之秋而無疑。

我對滿蒙鐵路急欲實現完成者如左

通遼熱河間鐵路

本綫延長四百四十七哩，約須建設費五千萬圓，此鐵路如完成，我欲開發內蒙古，可得一大貢獻，在滿蒙鐵道中，以此綫最有軍事及經濟之價值，如以內蒙古全體而論，依我陸軍省，滿鐵會社等，派人詳細之調查，其數既及十回矣，在內蒙古之地內頗多可耕水田之地，如加以人工的施設，將來至少亦可容我國民二千萬之額，而其內蒙古所產之牛有二百萬頭，我國將來籍此鐵路之便，可以取之爲食料及加工輸出歐美，他如羊毛爲蒙古之特產品，我國之羊每年每頭只可取二斤之毛，如蒙古羊之毛，每頭每年可產六斤之額，我南滿鐵路公司，試驗至再，無不盡然，而其毛質比之澳洲種毛，更優良數倍，其價格之賤生產之多品質之優良等，可爲在世界上暗室中之一大富源，我如可執掌其鐵道，極力以擴張之，至少比之今日可增加十倍之產額，蓋如此之富源尙未致被世界知道，以防缺毛國之英美與我競爭，故我必先攫其交通權，然後極力擴張蒙古羊毛

，使他國知之而無如我何，接通遼至熱河之路如歸我手，我國之羊毛，以自給自足，又可加工毛製品輸販於歐美，且如欲完全與內外蒙古王公之握手，非賴此鐵路不可，如以我日本手腕欲開拓蒙古，非賴鐵路不可，蓋我帝國主義對內外蒙古之浮沉，盡在此路線已耳，

洮南至索倫鐵路

此鐵道延長至百三十六哩，建設費須一千萬元，按我國之將來，必須再與赤俄角逐於北滿平野，此路如成，我南滿之軍兵，可見此路線而迫赤俄陣後，亦可阻止赤俄增軍於北滿之用，即以經濟而論，此鐵道可壓取洮兒河流域之富源，用以培養南滿鐵路，他如既與我接近之札薩克圖王府及圖什業圖王府等，亦可利用此路以保殖我國勢力，以便開拓其土地，按我國之欲與內外蒙古王公握手，收買其土地礦山牧畜商業等，以備將來有用之機會，專賴此鐵路而侵入內外蒙古，利用通遼熱河綫，而侵入南蒙古，以便南北相呼應，待其產物發展之時，我則依此一綫而遠入外蒙，以發展我國運於無窮，然洮索綫完成，最有利害者，第恐引誘支那移民多致侵入蒙古，因之必破壞我對蒙古之積極政策，豈不第二之南滿鐵路，徒為支那人造福乎，幸其沿綫之鑛山及土地，皆為蒙古王公所有，我如預先買收其所有權，則欲排斥支那人氏之侵入何患無法乎，他如蒙古王公者，我可以強制力，令其發布預防支那人民侵人之法令，使支那人侵入蒙古時不能安全生業，自然必能遠去，倘有其他方法頗

多，我如極力防之，則支那人之跡不能印於蒙古地方矣。

長洮鐵路之一部鐵道

此由長春至扶餘大賚，則長春至洮南長百三十一里，建設費約千一百萬元，此鐵道之計畫，為經濟上最有大利益之鐵道，蓋滿蒙之富源悉集滿北，此鐵道如成，我對北滿之進出頗為便利，且可打倒東清鐵路，而培養南滿鐵道利益，又有松花江上流，其農產物頗多，可耕地頗鉅，而大賚附近有月亮泡可與水電，按將來此長洮路之一部分，必然成為工業農產加工之大區域，待此路線成後，則由大賚而至洮南，由大賚而至安達，由大賚而至齊齊哈爾，分展三叉綫路，以攻西北利亞路線，定可攫取北滿之富源，亦可作黑龍江進出之第一步，加之長春至洮南，長春經扶餘大賚至洮南，共成為小循環綫，為軍事上最妙之交通，我如欲進出蒙古，則此小循環之鐵道不可不速成，而此長綫，沿路地廣人稀，其土地之沃肥，雖五十年間不下肥料，亦不恐無可收成，此鐵路如何執在我手，則北滿及蒙古之富源盡為我有矣，其沿綫地之可容我國移民者，至少亦可居二三十萬民之多，至將吉林之敦化線與我朝鮮會寧路連絡開通之時，其蒙古及北滿之富源我可一直而至東京及大阪，待有事之秋，我由東京方面出師，經日本海一路直至北滿及蒙古，其支那之陸軍必無力可突破北滿地方，在日本海之交通，赤俄之潛水艇必無力可以入我朝鮮海峽，蓋我日本唯望吉會長大二路速成，則食料及原料便可自給自足，不論何事，支那政府懼我設備之周至，必然畏我

而從我，如欲完成明治大帝第三期滅亡滿蒙之計畫者，唯此吉會長大綫之成功而已耳，然長大鐵路如成，不惟可以培養南滿路日致富足，即長大路本身亦有致富之望，此長大路為滿蒙經濟發展上，最大必要之積極政策也。

吉會鐵路

吉林至敦化之間鐵路之建設現既成功，敦化至會寧間之鐵路尙未實現，雖會寧至老頭溝有二呎六吋之狹軌路綫，實不足新大陸及經濟發展之用，此改築費須八百萬元，而敦化老頭溝之建設費須一千萬元，二者共須二千萬元巨款，按此鐵路如成，就是我新大陸之成，從前欲往歐洲之人，須經大連或浦鹽二港，今則由清津港經會寧而入西比利亞鐵路，可赴歐洲，不啻東洋之交通大動脈，將來不論人與貨，皆須經由我地，斯時也，我把此交通大動脈之權，可以無客氣侵略滿蒙，實行明治大帝第三期滅亡滿蒙之計畫也，如斯即大和民族征服世界矣，按明治大帝之遺策，第一期征服台灣，第二期征服朝鮮等，皆既實現，唯第二期之滅亡滿蒙以便征服支那全土使異服之南洋及亞細亞洲全帶，無不畏我服我而仰我鼻息云云之大業，尙未能實現，此真臣等之罪也，按吉林省合奉天及黑龍江一部份，我古歷史稱之為「肅慎」民族，即今繁殖於沿海洲，黑龍江畔豆滿江流域等者是也，其民族之沿革古來稱為肅慎，穢獫，挾婁，沃沮，扶餘，契丹，渤海，女真等其與廢

多種多樣，良莠不齊，我國清正公進擊會寧及間島，其愛新覺羅亦起於甯安附近，先平定敦化間島琿春地方為起源，遂定大清天下三百年之基礎，吉林歷史如此，按欲造成我新大陸以開極東之新面目者，我如不先造勢力於林地方，必不能征服滿蒙，從而不能征服世界，故以吉會路之完成即我昭和新政之成，新大陸之成即征服亞細亞洲之成功，不啻為吾國策上最重大之路綫，是亦國益產生之重要路綫也。

以吉會綫及日本海為中心之國策

吉會路之終點，為清津乎，羅津乎，雄基乎，均可由我自由自在，依時制宜而常其變換，以現勢之國防而論，以羅津唯一無二之良港為終點，終可為世界貿易良港，一面可粉碎赤俄之浦鹽港，一面可集北鐵之豐富特產，以挽滿蒙之繁榮於我國地域，且大連港非我領土，如滿蒙尙未為我新大陸之時，其經營上施設上頗多費手，萬一最近時期中實現戰爭之時，我日本須求滿蒙之富源由大連為出口，如敵艦由對馬及千島兩海峽封鎖之時，我則不能攝取滿蒙之富源終必為戰敗國，須知歐戰後之美國，與英國暗合，每一舉一動而欲牽制我國對支之施為，然我國獨立計，不得不與美一戰，以警示支那及世界，且美有呂宋艦隊，與我對馬千島乃一葦水之遙，朝發夕至，如以潛水艦而遊曳於我對馬及千島之間，則滿蒙之食料及原料必不能供我益我，如吉會路可成，在南滿北滿與朝鮮成爲大循環線路，其長春至洮南，長春到大齊至洮南，成爲小循環線路，可以四通八達，利我軍旅及食料運輸之便，是北滿富源之征服亦可確定矣，且其北滿之富源，經吉會路越海而運至我敦賀，新瀉等

港者，敵潛水艇必無有力能侵入我朝鮮及日本海峽，從而戰時之交通經濟等皆可自由及獨立，所謂日本海爲中心之國策者此也，夫如是，戰時之食料及原料可足，則美國雖有雄大之海軍，支那雖有衆多之陸軍，亦俄雖有衆多之軍兵，終必無如我何，亦可制朝鮮民在戰時抗我制我，且我固然必須實行新大陸政策，故非急成吉會路不爲功，蓋滿蒙爲極東政治未完成之區域。

我國終須再與赤俄角逐於北滿平野者，就以吉林爲中心也，到時欲實行明治大帝第三期遺策之時，則以福岡廣島二地國軍由朝鮮而入南滿，以制支那軍之北上，由名古屋關西地方之國軍，取敦賀海道而進清津，經吉會路而入北滿，另以關東地方之國軍由新瀉出港直至清津或羅津，仍依吉會路，而猛進北滿地方，另以北滿道仙臺各地之國軍，由清森及函館二港爲出口，而急進浦鹽占領西比利亞鐵路，以直至北滿哈爾濱而南下，直迫奉天及占領蒙古等地，亦可阻止俄軍之南下，終於關西軍，福岡及廣島軍三面會合，分派爲兩大軍，南則把守山海關以防蒙支那軍北上，北則把守齊齊哈爾以阻俄軍南下，則滿蒙之食料及原料等，皆可聽我自由取用可依吉會路而運內地，夫如是雖戰十年，亦不恐食料及原料之不足爲之憂也，更將其吉會路完成，與我內地之距離如左。

由清津起點至浦鹽一百三十哩，至敦賀四百七十五哩，至門司五百哩，至長崎六百五十哩，至釜山五百哩。

如以北滿之富源運至我大阪工業地而論，以敦賀爲到着港，與大連比較，所差時間如左，長春至羅浦再至大阪陸路四百六哩，海上四百七十五哩，共費時間五十一小時，（大連長春間）

長春經大連至神戶入大阪者，陸路五百三十五哩，海路八百七十哩，共費九十二小時，扣時以外長春經大連由神戶至大阪，比之由吉會路經敦賀至大阪，加有四十一時之多，於此足見吉會路在軍事上，經濟上之大有價值矣。

依以上計算法，鐵道每時間三十哩，海上一時間十二哩計算，如用快走船及快車者可折其半也，夫滿蒙者爲極東之比利時，歐洲大戰德國蹂躪比利時以成功，未來之日俄日美戰爭國非蹂躪滿蒙必不爲功，且我國欲實行新大陸計，不得不破壞滿州之中立地爲戰場，是故不得不整備吉會長大二路以作武裝的之充實，增強大之國防勢力，進而可以依吉會路交通之便，可以最短時間，移民千萬於彼地，以開拓其水田，而充我人口及食糧問題之用，亦可防避支那移民之侵入，夫吉會路者，真可爲日本致富之路綫，是亦日本武裝之路綫也。

吉會路工事之天然及其附帶利權

欲完成吉會之工事者，必須乘其滅水期一氣而成方可，且因欲節約其工事費，其山皆爲花岡石，必須用新式之鑿岩機以求速成，其四十分之一均配隧道，至建設上應用之木材，在該沿路皆有，其他如砂利石等沿路皆有產生，而蛟河附近產石炭，且有磚塊原料土，可在附近自製磚塊，以供建設之用，然欲完成吉會路者，我只運往洋灰及鐵軌車頭客貨車而外，皆可在地取用，真可爲天然之鐵道工事也，依四圍之狀態皆可依預算額七折，便可完成吉會路全段，而工事期日亦可依預算日六折之期間便可以完全成功，更將其沿綫之利權而言，乃吉會路如成，

皆可自然附隨爲我國之權益者，如吉林至會寧間在敦化方面之木材產額，依我參謀部與南滿鐵路之調查，確有二億萬噸之巨，恐每年按伐採百萬噸由吉會路輸入我國，則二百年之間繼續伐之亦不能盡，此雄大之森林，足可教我日本二百年間不受木材饑饉之危，亦可驅逐美國產松材輸入我國也，我國現時每年消用美國木材，約須八千萬元至億二千萬元，在該吉林有如此之森林，我國雖詳細調查至極，皆不敢公表世界，因恐美國每年供我如此多額之木材，如被赤俄或支那知我利用吉會路綫欲開伐吉林間島間之大材庫之時，必然煽動美國，出而干涉我吉會路之成，亦恐美國材木家必能以重金買奉天政府，先買定其吉林採林權，以保其美國材木對我輸出之保護策，亦可制東亞木材之權能，不啻制我製紙界之生命，故我國雖得其調查之真相，不敢出表於世界矣，按吉林之森林，前清乾隆全盛時代，即號爲樹海，然至今日數百年未入斧伐，足見其森林之巨大也，按以現時如經由長春大連至大阪之森林木材，共遠有一千三百八十五哩之遙，每一立方尺，自吉林至大阪須費運費三角四分，因運費之巨且產額不能多，故不能與美國木材競爭，如吉會路完成則吉林木材至大阪只七百餘哩，每一立方木材只需運費一角三分而已，如此之便宜必可打倒美國木材而無疑，且吉林之森林如以最少爲二億萬噸而計算，每噸得利益五元而論，則吉會路之成立，我國可不勞而得十億萬元之森林利權，且可防美國木材入國，而我國國民得此賤

價之吉林良木材，則加工爲器具及藝術工業品或化學製紙之用者，至少每年亦可增長國際利益二千萬元之多也，另有新邱大炭礦，其埋藏量有十四億噸之多，其質駕撫順炭之上，而十層多爲硬石質所成，頗便於開採，且頗合骸炭抽收之用，我可取之爲抽取煤油，農肥，化學各用藥以供我用，且可擴販於支那全國，是吉會路之成，則此新邱大炭礦，我不勞而可得之利權至多，足與撫順炭礦相呼應，且藉此大炭礦之勢力，而征服全支那之工業決非難事，單以新邱大炭礦而論，如以吉會路取其良煤炭於日本者，每噸至少亦有五元之利益，如用之以化學工業，抽收其副產者，每噸至少亦有十六元之利益，蓋新邱炭質頗合骸炭抽附產之用，按每噸平均如以十五元爲利益計，共可得二百億萬元之利權，此莫不因吉會路面附帶之利權也，其他如牡丹江流域之大金礦以及其附近之森林，亦可依吉會路之交通而開拓之也，

他如敦化地方之工業，如大小麥，粟，高粱等物每年可產二百餘萬斤，酒釀場大小共有二十餘處，皆須抑我鼻息，而我商品之進出北海，亦依吉會線之完成而可急速突進也，其敦化地方製油業有三十餘所，每年產油九十萬斤，豆餅可產出六十萬枚，單以此數種之生物運費之收入，便可以償吉會路之經費而外，每年尚有二十餘萬純利，如合之木材新邱煤炭及副產物等而論，如吉會路之收入每年至少當在八百萬元以上，尚有無形之利益者，則培養南滿鐵道，取得森林礦產，商業等權，又可大宗移民於北滿等是也，且可縮近我日本與北滿大富源之距離。按清津至會峯只三時間，會寧至上三峯只三時間，豆滿江岸至龍井村只三時間，即晨發日本岸，夕可至間島中心地點，所謂

六十餘時間，可能將北滿富源突破者，則吉會路之權能也，

琿春至海林鐵道

長百七十三哩，建設費二千四百萬元，此鐵道沿綫，左右皆是密林，爲欲培養吉會路勢力，及開採北滿之樹海及農礦計，此綫路亦必要之一也，且欲挽浦蘆斯德港之繁華而就我朝鮮之會寧者亦不得不急建此綫路以抗之，最可卜將來之利害者，則海林以南，敦化以北所在之鏡泊湖，待吉會及琿海二路成後，則利用其湖水爲水電之發生以便控制滿蒙全土之農工動力，使支那之活動竟不得如我電氣化之工業何，依南滿鐵道之調查該鏡泊湖之差落，至少亦可發生水電八十萬馬力，以此強大之電力欲征服滿鐵之工業，可綽綽有餘裕，料其發電所之附近，終必大發展，我國因欲開拓北滿之大富源，必欲極力以進，如非修築琿春海林鐵道爲吉會路培養，終必不足其富源運輸之用也，尙有支俄共領之興凱湖，亦可發生巨大電力，第恐支俄二國合辦以制我，我必須於本年國際工業電氣大會於東京之時，乘支俄不覺之間，提出發電所，同一供電區域不能設立二個爲題，以求國際承諾以期制止支俄合辦興凱湖之電力制我也，尙有五子製紙公司，在寧古塔及海林驛附近，既得有木材之伐採權，是亦須鏡泊湖水電之連成及琿海路之急成，方可保其製紙之大成功，以供我國內之製紙原料，亦可以製紙征服支那全國也，且奉天政府所計畫之吉林五常間鐵道，吉林奉天間鐵道，無不欲挽北滿富源，經葫蘆島或天津出港者，我則以琿海路

培養吉會路之便而可打倒支那之計畫挽其北滿富源於我朝鮮之清津港，我依琿海及吉會路而運搬北

滿產物者，其運費比之支那綫可減輕三分之二，比之西比利亞綫可減輕三分之一，按此路如成，支那及赤俄之鐵道，皆不能與競爭，其戰勝之榮冠屬我，皆可拭目以待

對滿蒙貿易主義

滿蒙之貿易額，每年可有七八億萬元之多，均歸我國之掌執，而我取其富源如羊毛，棉花，豆餅，鐵等物之金額，居世界貿易之等二十位，此等富源此後必日進而無疑，然我對滿蒙貿易之盛況如此，爲何大連浪速町之家屋，暫歸支那人所有乎，且爲滿洲工業之本基者，如製油業營口三十八軒間，而我國人尙無一軒，安東二十軒之製油業，我國人只一軒，大連八十二三軒之間，我國人只七軒，以全數而比例之，我只占〇六，大多數皆執在支那人之手，是我之於滿蒙進出上頗爲可悲也，今欲挽回其利權，必須利用交通勢力爲堡壘，然後以成品販賣之貿易權，原料買入之採買權等以干涉之，方可收其大權於我手，另用金融機關以助我國民之油業者，以期打倒支那工業油之退縮，至貿易之關係如支那人多數在我大阪川口町路收買大阪製品而擴賣於滿蒙，與我在滿蒙之商人開商戰，乃我國人因生活費之高，往往非厚利不能營生，從而販賣竟大敗於支那商人之手，按奉天方面之支那商人，多在大阪收買高價劣貨，且輸送上又無有賢能人物，爲之集貨成數，向我國於所採之價至少須加一成，而東三省人所付我國船運及鐵路費，比之我國人每噸須加費二元七角，蓋採入如此之貴，尙可在滿蒙以賤價而打倒我商人，於此足證我國商人之無能

爲也，尙有支那政府對於貿易商，皆不知保護，反之我政府對在滿蒙之商人則極力保護，而以低利長期資金借與我國商人，乃我商尙七顛八倒，此亦滿蒙貿易上最可慨嘆之事，今後擬盡力擴張「共同合作關係」，由各汽船公司及南滿洲公司，付與特別廉價之運費，再由關東廳及滿鐵，通融其低利資金，以期戰勝支那商人，而可恢復我貿易權，進而可使滿蒙特產品以擴世界也。

蓋執管滿蒙特產品之販賣權，即監理滿蒙財政及貿易之第一步，然如欲名實相符者，我必須先取其滿蒙特產品之專賣權，以便培養我新大陸完成之政策，且亦可防避金洋國之亞美利加資本侵入滿蒙之機會，而支那商人之活動，亦可利用特產品專賣之勢力以阻之也。

以大連爲中心建設大船會社，以執東亞海

運交通水陸相應稱霸於太平洋，

滿蒙特產物之吞吐港雖有大連，安東，營口，而其中心點無不居在大連，其每年出入之船隻有七千二百隻，其噸數有一千六百六十五千噸，占滿蒙貿易有七成之多，其定期綫有十五航路，多爲近海，按滿蒙海陸之交通無不掌執在我手，而其特產品之專賣權終未必可歸我掌執，斯時也，我則以海陸交通之便又加特產品採入及販賣之盛，我且更盡力於海運事業之發達，以謀打倒安東及營口二港之勢力，至中南支那各地應消費之豆數甚多，皆可由我國一手而供彼，按支那民爲世界油食國民，倘有事之秋，我如禁止豆類不供給於中南支那，支那全國民之生活必受威迫，殊知豆餅一物爲產

米之農肥，日支兩國之食料耕作上，最重要之產物，其豆餅之採賣權及運輸權如可掌執於我手，我則可以賤價之豆餅，以救我國內產米之用，更可把此附隨撫順及新邱之煤炭抽收之農肥，以征服支那全國之農業，倘如有事之秋，我則禁輸豆餅及煤炭抽收之農肥與支那，其支那之食料及原料必定恐慌而動搖，此爲新大陸之建造上不可缺欠之手段也，他如歐美所消之大豆餅亦多，我有專賣權及海陸之運輸以擴之，其世界各國如欲利用滿蒙之特產，無不須仰我鼻息，此爲欲統一滿蒙貿易計，不得不如此之施爲，蓋欲掌管滿蒙之貿易，必須有海陸整然之交通，方可以制支那商人，殊知支那人悉暫步我後而與我競爭，而支那人所興之帆船貿易及油房等之事業，我國人則無力可打倒之，頗以爲憾，此後如我水陸交通之整備，則以大資本打倒支那帆船貿易，一面獎勵我國人仍步支那人之後，設立帆船貿易及油房，以補我不足，加之我國對滿蒙之開拓，自古以來悉在滿蒙設立工廠利用滿蒙原料而加工，因此支那民悉窺探我國工廠內容及學我新式之加工法，終而獨立仍如我設立工廠與我競爭者到處皆是，此乃我在滿蒙企工業家，欠失祕密及豫防之罪，故按此後如欲利用滿蒙之原料而欲加工製品者，悉宜直接運回本國精製，然後方可分輸於支那及各國，一可救我國內之失業者，二可杜絕支那民不能如洪水流入滿蒙地帶，三可使支那民不能學我新式工術，而如本溪及鞍山之鐵及撫順炭等亦宜運回本國加工，夫如是則海運之擴張，益顯其大必要，故擬擴張大連船公司，由政府通令南滿鐵助其低利資金，按明年中先完成五萬噸之造船，以充遠洋航路，而可執東亞交通大動脈，况陸路之有南滿鐵公司，又有我政治範

圍之滿蒙巨大特產物可運搬，依經濟上之原則，堪信大連之海運擴張必可期其大成功也，

金本位實行

滿蒙雖為我國之範圍，其貨幣皆以銀為本位，與我國之金本位往往抵觸其利害，我國民之於滿蒙不能極度發達者，皆被銀本位所累也，然支那政府堅執圓銀為本位，而我金本位受害如左，是故不能確立我殖民地經濟之基礎，不能期待新大陸之完成

一、我在滿蒙民所投下之資金，皆由本國之金本位金票帶去，至滿蒙欲投下之時，不論生活用或工場建築材料之買入或給發工金等，皆須換支那大洋票以用之，如銀高時帶往投資，而銀價下落之時，則所投下之資本金必因銀價下落而損失，常有十元金票元本不出五日而損失至八元之額，不啻為投機的事業，不然即賭博的生利機關，加之初帶十萬元金票在滿蒙投資之人，因事業擴張之關係更向銀行借款十萬元共二十萬元金票元本投下滿蒙，不幸事業基礎將成之時，忽然銀價下落，二十萬元金票之資金忽變為十五六萬元實額，因此放資之銀行恐懼而備討，以致事業半途因銀行而失敗者到處皆是，

二、支那商人以銀本位為商賣之計算，不論銀價如何起落，彼皆不受影響，是故其帆船之貿易頗為發展然，支那人之金價與銀價之料算，雖非專門智識，戰無不勝利，此乃支那人獨特之天才，我國民益受銀本位之苦，雖有水陸交通執掌之權如我國，及有金融業者之後援如我國商人者，無不為銀本位之機關所累，故中南支那所消用之豆及豆餅等，皆為支那帆船貿易

所操縱，不許我國人步入其範圍之內，從而不能征服支那全國

三、如以銀大洋為本位者，支那政府可以擴張紙幣，而反阻我國金票之進展，而我在滿蒙之銀行不能為國家助成其使命，

四、滿蒙如可完成施行金本位者，我國金票可以自由擴張，藉我金票之信用，而廣採各地特產，使支那銀票不能高廣信用，自然無力可與我經濟競爭，則全滿蒙金融自不求而落我國之手，

五、東三省官銀號，交通銀行，殖邊銀行，廣信公司等發行之銀本位紙幣共有三千八百萬元之多，其準備金皆以家屋或什器等估價為百三十五萬元，以作三千八百餘萬元之紙幣發行準備金，足見紙幣皆不能信用，因其奉天政府極力強制維持金融市面，故得通用至今日，蓋支那銀行之紙幣信用如不倒，則我國金票之於滿蒙永無發展之日，我欲壟斷滿蒙金融更為遼遠，而東三省政府則藉其政治勢力，益之增發無價值之不換紙幣，在滿蒙各地買占滿蒙特產，為大豆，豆餅小麥粟等，無不被東三省政府買占而威脅我國既得利益，而彼東三省所用不換紙幣，買占特產品，賣時皆換我國之金本位票以祕行，而欲攪亂我在滿蒙之金融，甚至於欲破壞我在滿蒙特產之交易權，因此我國之金票益無發展之日，滿蒙金本位之實行益不能期待，

依以上種種之關係，必須打倒其不換銀票之假面具，使其政府無有實力可買占滿蒙特產之時，其實權當然屬我，我則藉此以擴張金票為本位，以期壟斷滿蒙經濟及財政，進而迫東三省當局聘請我國人為財政顧問

問，俾可操縱其金融及財政，打滅彼奉票不確實之力而用我金票爲本位以代之，

第三國投資於滿蒙之歡迎

我滿蒙之地盤不許第三國之投資者，此乃累代內閣之政策，無如華盛頓之九國條約係機會均等主義，故昔日國際財團成立之時，許我滿蒙除外，然似乎與九國條約有些抵觸，從之國際間益爲張目疑我，使我每欲勇進於滿蒙而受世界之疑視，不如藉機會均等問題，將需大資本方可施爲之民生事業，如水電動力，或曹達工業等歡迎外國投資，以期藉歐美雄大之資本而爲我滿蒙發展之培養，一面可藉此而拔除國際之疑視，我方可以無遠慮向新大陸造成一路直進，亦可以此誘引國際承認滿蒙爲我特權地之事實，凡此後不論何國如欲投資於滿蒙者，我必須進而歡迎，切不可徒任支那政府與債權國自由行動，因欲使國際認滿蒙地帶之政治及經濟之實力皆在我手，故我國不得不干涉而自請分負其責也，此爲外交慣例之造成，頗爲重要之政策，

南滿鐵道公司必須變更其經營

滿蒙鐵道公司者乃如昔朝鮮統監之代用物，我國之欲新大陸造成，對南滿州鐵道經營必須變更，以便突破今日之難局，蓋南滿鐵道公司之使命多且大，故歷代內閣無不與政治變遷而同其進退，因此內閣之變遷，往往過及滿蒙，且南滿鐵道之一舉一

動往往而累及內閣，皆因南滿鐵道之組織雖爲半官半民，其實權皆操諸內閣之手，是故每欲發展於滿蒙之時，國際間每不以南滿鐵道公司爲一經濟公司，而竟看作政治的純然機關，故以華盛頓九國條約之利權而欲制我南滿鐵道公司之進行，因此頗損帝國前進之利益，更就自國之內性而論，我南滿鐵道之事業進行在滿蒙有關東司令官，大連長官，總領事，蓋爲四頭政治，必須在大連先互相交換其意見，往往事竟不能機密而被東三省爲政者所知，從而極力防避我南滿鐵道公司之進步，至於問題欲於東京最終解決之時，往往因外交，鐵道，大藏，陸軍等大臣之意見差違致阻其計畫進行，故現內閣首班兼攝外務大臣之重責者，雖不能勝任，因欲進出滿蒙計不得不兼外務大臣，以保其政策之祕密及圓滑而期對滿蒙政策之速成，積此種種之不便，故擬將南滿鐵道公司根本變更，將其南滿鐵道公司之副帶事業中，擇其力多益大事業悉數提出爲獨立公司，暗附南滿鐵道公司之勢力而急進滿蒙，一面將南滿鐵道全部另招支那人及美人投資，完全行使鐵道事，而資本額我國可執掌一半以上，以便措執其實權爲帝國使命而猛進，總而言之藉國際資本家之投資於南滿鐵道公司，以期混瞞世界之耳目，而我乃可任意猛進滿蒙，以防九國之條約制我，亦可利用外資以便培養我國進出滿蒙也，至於滿鐵公司所執重要之附帶事業如左，

鋼鐵問題

製鋼事業之盛衰關係國家之強弱頗大，現各國對此莫不爲重要

問題，我國對鋼鐵問題尙未能解決者，因乏有原礦所致，從來我國由揚子江流域及南洋馬飛半島輸入，以給自國之用，豈料滿鐵地方散在之鐵礦，依參謀部之實地密查，知有非常巨額之鐵在焉，其總推定量至少亦有十二億萬噸，而南滿鐵道所經營之鞍山製鐵所，初因技術未甚熟練，故每年損失均及三百萬元左右，後乃僱聘德國技師而研究之，得發見新技術及製鋼經費節約方法，故於昭和元年度只損失十五萬元，至昭和二年至少可得利九十萬元之譜，如改良其新式之製鋼爐，每年至少亦有四百萬元左右之利益，如本溪湖鐵礦，其成分頗佳，將來如得機會，使之與滿鐵之鞍山合併，以救我國鋼鐵之自給自足，

按滿蒙之鐵有十二億萬噸，幸煤炭亦有二十五億萬噸（此則撫順，本溪，新邱等大煤礦及我勢力範圍內之煤礦統計額）此二十五億萬噸之煤足可精鍊十二億萬噸之鋼鐵之用，夫如是我日本得有如此大量之鐵及煤，則我國七十年間之鋼鐵可以自給自足而可免抑鼻息於他國，更將利權而計算之，按鋼一噸或至少亦可得利益百元，此三億五千萬噸之鋼鐵產生，我國可得利益金三百五十億萬元，為國家經濟上而論，豈可謂不大乎，且可防遏他國輸入我國之鋼鐵每年一億二千萬元之多，即產業立國上第一步，且我國之勢力範圍地內如可產鋼鐵以自給自足者，則我日本欲為世界第一國之要素成矣，終必能統一滿蒙產鐵而避支那阻害我國鋼鐵之自給自足也，

煤油問題

煤油一物亦我國最欠缺之要品，是亦立國上最重用之要素，幸

我所有撫順炭礦之層岩，含有油岩之量共有五十二億噸，此油層岩每百斤可抽煤油六斤，如再加用美國之精製機以製之，每百斤可得九斤之精油以供自動車及艦船燃料之用，現時我日本每年由外國輸入之鑛油約七十萬噸，估價六千萬元，尙且年年增加，按撫順油層岩五十億萬噸之額，如以○五最少而論，亦可得煤油二億五千萬噸，如以○九得油而論，可得四億五千萬噸，按平均以三萬五千萬噸得油，每噸利益十五元而論，此撫順之油層岩可得五十二億五千萬萬元之利源，真可謂我工業界之大革命，而有益我國之國防上，產業上極為重大，按滿蒙之鐵及煤油既可為我所有，則我國之海軍陸軍等，一進而為金城鐵壁，夫滿蒙者乃我日本之心臟云云誠不虛言也為皇基綿綿計，真可慶賀之至，

硫安農肥其他問題

農肥者國家食料政策上，最重要大問題，如化學農肥者皆以煤炭所抽收之硫安為原料，而撫順煤炭最合硫安抽收，如我國每年應銷之硫安五十萬噸之中，由我國內設立工廠，取開濼或撫順煤炭為原料而自製者只有二十五萬噸之產出，餘不足二十五萬噸之硫安皆由外國輸入，每年流出國幣額及三千五百萬餘元，按我國農產日盛一日又有滿蒙之新大陸耕地，尙待我國人之資力及手腕以發展，卜此十年內我國應銷之硫安至少亦須一百萬噸以上，况滿蒙之鐵我欲取之而練鋼，又須以撫順煤炭為燃料，此可於應棄之煙收起而抽收硫安，不啻一舉數得之事業，按每年如產硫安三十萬噸，我則可得利益四千餘萬元，如以五十年平均而計，此項利權可值二十億萬元之巨，又可

觀我國農業發達之助，且如有餘利者亦可隨帶豆餅而征服全支那及南洋各地之農業，故此項事業必須獨立經營，與南滿鐵路完全分離，以便操縱東亞農肥也，

曹達與曹達灰之事業

我國每年輸入曹達灰之數量既達十萬噸，其價格亦有千萬元以上，蓋曹達及曹達灰，乃軍用上工業化學上之重寶，其曹達之原料，皆食鹽及煤炭而已，至鹽與煤二物，為滿蒙至多且賤價之產物，我如設廠自製，不但可防遏外貨之侵入，又有餘裕可以贖買支那，以期斷其工業之要品，此項事業如每年按最少以一千五百萬元生利，以五十年而計算之，可得之利權有七億五千萬元之多，又可使我軍用化學工廠原料之自給自足，此項事業亦必須獨立，與南滿鐵道分離，

鎂及鋁事業

此鎂及鋁事業，依南滿鐵道及東北大學本多博士之調查，而發見非常有望之事業。鎂者出於大石橋附近，鋁者出於烟台附近，現查其埋藏量為世界有數之礦，按鎂一噸價值二千餘元，鋁每噸價值一千八百餘元，其滿蒙所埋藏之類，概算有七億五千萬元之價值，此鎂及鋁，為飛行機，軍用飯盒，醫藥器，及其他工業上最重要之原料，世界惟美國產有少許，我國每年只可產區區一噸餘而已，現世界中對此鋁類之消用日多一日，故每有不足之感，其買價日高一，似乎不知其底止，我滿蒙地內產此有數礦物，不啻上天欲惠我日本之幸福，按此珍貴之產物，為國防上工業上不可缺乏之原料，故欲分離滿洲

鐵道，而為獨立事業，其製造工程，在欲運回原料鐵，至我內地精造，以避奉天政府注目，亦可暗藏其高貴品，而免招搖美資本家之虎視眈眈，待我與東三省政府交涉有確實之實權後，即在鴨綠江流域，設立水電事業，以充精鍊此等鉛礦之用，且卜將來飛行機之發達，世界應用之飛機材料，必須仰我鼻息而無疑，

依以上之事業如使之獨立，則可以勇往直進，而我可獲得之利益概算有六百億萬元之多，按南滿之產業可助我國防及經濟者實多且巨也，南滿產業可為我國貢獻如此，我國亦即可因之而達產業立國之根本矣，除此以上事業而外如文化施設等之事業，如病院學校或慈善團等之事業，此乃我國滿蒙進出之司令塔，是亦我國威顯揚之機關，更進而言之，則利權取得之餌，故亦須與南滿鐵道分離獨立，以便重整而勇進北滿地方，以便謀取北滿之大富源，

依以上重要之有形事業抽出獨立，以便單獨行動，而不受關係各監督官廳之干涉，終必合流為帝國利益之一路，且可藉經濟會社以突進，而免受國際外交之疑視，亦可緩和東三省人民之排日，如用公然秘密方法造成新大陸者，頗覺身輕而又得充分之活動，

至南滿鐵道公司之欲招募外國資本者，只限現成之鐵道而已耳，他如變態經營之路線，如借款與支那所成之鐵道者，或合併現在我既設線，或另抽出獨立，均無不可，到時再查投資國之希望而定之，我則藉此南滿鐵道公司為國際利益均沾為題，而歡迎他國投資者不啻外債借人之變態行動，且欲防避國際

之疑我急進北滿也，且終局如欲招募外資，以助我新大陸造成者，因南滿鐵道既開放為國際利益，其歐美資本家必然喜而借我，而支那政府亦必無力可向國際破壞我國外債借入機會，按南滿鐵道變更其組織，歡迎國際投資者，為我國之滿蒙進出最好辦法，故不得不急急實行，至於滿蒙之富源，皆集在北滿及蒙古，而我新得之吉會長大二路權及吉林之森林礦山等權必須另定機關活動，蓋北滿之進出頗可培養南滿鐵道之利益，倘南滿鐵道公司如開放歡迎國際投資者，我國如進出北滿，因南滿鐵道受利益，即國際受利益是亦世界之受利益，從而國際之間，必然不欲干涉我國向北滿蒙古突進，蓋南滿之支那移民日多，其支那之財政及國防因之日固，且商租權尚未確實，使我國移民無有插足之地，果有外交為之後援則使我移民有插足之地，因我國民之生活程度過高不能與山東移民敵對，故此後之南滿進出，皆須以資本主義為前鋒，方可壓倒支那

，因此益須利用外國資本，方能為我新大陸之發展，殊知北滿地方為滿蒙富源之寶庫，且為支那移民亦不能及之地帶，故我國必須乘此時機而突進，盛為獎勵移民及急取其利權，以便制支那移民之先機，按我滿蒙新大陸此欲造成，必須獎強大之移民於彼地，且有敏捷之交通以附之，方可拓取其富源，亦可為我移民之後援，無如亦俄與支那之軍備日進一日，且地理上之關係，與我利害悉皆抵觸，我如欲實行攝取北滿之大富源，培養我國繁盛，進而造成新大陸以完明治大帝之遺策者，必須先以移民於北滿，以便鎖塞俄支之親密聯絡

，而取其富源，亦可制赤俄之虎視而挾支那之制我也，如一旦有事之秋，我北滿移民一進而可迫南滿，與南滿之軍兵移民互相呼應而定滿蒙大業，萬一如須堅守滿蒙之時我則以我北滿之移民而取北滿之富源，以供我滿蒙軍及內地食料之原料之用也，蓋北滿地方與我利害關係如此，我此後之對滿蒙，唯向北滿一路直進，而努力我既定之積極政策而後已，且南滿地方須用資本主義，則藉外資以助我之進行，亦可以緩和各國對我北滿猛進之疑視，法之妙策之優者，莫如南滿鐵路之組織變更，歡迎外國資金之投下也。

拓殖省設立之必要

我對南滿之經營，多歧多歧，往往主管官廳意見不能一致，從之異論百出，雖為國家有益有利之事，亦不能捷速以進，從而破我對滿蒙秘密，進而被奉天政府拾之為宣傳材料於國際，以為中傷我國之用，頗為帝國之大不利益，凡在滿蒙欲進行一事，必須於大連經過數十次之調查及會議，得滿蒙四頭政府之同意，方得見諸實行，且須得內閣之議決方可生其效力，因有如此種種之難關，往往欲施一事須經年累月方可得其面目，而在施設欲定之期間中因奉天政府在大連方面收買我國浪人頗多，專以盜探我國對滿蒙施政為目的，故往往事尚未實行之前，已被支那所知，隨入世界之耳，忽以各國之輿論制我，我國對滿蒙之施設上受如此之苦者，一而再再而三矣，又如反對黨每在滿蒙方面所查知之事，往往提出中央，而作反對材料，如上行動為我國外交上最不利之現象故我國之對滿蒙，此後必須變更其主義以期勇往邁進，是故其施為之中心點必須集中於

東京，第一可以保守其秘密，第二可杜絕支那政府探我我國之進行，第三可避事前被各國疑視，第四可以收束滿蒙四頭政府爲統一，第五可保內閣與滿蒙關係官廳之接近及可溶洽爲一爐，以便全力對待支那，因有如此種種之利害起見，仍依伊藤及桂太郎合併朝鮮之主旨，設立拓殖省以專管滿蒙進取之事務，特以臺灣及朝鮮樺太等殖民地付之管掌爲題，其實務仍以滿蒙進出爲目的，以期淆混世界聰明亦可防遏國內不統一之暴露，細思朝鮮合併之時而不能實行於伊藤統監時代者，因乏有統一的專管官廳，故凡事無不意見多歧，從而不能秘密，隨惹出國內之不統一，而被國防及朝鮮國等，干我阻我，後乃由我伊藤及桂太郎等，派出多數宣傳員於歐美及朝鮮，宣明我國對朝鮮確保其獨立，雖寸土亦無野心，於是國際之疑問方釋，及後乃特設拓殖省以掌管臺灣爲題，密擾其社會，方有一氣而成之幸，故殖民及移民之經營，依今日之現狀非設省專管不可，且滿蒙新大陸之造成，爲日本立國上至重大之問題，故必須設立拓殖省以專管其事，使其滿蒙政治中心點集於東京，其在滿蒙駐節之官憲，只命其依命活動，使伊等不能在滿蒙隨地而干涉施政之計劃，自然可以保守其秘密，對手國亦無能力可在我東京探知我拓殖之內容秘密也，夫如是我對滿蒙之一舉一動，其國際之輿論，必無有材料可先制我先機也，

至於南滿鐵道公司所分雖獨立之各事業公司，勸業公司，土地公司，信託公司等之經濟會社，其監督及施設權仍執於拓殖省以便合流統一，助帝國滿蒙進出之根本政策，以期達到新大陸

之完成，

京奉線沿岸之大凌河流域

此大凌河流域浮地頗廣，是亦馬賊之淵藪，我朝鮮民投資於此頗多，而開墾爲水田者亦巨，按此地之廣大，料將來必定繁榮，且我國如欲進入熱河地方，以此大凌河流域爲立脚地頗爲便利，將來此地方之朝鮮人移住，我國必須竭力以保護之，容有機會之日可向支那政府交涉其開拓權，以期容我移民於彼地，而作熱河及蒙古進入之媒介，萬一有事之秋，我在大凌河地盤，可仍駐屯大軍，以杜支那軍之北上，不啻爲南滿之鎖鑰，是亦一大利源地帶，至朝鮮民，欲進出大凌河流域之時，我則利用信託公司或金融組合之機關，以盡量通融其資金，其實質之土地所有權仍置於信託公司或金融組合之手，而滿洲住在之朝鮮人只擔任其耕作之權而已，如論其表面上，仍以朝鮮人爲土地所有權者，因對支那政府利權取得之便利計也，此後我國移民或朝鮮人等如於滿蒙欲獲取土地之時，皆以信託公司或金融組合或銀行等爲彼等之後援，如向支那人購耕土地權時，應需之資金，亦可由此等之金融機關，爲之後援通融，待不知不覺之間，我則擇其善良之水田，用經濟的取之以與我國之內地移民，更驅使朝鮮民再開拓生地原野，以備我國民移住之便利，此乃水田及豆類之開拓積極政策，而對於牧畜政策，則另以勸業公司爲專門牧畜機關，以便得寸進尺，收集其畜產而供我國之自給自足，他如軍馬之

放牧及播種，則仍以勸業公司，抑或另設別動隊，進入內外蒙古，大為播種，以充我國防用馬之完備，

對支那移民侵入之防禦

近來因支那內亂，支那民爲萬馬奔騰之勢流入滿蒙，從而危害我移民之進展，爲我滿蒙之進出計，不可不防避之也，加之支那政府對此移民之流入，似乎大爲歡迎，故不得不設法防避，因此益使我國對滿蒙政策受其威迫，且有美國有名之支那學者萊因士加布氏曰以奉天政府爲仁德布政，以故四海負其子而從之，並指孟子之移民政策謂王發政施仁，天下無不欲耕王之土，無不欲商王之市，無不欲仕王之官云云，是以國際依照支那移民歷史，頗以移民多數流入奉天，爲奉天政府仁德表現之證據，最有利害之我國，如不設法以驅除之，不出十年後我之在滿蒙移民政策，反被支那以之爲驅我上策，故定於可能範圍內，利用我警察力以挾制之，而資本家一方面，則利用工價降下以驅之，一面則擴張電動力及水電力，以代勞力之用，不但可避支那民之侵入，並可持原動力之勢，而可潦倒滿蒙之工業界也，

病院及學校之獨立經營及對滿蒙文化之充備

此項問題必須絕對獨立，切不可與南滿聯絡，蓋因東三省民每以爲帝國主義之機關，從而不欲就我範圍，故須獨立經營，方可使東三省民知我國之施恩，能自思念而報我，（中略）此後按時擴張施設男女師範學校，以期薰育支那教育人才，而造成東三省民永遠親日之根本，此乃文化施設之第一要義，

王開照相

新遷擴大範圍

影室裝置

趨向美術化

攝影工作

注重藝術化

十月一日正式開幕

大廉價一月

本館新遷之後特將範圍擴大一切陳設裝璜均不脫美術與藝術茲已全部裝置工竣擇於十月一日開幕自即日起大廉價一月以答十年來各界惠顧之雅意照相及放大均照八折沖晒九折各國著名快鏡九五折均照碼單計算本館放大照相尤爲精美素得社會讚許期望各界惠臨參觀無任歡迎

館址南京路三〇八號

電話九一二四五號

馥記營造廠

(者工完已)程工項各造承廠本

現在進行之工程如下

首都總理陵墓第三部工程
 首都陣亡將士公墓紀念塔及紀念館等
 首都總理陵園新村合作社
 本埠交通大學工業館

總事務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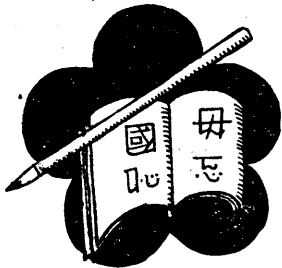
上海四川路六號
 鴻生房

總工廠

上海戈登路三百五十九號
 電話三四五七九

廣東中山紀念堂
 浦東中華碼頭
 浦東義泰興碼頭及棧房
 浦東公和祥碼頭外國公寓
 國富門路七層外國公寓
 海格路七層外國公寓
 巨賴達路劉吉生先生住宅
 白利南路牛皮廠
 霞飛路六層外國公寓
 白克路寶隆醫院
 梅白格路西式住房及市房
 廈門美國領事公署
 南京財政部辦公處
 本埠老靶子路儉德儲蓄會
 以及大小西式住宅約數十餘處

(園陵理總京南) (嶼浪鼓門廈) (街北祥吉州廣) 廠分埠各



中華民國二十年十月出版

暴日佔據
 東北痛史

第一集

本集實售大洋四角

編輯者
 發行者

聯友出版社
 上海山東路二七九號

讀者如將上端梅花剪下
 購本書第一集或第二集
 在十本以內者概以九折
 計算五十本以外者八折
 計算外埠函購郵費加一
 如欲掛號另加郵費六分

敬告全國印刷界

我國印刷事業逐漸發達而調查所用印刷油墨大半是外國貨而尤以仇貨爲最多金錢外溢年多一年助彼野心凌辱我國言念及此殊覺痛心本公司爰在三年前創辦油墨一部聘國內專門化學富於經驗之工程師製造各色上等油墨凡橡皮石印鉛印麵粉袋印裝罐印所用各墨俱全早蒙本外埠各大印刷廠家採用認爲品質優良色澤鮮豔是與外貨相敵實爲國產油墨之明星處此國難當頭我國同胞咸當痛心疾首絕對抵制仇貨敬告全國印刷界同胞採用本公司油墨者請通函上海老北門本公司發行所可也

上海永和實業公司啓



A541 212 0020 8107B

欲救國家 應各盡其能

努力於各種國產之發達

泰豐罐頭食品公司

努力有二十六年之悠久歷史

為中華民國罐頭業創新紀錄

餅乾推為產品中最有精彩者

此即本公司努力得來之結果

海禁開後。西風東來。歐美各國之罐頭食品。遂得日漸輸入於吾國之市場。每年進口數額。售價甚巨。權利權之外溢。謀設策以補救。視國產之富厚。何坐視而不為。爰於清光緒三十年。糾集同志。發起泰豐罐頭食品有限公司之組織。取雙喜為商標。籌備經年。始於光緒三十一年。設廠於上海小沙渡。從事製造。繼設批發處於上海。北蘇州路。專司發售。越年批發處不敷應用。遷移至上海南京路。即今日之總發行所是也。最初出品。祇有肉類罐頭食品二十餘種。但此二十餘種之內類罐頭食品。實開吾國罐頭食品史上之新紀錄。於是國人欲營斯業者。相與繼起。期與舶來品相競勝。間因設備費重。成功匪易。多有中道而止也。然夫本公司。在當時之環境中。可謂碩果長存。計自開辦以迄今日。瞬息已有二十六年之歷史於茲矣。在此二十六年之過程中。循序漸進。未敢奢求。對外全憑誠實自勵。深蒙國人所期許。對內肯賴勞資合作。纔有今日之地位。此本公司全人及全體職工等之差堪自慰者也。今日本公司之各種產品。即餅乾一類。已多至數十餘種。然對於餅乾部份之設備置爐。所費不輕。因無優美之機爐。難得良好之出品。所以不惜鉅資。以求機爐設備之完善。恐東方之有如此設備者。亦具有個數也。以此所出餅乾。其色香味三者。讚譽備至。歷年銷數之巨。實超乎各產品以上。他如各式糖菓。應時點食等。亦均隨時入新。以供社會需求。斯足為國人告慰也。惟吾人憶二十六年來。對於罐頭事業之種種過程。近雖若煙霧浮雲。已撤吾人而逝。但迴想二十六年後罐頭事業之種種進化。正如狂風猛雨。將逐吾人而來。故本公司雖有今日雖形之地位。並不以此為自足。仍在努力求進中也。考查年來各國罐頭事業之進步。突飛猛進。即吾國亦在進步中也。然因國局未平。百業不能盡量發展為憾耳。富國裕民。工商為先。吾願國人之有志經營斯業者。聞風興起。共謀國是。蓋泰豐亦不過滄海之一粟。安足供國人需求所準備。近雖有山珍海味之各種罐頭食品。由二十餘種。進至數百餘種。獲國內外各處賽會獎章。獎憑。超等獎章等。多至二十餘起。但物質進化。豈有窮期。維祝吾人之力為斯已。本年為本公司二十六年之紀念。特以本公司罐頭事業過去之概況。略述如右。但不敢謂有紀載之價值。或足以供邦人士留心罐頭事業者。作參考也。遂祈海內外同胞。時錫南針。以匡不逮。無任企幸云爾。泰豐罐頭食品有限公司謹識。

美麗牌香煙

國請 救國
僱用 國人



中國華成煙公司出品